

馬公愚  
題

# 好妻子



# 好 妻 子

*Good Wives*

*By*

*Louisa May Alcott*

鄭 曉 滄 譯

四 版

1 9 3 5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二十二年十一月 初版 1,200  
 二十二年十二月 再版 2,001—4,000  
 二十三年四月 三版 4,001—7,000  
 二十四年二月 四版 7,001—10,000

定價 普通紙本壹元貳角  
 道林紙本壹元五角

二十三年一月十五日領有內政部警字執照二九一四號



原 著 者  
 譯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原 著 人  
 Louisa May Alcott  
 鄭 曉 滄  
 鄭 曉 滄  
 中 國 科 學 公 司  
 上海福州路六四九號

寄售處

上海——生活，開明，作者，新聲通訊社  
 南京——開明，南京，鍾山，中央日報  
 北平——開明，天津——大公報代辦部  
 蘇州，漢口，長沙，廈門，——商務，開明  
 內地可托郵局代購，批發章程函索。

杭州——商務，開明，現代，小說林  
 蘇州——小說林 南通——三友書店  
 無錫——文華  
 鎮江，安慶，重慶，成都，雲南——商務

## 譯序

原書著者露意莎奧爾珂德女士 (Louisa May Alcott 1832-1888) 秉憫時的苦志，救世的俠腸，奮亞美利加女子獨立的精神，新大陸人民開闢的胆量；本一生艱辛的遭遇，數十年文學的修養，與其所蘊蓄悱惻綿密的心情，發而爲文，婉約清新，生動美妙，忽莊忽諧，可歌可泣。其等身的著作，當時既已傳遍歐美，迄今時逾六十載，而其動人的力量，曾不減於昔時。去歲英國某圖書雜誌，據其調查，謂家庭小說中惟有奧爾珂德女士的閱衆不稍衰；至於美國，則最近數十年來對於她及她的父 (Amos Bronson Alcott) 與妹 (本書中之「艾美」)——一個青年藝術家——見雅藝療懶湖影等章) 均常有專著出版。龍惠廉 (William Long) 於其所著英美文學大綱，謂「盡美國所有大小作家，欲求一人所予少年的愉樂有過於奧爾珂德女士的，恐不可得。」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爲伊百年誕辰，當時我曾有句云：「百年知己遍天涯，」蓋紀實也。

本書係於一八六九年繼小婦人而作者。一八六八年八月小婦人初出世，既頗爲人所愛閱，女士應書局及閱者的請求，遂於是年十一月一日開始撰述，興來時獨鎖危樓，筆不停滯，幾於廢寢忘餐。（試看賣文章，即可見其寫作時的情態。）自謂有時一日可成一章，翌年元旦而稿已完成，三月書出，舉世風靡。其至情所感動，令人不知涕泗之何從，忽又妙語紛來，談諧雜出，則又使人破涕爲笑，至不可仰視，是兼有喜劇美與悲劇美的家庭小說而又深具教育的意義者。全書纏綿悱惻，哀感頑豔，於旖旎的風光中，常常顯出高潔的情味。是書在美國不久便與先出版之小婦人合裝，爲小婦人之後半部，故以後美國對於小婦人之評論，稱譽與統計，實皆併此而言；其在英國，則仍獨立爲“Good Wives”（『好妻子』）惟無論英美，彼邦十歲以上的人，即便取以瀏覽，至於老邁猶不厭迴環循誦，蓋其全篇之情調爲奮鬪的，爲向上的，爲積極的，爲純潔的，爲真摯的，宜其入人之深且切也。

譯者去歲九月印行小婦人後，頗蒙社會愛閱，友人中如小雨點作者陳衡哲女士及新聞報小記者均慇懃我快譯續集，我因於原作者百年誕辰更深二鼓後，即着手從事，旋以家人病事遽

擱置，至三月初始得重整旗鼓，方期奮勇邁進，期於夏秋之交出版，無如人事倥傯，輒少暇晷，直至暑假開始，所成尚不過三之二，而滬上書坊中常有愛閱者前往探問出版消息，各地且有直接致函催詢者，因復埋頭努力，夙夜從事，汗漬也弗顧，蚊囓也弗顧，至九月五日晨一時（即本學年開學之日）始脫稿，蓋深恐一上課後，又復有所延擱也。其後繼續整理一月之久，至十月初始得付印，十一月中旬始出書。初擬於荷風拂面時與世人相見，及至書成行世，則已菡萏香消，空勞各方懸盼，誠覺無所逃罪已。

本書的幾個主角，已比小婦人的長了三四歲，正『像小鳥兒一般一個個要飛出窠去』。『試試她們的毛羽怎樣』，故其情景當然與小婦人有異，然其精神卻仍是一貫的。『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本書也庶幾兼而有之。至於婚後如何維持愛情於不敝，亦有所述。及其慈祥愷悌之情流露於字裏行間，與生命的波濤起伏相爲掩映，至沈痛處每欲令人泣下，宜歐美教育家認此與小婦人本集，並爲少年極優良的讀物矣。

遂譯時間有疑難，除檢閱字典辭典外，前八章之英文難點，曾請浙大同事河北余坤珊教授

共同商討，後半部則曾向美國伍立夫夫人 Mrs. Lucile Cummings Oliver 請求銓釋，間有一二處蒙施志成先生予以啓示，均給我以甚多的裨益。同邑胡倫清先生，不憚煩暑，爲校閱譯稿全文，嶺南鍾靜聞（敬文）先生於詩歌亦有所是正。丹徒韓天眷先生爲繪封面，永嘉馬公愚學長爲簽署書名，嘉興楊藝菌先生爲繪刻插圖數幅，并予以其他藝術上的助力。吾父（帆鷗老人）於補白中之舊體詩，亦間有所指示。最後我的朋友以及一年來盈千累萬男女老幼之小婦人愛閱者，直接間接予我以精神的鼓勵，俾此書得竟其功。——對於她們及他們，我在此敬致極深切的謝意。

民元二十二年菊花初放時曉滄序於西子湖頭。

## 凡例

一、譯者欲以我國的成語爲忠實的逐譯，務使閱者不感艱窘而仍不失其本來面目，這是逐譯時所抱的主旨。

二、爲未讀小婦人者之便利起見，第一章開始處由譯者特加一小段，以明來歷。有此一段，則閱讀時便有線索可循，不至茫然了。

三、凡專門名詞不易爲人瞭解而又不宜刪改的，則於頁邊加按註以資說明。

四、凡原文借文字聲音的類似，從一字以入他字，例如家事章中之“*a family jar*”，語涉雙關，則以「紅菓——閨過」代之。又拜會章中“*tail*”一字，一壁說做天，一壁說做人，則以「青天白日」之辭譯之。其他恕不一一舉列。凡此等英文修辭學上所謂「雙關戲語」的辭格（*Pun* 或 *Play of words*）本屬極難轉譯，茲勉爲之，已屬頗費苦心，會有事於逐譯者當能鑒之。



斗室吟之雨，原作 Summer rain，茲因我國詩歌上的聯念，及譯時音節關係，統改譯作秋雨。  
五、原文中裴爾教授談話裏所夾雜的德語，（如 Gott, Ach, mit 等）及艾美勞笠在法國所用的法語，因漢文與西土語文形式相去過遠，無從將原文寫出。（同理，傘下章原文後段談到用 “thou” 一段，亦只能另爲意譯。）

六、我於小婦人既譯 sofa 爲蘇乏（通作沙發），doll 爲囡囡兒，在本書裏又譯 chocolate 爲巧口蘭（通作朱古力），darling 爲達玲（達爲小羊），則均爲音義雙關的透譯。

七、原文中以斜行字 Italics 排印的，即表明着重的字眼，——特別在說話的時候——在譯文裏則改以重模排印，所以遇到這樣的字，讀時須特別着重。

八、我國字形，時在變更，有許多『習非成是』，已有『積重難返』之勢，藉欲挽回，反難認識，如脆之作脆，著之作着，坏之作坏，分之作份，本書也只得『從俗』。

九、女性之她，本應讀伊，以別於男性之他。（照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第一一五頁，謂係防於玉篇。）如將本書讀給他人聽時，尤當照此誦讀，以資辨別。

十一章之內，意義上略告一段落時，便空出一行而以。○○○○。排印，這是原文所無。我的用意，一則眉目更可清楚些，一則閱者——尤其是青年閱者——可在此作一小停頓，在進行的程途裏，略蘇一喘息，然後再行前進。但各段間自有聯絡，每一章自成一系統，仍舊有它的中心意旨的。

○○○○○○○○○○

爲求閱者能盡得原書的佳處，而又不失流利通暢的快感，譯者自問亦已盡其在己了。然以公務雜務叢脞之身，抽暇成此十八萬言之巨帙，則知舛誤疏虞，自所難免。鴻博君子，如有所見，不吝教正，幸甚幸甚。

譯者并識。

原作者

露薏莎奧爾珂德女士玉容



Louisa  
May  
Alcott

故 居 一 斑



圖為美國新製(二十二年冬)文學電影有聲鉅片之一幕。其人物自左至右為勞笠，蜀，梅格，與柏魯客，其背景係在好萊塢影城，仿原作者故居(Orchard House, Concord, Mass.)而建造的。小婦人影片的情節兼采好妻子。

# 目次

起始頁數 訖止頁數 補 白

作者玉容及故居

譯序……………一……………四

凡例……………一……………四

第一章 盼喜……………一……………二四……………誰是從軍者(作者軼事)

第二章 佳期……………二五……………三七……………(評語)

第三章 雅藝……………三八……………五八……………(艾美軼事)

第四章 賣文……………五九……………七三……………(獨寫作圖(木刻))

- 第五章 家事……………七四……………「相約」(詩)
- 第六章 拜訪……………一〇二……………一二六……………(評語)
- 第七章 (錯鑄)……………一二七……………一四八……………送別艾美(詩)
- 第八章 游蹤……………一四九……………一六八……………倫敦竹枝詞(轉錄詩)
- 第九章 幽怨……………一六九……………一九二……………蜀和珮絲(評語)
- 第十章 旅情……………一九三……………二一六……………日記(軼事)
- 第十一章 友諷……………二一七……………二四三……………(作者軼事)
- 第十二章 心創……………二四四……………二六四……………蝶戀花(轉錄朱淑真詞)
- 第十三章 養病……………二六五……………二七五……………友于圖(木刻)
- 第十四章 重逢……………二七六……………二九四……………

第十五章	冷淡……………二九五……………三一七……………
第十六章	療懶……………三一八……………三四五…………… 題療懶圖(詞)
第十七章	永逝……………三四六……………三五八…………… 珮絲(軼事)
第十八章	湖影……………三五九……………三八〇…………… 采桑子(轉錄歐陽修詞)
第十九章	淒清……………三八一……………三九六…………… 天涯(詩)又危樓聽雨圖
第二十章	意表……………三九七……………四二六…………… (軼事)
第二十一章	璧人……………四二七……………四三七…………… 雪中送炭(作者家庭軼事)
第二十二章	外孫……………四三八……………四五〇…………… 安貧(作者家庭軼事)
第二十三章	傘下……………四五二……………四八二…………… 秋宵(詩)與風雨偕行圖
第二十四章	秋收……………四八三……………五〇四…………… 詩又『第三幕』預告

## 好 妻 子

美國

奧爾珂德女士原著

海甯

鄭曉滄（宗海）譯

## 第 一 章 盼 喜

美國南部本有出價購買黑人以備役使的陋俗，流弊所及，箠楚鞭撻，幾不以人類相待。北部志士仁人羣起反對，義聲所播，宇內景從。林肯被選為總統後，這個解放黑奴問題鬧得越發利害，南方為欲抵制釋放黑奴禁令，竟悍然宣布獨立，林肯總統無奈，不得不率師討伐，一時炮火彌天，鼙鼓動地，徵調頻繁，連年苦戰，正是新大陸一幕最有雄風的悲劇呢。

其時美國東北角有一家中落戶姓馬的，一個已過中年的家長，——一個宅心仁善而又生性

慷慨的理想家，也奮臂而起，赴首都投効，留四位大小姑娘伴同母親在家守着。他去了足足一年，那一年間是馬家最多事的一年，卻又是至可紀念的一年。春天她們認識了鄰家天真爛漫的少年勞笠，漸漸兒熟識得很，但到了初冬時節，馬先生病在首都，電馬太太去省視，她去不多時，三姑娘珮絲因為幫着窮人家看護一個病小孩，自己染着了猩紅熱，病得九死一生，幸而烏雲漸漸撥開，又放出大光明來，因為她既漸漸告痊，馬先生也在年節相近的時候歸來了，并且大姑娘梅格和勞笠的教師柏魯客先生訂了婚，一時殊有春回大地的氣象，這原是以前的話，其詳具見小婦人一書中，茲不縷述。

○○○○○○○○○○

時光過得真快，匆匆地過去了三年，這四位姑娘，小的已經變大，大的當然越發長成了。若有人問大姑娘梅格已未出嫁，我們的回答是：她正在預備嫁衣裳而卻猶未嫁。在我們沒有去參觀梅格的婚禮以前，為期於明瞭此中情形起見，我們似宜開始把馬家的各個人簡單地閒談一陣。但有一句話，不可不說在前面，便是：假如上年紀的人以為這故事裏太多了些諧謔的情致！



我怕他們會這麼想（可是我不怕一班青年的人會持這種反對論調的）——那末我，只能借馬夫人的話來作答，「當你家裏有了四個生龍般的女孩子，隔壁鄰舍又有一個活虎般的青年，這末你更有什麼辦法呢？」

已消逝的三年，對於這安詳的家庭，尙未發生多大的變動。戰爭已經過去，馬先生安然在家，忙着他的書籍和他的小牧區，他的牧業感覺得他不但兼有「天錫的名位」，且更是一個天生的牧師——一個安靜而好學的人，富有聰明睿智，——其價值高出於學問，博愛——故以天下爲一家，四海皆兄弟；一種忠悃與虔誠，煥發而爲至高之德行，使其益可愛而可敬。

因之，他雖然窮困，雖然以廉潔正直，清介自守之故，至與富貴利達絕緣，但上述諸種善良的性質，卻爲他吸引着不少歆慕的人們，自在地像芳草之吸引游蜂，他也自在地給他們以甘蜜，而在這甘蜜中，雖以五十年人世的酸辛，還沒有滲入一滴的苦味。篤實懇摯的青年男子，見到這位蒼顏的學者猶能體會他們的心情；有愁思煩慮的婦人們，不知不覺間自會將她們的疑慮與憂思向他陳訴，知必有以得到最深切的同情與最聰明的見解；有愆尤的肯把他們的過失直告

這位心地清明的長者，同時受了譴責與拯濟；有才智的得到了一位多聞的益友；有志向的瞥見了一些較他們自己的更高尙的志向，便是一班俗客也承認他的信仰是信美且真，祇是『不值得』罷了。

從外面的人看去，這五位奮發有爲的女子彷彿是在主持這個家庭，在許多事件上她們確是如此；可是這安靜的學者，獨坐書城中，依舊是一家之長，是家庭的良知，安頓處與安慰者；因爲這幾個忙碌殷切的婦人遇有困難總是到他的去處，見得他才不愧「夫」與「父」二個神聖的字所含蘊的最高意義。

幾個女子把她們的心情付與她們的母親去保管，把她們的靈性交給她們的父親去護持，而對於曾爲她們劬勞一世的父與母，則並酬以摯愛，這摯愛，隨着她們而與年俱長，而且以最甜美的維繫來溫婉地固結了她們的一家子，這種維繫，生前錫福，死後不朽。

馬夫人比三年前我們見到她的時候，頗添了些霜鬢，但依舊是那麼矯健而欣愉，現在卻全神貫注在梅格的事情上，所以這些醫院和救濟院裏，——此時還充滿了受傷了壯和兵士們的

寡婦——久不見這慈母般善士的前來撫慰，着實感覺得寂寞和不便呢。

喬恩柏魯客忠勇地服役了一年，受了傷，被送還了家中，而且未邀允許再回軍服役。他沒有受到星章或袖章，可是他實在應該得到這些，因為他曾盡其所有，願為慷慨的犧牲；我們知道，生命和愛情到了茂發的時候，二者均極為寶貴的。既不得已而退役，他就一心療養，準備立業，俟有儲積，然後和梅格成家。雖然勞先生願出大宗款項借給他做資本，他卻辭謝了，而甘願做一管帳員，自己覺得與其借了人家的錢來冒險還是老老實實去賺點薪水來得安心些。——這足見他見解的超越和獨立精神的堅卓，也正是他的本色呢。

梅格在這些時間，一面工作，一面期待，品性日益溫婉，家事的藝術也日益進步，而且比較以前越發美麗；因為愛情原是一大美容者呢。她有她的姑娘般的雄心和種種希望，想到新生活不得不由卑陋起頭，也自不免有些失望。莫南德剛娶了珈若蘭，於是梅格不能不取他們的華屋高車，許多禮物及侈好的陳設等和她自己的一相對比，私心殊願她也能有那些居處和服御。但她一想到喬恩對於那預備迎娶她的小小的屋子所曾費過的一切心思和勞作，一時的妒羨和不

滿，也便悠然而逝。等到他們同坐在暮靄中商量他們種種小計劃的時候，這未來的希望便覺得那麼美麗而明亮，竟使她全忘了若蘭所享的華奢，而覺得自己是世間最富有最快樂的女子了。

蜀再不回到馬叔婆的處所，因為這老年婦人覺得艾美是這麼可愛，她竟許了這小姑娘：如艾美願繼續在她處服務，她願代她請一個最好的圖畫教員教她學畫；艾美爲了這種權利，即使主人比馬叔婆脾氣更怪僻幾倍，也願意服侍的呢。因此她上午做她分內應做的工，下午做她自己所喜歡的事，如此做去，也覺十分順利。同時蜀專心於文藝和珮絲，因為珮絲，雖然那一次熱病早成過去，卻仍舊還是寡弱。不便是一個病廢，可也從不再是一個玫瑰色的康健的小姑娘，像她以前的模樣；卻總是懷着希望，愉樂而安詳，忙着幹她所喜好的種種嘿靜的職務，人人的朋友，家庭裏的天使，——連最愛她的人也不覺察得到她的潛勢力呢。

鷹揚報對於蜀所自稱爲『糟粕』的文字，繼續給以每一排一元的代價，蜀自覺已是一個財主的婦人，并且很勤慎地在編製她的小故事，但同時偉大的計畫卻也在她忙碌的腦筋和

雄邁的心胸裏成熟起來，高樓的閣中的老舊錫鍋承接着一堆墨點爛斑的稿子，日漸高積起來，初不料這稿子一朝竟會把馬氏的名聲飛黃騰達有一鳴驚人概呢。

勞笠，勉從了他祖父的意思，孝順地進了大學，但也祇從他自己心之所欲，隨隨便便一年一年地過去便了。他多才多藝又多錢，兼且他有一種好心腸，常欲解人於困難因而每每自陷於困難。故此沒有人不喜愛他，因之他也很有被寵壞的危險，險些兒蹈了不少有希望的青年的覆轍。幸而當他將入歧途的時候，一轉念間，每足使他努力回頭，好如佩玉在身，百邪莫入——當他一轉念到那好心的老者，現在惟一的希望祇在他的成功，那慈母般的婦人看他好比自己的兒子，最後，但卻不是最次要的，那四個天真的女子，他知道她們是在用整個的心喜愛他敬慕他而且相信他。

他雖然的是一個『赫赫的青年』，可是他也有好惡情感，原與別人無異，所以他玩耍作樂，變成纨绔子弟模樣，交結女子，歌哭無端，或狎水以嬉，或比藝比武，一視大學風氣的轉變；欺弄低班生，卻又自爲高班生所欺，弄好說俚俗爽利的語辭，險些兒要受停學或除名的處分已非一次。

但這些玩意兒的原因既祇不過逞一時的高興，所以他總能設法有以自救，或坦白認過，或充爽贖愆，或利用他所極擅長的口給，使人聽了自然帖服。而且他好取他所經歷的那些險境相矜誇，常在那幾個姑娘前生動地描叙他怎樣勝過那些盛怒的助教，威嚴的教授以及戰敗的敵人，使姑娘們聽了，爲之心驚魄戰。『我的同班的人』已是她們眼裏的英雄，她們從不厭倦去聽關於『我們這班人』的英武的舉動。有時勞笠把他們帶到這裏來，這些大人物臉上堆着笑容，她們看見此情，彷彿受了一道煦煦陽光的照耀，也不免覺得受寵不淺呢。

艾美特別享受了那種殊榮，她已成了他們所拜倒的美人，因爲我們這位皇后般的美人，早就覺得并且知道怎樣使用她所具有的那種傾國傾城的才質。梅格已專心一志於她所專有的喬恩，更不屑介意於其他任何的男子，珮絲又太羞怯，只不過偷看他們一下；但蜀覺得這件事最合她的脾胃，她覺得有種不可拒的趨勢要去模倣男子漢的神情，語調和舉動，她總覺得這些比較習俗爲女子所規定的規矩來得自然。他們都十分喜歡蜀，但從沒有人對她發生過戀情，可是凡經過艾美的寶座，而能免於作拜倒的想，並發生可望而不可即的有情的慨嘆者，也必是很

希罕的了。但一說到有情云云，很自然地會使我們想起那個「鴿子窠」。

○○○○○○○○○○

這是指點那一座褐色的小屋，便是柏魯客先生已經豫備着以迎接梅格過去的名是勞笠起的，他說這對於那一對溫柔的情人是十分相稱，因為「他們在一塊時竟像是一對溫馴的鴿子，比翼交頸，低低共語。」這是一所小小的屋子，後面有一個小菜圃，前面一方鋪草地，大如一塊手帕。在這裏梅格意欲置備一座噴泉，栽植一些灌木，並希望有無數美麗的花；不過就現在而論，所見的噴泉只是一個風雨剝蝕的小缸，很像一個破敗的垃圾水鉢；這灌木林只有幾株幼弱的落葉松，生死尚在未卜；即所謂無數的美花者，也只見一排排的栓子，表示下種子的去處罷了。但一入室內，則實在處處令人悅意，這幸福的新孃，從閣樓以至地窖，見得沒有一處可以使人不滿意的。當然，門衙是很窄的，所以幸而他們還沒有鋼琴，要是有了那決不能抬進去；膳室很小，六個人坐了已無迴旋餘地，而廚室的階梯，彷彿造來專以傾傭者，連碗帶碟，以盡入於梯旁煤坑的模樣。然而一旦看慣了這些小毛病以後，那末最好也就沒有了，因為一切布置陳設，都見有良好

見解和審美風趣主宰着，結果便就是很滿意的了。在那小客廳裏，固然沒有雲石爲面的桌子，或長的着衣鏡或花邊式的門帘，但卻有幾件樸雅的桌椅，不少的書籍，一二張好畫片，後窗沿上一瓶的花，而雜見於全房間裏的更有許多美麗的禮物係來自友好者的手中，因它們帶來的親愛的表示，益覺其美好而可貴了。

我不相信勞笠所送的巴黎女神造像，因爲喬恩要在牆上裝釘一塊木托來置放，便會減損了它的優美；或專以代人布置家具爲職業的人，能較艾美藝術的心手，製掛那細紗簾帷更具有婀娜的美態；或別人家的儲藏室裏，縱然也充滿着許多好意，快樂的語辭和深切的希望，亦會能勝於那一間，雖然在表面，蜀和她的母親只放了少數的箱子和衣包；而我更可負責地斷定那簇新的廚房，決不能看來那麼緊湊而又清爽，假如黑娜——那個忠誠的老僕——沒有把每個碗碟的置放，試驗過十遍以上，簡直連鍋下的柴火都預備好了，就立即可以燃點起來，當「柏魯客太太一踏進門」的時候。我也疑惑世間的少年主婦開始主家政時，能有這麼多的掃帚，畚箕，和破布袋等；因爲珮絲爲梅格造了這麼多，直夠用到銀婚，并且創造了三種不同的擦碗布，專爲



洗抹新婚時碗碟之用(註)

凡雇人代做這些事的人，從不覺察自己所損失的；因為最粗鄙的事，得到親愛的手去做了，便變成是優美的品物了。梅格從她的經驗裏，深切見到了這個道理，在她的小窠中，從廚房裏上下旋轉的抹布以至她的客室裏那個紙瓶，處處明示出家庭的厚愛和懇到的思慮。

當他們共同在計劃時，他們過着多麼快樂的時間；當他們入市去購置什物時，他們具有多麼嚴正的精神；什樣奇怪可笑的錯誤他們也會經犯過；什樣一片的笑聲，爲了勞笠做了可笑的交易！論他對於諧謔的酷好，這位青年，雖然快要畢業大學，卻還具有一片童心。最近他一種奇怪的念頭，是於每星期回家的時候，必定帶些新奇有用而巧妙的物事，來送給這位年青的主婦。這一次一包特別的曬衣針，下一次一隻了不得的香料磨鉢，卻在第一次試驗時就粉碎了；一種刀，只把一切的刀毀了，或者一種掃帚，但把地毯上的絨面抓去得個乾乾淨淨，卻只把灰塵留下了；「立見功」的肥皂一用就將手面的皮帶走了；「總有效」的黏膠一點不能黏物，只是黏着了

受騙的買主的指頭；以及各式各樣的錫器，從放銅子的玩具撲滿，以至於一種奇異的釜鍋，說是借它自己的蒸汽，可以把碗碟等洗淨，但看來就在那時卻非爆炸不可呢。

梅格求他停止，總是無效，喬恩笑他，蜀呼他爲「顛倒先生」。他似着了一種狂熱，只着意在提倡亞美利加巧妙的創造性，并欲見他的朋友能夠置備得整整齊齊。因此每星期裏總會見到些新鮮不經而可笑的物件。

後來件事都做好了，艾美并照着各房間的顏色，置放着各色的肥皂，以相配稱，珮絲已把桌上的刀叉碟匙等安排好了，預備新人第一次進餐之用。

。 。 。 。 。 。 。 。 。 。

『你滿意了嗎？這是不是像一個家庭？你覺得在這裏似乎應該是快活的嗎？』馬夫人問道，當她和她的女兒巡行這新國度的時候，臂搭臂的，因爲便在這時，她們依依之情似乎更甚於前了。

『是的，母親，十分滿意，多謝你們大家，而且覺得這麼快樂，連話也說不出來了，』梅格答道，

說時向她一看，眼色裏的表情，已勝過一切語言了。

『假如她能有一二僕人，那就好了。』艾美從客堂裏出來說道：——她本在客堂裏試擺那古銅的造像，還是放在那角櫥裏的好，或壁爐架上的好。

『母親和我已討論過這件事，我決定照她的辦法先去試行。原來事情並不多，既有老娣代我跑街，這裏那裏幫助我一下，留下給我的工作，祇不過使我不至太懶怠罷了，也可使我免得太記罪家裏。』梅格安詳地回答道。

『莫若蘭有四個僕人咧。』艾美又開始說道。

『如其梅格也有四個，這房子便不能容受他們，主人和女主人祇可在菜地上另搭蓬帳，』  
『蜀撥入道，身上裹了一件藍的大圍巾，正在漆光那門上的把手。』

『若蘭是一個富人的妻子，所以有許多女僕，也可和她家富麗的情形相稱。梅格和喬恩現在是經紀起家，不過我覺得那小屋子裏的快樂，或未必減於大屋子裏的。要使年青姑娘如梅格的沒一點兒事情做，終日祇是考究衣服，指揮奴僕，或者東長西短談閒天，——那是一種重大的

錯誤。當我新婚之後，我只望我的新衣服穿破了或扯破了，那末我還可將它們來補綴一下，也可藉此解解悶，因為天天做那種無聊的針線或留心我的手帕，實在令人厭倦極了。」

「你爲什麼不到廚房裏去做些雜碎，像是若蘭告訴我們她爲着消遣曾去做過的，雖然她的結果從不會好，因此爲僕人們所笑。」梅格說道。

「我也曾去做過了一晌之後，並非去「拌雜碎」，只是向黑娜去學習怎樣做菜，使我的僕人可以毋庸笑我。在那時不過玩玩，但後來卻到了一種日子，使我真的感激我尙有能力和意志去爲我的幾個小姑娘調製有益身體的食物，並且可以恃爲己用，當我不能再僱傭僕的時候。你現在卻從另一端起頭，梅格，實；但你現在所學習到的，當喬恩境况較爲寬裕以後，於你也是有用的，因爲一家的主婦，無論家庭怎樣闊綽，也應該知道各種事情是怎樣做的，如其她要想不受欺的話。」

「是的，母親，這話正是呢，」梅格說道，一面仔細聽着那小小的教訓，因爲最好的婦女對於那治家的問題，未有不感極深的興趣而願諄諄以啓迪後進的。過了一晌以後，當她們上了樓，梅

格朝向那滿藏細紗料的夾櫥一望，又說道：『你知道，在我這所小得像囚兒屋一般的屋子裏，我所最喜歡的一處就在這裏了。』

在這裏，佩絲是正在把雪一般潔白的細紗平整地一層層鋪疊在架上，而且對於這齊整整精雅絕倫的一簇，也殊有歡欣之色。當梅格一說，三個人都笑了；因為那細紗的夾櫥，實在是一件笑話。馬叔婆曾經說過，如果梅格和『那個柏魯客』結了婚，她的財產裏就沒有梅格一文錢的份兒，但時間漸漸過去，她的盛怒，亦漸漸消失，她也頗悔當時乃有此誓言，致使她深陷於困難。然而她的話總是話，如何可有反背之理？於是左思右想，以為兩全之計，最後想了一種計畫，可以滿足她自己的。她於是命令卡羅夫人——即拂羅姑娘的母親——去購買大量家用的細麻紗，並且製過以適於用，且又加綉上名字，然後以她的名義送去作為禮品——她居然一一照做；但秘密終於洩漏，大家聽了，覺得很有趣味；因為馬叔婆還裝作一點不知，並且堅執着她要守着前言，不能給什麼東西，除了那老式的珠子以外，這是早已許給姑娘中最早出嫁做新娘的。

『這是多麼雅潔得體，我看了很為喜歡。我從前有個年青朋友，她成家的時候，祇有六幅細

紗幸而她還有洗指銅鉢爲宴客時之用。這就使她滿足了。」馬夫人說道，同時以手撫摩那些繡桌布，對於其勻淨細潔，正像其他女子一般，表示不勝贊美的神情哩。

「我連一個洗指銅鉢都沒有，可是這一副「開張的生財」黑娜說已足夠我一生之用。」梅格說了這幾句話後，面上也竭力表出滿意的模樣來。

「顛倒先生來了，」蜀在樓下喊道；於是大家下樓去迎接勞笠，他每週的一次訪問，在她們安靜的生活裏，也是一件重要的事呢。

一個身子高長，肩膀廣闊的少年，頭髮剪短，戴上一頂氈帽，穿着一件兩翼招展的外衣，從那條路上邁步奔來，也不俯身去開那小門，逕跨過了那籬笆，一直走向馬夫人身邊，同時伸出兩手，從心坎裏說出以下的話來，

「我來了，媽媽！是的一切都好，沒有什麼。」

末了兩句話是回答那年長婦人的一種眼色而發的；這是一種慈仁而關切的眼色，彷彿像擔心着而欲有所問，少年見了，兩顆俊秀的眼睛也便很坦白地注視着它，所以這小小的禮節，臨

了，和常時一樣，也殿以慈愛的一吻。

「這是送給柏魯客夫人的，連同了發明人的賀忱與敬意。你好，珮絲！你看來何等爽快，艾美，你實在太美麗了，你得天太厚了，免不了就有人想來娶你了。」

「喬恩那兒去了？」梅格問道，很急切的模樣。

「路上停下來去取明天用的結婚證書呢，太太。」

「前一次那一方面得勝，坦第？」蜀問道，她對於男子漢的遊戲，仍舊感有興趣，雖然她已二十一歲了。

「我們這一面，當然的囉。可惜你沒有在場。」

「可愛的郎黛兒小姐怎樣？」艾美帶着了有深意的一笑問道。

「比以前更利害了；你不看見我爲伊消得很憔悴麼？」於是勞笠一搥其廣胸，起了一聲富有情感的劇烈的長嘆。

「這一次看有什麼笑話呢？」打開包裹來探探看，梅格，珮絲說道，她正在相着那兀突擁腫

的包裹，極欲早窮其究竟。

打開了包裹一個警笛發見了，引得姑娘們大聲發笑。勞笠復加以說明道：「這放在家裏，遇到盜賊或火險時，是一件有用的物事呢。」

「假如喬恩不在家，你受了驚嚇，梅格夫人祇要把這個從前窗揮出去，就立刻會喊動了近隣的人。一樣好物事，不是的嗎？」勞笠繼續說着，同時試給她們看這警笛發出奇響的力量，使她們連忙將耳朵包上。

「這是一件要使你感恩的事！說到感恩，又使我想起你須謝謝黑娜，因為她保全了你的結婚喜糕，沒有給人損壞。我一路走來時，看見這糕正要進你的屋子裏去，假如她沒有奮勇來保護它，我一定已經捉得一鬮了，因為這看來多麼令人垂涎欲滴呢。」

「我懷疑你總會有長大的一天的，勞笠。」梅格用年青婦人的口吻說過。

「我已盡了我的力，太太，但不能再長高了，我怕，因為六呎幾乎是現在一切男子所能達到的最高度——在這個墮落的時代。」這青年回答道，實則他的頭已與那小吊燈架相齊了。



『我怕在這所簇新的金屋裏吃東西是大不敬，可是我既萬分饑餓，我祇得請求先退席了。』他不久又這麼說道。

『母親和我要去等喬恩。還有幾件事須安排呢。』梅格說着，便急急忙忙跑走了。

『珮絲和我要到白吉且的家裏再去多采些花來，備明天之用。』艾美又說道，順手繫一個可以入畫的帽在她的可以入畫的髮辮上，大有躊躇滿志之概。

『你來罷，蜀，莫丟棄了你的朋友。我疲乏已極，非有人來扶我，連回家這一點路都不能走了。切莫脫去你的圍裙；這在你身上是怪相稱的。』勞笠說過，同時蜀卻已將他實際所最不願見的圍裙裝入伊那個寬宏的袋裏，并伸出一臂給他，來扶助他軟弱的脚步。

他們一路行去，蜀開始說道：『坦第，關於明天的事我有幾句正經話對你說。你務必必要答應規規矩矩做事，不要惡作劇，破壞了我們的計劃。』

『決不會。』

『當我們應嚴肅的時候，也不要說笑話。』

『我從不，恐怕你倒是那一夥的人。』

『我并求你，在儀式進行的時候，勿朝着我看；因為這必定要使我發笑的。』

『你也不會看見我；因為你那時會號啕大哭，你眼邊的翳障，將使你看不到眼前的景物。』

『我除非遇着大悲痛是從不哭的。』

『例如當朋友須進大學去了，不是麼？』勞笠插入說過，同時作有深意的一笑。

『不要胡鬧。我只伴着姑娘們略一呻吟罷了。』

『正是我說，這星期大爹怎樣；還和氣嗎？』

『很和氣，嚟，你又鬧了什麼亂子，所以要曉得他能不能忍受？』蜀問道：說來頗覺突兀而利

害。

勞笠一聽到這幾句話，便駐了足，臉上似受了侵犯的模樣，說道：『啊，蜀果真如此，你想我還能夠坦率地直視你的母親，并且能說「一切都好」嗎？』

『正是。』

勞笠聽到了她的柔和而帶鼓勵的語氣，怒氣已去了大半，便又向前走去，並說道：「那末你再不要繼續懷疑，我祇需要些錢。」

「你花很多的錢，坦第。」

「謝謝你，其實我並不花很多錢；倒像錢自己會花去的，等到我沒有覺察，已早完了。」

「你氣量太大，心腸太好，所以你儘讓人家向你借，不願對什麼人說一個「不」字的。我們聽見關於杭孝以及你怎樣幫他的一切，假如你常常那麼樣用錢，別人倒也不會責備你的。」獨又親密地說着。

「啊，他總是大驚小怪的。你總也不願見我坐看那麼一個好人拚着命去做勤工儉學的功夫，他一個人實在可以抵得過我們這班懶惰傢伙一打，你總贊成我的話的？」

「當然的，但我不懂得你爲什麼要備着十七件背心，換着花樣不同的新領結，每次歸家總要戴上一頂新帽子？我本以爲那花花公子的脾氣已經過去；那知它卻不時會在新方面發作出來。就在這個時候，是一種奇異的裝束——把頭裝得像一柄洗帚，穿上一件窄小的背心，橘色的

手套和方頭擁腫的靴子。假如這是賤價得來的醜態倒也罷了；但這卻也要花費很多的錢，我看了一點也不中意。」

勞笠聽到這頓攻擊，仰頭大笑，氈帽落了地，蜀竟踏上它走了過去——這反給他一個機會來反覆申論那種粗便衣服的利益，一面摺起那被踐踏的帽子，塞在他的袋裏。

「莫再訓話了，爽快些兒罷！我在一星期裏已經聽得夠了，現在回家來也想適意些。明天我要穿着得頂好，不管費用多少，使我的朋友看了，能夠中意。」

「你祇要讓你的頭髮長起來，我也不來管你了。這並不是我有什麼高貴階級的意味，但我實不願令人見我和一個彷彿走江湖的拳教師在一塊。」蜀又嚴峻地表示出這一番意思來。

「這不神氣的格式是能幫助人用功的，這就是我們所以按照那個格式的理由。」勞笠回答道；他原有一頭鬆曲而美觀的髮，一朝竟不惜犧牲了，而甘從四分之一英吋長的短毛的風氣——這無論誰何，不能責他是受虛榮心的驅使了。

靜了一晌以後，勞笠又以大哥哥的神氣把以下的一段秘密告訴蜀道：

「帶便有句話，蜀，我想小巴，葛對於艾美，越發不得了呢。他常常提到她，寫詩，並且恍恍惚惚走來走去，令人覺得莫名其妙，他還是早早把愛苗摘掉了罷，你想不是麼？」

「自然他還是及早回頭罷；我們家裏在這幾年裏不願再有婚姻的事了。真作孽，這些孩子們究竟是在想什麼？」蜀說時臉上顯出一種神情，彷彿她是在想艾美和小巴，葛真正還是些孩子呢。

「現在的世界真不同了，這樣下去，我不知道要成什麼的局面，小姐，你也不過是一個嬰兒，但你便須跟着梅格而去，蜀，只留着我們來愁嘆。」勞笠說着，搖着頭，像是很在嘆世風的日下了。

「不要着慌；我不是易與的。沒有人要我，而且這是可喜的一件事，因為每一個家裏一定要有一個老姑娘的。」

「你總不願給人家以一點機會的，」勞笠說着，斜看蜀一眼，他的太陽薰灼得焦黑的臉上，頓泛出了一些紅色。「你不願將你品性溫柔的一方面顯示出來；有時一個人偶然瞥到一些，不由得表示他是很喜歡的，你偏又待他像迭更司小說裏那個葛米吉夫人的待其所歡——把冷

水滿頭澆去——而且那麼兇烈，彷彿生了刺一般，竟使別人不敢近你或者不敢瞞你一眼。」

「我不喜歡那種事。我太忙了，沒有功夫在無聊的事上討煩惱，而且我想這麼把家庭破裂起來是可怕的。現在對那些事再不要談及了；梅格的婚事使我們像都失去了理性一般，我們所談無非是情人和這些無聊賴的事。我不願發脾氣，所以讓我們換個題目談談罷。」說了，蜀臉上似乎準備再有什麼話來，不管什麼樣的微婉，便立即要澆冷水了。

不管這時勞笠的感覺怎樣，他卻已找得了幾種宜洩的途徑——一種久長而輕微的呼嘯，又當他們在大門前分手時，作了這麼一句可怕的預言：「醫神我的話，第二個跟着梅格而去的，不是別人便是你。」

## 補 白

這篇小說，和小婦人，大體是作者敘述自己和伊家庭悲歡離合的遭遇，但往首都投効的，卻不是別人而是作者自己。她本極同情於黑奴的釋放，所以便投林肯的軍隊任看護，救死扶傷，晝夜不懈，士卒臨危之頃，猶有感泣的。無如勞瘁之餘，一病幾殆，痊後攬照，竟不辨自己面目。作者真不愧為女英雄呢！

## 第二章 佳期

那天早晨走廊中初夏的玫瑰早就醒來，在沒有片雲的晴光裏，特別明艷，表出滿心歡喜的神情，像是要好的小隣居，其實也正抵得過呢。歡喜之極，形之於色，則有紅潤的臉兒，她們在風裏招展着，各舉所見以告其他，竊竊私語，忙個不休；因為有些花從窗中進窺餐室中所陳設的宴席，有些爬上來微頷其首，並且看見三個妹妹爲新娘裝扮，也便向她們微笑，更有別的見到許多人在園庭及室內來來往往，爲各種服役，不免也要向他們招呼以表歡迎——但各種的玫瑰，從頂紅艷頂開放的直到還沒發光艷的淡色的小苞子，莫有不盡獻了她們所有的芬芳與美色於這溫柔的女主人之前，聊以答她深深愛好與久久培養的恩寵呢。

但梅格本人，看來就像是一朵玫瑰；因爲在那天她所有心靈裏最美最好的本質似乎都煥發到她的臉上，使得它益加妖麗而婉孌，其動人處實超出於容顏之美。絲綢，花邊，或橘子花——

她一切都不要。『今天我不願看來異乎尋常或是像裝扮出來的。』她說道，『我不願有一個時髦的婚儀，祇願有所親愛的這些人在我的身旁，而且我要從她們看來，還是我本來的面目。』因此她自己製了她的嫁衣裳，把女孩兒們心中所有的柔情與遐想，都密密縫在裏面，她的妹妹們將她的美髮結了起來，她所有的點綴品，就是谷中的蓮花，這『她的喬恩』是於宇宙間萬種花卉裏最喜歡的一種了。

『你看來的確還是我們親愛的梅格，祇是那麼頂美好而可愛，假使不會弄縲你的衣服，我竟要過來緊緊抱你幾回，』艾美說道：一面仔細在相她一遍，當一切粧束已完畢了之後。

『這我聽了才歡喜。但儘請過來抱我吻我，你們個個人也不要管我的衣服，假如因此而把衣服弄縲，我今天正要衣服裏多留一些這種縲痕。』說了梅格便向她的妹妹們展開了她的兩臂，她們也便繞着她貼近她一回，各個臉上滿灑着絲絲的淚，覺得新寵尙沒有奪去舊情呢。

『現在我要去代喬恩打一顆結，然後要往書房裏和父親靜坐一回。』說了梅格便跑去完成這些小小的禮節，然後緊跟着她的母親，不管她到怎麼地方，因為梅格很覺得，雖然慈容上時



有笑容，而在那顆慈心的深處，臨到第一雛鳥離巢飛去，便不能不蘊蓄着一種隱痛呢。

當其餘的三位較年輕的姑娘並立在一塊，對她們簡單的裝束加上最後的一些修整時，也許我們可以趁這時光略述三年來她們形態上的幾種變動；因為現在她們都是最齊齊整整的了。

獨峻嶒的骨格似已大為柔和；她的姿態，縱之神韻，卻頗自然。鬚曲的短髮漸已長成，束為一厚髻，這對於頤長形體上頂的小頭顱，更為相稱。焦黃的兩頰上現着鮮明之色，眼裏閃出柔和的神情，而從她平常爽利的口舌中，今天卻只聽到溫婉的語辭。

珮絲比以前長得更瘦削蒼白，且更安靜，那兩顆美麗溫良的眼睛比前更大，兩眼裏發出一種神情令人見了會引起黯然之感，但它自己卻又並不黯淡。這是一種痛苦的影子，不知不覺間使這青年的臉上帶着了傷痛的沉毅，但珮絲難得訴苦，反常常充滿着希望，說「不久便會好些」。

艾美被人視為「一家之花」，確也名副其實；因為雖只滿十六歲，她卻已有一個長成的婦孺的神氣和體態，並非怎麼美，祇是具有那不可言傳的動人的引力，所謂秀雅的神韻者是這人。

人可以見到，例如在她的形體的線條，她兩手的形式與舉動，衣服的飄蕩，髮髻的覆垂——好似無心，卻又自然合度，故自許多人看去，竟和美麗有一樣引人之潛力。艾美的鼻子常使她不懂，因為它總不能長得如希臘雕塑的一般；她的口亦然，因為它過於闊大，而且下頰也似太板些。這些使她覺得不快的部分給她的相貌以一種力量，但她從不能見到這一回事，祇是自找安慰於她的十分白皙的膚色，神采奕奕的兩顆藍眼睛，以及比前更金黃而更豐盛的髮髻。

三個姑娘都穿着薄薄的銀灰色的衫，（這是她們夏季最好的衣服，）胸前髮上都點綴以緋紅色的玫瑰；三個姑娘仍保有她們的本色，——臉上明亮，心中快樂的女子，在她們繁忙的生活途中，略蘇喘息，用她們銳利的眼光，以一欣賞女子戀愛史中最有情味的一章。

在那天，本不主有什麼儀式的行使，各件事均力求其自然而天真，像是日常家庭的生活；因此，當馬叔婆到了，她很驚奇見到新孃竟跑出來迎接她進去，新郎拾取牆上跌落的一個花球，重行釘上去，又瞥見這兼收師的主婚父親走上樓去，容貌上殊有憂色，每一臂下又各挾一個包裹。

「不瞞你說，這才是一種奇怪情形呢！」這老婦人喊道，同時坐在為她特備的那個大位，並

在忙着整理她所穿藍灰絲縐衫的襖痕，綵纓有聲。「你實在應該藏過，直到最後的一分鐘，我的孩呀。」

「我不是個擺供品，婆婆，也沒有人來注視我，批評我的衣服或估計我這次筵席的費用。我太快樂了，也不管別人怎麼說或怎麼想，所以祇完全照我的意思去辦我的小婚儀。喬恩，親愛的，這是你的鏗子。」說了梅格便急速過去幫助「那人」在他的那種極不合時的工作上。

柏魯客先生連「謝謝你」都沒有說，但當他俯身去接取那件毫無情致的工具時，他就屏風後面一吻他的小娘子，臉上的一種神情竟使叔婆看了立刻取出她的手帕來，她的兩顆明銳的老眼裏驟然滴下了幾顆露珠。

忽然一陣砰砰的聲音，一陣喊聲，又從勞笠方面來了一陣笑聲，接着便是那失儀的呼喊，「皇天！又把那個餅潑翻了！」一時大家慌忙起來，正在那個當兒一羣表兄弟姊妹等到了，於是「這班客人進來了，」像珮絲孩兒時所說的。

各房間的人已經滿了，勞笠烏黑的頭卻高出了衆人。那老婦人對他滿心畏懼，輕語艾美道：

「不要讓那個年青的巨人走近我的身；他煩擾我比蚊子還利害。」

「他允許今天要特別規矩，我想他確也能夠文質彬彬的，假如他果真如此存心。」艾美回答道，一面便溜去警告這「巨人」要防備那條「老龍」才是。誰知這麼一說，反使他對那老婦假作獻殷勤常常去纏擾她，直使她欲哭不能呢。

那天沒有什麼音樂伴送着新娘前來，可是當馬先生和這對新人在穹形的濃綠蔭下就位以後，房間裏便驟然肅靜下來。母親和幾個妹妹叢集在背後，像捨不得梅格的模樣；老人的聲音哽咽不止一次，這反似把那個禮節更覺可愛而莊重；新郎的手分明在顫着，他對牧師的答語，沒有人能夠聽見；可是梅格直仰視她的丈夫的兩眼，說道：「我願意的！」在她自己的聲音裏，說來那麼溫柔卻又很有把握。她的母親聽了，心裏不勝愉快，但馬叔婆聽了，唏噓之聲也就隱約可辨了。

「蜀並沒有哭，可是她有一次確已很近了，然而還能勉自克制免卻一場大哭，這是由於她深深覺得勞笠是在不轉瞬地凝視着她，他的兩顆調皮的烏黑眼睛裏，顯出了嬉笑和激情奇妙不可名狀的混合物。佩絲將她的臉藏過在她母親的肩上，但艾美卻亭亭玉立着，彷彿一具最美麗

的塑像，更有一道太陽光照臨着她之白皙的前額和她頭髮裏的一枝花，愈顯得她的嫵媚。

我怕這決不能算是正當的舉動，但事實卻是如此：等到她婚姻儀式方了時，梅格叫道：「第一吻給媽咪的！」於是一轉她的頭，便全心地給她母親唇上一吻。在以後的十五分鐘裏，她比以前更似一朵玫瑰花，因為個個人——從勞先生以至老黑娜——要盡情地去使用他們的權利：黑娜頭上戴着一種稀奇古怪的服飾，在衙裏猛然去抱住了她，帶着嗚咽而又似嘻笑的聲音叫道：「親愛的，萬福萬福！這個餅一毫沒有損壞，件件事都像可愛的呢！」

在這件事之後，各人精神漸漸回復過來，像是雨後開霽一般，各人並說些快活的話，或勉強說着，這也有同樣的效力，因為心思輕鬆了，笑聲也便會跟着來的。在這裏既沒有將禮物陳設起來，以資炫耀，因為禮物早已安放在那小房間裏，也沒有精緻的宴席，只是糕餅水果，點綴以鮮花的一頓豐盛的小餐。勞先生和馬叔婆相顧而笑，聳着各人的肩膀，當他們瞧見這三位仙姑所捧以獻賓客的仙露，祇有咖啡檸檬和水，卻也沒有人說什麼話，直到勞笠因為一定要親自敬新娘，忽發現立在她的前面，手裏捧了一個滿盛食物的盤，臉上又堆着一種疑團莫解的神情。

『是否獨把一切的酒瓶，偶然打破了嗎？』他輕輕地問道，『或者我眼花了，但我總以為今天早上彷彿看見些酒瓶，在好幾處亂放着。』

『倒不，你祖父出於好意願揀他所有頂好的送過來，馬叔婆竟送了些來，但父親只留着一點給珮絲，把其餘的趕緊送到傷兵療養院去。你知道他以爲酒是只當作病時之用，母親也說她或她的女兒們永不願在她自己的屋簷下將它給任何青年男子的。』

梅格說來殊嚴肅，她想勞笠不皺眉頭便要大笑，豈知他並無這種舉動，他向她急速一看之後，就以他平日剛果的神情說道，『我聽了很歡喜，因為我曾見到酒所造成的許多罪惡，我願別的婦女能和你們一樣想法。』

『你不是從自己的經驗長足了你的知慧呢，我希望。』梅格說這一句話時，聲音裏帶着急切的神態。

『不，我可以人格擔保，但也不要以為我是怎麼好，因為這還不是對我唯一的引誘呢。生長

在一個國度裏，酒和水一般常見，也差不多一般無害，我倒已不愛喝酒，但假如一個美女子把它獻過來時，一個人卻不願拒絕呢，你想。」

「但你應該拒絕的，——爲了別人，即使不爲了你自己。來，勞笠，允許我一件事，使我更多一個理由可以把今天稱爲我一生裏最快樂的日子。」

這麼一個突兀而又嚴重的要求把那個青年嚇呆了，他一時竟不知所措，因爲要終身不喝酒殊覺不易，然而不答應新娘的要求，又要被人恥笑，覺得更爲難受。梅格知道假如他能答應下來，他必終身守着，不管有多大的犧牲；因此，感覺得她的力量，便去使用它以爲她朋友的利益。她並沒說話，但只仰視着他，臉上映出一種欣愉之情，自具有雄辯的偉力；口輔間的淺笑彷彿是在說道：「今天沒有人能夠拒絕我任何的要求呢。」勞笠當然是不能的；於是，報以微笑之後，他就以手給她，滿心地說道：「我答應了，柏魯客太太！」

「我謝謝你，真正謝謝你。」

「我飲一杯，祝你的志願。」長命，」坦第，」蜀喊道，隨手傾她手裏的杯灑地作一個圈，把一

些檸檬汁潑在勞笠身上，並且含笑看着他，表示十分贊許之意。

於是祝杯已飲，誓約已訂，而且後來遇到許多引誘，居然守而弗失；因為姑娘們本着她們本性上自然的聰明，能夠利用一個最巧合的時機為她們的朋友盡一點力，而在這件事上他終其身是感激她們的呢。

。。。。。。。。

薄餐之後，主人賓客，三三兩兩地徘徊於屋內及園間，享受屋內外的陽光。梅格和蜀剛巧並立在細草地的中心，忽然瞧見勞笠和艾美從小徑奔跑而來，因為勞笠得到了一個意思，其結果便將這一次不時髦的結婚式，作了一個饒有趣味的結束。

『太太們牽着她們先生的手，仿照德國的風俗，繞着了這一對新夫婦跳舞起來，我們這輩童男童女也成了對，做一個外圍跑跳着！』勞笠叫道，說時自有一種感人的精神和身勢，使別人個個跟着他們的榜樣而毫無異言。馬先生和馬夫人，卞姨丈和卞姨母先起頭，別人不久就加入，便是莫若蘭，遲疑了一會之後，把她的裙緣拋上了她的臂，一忽兒將南德也捲入跳舞圈裏。但是



頂妙的笑話卻在於勞先生和馬叔婆；因為當這顛巍巍的老頭子莊嚴地搶前一步到那老婆婆的時候，她便把手杖挾在肘下，輕捷地加入隊伍裏，繞着那一對新人去旋轉，同時那輩青年人踏遍了那園庭，像夏天的蝴蝶一般。

舞得多麼起勁，直到氣也促了，方把這臨時的跳舞會，告一休止，然後賓客們始漸漸散去。

○○○○○○○○○○

「我願你很好，我的親愛的，我滿心願你很好，但我想你將來是要懊悔的。」馬叔婆對梅格說道，又對新郎說道：——他是送她上去馬車的——「你得到了寶，青年人，要勉力，莫辜負了它呢。」

「我長長遠遠沒有見過這麼一個美麗的婚姻，南德，而且我也不懂是什麼緣故，因為這卻又一點不時髦的呢。」莫夫人對她的丈夫這麼說着，當他們坐了馬車一路歸去的時候。

「勞笠，我的孩子，假如你也要這麼來一下，設法找到這裏的一個小姑娘來幫助你，我也心滿意足了。」勞先生說道，一面因為興奮了一早晨，便坐在他的安息椅裏去恢復疲勞。

「大爹，我一定盡力來滿足你。」勞笠爽快地回答道——這樣孝順體貼，異乎他平日的行徑，——同時他仔仔細細把蜀插在衣襟上的花取了下來。

。。。。。。。。。。

那所小屋子原是不遠，梅格所有的新婚旅行，也就是和喬恩靜靜過去這一趟，從舊的到那個新家庭裏去。當她從階上走下去時，穿上了一襲淡青灰閃色的衣裳，戴上了草帽，更用白色的絲帶來繫住，看像是一位美麗的清教徒，別人都圍住了她來送行，來話別，一種依依之情，彷彿她正在開始作長途的旅行呢。

「不要覺得我從此和你分開了，親愛的媽咪，或者以爲我對你的愛會淺薄起來，因爲我愛喬恩這麼深。」她說道，依戀着她的母親，又淚汪汪了一陣。「我要天天回來，父親，我願在你們個人的心裏保持着我國有的地位，雖然我確已出嫁了。佩絲要有許多時間和我在一起，其餘的姑娘們也會常常過來，看我管理家務的種種笑柄。謝謝你們大家給我這麼一個快樂的吉期。再會罷，再會罷！」

他們佇立凝望着，臉上充滿着情愛，希望和一種得意的情懷，一面她慢慢行去，斜倚着她的丈夫的臂上，滿手捧了花，更有初夏的陽光，映着她的快樂的臉龐，愈見其光輝與明朗——於是梅格結婚後的生活也便從此開始了。

原書本章情調，再三玩味，祇覺其纏綿而旖旎，又不勝其樸雅而高潔。但此種情調亦常見於他處，（特別在重逢、湖影、傘下諸章。）特恐譯筆未能髣髴似之耳。

曉滄謹評

### 第三章 雅藝

一個人常需長久的時間以辨別才能和天才的不同，特別是富有雄心的青年男子和女子。艾美經過不少的痛苦才得領略其中的區別；因為，誤以熱心爲天縱，她對於每種藝術，竟以青年的勇氣去嘗試。那「爛泥餅」的事，消息已沉寂了好久，她正着意在最工細的鋼筆畫，在這件事上，她顯着極高的風趣和技巧，因此她的娟秀的作品，既頗悅目，且獲厚益，祇是過傷目力，所以不久又把鋼筆和墨水擱置一邊，竟大膽地去試燙畫了。

當這件事的熱度正高的時候，全家常處於火焚的危懼中；燒焦木頭的氣息晝夜充滿了全屋；黑烟常從那三層樓上及旁屋裏出來，令人寒心，燒紅的鐵棒隨處可以發見，所以黑娜每次入睡時，沒有不將一提桶的水和那個叫人用餐的大搖鈴放在她房門之前以備不測。拉斐爾的面相，竟發現用粗線條刻在彫塑版的後面，白歌斯——卽酒神——在桶面上；一個歌唱的小天

使裝飾了糖盃的蓋，而描寫羅彌烏和茹梨愛（註一）的嘗試，也供給了好幾次起火的機會。

對於曾受火傷的指頭，從火到油原屬自然的過渡，所以艾美旋即以同樣的熱誠去從事於油畫。一位藝術界的朋友將他所棄置的調色板、毛筆和油墨等送給她做個基本設備；她就開始塗抹起來，繪成了人所從未見過的許多牧場和海洋的風景。她所繪奇特的牛在農事賽會時必可得獎；至於所繪的船隻在洪濤險浪中上下顛簸的情形便在慣識水性的人看去，也要覺得昏暈——假如繪這些船樣的人絲毫不顧造船和裝製的各種原則這一件事，能不使他一見而便絕倒的話。黑膚的男童以及烏漆眼珠的聖母，從她書房的一角直視着你——令人想起牟立羅的作風；臉上一種櫻黃色而帶油光的影子，光彩的條紋隨意亂放，似見龍伯郎的筆法；肥碩的婦人和擁腫的嬰兒彷彿劉朋士的畫品；而都納爾的影響則又見於描繪大風潮中的景物——藍色的轟雷，橘色的閃電，灰黃色的陣雨，和紫色的雲霓，中間潑上番茄色的一塊形狀，像是太陽或海裏的浮標，水手的短衣或皇帝的袞袍——一任看畫的想像所至罷了。（註一見下頁）

（註一）“Romeo and Juliet” 莎翁名劇，其戀愛的本事可歌可泣。

其次是木炭畫像，於是全家的人掛成一長列，看去都是黑炭，彷彿剛從煤坑裏出來，或竟從非洲來的。後來改從事於粉筆寫生，當然文雅得多，即以那幾個畫像而論，粗獷之氣一變而為彬彬之容，而艾美的髮，鬚的鼻，梅格的口和勞笠的眼，別人都許可為『了不得的好。』接着又回復到石膏彫塑，於是凡她所認識的人都有了他們的塑像，鬼一般地會出現在壁角裏，有時竟會從架上滾到別人的頭上。小孩子常被騙入作彫塑模本，他們回家去後對於她的種種希奇的舉動一番糊塗的敘述，使艾美小姐被視為吃人的小女妖怪。不過有一次遇到了一種想不到的危險，她一片熱誠頓然熄滅，她在這方面的努力，也就猝然停頓下來。她因好久找不到別的模本，便去

(註一) 牟立羅 Murillo, Bartolomé E. (1617-1682) 西班牙人，所作壁畫極有名。

龍伯耶 Rembrandt,

Van Ryn (1606-1669) 荷蘭人，於繪畫及鑲金術，並擅大名。

劉朋士 Rubens, Peter Paul (1577

—1640)

荷蘭人，長於繪畫，名滿全歐，王庭爭相羅致，旋又受委托，往來英意西葡間，為外交上的重臣。

都納爾 Turner, Joseph M. William (1775—1851)

英國人，長於風景畫，拉斯金謂其用采色，千古獨

步。以上諸人，均為第一流的畫家。

塑自己玲瓏的脚，有一天家裏的人忽然聽到一片擲脚的聲和狂尖的叫聲，驚駭之餘都趕去營救，只見那好學的青年藝術家在房間裏亂跳，一隻脚卻牢牢地被一桶石膏黏住，原來因為石膏驟然變硬了。經過許多危險，好容易才把她掘了出來；蜀進行發掘的工作時，笑得不可開交，失手用她的小刀太進了些，割破了那可憐的脚，所以這一次藝術上的努力至少留着了這麼一個永久的紀念。

從此以後，艾美就安靜了些，直到對於自然寫生的一種狂熱又迫促她常到河干，田疇或森林中去尋求優美的風景，也渴想見到廢壘故墟以事臨摹而苦不可得。她不怕不絕的傷風，有時久坐濕草地裏，要圖寫『佳妙的一點』——其中實在祇有一塊石，一個樹根，一枝菌，與一片已破的粗草莖——或『天上的一堆雲霞』等到畫成之後，卻像陳列着一塊一塊鵝毛的褥子。她犧牲了容色，在七月炎陽之下泛舟河上去研究光和影；並在鼻際得了一個繻紋，因為常常斜着一眼用一根線去定『觀察點』的緣故。

如果『天才是不斷的努力』——像是米楷安吉羅所說的——那末艾美在這點崇高的

品質上的確有她的名分，因為她總是鏗而不舍，不管什麼的困難，沮喪或失敗；深切相信終究她的成就是值得被稱爲『高等藝術』的。(註二)

○○○○○○○○○○

同時她是在學習，處理并享受其他的事，她原早立志要成就一位美好而多才的女子，縱使她永不能成就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在這件事上，她實在有較大的成功，因為她真是天之驕子，能使人歡悅，自己卻毫不費力，到處有人看重她，願與爲友，她應付一切，又多麼美好而閒適！像這樣的人，我們一生中有時也會遇見，我們歎羨之餘，幾乎不能不相信他們誕生時必有福星照臨着，而艾美便是其中的一個好例。人人喜歡她，因為在她所得於天的諸種才質之中，裏面的一種便是待人接物的機智。她不假思索自會覺察得禮法之所宜或別人之所悅，從不失言，所做的事也適切當時當地的情形，恰到好處，而且總是不慌不忙，怡然泰然，因此她的姊姊們常常說過，『假如艾美沒有諳習禮法而驟入王宮，她的動作也自會中節的。』

(註二) 米格安吉羅 Michelangelo, (1475-1564) 文藝復興時代藝術界之巨星。



她的一個弱點，是要想加入到「我們的上流社會」裏，恰沒有真正瞭解上流的意義。金錢，職位，時髦的才藝，以及文雅的舉止在她眼裏實是可羨的，所以她喜歡和具有這些幸福的人做伴，卻又常常誤假以為真，而歎慕不足歎慕的事物。她既從沒忘了她的高貴的身世，所以又培養她的高貴的風趣，這樣，當機會一到，她可以回復到現在貧窮所奪去的地位。

「我們的貴婦人」——這是她的朋友對她的稱呼，——真心要成就一個高貴性格的婦人，她的性格確也是高貴的，但卻尚沒有知道：金錢是不能買得優美的性質，爵祿不能使人真正高貴，內心的修養足以蓋過外表的缺陷而自能致人的愛重。

。 。 。 。 。 。 。 。 。 。

有一天艾美進來，面帶鄭重之色，說道：「我要求你一件事，媽媽。」

「唔，小姑娘，是什麼呢？」她的母親回答道，——在她的眼睛裏，這長得堂皇軒昂的少婦還仍舊是那個「小寶寶」呢。

「我們的圖畫班下禮拜要結束了，在姑娘們沒有放暑假以前，我想約她們到這裏來玩耍

一天她們極想來看看這裏河上的風景，把那斷橋寫生，並且要臨摹我那畫本裏她們所賞識的幾種事物。她們許多地方待我很好，我感激她們，因為她們盡是富家子女，知道我是貧窮的，卻並沒有什麼歧視。」

馬夫人聽了，驟然作色，威嚴凜凜地說道：「她們爲什麼應該有所歧視？」

「你和我都知道差不多個個人對於貧富之間是有所歧視的，所以不要發火，像一個慈愛的老母鷄拍起翅膀來，當你的小鷄兒給人家利害的鷄欺侮了；行動蹣跚的小鴨子後來居然變了個天鵝，你知道那個故事的。」艾美說了，嫣然一笑，她確具有一種愉快的脾氣和樂天的精神的。

馬夫人聽了這番話，也靨顏笑道——

「呀，我的天鵝，那末你怎樣計劃呢？」

「我想請姑娘們下星期裏出來吃頓午餐，再同她們坐了車去她們所要游耍的各處，或者在河上泛泛船，使她們這一天享受了一種具有美術風趣的宴叙。」

「這像是還能辦到的。午餐要些什麼呢？餅，夾心麵包片，水菓和咖啡——我想是已經夠了。」

「啊，那，我們應得還要有冷牛舌，鷄，法蘭西巧口蘭糖，和冰淇淋。姑娘們不脫這些東西的，我也要我的午餐像個樣子。能夠精美些，雖然我的確是做工過活的。」

「有多少姑娘呢？」她的母親問道，顏色上忽又嚴肅起來。

「這一班有十二個或十四個姑娘，但我敢說她們不會全來的。」

「呀，我的孩子，你還得要去租一輛大馬車來陪她們同玩呢。」

「唉，母親，你怎麼會這樣想的！大約來的不會過六個或八個，所以我要去僱一輛輕便馬車，並且再向勞先生去借那一輛「軒蓬」車。」

「這都是很費錢的呢，艾美。」

「不頂費錢；我已計算過，費用由我自己擔任。」

「寶，我想姑娘們既經常有這些物事，我們無論怎樣盡力，不能使她們看了希罕，所以也許比較簡單的辦法倒或者可以使她們悅意，即使沒有別的優點，換箇味兒也是好的。在我們這方

面，也遠勝於購辦或借用我們所不需要的，而去效法和我們境地不相稱的一種體制。你不也以爲然嗎？」

「假如不能照我的意思，我寧可沒有這回事。我知道我能把這件事辦得十分美好，如果你和姑娘們肯稍幫一點忙；我也想不出爲什麼我不可以，假如我願自己出錢。」艾美說道，她因遇到了反對，更有顯示不可變易的決心。

「也很好，艾美；你既然蓄心要這麼做，並且你以爲事情辦得通的，也不要多費金錢，時間和唇舌，那末我也不願再說什麼話。去和姑娘們仔細討論一番，無論你怎樣決定，我總盡力來幫助你的。」

「謝謝母親；你待我總是這麼好；」說了，艾美便過去向她的姊姊們陳述她的計劃。

梅格立刻答應了，允許幫忙，歡歡喜喜願借給她一切所有的，從她的小屋子直到她的最好的小鹽匙。但是蜀對於這全部的計劃纏着眉，起初竟表示不願有所預聞。

「我真不懂你何必破費了你的錢，弄得全家雞犬不甯，祇爲了幾個小丫頭，她們眼裏反正

還是沒有你的。我本想照你那樣一個聰明人，並且很有自尊心的，總不會去仰承一個平常女人，只爲她穿上了一雙法蘭西皮鞋，坐上了一輛轎車。」蜀說道，她原在寫她的小說，正到了驚心動魄的緊要關頭，忽然要她出來幫同請客，她那裏能樂意得來呢？

「我並不去仰承，我不願受人的恩施，正和你一樣。」艾美回答道，氣憤憤地，因爲當這樣的問題發生時，姊妹兩個還是要大鬧一陣子的。「姑娘們的確關切我，我也關切她們，在她們中間也找得到和氣、聰明及才能，和你所說的「綉花枕頭」頗不相同。你並不要人樂意你，和上流社會的人做伴，留心你的禮儀，培養你的風趣。我卻要的，我立意要利用所有的機會。你可以一生一世去落拓，把臂肘露出，鼻子向天，不管人家怎麼想，這是你所謂「特立獨行」。但這卻不是我的行徑。」

當艾美磨礪了她的舌尖，痛快淋漓盡吐了她所要講的話，她總是占着便宜的，因爲她總還能有個分寸；至於蜀每每要盡情做去，不顧一切，因此到後她說是吃虧的。例如艾美說到蜀的「特立獨行」的見解，真是恰到好處，兩個姊妹不由地大笑出來，於是這件交涉，也便更加順利起

來。所以蜀到了最後，竟大反初願，答應犧牲一天，免得別人說她無情，去幫助她的妹妹在她所認爲『一種極無聊賴的把戲』上。

請東都發了，差不多個人接受了，下星期一專誠用來辦理那件大事。原來每星期一是家裏洗滌之期。黑娜聽到她一週間的工作要倒亂了，大不高興，說道：『如果洗衣熨衣的工作不照常做了，別的事一股腦兒都不會行的。』這在家務機局的運行上發生的阻礙，使全部的事情上蒙着不良的影響；但艾美的口號是「從不灰心」，所以既經立定了主意，她總是向前去做，不管什麼的困難。最初遇到的困難，是在黑娜那天沒有能烹調得好；雞肉太老了，牛舌太嫩了，而巧口蘭糖沒有能好好發透。還有餅與冰價錢的昂貴，遠出艾美的意表，車子的租價亦復如此；其他各式的費用，起先以爲很小，後來一起加起來，大得足以駭人。珮絲忽患傷風，暈了起來，梅格那天客人特別多，竟不能過來幫忙，蜀因爲很分心，所以錯誤，闖禍，以及失手跌落磁器等事，特別繁多，利害，而且難受。

『假如沒有母親，我不曉得怎樣過去，』艾美後來對人說道，並且等到別的人悉已忘了『

這一期中最有趣的笑話，」她卻還沒有忘了別人相助之好意的。

○○○○○○○○○○

如星期一天氣不好，那末順延一天——這個辦法使蜀和黑娜覺得一百分的難受。星期一早晨的天氣陰陽怪氣令人莫測，這比之傾盆大雨，更覺令人難堪。起初落一些微雨，後來出一點太陽，再後來又吹一陣風，一天也似乎搖搖不能定下心來，直到後來，連人也不能定下心來了。艾美在黎明時便起來，向各個床裏去催各人起來，再催他們急速用過早餐，以便把屋子整理。這客堂間的陳設等類，從她看去，太敝舊了，她卻沒有嘆羨她所沒有的，祇充分利用她所已有的，用盡心思和技巧來布置——安放椅子於地毯破處，牆上有污漬處，懸掛藤葉作框邊的圖畫以資掩蓋，隅角之缺少點綴品的，用自己製作的石膏像以事填充，這都賦予那房間以一種美術的意味，像蜀所任意亂散美麗的花瓶一樣。

那頓午餐看來頗能使人悅目；她仔細察看時，也誠心希望它能一樣地悅口，還希望那些借來的玻璃器，磁器，以及銀台面都能安全地歸於原主。客人也知道有兩輛車接送她們，梅格和母

親也早預備招待她們了。珮絲仍舊可以在幕後幫助黑娜，蜀雖然心不在焉，并且又頭痛，而且在那時望出來，覺得什麼人什麼事均無一是處，但已承允必當勉爲和氣與愉快。當艾美去換上衣服的時候，精神已不勝疲憊，不過尙在預想客來後種種樂趣以自寬慰，特別是想午膳平安地過後，她便將和友伴駕車出游，盡半日之餘閒，行賞心之樂事；因爲這『軒蓬車』和斷橋原是她所最自豪的。

接着是兩小時的等待，在這個時間裏她往來於客室和走廊之間，像是一個鐘擺，同時大家的懸揣也時常變幻得如風雞一般。十一點鐘時一場陣雨分明把原擬正午來的姑娘們的熱望打熄了，因爲到了那時竟無一人出現；到了下午二時，這筋疲力盡的一家人，都坐下在融融的日照中，將這筵席裏不易保存的部分先消受了，免得有所作騷。

○○○○○○○○○○

第二天早晨太陽把艾美喚醒了。艾美朝外一看，說道：『今天天氣無疑地已經好了；她們一定會來的，所以我們須得七手八腳爲她們預備起來。』她說話精神活潑，然而在她的內心裏卻



也願先前還是沒有提及星期二的來得好，因為她的興味也和他所辦就的餅一般，不如以前的新鮮了。

半點鐘後，馬先生進來，說道：『我買不到龍蝦，所以你今天祇可不備那個生菜牒了，』臉上雖似失望，卻也很恬靜。

『改用雞絲罷，那末，雖然老些，拌在生菜裏，倒也不覺得的，』他的夫人獻議道。

『黑娜拿它在廚房桌上放一下子，不料給幾個小貓吃了。』艾美很對不起，『珮絲跟着說道，她還是貓的保護人。』

『那麼我非有一個龍蝦不可，因為單是牛舌是不成的，』艾美堅決地說道。

『還是讓我跑進城裏去強搜一條來罷？』蜀問道，殊有不惜犧牲的勇氣。

『你會把它赤裸裸抱了來，路上被人見了，真是難堪。我還是自己去罷，』艾美回答道。她的脾氣已像是收勒不住了。

面上蒙着一個厚網罩，臂下挾着一個雅致的旅行用的籃子，她便出去了，自想坐一趟車，吸

些清涼的空氣可以平平她的煩躁，方才可以招待賓客。問了好幾處，她才得到了她所欲買的物品，并又買了一瓶辣醬，免得到家後再多費周章，於是志滿意得，返旆迴車，覺得自己頗有些遠識呢。

因爲在那車裏，其餘乘客祇有一人，一位睡眼矍矍的老婦人，艾美於是脫了面罩放在袋裏，又因枯坐無聊，且自思想她所帶來的錢究往那兒去了。正在一張紙上計算幾個繁雜而不可理解的數目，專心之極，她竟沒有覺察車上跳上來的一位新客，直到一個男子的聲音叫道：「馬小姐，你早！」於是抬起頭來，她看見是勞笠的一個漂亮的同學，一個大學的學生。艾美切望他能先她下車，竟完全忘了她腳邊的籃子，然而心想她今天幸而穿上了一襲新的旅行服裝，所以也便用她平時蘊藉與活潑的精神去對待這少年。

他們談話很相得；艾美知道這少年要比她早下車，心上一塊石已放了下來，她正談得特別起勁，當那老婦人將起身出去的時候，她跌跌沖沖到車門口的時候，把那個籃子跌翻了，於是——呀，可怕呀！——那個龍蝦，多麼一副俗相而卻特別鮮明，在那少老爺的高貴的眼光裏，竟顯出原

形來了。

「呀，皇天，她竟忘了她的一頓大餐！」這少年不在意地喊道，同時用她的手杖送那個紅妖怪到它的原位，並且準備將這籃子遞給那個老婦人。

「請不要，——這是——這是我的，」艾美囁囁着，但是她的臉面，已紅得像她的龍蝦一般了。

「呀，是的，真對不起；這是異常好的一條，不是嗎？」那貴族式的青年說道，說時神色自若，而且對之表出一種端肅的興味，可見他平日禮貌上的訓練有方，真不愧有大家風範呢。

艾美不一晌便已回復了常態，索性把她的籃子放在坐櫈上，並且笑說道——

「你不喜歡嘗廚司所做的龍蝦拌生菜，並且和那些貌美年青的姑娘們共同享受嗎？」

這是很聰明的話，因為它已襲擊了男子心理中的兩個大弱點，這龍蝦立刻被圍繞了，並且渲染了種種快樂的迴憶，同時對於那些「貌美年青的姑娘」的懸想也便移轉了他的心思，不致流連在那可笑的不幸事件了。

「我想他會覺得可笑，並且要和勞笠把它作談笑資料，但眼不見為淨，管它做甚？」艾美自

已想道，當那少年鞠躬而作別的時候。

○○○○○○○○○○

這件事，他在家裏並不提及，然而她卻發見，因為籃子曾經翻了身，她的新衣竟被辣醬所污損，只見曲曲細流蜿蜒直下達於裙緣，忍着氣做去，但覺各事比以前更為討厭，到了正午，一切卻都已準備好了。她想昨天的倥倥忙碌引起了鄰人的注意，後來竟是一場空，今天要矯正這不幸的印象，非得要做到燦爛的成功不可，因此她定了那輛「軒蓬車」，嚴整盛服，命駕而出，以迎接她的賓客前來赴宴。

「不聽見隆隆的車聲嗎，她們是在來了！我到走廊裏去接她們，這見得至誠些，同時我希望這可憐的孩子，經過這麼苦心的經營，也能快樂一番。」馬夫人說着便出去了。然而向外一瞥，眼立即退了回來，臉上有一種說不出的神氣，因為在那輛軒然昂然的車裏隱隱坐着兩個渺小的兒女，艾美和另外一個小姑娘。

「趕快，珮絲，幫助黑絲娜把桌上的東西撤了一半，準備請一打客人的一桌餐席放在單零零

一個姑娘面前是太笑話了。」蜀喊道，急急忙忙跑到樓下去，興奮之極，連笑也沒工夫了。

這裏進來了艾美，神氣很安定，并以愉樂的情態與友誼接待那惟一守約的賓客，家裏其餘諸人本來具有極談諧的情趣的，也各盡了主人的職責。愛蓮德小姐覺得她們是酣嬉淋漓的一班人物，因為她們實在心裏覺得可笑得，這種情態也正不能克制呢。後來那一頓改變過的午餐已共同歡樂地消受了，那圖畫彫塑室和屋外的小園已游觀了，藝術的事也已興奮地討論過了，艾美於是雇了一輛尋常馬車（呀，可惜那美麗精緻的「軒蓬車」哪！）送她的朋友往鄰近各處閒適地游賞，直到日薄崦嵫，然後來客方才辭去。

艾美走回家來，看去甚是疲倦，但比前更為鎮靜而安詳，她發覺得這一次失敗的宴叙一點蹤跡已無餘存，除非是蜀口角上一種令人懷疑的纏纏。

「今天下午天氣正好，想來你們游興不差實。」她的母親說過，說時臉上的神情似乎那十二賓客都曾到齊的模樣。

「愛蓮德小姐是一位很美好的姑娘，今天似乎也很快樂，我想，」珮絲這麼述她的感想，并

且具有很親熱的神情。

『你能將你的餅留給我一些嗎？我實在頗需要些，我常有許多客人來，而我自己又不能做這麼鮮甜的事物像你所有的。』梅格當真問道。

『把它一起拿去罷！這裏只有我喜歡甜東西的，它不久便會霉，等不到我去消受。』艾美回答道，想到她所準備的豐盛的食品結果如斯不勝暗嘆。

『可惜勞笠不在這裏來幫我們共同消受。』蜀開始說道，當她們一同坐下來消受冰淇淋和拌生菜等佳品的時候，——這，在這兩天裏已是第二次了。

她的母親使她一個眼色，她就不再說下去，於是全家默不作聲，祇是使勁地吃着，直到馬先生隨便說道，『拌生菜是古人一種很喜愛的食品，後來愛佛林』——說到這裏大家噴的一笑，使這拌生菜的歷史講話便爾中輟，那老學者也驚訝得莫名其妙。(註三)

『把一切裝在籃裏送給胡美爾家裏去罷，德國人喜歡雜菜的，我看見了都不舒服也不當

(註三)愛佛林 Evelyn, John, 1620-1706 英國皇家學會之發起人，生平除政治與文學外，對於食譜亦喜研究。

因我一人之愚使你們大家吃得漲煞，」艾美喊道，同時在抹她的眼睛。

『我想我真要笑煞，當我看見你們兩個姑娘在那個你叫什麼東西裏面搖來擺去，像一個大核桃殼裏的兩顆小仁，一面母親盛服肅立去迎接這一羣賓客，』蜀嘆一口氣道，她笑得已乏竭了。

『真不好，客人到得這麼少，寶，但我們卻已盡我們的力來使你滿足呢，』馬夫人說道，她的神氣和口吻裏，充滿了慈母的同情。

『我是滿足的了；我已做了我所要做的事，然而還是失敗，這卻不是我的錯誤，所以我也可以自慰了，』艾美說道，說時聲音裏帶着些顫抖。『我很感謝你們大家那樣幫助我，我更要感謝你們，假如你們能不再提及這件事，至少有一個月之久。』

○○○○○○○○○○

從沒有人再提及這件事，直有數月之久；然而偶然說到了『宴叙』兩字，總要使人人微微笑着。一次遇到艾美生日，勞笠送她的禮物，是做她鍍練上飾物一顆小小珊瑚琢成的龍蝦。

## 青年藝術家的幾樁軼事

這個青年藝術家，是隱指作者的姝名曼伊的 Abba May Alcott,

“May” 1840-1879

她的畫品，頗受英國藝術家拉斯金 Ruskin 的賞識，不消說，她的畫稿爲世所珍重，在作者的故居裏，Orchard House 「艾美的房間」四壁和門上滿佈着她的手蹟，至今尙安然保存當年的故態，最近并以厚玻璃掩護之，以期垂於不朽。

好妻子原書出版的一年，她也有一本康皋特速寫集 Concord Sketches 出版，康皋特密近波士頓，其地山川紆鬱，景物幽蕩，除她們一家子外，同時還住着或寓着愛默生，束羅，霍桑，惠德曼，富拉女士等區區一小村，在美國文化和歷史上却佔了甚重要的地位。





## 第四章 賣文

幸福忽然照臨着蜀在微笑，在她的途程裏丟了一枚好運道的金錢。說得確切一點，卻不是一枚金質的錢，然而我誠懷疑，縱然是百萬金錢，所能給她的真正的快樂，能否過於這麼來的一個小小的數目。

每隔數星期，她要把她自己關在她的房間裏，穿上了她寫作時用的一套衣裝，深深地『丟在渦流裏』。像她自己所說的，用了她整個的心和靈，在她的小說上奮筆寫去，非到寫個完結，她總是不不得安的。她的『寫作衣裝』是一件黑色毛織的圍巾，她可任使用以揩抹她的筆尖的，一個同樣質料的小帽，上面點綴着一個鮮豔大紅的滑結，在這裏她把頭髮束上，當書桌上一切清楚了預備動員的時候。這頂小帽從她的家人善觀風色的眼裏看去，彷彿是一個標識，她們當這些時期都遠遠避開，祇間或探首入內，有興味地問道，『天才的火焰是在燃燒麼，蜀？』她們連這

個問題也不敢常時冒險去問，但祇觀察那頂小帽而從以判斷。假如這件能表情的衣裝是拖落在額上，這是工作正在猛進的符號；在興奮的時光這會斜傾在一邊，像一個流氓歪帶着小帽的模樣，當大困難襲擊了這個作家，這竟被完全摘去而擲在地板之上。遇到這麼的時候，斥候者自然悄悄地急速退去，非一直等到看見那紅弧形的結，快樂地高舉在那長足了才氣的額上時，沒有人敢去向蜀招呼的。

在她自己決不自以為是一個天才的，但當寫作的靈感一到，她會全心地降服於它，自有一種樂不可支的情況，一時會忘卻了貧窮，困慮或煩悶的天氣，她怡然泰然獨坐在一個想像的世界裏，這裏也充滿着朋友，在她看去，和肉眼所能見的一樣真實，一樣可愛。她的眼不會有昏昏欲睡的狀態，連飲食也不去嘗了，晝和夜都覺得太短，不夠她享受在那時這種僅有的愉樂，而使這些時間像是值得生活的，縱然它們也沒有別的利益可說。這麼一陣靈感的旋風，平常須經過一二星期之久，然後她從她的『渦流』裏透了出來，餓了，倦極欲睡了，煩躁了，或竟垂頭喪氣了。

一天，她正從這麼一次發作漸漸回復過來的時候，她勉強聽了家裏人的請求，陪同葛魯克小姐（註一）往聽演講，因了這一點善行，她便得了一種酬報——一個新的意思。這一次原是民衆講座的演講，題目是埃及的金字塔，蜀頗奇怪。主講者爲這麼的聽衆倒選了這麼的一個題目，不過她想這班聽衆的思想終日是在打量着糧食薪煤的價錢，他們的生活是費在解決較尼羅河邊悶葫蘆一般獅身人面大石像更難解決的深謎，今晚乃把埃及古王的偉烈豐功一幕幕展布在他們面前，那末也許對他們能滿足不少精神的乃至物質的需要罷！

她們到得早，葛小姐上她的襪底，蜀在打量同座各人的臉相以資消遣。在她的左旁有兩位中年婦人，各有廣大的額角並各有廣大的帽子以相配稱，口裏在討論婦女的權利，手裏在編織一種扁帶。再過去坐着一對不無羞態的情人，不自在地手牽着手——一是黃花閨女從一個紙袋裏取出一片薄荷糖來嘗，一是老男子以一方黃色拷花手巾蒙着面，準備先打個瞌睡了。在她的右旁卻只有一個人，是一個像用功的書生，正全神貫注在一張新聞紙上。

（註一）葛魯克小姐是個什麼人，見小婦人第十一章（試驗）第十四至第十六頁。三版起總頁數二三六至二三九頁。

看去剛是圖畫的一頁，蜀先仔細察看最近她身旁的一部圖畫，祇見一個全副武裝的紅人有一個狠奔向他的喉口，正從一個千尋的絕壁跌下來，近處有二個青年男子，脚異常地小，眼異常地大，滿臉怒容，以刺刀相擊，後面有一個頭髮蓬鬆的婦人張大了她的口在狂奔；她在驚異故事中究有什麼情節的湊合乃需有這麼令人駭絕的插畫。那少年稍停下來翻轉一頁，見她在向着他看，於是，本一種天真的好意，給她半張報，直率地說道：『要看嗎？這是一等的故事呢。』

蜀微笑接受了它，因為她雖已長大了，然而舊日愛好少年的情緒還是存在。她不久見得自己已深入於愛情，秘密，及謀害等等的迷陣中，正如讀其他故事一般；這原是屬於淺近文學的一流，在這些故事裏，情感往往任性而行，不知所止，等到著作者發明的能力既已窮盡，一樁滔天的大禍掃蕩了舞台上一半的角色，留着其餘的一半來奏凱而回。

『出色出色，不是嗎？』這少年問道，當他的視線一路直下最後一章的時候。

『我想你和我假如試做起來，也未必不如它。』蜀回答道，見她對於那種糟粕如此嘆賞，不免暗自好笑。

「我想假如我能夠的話，我真是個幸運兒了。他們說她這種故事的稿費很可觀呢。」他又隨手在故事的題目之下，指點出惱絲不來雪爾維雅南宮蘭亞夫人那個奇長的名字。

「你認識她嗎？」蜀驚奇地問道。

「不；我可是讀過她一切的著作，並且我也認識印這報紙的那個報館裏的一個職員。」

「你說她從這麼一種故事上得到頗好的稿費？」於是蜀朝向那圖中這班着了驚的一羣人和點綴了全紙密密灑去的驚嘆號較敬重地一看。

「恐怕她是如此呢！她知道什麼是一般人所喜歡的，因為她能投其所好，所以報館等類願出重價去買她的稿子。」

話說到這裏，演講便開始了，但蜀卻並沒聽見多少，因為當桑慈教授正在嘮嘮叨叨講什麼埃及歷朝的皇帝章璽的考據以及象形文字等等，她却暗自錄下那報館的地址，并且大胆決定要照着報館徵求偵探奇情等小說的啓事，願試寫一篇去應徵以期獲得百元的獎金。到了演講完畢，聽衆重新醒來的時候，她已經爲了自己經營成就了一宗巨大的財富，（雖然紙上的財富，

她的已非是第一筆了，獨自一人在打算和佈置那個故事，竟已出了神，心裏正在躊躇那決鬥的一段究竟放在私奔之前抑在謀害之後。

回家以後她並不提及這個計劃，明天卻便開始工作，她的母親看了殊爲不安，她看見天才將「要燃燒」時，總不免帶些憂慮之色的。她對這一類的文章格式從未試過，祇爲騰揚報寫了一些很平淡的俠情等類小說，已自滿足。她演劇的經驗和拉雜的閱覽現在卻有用了，因爲這些幫助她知道怎樣能發生一種劇情的效力，並且供給了她情節，語調，和行頭。她盡她所有對於這些興奮或抑鬱的情緒的若干認識，使故事裏也充滿了憤恨和失望，並且因爲這故事背景位於葡萄牙的利士朋，所以她最後以地震來結束，彷彿像是一個動人而又適當的「下場」。稿子是密遞過去的，附着一張條子，謙卑地說道，假如這故事不能中選而得獎，——這，作者原不敢存此奢望，——也很願接受評判人以爲值得的任何數目的獎金。

六星期的靜待煞非易事，要一個姑娘對一件事緘默六星期之久尤覺不易，然而蜀將這兩件事都做了，直到後來恐怕要連原稿從此不能再見了，忽然接到一封信，直使她氣也喘不過來，

因為將它一打開來，一張百元的支票落到她的懷裏了。她定神凝視着它有半晌之久彷彿像是一條蛇，然後讀她的信感動得竟至泣下。假如寫那封慈祥的信的那個慈祥的人，能夠預先知道當他寫信的時候，已給予一個圓顛方趾的同類以多麼深切的快樂，我想他必願將藉此以消度他所有的餘閒；蜀寶貴那封信過於那金錢，因為這封信令人看了奮發，而在經年努力之後見到她已能有所成就，縱然不過是寫一篇無聊的故事，中心的愉快，也就可想而知了。

比她更足自豪的青年女子，是難得見了，當她將自己心神甯靜一下之後，便奔向她的家屬，一手持信，一手取一支票，報告她已獲得那獎金，她們聽了，說不盡又驚又喜。起初她們驟聞之下，驚得發了怔，像是受了電的模樣，後來驚魂稍定，便又喜極欲狂。全家恍似有一種距離三百的大歡樂。等到故事到了手，個個人取來閱看而且稱賞；祇有她的父親，雖然告訴她文字美好，情節清新而又親切，結局也頗為動人，然而他還是搖搖他的頭，以他超軼塵凡的口吻說道：『你的能力還不止此，蜀向着最高的標準，不要問金錢的報酬。』

『我想錢是最好的一部分。你要怎樣用你的一筆財注呢？』艾美問道，看着那具有魔術的一條紙，大有肅然起敬的精神。

『送珮絲和母親到海濱去住一二個月。』蜀毫不猶疑地回答道。

『啊，多好，我不可以的，親愛的姊姊，這也太自私自利了。』珮絲喊道，她把她的兩隻枯瘦的手叉住，吸了一口長氣，彷彿是正飽嘗着海洋吹來新鮮的空氣模樣；然後定一定神，以手推開她的姊姊在她面前搖着的那張支票。

『呀，但是你必得去的，我早已打定着這個主意，這就是我所以去試的動機，也便是我所以成功的理由。我從不能成就一件事，當我只想到我自己，所以爲了你去，也便於我有幫助的。你不懂嗎？況且媽咪也須要變換環境，她又不願離開你，所以你應該去的。你想看你回家來的時候，又像從前一樣，紅潤得像朵玫瑰花，肥圓得像個熟蘋果，不是很有趣嗎？呀，了不得的！』蜀大夫「她是常常會把她的病人治好的。」（註一）

（註二）『蜀大夫』名顯出處，見小婦人探訪一章。





她的故事也沒有引起多的注意，可是卻有銷售的市場；因這點成功的鼓勵，她決意要大膽一試以爲名利雙收之舉。既把她的一篇小說易稿到了第四次，讀給她一切知己朋友聽過，並且畏懼而戰慄地送過三個書坊，她最後總算把它脫售了，但有一個條件，便是她須將它截短三分之一，並且要刪削一切她自己所特別愛好的部分。

蜀回來後便召集了一個家庭會議，說道：『現在只有三條路可走：或是把它仍舊卷藏在我的錫鍋灶裏讓它去生烏花毛，或者自己去印，或者照了書坊老板的意思把它割裂起來，胡亂得到些稿費便算了。從我們家裏看去，名譽是一件極好的事，但現錢較靈便些；所以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願意一領取會議中大家的意見。』

『不要作踐了你的書，我的女兒，因爲裏面包含着許多意思，連你自己還沒知道，而那個主要意思却已能表演得很好。讓它去靜待時機，自會有成熟的一天的。』是她的父親的勸告；而他却是言行如一的，曾經忍耐地等待了三十年之久，等待他自己工作的果實的成熟，而並不忙着要去收穫，就是現在還如此，縱然這果實已是甜甜蜜蜜幾於到了熟極而流的地步了。

「以我看來，蜀與其等待，不如且試一下，比較利益可以多些，」馬夫人說道。「在這種工作上，批評是頂好的試驗，因為這可以使她見到自己所料不到的優點和弱點，幫助她以後可以做得好些。我們是太偏了；可是外面人的毀譽是會有用的，縱然她得不到多量的金錢。」

「是的，」蜀織緊着雙眉說道，「這正是呢；我在這件事上已忙得這麼久，我竟不知道這究竟是好是壞或者祇是平常。這必定於我大有幫助，假如能有人以冷靜客觀的眼光把它一看，再告訴我以他們的意見。」

「我不願減少其中一個字；假如你減少了，便弄壞了它，因為這故事的興味與其說是在動作裏，不如說是在人物的心思裏，所以如果你不一路解釋過去，這必是一團糟了，」梅格說道，她確信這本書是空前的一本最名貴的說部。

「但是露倫先生却說道，「刪去說明的部分，使它簡短而充滿了富有劇情的動作，讓各個人物自己去表演這故事的意義，」」蜀翻檢書坊裏的回信，又這麼攪入說着。

「照他所說的做去；他知道什麼是可有銷場的，而我們卻不知道。好好寫成一本通俗的書，

先賺了些錢愈多愈好。等到將來，你已成名之後，你才可以隨意說閒話，並且在你的小說裏有幾個好談哲理或玄虛的人，也就不妨了。」艾美說道，她對這問題頗取一種絕對實際的觀點呢。

「唔，」蜀笑着說道：「假如我故事裏的人物有一些「哲理或玄虛」的意味，其咎卻不在我，因為我對這些事本無所知，除非是我有時聽到父親所說的一些。假如我將他的高遠精深的見解和我的言情冒險的小說纏夾在一起，這豈不是更有趣呢？現在，珮絲，你怎麼說？」

「我願看見它及早印出來，」是珮絲一句簡短的話，而且也是含笑說的，但把及早二字不知不覺間說得很重，並且一對天真爛漫的眼睛裏，露出一種深切盼望的神色，使蜀忽似被禍患將臨的恐懼所襲擊，一時心爲之寒，這便決定了她要「及早」去幹那事業了。

於是，硬着心腸，這年青的女作家放她頭胎的寧馨兒在桌上，竟似吃人的妖怪一般極殘忍地把它割裂起來。因爲要使人人滿意，她採取了人人的意見，其結果，像那寓言裏騎驢的老人，竟沒有人能滿意了。

她的父親歡喜作者無意地攙入的玄理的氣息，所以這便任其存在，雖然她自己對於這一

端是有不少懷疑的。她的母親以為描寫是太多了一些；因此這部分幾乎全部刪去了，而同時故事裏必有的線索也失落了。梅格贊賞那悲慘的一幕，所以蜀更加重這其中的苦楚以適她的性情，艾美又反對談諧的意味，於是蜀用盡她平生的力量，竟對這其中輕靈活潑的情景所以稍紓故事中嚴肅的色采者，忍着痛澆上一盆冷水。似乎作踐得還不夠，她最後將它削短了三分之一，然後死心塌地送這可憐的一篇小說，像是被啄殘的紅鳥，到那個廣漠紛紜的大塵寰裏，去試它自己的命運了。

呀，這稿子後來居然印了出來，她得到了三百塊大洋的稿費，並且來了不少不虞之譽和求全之毀，她似被丟在五里霧中，一時竟惶惑得莫辨西東了。

『母親，你說批評是於我有益的，但這怎麼能夠當來的批評是這麼相反，使我不知道我還是在寫了一本有希望的書或竟盡破了十誠。』可憐的蜀訴說道，她在翻閱一堆的簡札，一時充滿了豪興與歡欣，忽然又感得盛怒而喪膽。『這個人說，「一本精美的書，充實了真理與真情，一切是美好，純潔而光明。」』那位迷惘的女作家繼續說道。『第二個人，「這書的理論惡劣，全書都

是不健全的幻想，玄虛鬼神的見解和不自然的人物。」但我本沒有什麼理論，也不相信虛玄靈感的說素，我所描寫的人物都從實際生活裏去摹擬得來，因此我竟看不到這批評家什麼能夠中的。另一人說道：「這是幾年以來美國小說裏的冠軍」（我知道還有更好的呢）；更有一人斷定道：「雖然有創造性，並且寫來頗有力量和情感，然而這是一本危險的書。」這決不是的！有些人對它調侃，有些對它過譽，差不多人人說我有一個深奧的理論，借此申說，而其實我寫那本書祇爲着興趣和金錢罷了。我悔不當初把它印個全豹或索性不付印，因爲我恨煞給別人錯認與誤會了。」

她的家屬和朋友極盡善意地去撫慰她鼓勵她；然而從感覺敏捷且賦性高傲的蜀看去，這實在是難堪，因爲她本意想做出些這麼美好的成績來，而結果竟像適得其反。但這對於她却是有益的，因爲確有見地的人給她的批評是一個作家最好的教育；所以當開始的苦恨一過去，她對她的可憐的小書，也便能開口發笑，卻依然沒有失去她對自己的信任，而且因爲所受的譏彈，反覺得長進了多少的聰明與毅力。

『本不是一個天才，像濟慈一般，所以這不會致我於死地的。』她鼓着勇氣說道：（註一）『終究這笑話裏，還是我自己一方面得了便宜，因為從實際生活裏摹擬來的人物，被斥為虛妄與不可能，而從我的蠢笨的頭腦裏締造的情景，倒反說是「自然，多趣，動情而且真實。」所以我也可以因此自慰；等到我高興的時候，可以起來再取得一次獎金呢。』

（註一）濟慈 John Keats, (1795-1821) 為英國大詩人，早夭，年僅二十六歲。



『蜀已深陷在寫作的『渦流』裏了！』

『興來下筆何淋漓！』

## 第五章 家事

梅格，像其他多數的青年婦人，開始她結婚的生活時，立定主意要做一個模範的主婦。喬恩應見得這家裏是個樂園；她應常常見到一個笑臉兒，天天有豐盛的飲食，並且永不會發現失落一個鈕扣。她以這麼真摯、愉快的一片精誠和毅力去從事，縱有困難，她當然也不能不成功了。可是她的樂園卻不是一個恬靜甯謐的樂園；因為這小小的婦人求所以娛良人之心意者太切，常被瑣事煩心，又或手忙腳亂。有時她太疲勞了，連笑也沒氣力；喬恩多吃了些甘旨的物品，漸患消化不良，而且無情地反要些粗淡的食品。至於鈕扣呢？她漸表示着驚奇，不知它們究竟何往；對於男子的不經心，不免搖頭，並且警戒他要他自己去添補，一看他自己的工作，抵擋笨拙的手指和粗率的牽拉的力量，果能勝於她的否。

他們卻是很快樂，雖然他們已經發見他們不能專依愛情而生存。喬恩不覺得梅格的容色



有所減損，雖然他每日總就是坐在慣見的咖啡壺的後面，朝他發出自然而至誠的歡笑；梅格於每天的離別，總感到她的丈夫有一番繾綣的深情，他於一吻之後，常有情致地問道：『我該帶些小牛肉或嫩羊肉回來作晚餐嗎？達玲？』（註一）這小房子已經不是一個具有詩意的紅閨，而成了一個家庭，這一對新人不久也歡迎這種變化。起初他們循着那小房子的四週，相互追逐與避匿，正如小孩子們一般；其後喬恩孜孜不懈地專心於其職務，深深感得兩肩上負着一家的重任；梅格也解去了她所御細白布的單衫，換上一件大圍裙，然後積極去工作，祇是如以前所說，用的力量過於聰明的判斷罷了。

當烹飪的狂熱正高的時候，她把一本有名的食譜徹頭徹尾去學習過，彷彿像是一種算學的練習，將其中所設的問題一一用忍耐與仔細的功夫設法解決出來。有時得意忘形，信手做去，竟成了一桌侈盛的筵席，於是去約了她的娘家來幫同消受它，但有時卻總是失敗，於是使着老

（註一）Darling 表示親愛之詞，茲譯作達玲，玲謂山羊之屬，達則小羊也。意猶時人所稱『小羔羊』。英語原字亦含小小親愛之意。

婦輕輕地趕快取去，藏匿在胡美爾家最安穩的幾個小肚皮裏去了。偶然一個黃昏和喬恩核過家賬之後，往往能使那種烹調的熱誠暫時降落，一時又大「做人家」，當這種時候，那可憐的丈夫祇有麵包布丁，肉餅子和重溫的咖啡來資糧食，這自然使他十分難過，幸而他還能忍着，這麼一種堅忍的精神着實令人讚美呢。然而當這新嫁娘徘徊於這兩極端之間，尙未得到「中庸之道」時，她卻已於她所嘗味過的一切滋味之外，更嘗味了凡青年夫婦遲早所幾乎必有的——一點家製的紅菓。（有人誤聽了以爲是「閨過」，雖然有些相似，卻還不全呢！）

梅格本着她做人家的熱誠，很願見她的貯藏室裏充滿了家製的蜜餞或鹹漬的菓菜等，所以她就去預備她的加倫子的菓醬。她見她家所培的加倫子已經到了時候，正是不可再緩，因此她請喬恩那天去買好一打左右的罐頭和大量的白糖直接要店家送到家裏。喬恩確信「我的妻子」什麼事都能幹的，并且對於她的高明的手段自有一番豪興，因此他決意要照她的意思使他們家培植惟一的菓子能以最悅目的方式保存起來爲冬天之用。喬恩出門不久，便來了四打的靈巧的小罐，半桶的糖和一個小男孩子來爲她採摘加倫子。將她的美髮卷束在一頂小帽裏，

兩臂裸到肘邊，穿上一件棋子布的圍裙，雖然上部有似小孩用的一塊涎巾，看去卻自有一副動人的媚態，這年輕的主婦於是就去積極從事，像是極有把握的模樣，因為她不會見過黑娜做過幾百遍嗎？這一排的罐頭，起初不免使她驚恐，但是喬恩是很喜歡菓醬的，而且那些小巧玲瓏的罐缶放在最高層上多麼好看，所以梅格決計把它們盛滿，願費這長長的一天去採摘，煮沸，釀清，總之在忙着她的菓子醫。她盡她的力，向有名的食譜裏去討教，搜索她的腦子去迴憶黑娜所做而她所尚沒做到的；她再煮，再加糖，再濾清，但那可惡的東西總不肯『稠』起來。

她想立刻跑回家去，連了她所穿的涎巾一同過去，請母親予以援手，既而一想喬恩和他曾經相約，他們不當以他們自己的焦慮，試驗，或爭鬧去煩惱別人。說到「爭鬧」，他們自己也會笑起來了，因為他們想這不是最悖理的嗎？他們既有話在先，一直是堅守着，所以當他們能夠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時，他們總不願求助於外人而也沒有人去干涉他們的事——這也原是馬夫人所垂訓的計畫呢。因此梅格儘那炎炎長夏的一日，隻手與這憨頑不靈的蜜汁相格鬪，到了五時坐下在她顛倒錯亂的廚房裏，絞她滿染醬污的兩手，竟放聲大哭了。

還須補敘一句的。當她初試婚姻的新生活與致甚高的時候，她會常常這麼說——

『我的丈夫，只要他高興的時候，可以隨便同着一個朋友到家裏來。我總沒有不準備的；決不會見到慌忙，或責備，或凌亂，而只見到一所清潔的屋子，一個快樂的妻子和一頓美好的大餐。喬恩，親愛的，無須先問我的意見，隨便那一位只要你樂意，都可請得來，包管我是一定歡迎的。』

當然的，這是多麼佳好呢！喬恩聽她講這番話時，喜氣充溢到眉宇，覺得娶到一位超軼尋常的妻子是什麼一回幸福的事！不過，他們雖也時時曾經宴饗過賓客，卻總沒有事先不知道的，所以梅格倒從沒有機會來顯她的本領——直到今天，偏反來了她的試驗，在這含有作弄性的人間世裏，事情往往會如此；彷彿這些事情總是這麼不湊巧，我們祇有驚訝，痛惡，却也只可盡我們的能力忍耐做去就是了。

假如喬恩沒有全忘了那糖醬的事，而偏在一年中三百六十五天裏揀了這一天突然帶了一個朋友到家裏來餐敘，那末他是不可恕的了。然而他卻已全忘了。他祇記到今天早晨已辦了一頓闊綽的晚餐，既深自慶慰，又覺得很有把握，到時必已準備就緒，決無一分鐘的耽延，心裏又

暗自歡喜，預想當他美好的妻子從房子奔出相迎的時候，看了多麼動人歌頌，——這麼一路想來，不覺已陪同他的朋友到了他的住宅，自覺是這裏面的青年主人和丈夫，實具有不可遏抑的欣愉。

然而當喬恩走近那『鴿子窠』的時候，他發見得一切祇令人失望。前門本來常常開着，總在盼望她的丈夫的歸來；現在卻不但關着，并且鎖住，而昨天的污泥還點綴着階塗。房間裏的窗子都關住，且有帳幕遮住，也沒有像往常日子總見到一幅美女的圖畫，衣潔白的衣，髮裏嵌着一個奪目的小滑結，手針線斜坐廊中，或者一個明眸秀眼的女主人，含羞巧笑來迎接她的大賓客。今天却一點也沒有，連影兒都不見一個。祇有一個滿身染着果汁的童子，蜷臥在加倫子的小樹叢裏。喬恩看到這麼一般靜寂，着了慌，說道：『我怕出了什麼事。斯高德，請你到園裏去，讓我去找我的夫人。』

向着那燒焦糖一種刺鼻的氣息，他急急繞着那屋子行走，後面斯高德跟着，臉上有一股希奇的神色。斯高德也頗知趣，見柏魯客進了屋子裏去，在相當距離駐了足；不過他既能看到也能

聽到，而且因爲自己是一個不會娶親的男子，見到這個情形，實有無限的興趣。

在廚房裏只見混亂與失望；一部分的菓子從一罐滴到另一罐，另一部放在地上，更有一部在爐上燒得沸沸作聲，甚爲活躍。老婦，倒是不動聲色，儘在用她的麵包和加倫子酒；因爲那菓醬還是稀薄稀薄，使人沒有辦法，而柏魯客夫人，用她的圍巾蒙上她的頭，坐下來哭得聲甚淒楚呢。

喬恩奔了進來，駭然看見燙傷的手，突然聽到慘痛的哭，又想着圍裏的客人，覺得驚惶無措，便問道：『我最親愛的人，到底是什麼事呀？』

『呵，喬恩，我是這麼疲乏，又熱又煩躁又苦悶！我一直在做這件事，我實在已經乏極了。請你來幫我，不然我真要死了！』於是這力竭的主婦，便投入他的懷中，給他一個真正甜蜜的歡迎，因爲她的圍裙也已滿滿了菓醬汁，正如那地上一樣呢。

『什麼事使你不高興，實是？不是出了什麼可怕的事情？』喬恩急切問着，同時輕輕地俯首去吻小帽的頂，原來這小帽也已完全歪着了。

『正是囉，』梅格哀哀啜泣道。

「那末快告訴我，不要哭，這是我所不耐的。去掉這個，我的愛。」

「這——菓子醬不肯稠起來，我竟沒有辦法！」

喬恩柏魯客聽了大笑欲絕，好嘲弄人們的斯高德聽見這一片喜笑聲也不禁莞爾。然而柏魯客的這一笑，益增進了可憐的梅格的不幸，幾乎達到了最高度。

「沒有別的了嗎？把這菓子醬丟出窗外去，不要再煩心了。我會給你買得幾斗來，假如你要的話，但千萬不可再這麼狂哭，因為我已同了佳客斯高德來吃晚餐，並且——」喬恩已不能再說下去，因為梅格把他推去，自己退入到後面椅子裏，叉住她的兩手，用憤怒，責備和氣餒的聲音喊道：「一個人來用餐，件件事都希糟！喬恩柏魯客，你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

「輕輕地，他在園裏呢！我忘了那糟糕的菓醬，但現在卻已無可挽回了。」喬恩說道，以一種急切的神色，向周圍一相。

「你得先想法告訴我，或者在早晨告訴我，並且你總當記得我今天多少忙碌。」梅格使着性說道，因為就是很馴順的家鴿當激烈了之後，也要起來啄鬥的。

『我在今天早晨尙不知道，也沒時間來通報，因為我是出來時路上遇見他的。我從不想着須得到許可，原來你總是告訴我只要隨意便了。我以前從未試過，以後如再有這麼舉動絞殺我便是了。』喬恩自怨自艾地說道。

『我的確望你不再如此。立刻帶他出去，我不能見他，并且也沒夜餐可吃。』

『呀，這豈不好呢！我送來的牛肉和菜以及你許我的布丁糕在那裏呢？』喬恩問道，說時自己奔到那食物櫥旁。

『我沒有時候去烹調，我本想到母親處去吃晚餐。我對不住你，然而我真太忙了。』梅格說着，淚又潸潸然下來了。

喬恩是個心氣和平的人。不過他畢竟也是血氣之倫，整天工作之後，回家來時正如倦鳥歸巢，滿望得些安慰。那知反見到一所凌亂的屋子，一張空無所有的食桌和一位動氣的夫人，這殊不易放心神於甯靜或導舉止於安詳的。然而他還能勉自克制，這小小的風波本便可瞬息過去，容詎知以一語之不慎，竟使後浪掀前浪，形勢益轉形險惡！



『這是爲難了，我也承認的；但如果你肯幫我一手，我們還能支撐過去，大家高興一番。不要哭，寶，稍爲再盡一點力，草草做起些東西來吃。我們兩個人幾乎如同餓虎一般，所以也不問什麼東西。給我們冷肉牛酪和麵包罷；我們不會再要菓醬了。』

他本意祇是要說一句打趣的笑話；然而那一個字卻定了他的不幸的命運。梅格以爲談到她的慘敗的事是太兇了，所以當他一談及，她最後的一點滴的忍耐也就消逝了。

『你須自己盡力設法跳出這個爲難的困境；我太乏了，再不能爲別人「盡力」了。這倒像一個男人來提議一根骨頭，一點粗麵包來待客人在我的屋子裏我不願有的。把那個斯高德帶到母親那裏去，說我不在家，病了，死了——隨便什麼原因。我不願見他，你們兩個人儘可拿我和那菓醬來取笑；你們在這裏卻不能再有別的東西。』把這段衝撞的話一口氣說完以後，梅格丟了她的圍裙，立刻離了這個場地，到自己房間裏去洩她的傷感了。

她去了以後那兩個可憐的人做些什麼事，她從不知道；我們祇曉得喬恩並未帶走斯高德先生『到母親那裏去』，所以當他們去了以後，梅格下樓時，只見得杯盤狼籍，使她望而生畏。老

娣報告她他們吃了『許許多多，大笑了一陣，主人並吩咐她丟去那甜物事的全部，將罐頭藏過。』梅格很想跑去告訴母親；然而一想到她自己的缺點，反正還是自己的恥辱，又念及忠於喬恩的道德的義務，『他縱然兇些，卻不可使外人知道。』——這些想念都使她欲行又止；於是把屋子裏大整理一番之後，她又穿上端麗的晚裝，坐下來靜待喬恩歸來，並且恕宥她適才一切的過失。

不幸喬恩又不來，他對這事卻並不作同樣看法。他和斯高德都覺得那件事是一樁笑話，他儘讓他的妻子獨自一人去，自己極熱誠地來款待他的朋友，那客人十分高興，那頓臨時舉辦的晚餐，允許以後再來。不過喬恩確是發怒，祇是沒有表現出來；他覺得梅格陷他入於為難的困境，及至需她幫助時反而忽然不顧。『這是不公道的，告訴人隨便什麼時候可以帶朋友來，一點不要拘束，等到他信以為真帶人同來時，反而動氣責備他，讓他陷入困境，任人取笑或受人矜憫，豈有此理，這決不成的！應該要使梅格知道的。』他在進餐時心裏想得發燒，然而等到他陪送了客人，一人獨自行來，一時又似雨過天青，氣又漸漸平了。『可憐的小東西，她要竭力使我快樂，

真太難爲她了。她是錯了，當然的，然而她究竟年輕。我應該忍耐去教導她。」他願她沒有回娘家去告訴她的父母——他恨人家的閒話和干涉。一想到這個意思，一時又感覺不舒服了；既而又怕梅格要哭出病來，那末心又軟了起來，便加緊了步子，決意要鎮靜而慈和，卻同時要堅定，很堅定，給她知道在什麼地方她沒有能盡她對丈夫的責任。

在梅格方面，也已經決意『要鎮靜而慈和，卻同時要堅定』給他知道他的責任。她極想跑去迎接他，求他恕宥，讓他來接吻，受他的安慰，她知道這也是無疑的；但是，她當然沒有做那些事，當她看見喬恩來時，她祇低唱着，很自然的模樣，同時坐在搖椅裏微微搖着，手裏拈了針線在縫紉，正像一個閒暇的婦女坐在她的一間雅潔的客室裏。

喬恩沒有見到一個柔順的少婦不免有些失望；然而覺得他的尊嚴須得要對方先行道歉，他因此自己不願提及這件事，祇隨便進來，躺在藤上，卻說了一個特別適切的話——『我們已到了第二個月了，我的親愛的。』

『我不反對』是梅格同樣使人安慰的答語。

柏魯客先生再一一引入其他有普遍興味的談話資料，可是每次均被柏魯客夫人澆上一盆冷水，於是話就談不起來。喬恩走到一個窗口，攤開他的公事文書，不久已埋頭在這裏面。梅格走到另一個窗口，不斷地縫紉，彷彿她鞋上的小綉花，是人生必不可少的模樣。沒有一人講話，兩個人看似均頗『鎮靜而堅定』，兩個人都覺得十分的不舒服。

『啊，寶貝，』梅格在想到，『結婚後的生活是很苦惱的，真要無限的耐心，單是愛情還不夠呢，正如母親所說的。』一念到『母親』兩個字，便聯想到許久時候以前母親種種的慈訓，在那時聽了，比如耳旁的風，以為是無聊的話。

『喬恩是一個好人，他有他的弱點，你得要留心體察，要耐心體諒，須得知道自己也有錯缺的。他的意志常常堅定，但從不至固執，假如你好好喻之以理而不率性去反對他，他很要正確，對於真理不願含糊或假借，——一種可寶貴的性質，雖然你以為他是太「煩瑣」了。不要以語言或狀貌去欺騙他，梅格，那末他會付與你所可有的信託和你所需要的幫助。他有一種脾氣，不像我們的——來時像一道閃電，卻又倏忽即去——那種森然而灰白的盛怒難得發動，但一朝煽起，很不

易於熄滅。要仔細，十分仔細，不要激動他那種怒氣，來對向你自己，因為要想和好與快樂，端在得到他的尊重。留心你自己，假如你們兩人都錯了，甯可你自己先認錯，慎防這些小小的鬥氣，誤會與爭執，這些往往會引人以入於痛苦與悔恨。」

這一番話忽然又湧現在梅格之前，當她坐在落日的殘照裏在縫紉，——特別是末了的一句話。這是他們第一次重大的不協；她自己一番率性的話，回想起來，覺得既無聊又忍心，她自己的一次發怒，現在看去，太沒理性，想到可憐的喬恩回到家來逢着這麼的情景直使她的心也軟了。她的兩眼含着淚向他一瞥，但他沒有看見；她放下她的工作，立了起來，心裏想道：『我應當先說「饒了我」』但他似乎沒有聽見她；她慢慢吞吞走到房間的那一頭，——因為一個人的高傲心是不容易咽下去的，——立在他的身邊，但他却沒有把他的頭轉過來。一時她又覺得她實在不能；忽而又想：『這是第一次，我須盡我的責任，莫貽後來之悔』於是俯了身子，她輕輕地一吻她的丈夫的前額。自然，這就解決了一切，這含着懺悔的一吻，力量過於千言萬語的解釋，一忽兒喬恩已擁她在他的膝上，多情地說道：『這是太不好了，來拿可憐的小菓醬罐當笑話說，對不起，寶，我決

不再如此了。」

然而後來他卻還如此，啊，真的，幾百次哩，至於梅格自己亦復如是，兩人都說那菓醬是他們組織家庭以來最甜蜜的；因為他們家庭的幸福就蜜漬在那小小的「紅菓」瓶裏。

在這件事情之後，梅格折柬邀請斯高德先生前來餐叙，款待他一次歡暢的盛筵，也沒有「熱炒」過的女主人做第一道的點心，她這一次既殷勤而又活潑，使每件事都來得這麼精妙，所以斯高德先生竟對喬恩說他是一個幸福的人兒，歸去的時候一路搖頭慨嘆着曠夫的苦命。

○○○○○○○○○○

到了秋天，梅格着了些新的磨難。然而從此又得到了新的經驗。莫若蘭來重溫她舊時的交情，常到這所小屋子裏來談個閒天，有時邀請「那可憐的人兒」來到那所大屋子裏來閒散一整天。這倒是有趣的，因為在天氣陰暗的日子，梅格常感得寂寞；娘家的人都很忙，喬恩須到晚上回來，除了針線，閱讀，和在瑣細的事上東一搵西一搵以外，簡直無事可做。因此梅格不知不覺間也愛和她的朋友閒逛或閒談。若蘭美麗的裝飾，使她睹而生羨，並且因自己不能得到這些，不免

因此自憐。若蘭對她很要好，常常願借與她所羨慕的零星小物件，梅格總不願承受，知道喬恩是要不以爲然的，那知道這一時受了迷惑的小婦人竟乃一往不復，做着喬恩心裏所極不以爲然的事呢！

她知道她丈夫的收入，卻也喜歡覺得他是信賴她的，不但在愛情上，並且在有些男子所更重視的——她的錢財上。她知道他放錢財的地方，可以任便去支取，他只要她每文錢的支出都得記賬，每月將欠款付清，並且記牢她是個窮人的妻子。直到現在，她做得不錯，既謹慎而又精確，小賬簿寫得清清楚楚，每一月坦然把它們送給他看。但到那個秋天似乎一條長蛇進了梅格的樂園裏，去誘惑她，像她去誘惑不少現代的夏娃，卻不以蘋菓而以衣服。梅格不願受人憐惜，使其自覺貧苦；這使她煩惱，但是她又不好意思直說，於是她有時要安慰自己，也買些美麗的小零件，使若蘭不必想到她必須要儉省的事。後她每覺不安，因爲這些美麗的零件常非必要的；既而一想它們是這麼便宜，用不到介意；因此這些零星的東西不知不覺增加起來，到市街的時候她已不是一個徒然旁觀的人了。

然而這些物件的價值竟超過了我們的夢想，當她在月底結賬的時候，這總數真使她吃了一驚。喬恩那個月裏因為忙，把外來的帳都交給她，下個月他不在家，到了第三個月他要把全季來一個總清算，梅格也沒有忘記這個。幾天以前她做了一樁很不好的事，這樁事使她的心神不安。那幾天裏若蘭正在購買綢緞，梅格想做件新衣服，——祇是一件淡色而美觀的為出客之用，她原來一件玄色絲的太普通了，那些輕料的晚裝祇適於姑娘們的使用。馬叔婆當新年時，常給她姊妹們每人以二十五元之數，作為禮物；那原祇須再等待一個月，而這裏卻有一段葡萄色柔軟可愛的絲料是在賤價出售，她也有那筆錢，只要她有胆敢去取用便是了。喬恩常說凡是他的也就是她的，但假如她不但先挪移了所希望的二十又五元，而且更於家用的款裏復支取了另二十又五元之數，他可以為是嗎？這是一個問題。若蘭曾經切勸她去買了，并且願借給她所需的款，用盡了她平生的好意，竟使梅格有不得不聽從之勢。在一個惡時辰裏，店官以手提起那段柔美閃耀的絲綢，說道：『我敢担保，這是便宜的交易，太太。』她答道：『我買罷。』於是就裁剪了下來，付了錢，於是若蘭樂得手舞足蹈，於是她自己笑着，彷彿這原不算什麼一回事，便急急坐了。



車回來，覺得像是偷了什麼東西，并有警察在追趕她。

當她回家之後，她試欲有以減紓她悔恨的痛苦。便攤開那段可愛的絲料來看看，然而現在看來沒有如適才的光耀，到底也對她不甚相配，於是這『五十元』的幾個字，像模子般的跟了每一次的呼吸重重地印入心裏去。她把它放開；然而它卻常常要來盤旋，並不令人歡迎像一件新衣服所應有的模樣，而是令人害怕，彷彿有似一個罪惡的厲鬼，殊不易使其寧靜。那天晚上當喬恩翻開家用帳簿的時候，梅格的心竟似沉了下去，覺得在她結婚以後這是第一次她真怕懼她的丈夫。那一對櫻黃色慈和的眼睛似乎可以立刻嚴厲起來；雖然他貌甚歡樂，她心想他早已覺察了她，祇是不願要她知道罷了。一切帳款都已付清；一切的帳目也都清清楚楚。喬恩讚美了她幾句，然後正要去打開那袖珍小護書，便是他們所戲呼爲『銀行』的，忽然梅格知道裏面已空無所有，止住了他的手，心神不安地說道：『你還沒有看見我那本自用帳簿呢！』

喬恩從沒有要討它來看；但她總堅決地要請他看過，并且也常喜歡見他看到女子所要那種莫名其妙的雜物而表出的驚訝，要他猜『緊身』是什麼東西，兇兇地質問『雞心』究竟是

什麼意思，或者奇怪着怎麼一點小小的物件用三朵玫瑰蓓蕾，一點兒絨，和一雙帶子結成的就可成爲一頂帽而需值至五六元之巨。那天晚上他容貌上似乎又想要詳究她的帳目，伴作對於她的奢費表示錯愕，如他以前所會常做的模樣，欲以此爲笑樂，這也可說是對於他的謹慎小心的妻子，是十分得意的一種表示。

那本小帳簿慢慢地被取了出來，輕輕地被放在他的面前，梅格走到他的椅子的背後，彷彿是在把他疲倦的前額上的縐紋弄挺些，於是立在那裏，她說道：「說時她的驚懼恐慌的聲音跟了每個字而更益顯明。」喬恩，親愛的，我不好意思給你看我的帳簿，因爲我近來實在是浪費得可怕。我常常要有些應酬，我必得要有些穿着，你想，若蘭勸我買這個那個，我也就聽了她，我的壓歲錢可以抵它的一部分，然而我做了之後又懊悔，因爲我知道你會想我是錯誤的。」

喬恩笑了，以一臂挽她到自己的身邊，笑嘻嘻地說道：「不要去藏過。我不會打你的，假如你真備了一雙刮刮叫的靴子；我想我的妻子的一雙脚真美，所以假如她費八九塊錢製備一雙靴子，我倒也不在意，只要確是一雙好的。」

這是她最近所製備的『小零件』之一，喬恩說時眼睛也就俯視着它。『呵，當他瞧見那可怕的五十元的一筆帳時，不知他要有什麼話呢？』梅格心裏在想，身上發抖。

『那比靴子還要壞，那是一件絲料。』她以絕望時的鎮靜態度說着，因為她希望那最難過的一段早早過去。

『哦，親愛的，——姑且用小說裏莽先生的說法——那「惡毒的總數」究有多少？』(註)

這已不像是喬恩的說話，她知道他是仰首在看她，一種坦直的眼光正是一直準備着看到而要以同樣爽直的眼光相對答的。她轉過帳簿中的一頁，同時將她的頭轉過一邊，一手指點着那個數目，這如果減去那五十之數已是不堪，如今加上了那個數目，她想了真覺可怕。一時這房間是十分沉寂，於是喬恩慢慢說着——但她深深覺得他已頗費了不少氣力才把不樂意勉力蓋藏過——『哦，我想如今費五十元做一件衣服恐怕也不算多，只要想你需要多少的襠邊，和鈕結

(註) Mr. Mantalini 迭更司小說 'Nickolas Nickleby' 中的一個人物，常喜用「惡毒」'dem'd' 等字的詛

等等花妙的零件來配成功這件衣服。」

『這還沒有鑲配，也還沒有製作，』梅格嘆息道，幾乎暈了過去，因為忽然想到還有許多別  
的費用先前竟沒有想到，直使她氣也喘不過來。

『二十五碼的絲料來罩上一位小小的婦人的身上似乎多些，然而我敢斷定我的妻子穿  
上了這個之後，將和莫南德的妻子一樣好看。』喬恩說着冷淡地。

『我知道你不高興，喬恩，然而我也出於無可奈何。我不是要浪費你的錢，我沒想到這些零  
星小物件積起來會費得這麼多的。當我看到若蘭要什麼買什麼，又因我不能這般來可憐我，我  
就覺得不能不買這些。我也想勉力知足，然而這不是容易，貧窮是有點難當的。』

最後幾個字說得這麼輕，她想他不會聽見的，然而他終於聽見了，這些話直打入他的心坎，  
給他以深深的創傷，他曾因為梅格之故不恤捨棄許多的快樂。等她話已說出，她恨不得把自己  
的舌根咬斷，因為喬恩推開了帳簿，立了起來，聲音裏帶着微顫說道：『我原怕有這種情景，我卻  
已盡我的力，梅格。』假如他切責了她，或竟搖了她一頓，這還不至使她的心碎了像這寥寥的幾

個字的勢力。她跑到他的面前，將他緊緊抱牢，以悔恨的眼淚哭道：『啊，喬恩，我的親愛的，好心的，勞苦的孩子，這不是我原來的意思！這是多麼凶惡，多麼不忠不義，我怎麼可以說這樣的話呢？啊，我怎麼可以說這樣的話呢？』

他却很慈和，立時饒恕了她，也不說一句責備的言辭，然而梅格知道她已做了一樁事，說了一句話，是不會使他就忘了的，雖然他或許永不會再提起那件事。她已曾發誓終身愛他；如今已做了他的夫人，既任性浪用了他勞苦得來的金錢，偏又來責他以貧窮。這是壞極了；最糟的是喬恩仍舊不聲不響，一若行所無事，只是他停工歸來得稍遲，而晚間當她已和淚而睡去了之後，他卻還在工作着。一星期的悲悔幾乎要病倒了梅格；等到後來發見喬恩竟取消了製備那件新大衣的定單，直使她陷入於絕望的形態，令人不忍觀看，她會驚問他為何改變原定辦法，他只簡單地答道：『我買不起這個；我的親愛的。』

梅格不再多說，但幾分鐘以後他見她在門衙裏，埋頭在那個老舊的大衣裏，哭來像是她的心要碎了。

那晚他們有一次長久的談話，梅格祇見得她的丈夫惟其貧窮卻愈可愛，因為這似乎使他成就了一個有氣概的男子，給他以力量和勇氣去打出他的生路，教他以一種溫和的耐性，用以忍受并安慰他所愛者的自然的企求和弱點。

第二天她將她的虛榮納入她的袋子裏，去看了若蘭，告訴了實情，請她在交情上轉買了那匹綢料。好好脾氣的莫夫人一口應承，并且也能顧到人情，不於購買之後立刻送她做禮物。於是梅格又代買了那件新大衣到家裏來，等到喬恩歸來時，她將它披上了他的身，問他怎樣喜歡她新做的綢袍。我們可以想到他的答語怎樣，他怎樣愛他的禮物，并且隨後有怎麼一種融融洩洩的樂境。喬恩早早歸來了，梅格不再常去閒逛了；而那件大衣，每日早晨有一個很快樂的丈夫將它穿上，每日晚間有一個最忠誠的小妻子將它脫下。這樣一年功夫便輕輕地流轉過去——到了仲夏時候梅格又逢着了一種新經驗，是女子一生裏最深切最溫存的一種。

。 。 。 。 。 。 。 。 。 。

一天正值星期六，勞笠潛步直入那鴿子窠的廚房裏，臉上神色張皇，卻有一陣金鉞聲來歡

迎他；因爲黑娜一手拿了蒸鍋，另一手拿它的蓋，看見勞笠進來，便拍將起來。

『小媽媽怎樣，大家都好嗎？你爲什麼不在我回家以前先告訴我？』勞笠不出聲而重重地問道。

『快活得像個皇后，我們這親愛的。她們個個在樓上祈禱；我們不願在這裏有起風作浪的事。現在你到客堂間裏去讓我請她們下來看你。』說完了這麼囁囁一片之後，黑娜脅着肩狂笑不止，接着就不見了。

不久蜀下來了，得意地抱了一個法蘭絨的一束，卻有一個大枕頭做托子。蜀貌殊端肅，然而她的眼睛卻在閃爍，而在她的聲音裏似乎帶着一種希奇的音素，彷彿含蘊着一種抑制的感情。

『閉上你的眼睛，伸出你的兩臂。』她說道，同時似有授與什麼的動作和神情。

勞笠立時退到一個牆壁角裏，反背了他的手，似有所求地說道：『不，謝謝你，我甯可不。我會把它跌下或者至於跌碎，這是像命運註定絲毫無疑的。』

『那末你就沒得見你的姪子了。』蜀說着，很有決心的模樣，旋轉一面像要跑開了。

『我要，我要！只是假如有什麼損害你得負責的。』於是服從了蜀的命令，勞笠鼓着勇氣閉上了眼睛，同時有什麼東西放進了他兩臂所成的懷抱裏。頓時從艾美、馬夫人、黑娜和喬恩各人齊發一陣的笑聲，便使他張開了眼睛，只見他所被授給了的小寶寶不是一個而是一雙呢。

怪不得她們大笑，因為他臉上的神氣要笑得竟如一個小丑；他立着，先呆看手裏一對天真無知的嬰兒，再凝視眼前一羣嬉嬉哈哈的看客，簡直像是全失了主意。蜀看了此種情形，不由得坐下，在地板上，尖聲呼嘯起來。

『一對雙生子，天曉得！』他一時祇說了這麼一句話；然後轉向這些婦女們，臉上一種哀求的神色令人看了可憐又可笑，又說道，『抱去，快，隨便那個！我要笑了，要把他們跌下地板去了。』喬恩趕去救了他的寶寶們，一臂挾一個，走來走去，彷彿已經得到管護小孩的奧妙，同時勞笠笑得直到眼淚都流下他的兩頰了。

『這便是這個當兒最大的笑話，不是的嗎？我不願你早知道，因為我一心要給你個不防備，我自以為成功了。』蜀等到她自己能夠喘過一口氣來的時候，這麼說着。



『我生來從未受過這麼一次大驚。這不是好玩嗎？他們都是男孩子嗎？他們叫甚麼名字？』  
 我再仔細一看，扶我起來，蜀，因為我敢說要我同時看兩個，真是太多了呢。』勞笠回答道，仔細觀  
 看那一對嬰孩，神氣上像一個雄偉而慈祥的紐芳蘭種的獵狗在看一雙初生的小貓呢。

『一男一女。他們不很好看嗎？』這得意的父親說道，眉飛色舞地俯向那一對紅紫而扭動  
 的小東西，彷彿他們是未生翅膀的小天使。

『我從沒見過這樣了不得的孩子。誰是誰？』勞笠彎着身子，像是掃井的小工，再向這兩個  
 甯馨兒端詳一番。

『艾美做照法國的風俗，放一條藍色絲帶在男孩子身上，一條緋色絲帶在女孩子身上，這  
 樣你總常常可以分別清楚。并且，一個眼睛的顏色是藍色的，另一個是櫻黃色的。吻他們一下，這  
 第叔叔，』那調皮的蜀說道。

『我怕他們是不會喜歡的，』勞笠開始說道，在這些事上他是特別膽小。

『自然他們喜歡的囉，他們現在已習慣了。先生，請立刻照做！』蜀怕他要提出請人代表，

以就這麼命令着。

勞笠硬起頭皮服從了那個命令，在每個小臉輕輕一啄，卻又引起了一陣笑聲，使這兩個小寶寶不由地尖聲叫了起來。

『啊，我早知道他們不會喜歡的！這是男孩子，看他跌腳，他用他的拳頭打出來真像一個好孩子。現在，小柏魯客，你還是攻打一個和你一樣大小的一個人，好嗎？』勞笠喊道，其時一個渺小的拳頭隨意亂揮，正打着了他的臉，他覺得真好玩呢。

『他的名字將叫做喬恩勞倫斯，女孩子的叫梅格——這樣來紀念他們的親屬和朋友。我們將稱她爲小梅，免得一家裏有兩個梅格，我想那個小小的男子我們可稱爲嘉克，除非有更好的名字。』艾美以姨母的神氣和興味侃侃陳述她的意見。

『叫他小喬恩，或者爲簡便起見，就叫他小喬，免得大小喬辨不清，寫作小橋流水的小橋罷，這樣不又很富有詩意的嗎？』勞笠說道。（註）

（註）這裏小喬與小橋之辨，別當然係由譯者所加。因小喬云云，不免有女子氣，故改。

「小梅和小橋，一點也不錯！我早知道坦第會給他們取名字的。」蜀拍着手說道。坦第這次的確給他們取了名字，因為這兩個寶寶們到底便成了小梅和小橋了。

好妻子原約於荷風拂面之時與世人

相見，旋因人事倥傯，以至愆期。及至

出版，則已菡萏香消矣，賦此誌感。

相約芙蓉池上會，

美人只自隔雲端。

盈盈秋水初相見，

露白葭蒼天已寒。

——曉滄 癸酉重陽

## 第六章 拜訪

「來罷，蜀時候到了。」

「幹嗎？」

「你總不願說你已忘了你會答應今日和我出去拜訪五六分人家的？」

「我一生裏已曾做過不少鹵莽和無聊的事，但我想我總沒有痴得會說我願在一天之內訪問五六分人家，平常一星期一次已夠使我頭昏了。」

「但是你的確許過我的；這是我們二個人中間的交換條件。我爲你願代珮絲修整畫筆；你須和我好好的出去回答友鄰的訪問。」

「條約裏卻還有「青天白日」等幾句話；我依約而行一字也不苟的，你這一刻的猶太人」（註見下頁）現在東邊忽起了一堆白雲；已經不是青天白日，所以我不去。」

『啊，這是規避。天氣很清明，沒有下雨的景象。你又常以重諾自豪的保全你的好名聲；來盡你的責任，這樣可以太太平平過六個月的日子。』

在這個時候，蜀的注意特別是在衣服的制作上；因為她彷彿是做了全家衣着的總辦，她覺得用一個針的技能不下於她用一枝筆，頗亦自鳴得意。她在第一次試着的時候忽然要停止工作，在七月流火的天氣，嚴裝盛服去拜客，是多麼使她不高興的一件事。她本厭惡那些正式的拜會，也從不願有這麼一回事，直到艾美勉強她去做——或以交換條件，或以重賂，或以預諾。在這次裏，她竟無從逃避；雖然她軋她的剪刀表示反抗，並且說她在空氣中已聞到電，雷雨不久即至，她卻終於屈服，收拾起了她的工作；死心地模樣拿起了她的帽和手套，告訴艾美，這犧牲者已準備好了。

『馬蜀，你這種古怪的脾氣連修道士看了也要搖頭。你總不想這麼樣兒去拜會別人的，我望你。』艾美朝她全身一看，不勝驚奇地說道。

(註)此處借用莎翁名劇威尼斯商人裏的故事，故云。

『爲什麼不我覺得清爽，涼快，也舒服；在熱天這麼裝扮着走起灰塵的路尤爲適當。假如人的重我，還不如他們重我的衣衫，我使也不願見他們。你如其願爲他們打扮，你去打扮便了，你可以盡心所欲裝得頂頂雅緻；要好看於你是值得的，於我却不然，飄帶裙襖一類的東西，只能使我厭煩罷了。』

『呀，糟了！』艾美嘆息道；『她這時脾氣不好，遇事偏要執拗，我覺得要使她準備的妥妥貼貼真要苦煞我了！我也深知道要我今天出去也不是一樁快樂的事，然而這是我們人情上的一筆債，也沒有別人可以償還，除了你和我。蜀，假如你有什麼事要我做，我總願爲你盡力，只要你肯好好裝扮，來幫助我去盡那一點人情。你講話既這麼好，穿上了你的頂好的衣服，看來又這麼端莊，行動得又這麼從容文雅，假如你情願的話——因此我覺得你是了不得的姊姊。我怕一個人獨去，一定請你來照顧我罷。』

『你真似一個伶俐的小花兒，要想把你的煩躁的老姊姊說得心服情願。什麼端莊高雅，以及你會怕獨自一人出去的一類話，豈不可笑之極呀！假如我必須去的，我便去罷，并且也願盡我

的力。你便做這次長征的元帥，我只盲目服從，這可使你滿意嗎？」蜀說道，從頑梗忽然變到綿羊一般的馴順。

「你真是一個十全其美的天使。現在將你所有最好的衣裳穿上，再讓我來告訴你到了每個地方適當的舉止，這樣你可留着一個好印象。我要人家喜歡你，人家也會喜歡你的，只要你肯稍稍留意你的衣服言語，使人見了不致覺得突兀或生氣。梳裝你的頭髮照那個美麗的式樣，放那朵菲色的玫瑰在你的帽上；這是很稱式的，因為你穿上那件樸素的衣服原也太嚴肅一點。將那副素色的手套和那方綉花的手帕帶去，我們先到梅格那邊，向她借了那柄白遮陽，這樣你可以用我那柄灰色的。」

艾美一面梳粧，一面發着命令，蜀一一依從，雖然不是沒有進一點抗議，因為當她綽綽地套上那件新細葛紗的時候她是嘆着氣，當她將帽帶束成一個精美得無可訾議的花結之後，她向自己慘淡地顰蹙着，戴上硬領時和領針作一次凶惡的掙扎，又當她壓開那手帕的時候，竟把她的全部顏面皺了起來，因為帕上的綉正和她現在的那樁差事一樣使她不悅意，到了當她把兩

手擠入一雙緊手套，有三個紐扣一棒流蘇，算是裝飾上最後的點綴的時候，她向艾美一看，臉上表出一種怯懦無能的情態，柔順地說道：『我是最可憐的呢，但如果你以我爲可以引見的，我死也甘心了。』

『你很可以；慢慢旋轉來，讓我仔細看過一遍。』蜀旋轉一周，艾美隨時給以修整，然後將身子向後一傾，側着頭，老氣橫秋地評斷道：『是的，這已行了，你的頭是再好沒有的了，因爲那白的帽子上加上了一朵玫瑰花真夠蕩人魂魄。將你的肩膀挺後些，兩個手放得自然些，不管你的手套的擠痛。有一件事你能做得很好，蜀，便是掛上一幅圍巾——我却不能，你掛上了看去多麼美好，我很高興，叔婆給你這麼可愛的一條；這圍巾既素淨，又美觀，而放在臂上的幾重的欄又多麼雅緻。我大衫後面的尖點在中間麼，我的裙邊扣上得還勻稱嗎？我喜把我的靴子顯出來，因爲我的腳確是還好看，雖然我的鼻子是不好看的。』

『你永遠是一件美麗而愉快的東西。』蜀說，同時裝着一個鑑賞家的神氣，從她的手去看那襯着金絲髮的藍色羽毛。『我還是將我最考究的衣服從灰塵裏拖過去呢，或者將它扣起，請



示。』

『走路時將它揭起，進了屋子將它放下；長裙曳地的式樣最適於你，所以你得留神怎樣拖你的裙子方能顯出美麗的姿勢。你連一個袖口還沒有鈕好一半；立刻鈕上。假如你不留神在小節上，你的看相永不會整整齊齊，因為一個美好的印象便由這些小節所合成的啊。』

蜀嘆了一口氣，隨即整理她的袖口，因為手套太緊幾乎要把那些鈕扣綑脫了。最後兩手卻都已準備好了，搖曳地出門而去，看來『美麗得像圖畫一般』。黑娜說道，當她從樓窗上宕出半個身子去相她們的時候。

○○○○○○○○○○

她們先往梅格處借了一柄白遮陽，梅格每一臂上抱上一個小因，將她的兩個妹妹端詳過了一回，然後她們再往前去做拜訪的工作。當她們將到第一家的時候，艾美駐了足，回頭對蜀說道：『現在，蜀寶，我對你說。這買家裏自以為是很文雅的人，所以我要你做你頂好的行為來。不要口出你那種奇突的論調，也不要有其他希奇古怪的舉動，可以嗎？只要安定冷靜——這是妥當

而且適合女子的身分；我想你這樣勉強一刻鐘，總還不難罷。」

「讓我看安定，「冷——靜」——是的，我想我能夠答應這個，我在表演台上曾經扮演古板的女子，不妨再來一回。我的工夫着實不錯，你看，所以你放心罷，我的兒。」

艾美才像釋了重負，然而惡作劇的蜀卻故意把她的話專從字面去解釋，因此，當拜訪第一家的時候，蜀坐得連四肢也端莊地放着，衣服上每個摺痕絲毫不亂，安定如夏日的海面，冷如積雪的江岸，靜如深谷的孤峯。縱然賈夫人提及她的『美好的小說』，並且幾位賈小姐連續引入跳舞，野宴，戲院以及時裝等等談話的資料，一切終歸無效；每種題材所喚起的，左不過一點微笑，一個鞠躬，或一個端莊凝重的「是」或「不」，而仍不減其冷肅的神情。縱然艾美眼裏電傳一個「講話」的命令，也努力要引她出來，並且暗地裏觸以足尖以相催促，——一切也終歸無效。蜀總是坐着，對於這些，彷彿懵然無所知覺，她的舉止有似幾種雕塑的臉，『冰一般地冷板，廓然無所見地曠寂。』

當賈家的一羣女眷將客送出，將門關上的時候，客人很清楚地聽見賈家一個女子說道，這



而以滿堆着笑的臉面向着一切的青年男子，並且開始參加談話，一種高興的精神使別人看了不勝驚奇。艾美卻被雷太太牽住，——她本是雷太太的愛寵，——這位老太太強逼這姑娘聽她絮絮講述羅西，她的小女兒，最近一次舊病的復發，同時三位精神奕奕的青年男子在近處徘徊着，等待機會可以突然衝進陣地救了這個少女出來，然而艾美處那種情勢之下，她竟無法去遙制她的姊姊，雖然她眼見得蜀像是被一種惡作劇的魔所厭勝，滔滔不絕地說話竟和那老婆婆可以遙相應答，一串的頭在她的旁邊旋繞着，艾美豎起她的耳朵去聽那一方面的談話，因為斷斷續續的句子聽了已使她驚駭，高舉的手和圓睜的眼睛使她感覺驚奇之餘又如坐針氈十分不安，而一陣陣的笑聲又使她恨不得過去一同領略此中的情趣。我們可以想到她的不安的心情當她聽到以下一類談話的斷片——『她騎術真不錯呢——誰教她的？』

『沒有從過師；她常常在家裏一枝老樹的極枝上練習攀登，身子正坐在一個舊鞍轡上，手裏還拿着韁繩。現在她無論什麼都能騎，因為她根本不曉得怕懼是什麼，馬夫租給她馬時特別便宜，因為馬經過她的一番訓練，便能安然聽着美人兒不生危險。她對這事有不可遏止的興味，

我常對她說假如別的事都幹不了，她還可以做個馴馬夫，倒可以得點工資來過活。」

聽到了這篇可怕的演辭以後，艾美幾乎已不能再忍，因為這已給人一種印象，彷彿她頗是一個放蕩的少女，而這正是她所要避之不及的，然而她有什麼辦法呢？那老婦人講述的故事還不過一半，等到她完畢之後，蜀早已又上勁重新說着，繼續敘述了令人發噁的遭遇，并犯着許多可怕的過失。

「正是，艾美那天懊喪極了，因為那四腳獸，一匹好的也沒有，只剩下了三四，一跛，一瞎，另外一個有這麼的劣性幾乎你非得拿泥放到他的口裏，他是不肯開步走的。游耍隊裏一頭有趣的畜生，不是的嗎？」

「她選擇那一個？」那些笑着的青年男子裏的一個問道，他們沒一個不喜歡聽這生動的故事的。

「她一個也不要；她聽到對岸田舍裏有一匹少壯的馬，雖然沒有女子騎過，她卻決意一試，因為這匹馬真是雄俊無比的。然而她卻經過了不少痛苦的奮鬥，因為既沒有人牽出馬來將鞍

轡放上，所以她便自己取了鞍轡去放在馬的身上。我的寶貝，她竟用船載了鞍子自己搖到對河，頂在她的頭上，走到那座倉屋，屋主的老頭子看了不禁吃了一驚！

『她後來騎上那匹馬嗎？』

『當然她騎上了，并且騎得十分有味。我怕她要粉身碎骨送回家了，然而她駕馭他得很有把握，在那一隊裏倒鼓起了別人很多的興味。』

『呀，我說她很有膽量！』雷家的少年說着對艾美一看，似乎不勝讚美的模樣，同時希奇着他的母親不知說了些什麼話會使這姑娘看去那麼臉紅而現出不安的狀態。

後來她臉更紅了，狀態更不安了，當那談話的題目忽然轉變又引入服裝的問題了。一個少女是在問蜀她那次郊叙時所帶那頂美麗褐色的帽係從何處買來的，那知這呆笨的蜀，並不告訴兩年前在那裏買來的，偏欲以不必要的爽直來回答道：『啊，艾美設計自己塗染的，這些淺色沒處可買，所以我們還是任意塗染自己的。家裏有一個具有藝術才能的姊妹，可不是極大幸福！』

「這不是一個獨出心裁的意思嗎？」雷小姐喊道，她覺得蜀真是一個有趣的人物呢。

「這還不算什麼，比起她別的幾種有光輝的作爲。天下竟沒有這孩兒所不能做的事。比如她要去赴若蘭的約會缺少一雙藍靴子，就將她原有一雙留有污漬的白靴子上塗染了你所從沒有見過的一種最可愛的蔚藍色，於是它們看來便和綢緞絲毫無異。」蜀又說道，同時對於她妹妹的這些才能表示着誇耀之色——這使艾美看了更爲難過，直等到後來她恨不得將她的名片盒子向蜀摔去以一洩她的氣忿。

「我們前天讀了你的一個故事，我們很喜歡這個。」雷家大小姐評論道，她想藉此對這女文學家表示一些敬仰——在這個時候，她卻已不很像一個文學家，這倒也是無可諱言的。

偶然提及蜀的「作品」往往對她發生不良的影響，她聽了或者變色發呆，似乎受了冒犯，或者用直率的話來變更題目，像這一次所做的。「可惜你不能找到更好的作品來閱讀，我寫那種無聊的糟粕，只爲它有銷路，平常人頗喜歡讀它的。你今年冬天要往紐約去嗎？」

雷小姐既然說過「喜歡」那個故事，以上一番話便似不識抬舉。等到話已說出，蜀已見到

她的錯誤，於是，怕事情更愈弄愈糟，忽然想到賓客先應開始辭去，便突然拔起腳來，竟使三個人留下了一半未完成的語句在他們的口中。

「艾美，我們必得去了。再會，寶；一定要來看我們；我們苦苦想着人家來望我們。我卻不願對你說這句話，雷先生；但你如果來了，我想我也提不起心來把你趕走的。」

蜀說這些話時，竭力模做着賈美伊那種痴相與憨態，因此艾美急速退出房間，像是奔逃模樣，同時覺得又好哭，又好笑。

當她們姊妹二人走去的時候，蜀臉上表示滿足的神情問道：「我剛才不幹得很好嗎？」

「再壞也沒有的了。」是艾美的一句殺風景的答語。「你到底着了什麼魔，會講給人聽關於馬鞍，帽子，靴子等等故事以及其他一切的話？」

「呀，這又何妨？這是好玩的，別人聽了很覺開心。他們知道我們是窮的，也用不到假裝自有馬夫，每一季裏要換三四頂帽，或者所有的事物能和他們所有的一樣美好，一樣方便。」

「你用不到去告訴他們我們一切的小策畫，把我們的窮相會那般地盡情暴露着。你竟不



知道保存一些相當的體面，也從不會知道什麼時候該緘默，什麼時候該說話。」艾美說着表示對她已是沒辦法的了。

可憐的蜀垂着頭彷彿是不好意思的模樣，靜靜地用那塊粗硬的手帕去擦她的鼻端，像是爲她乖戾的行爲而有所懺悔。

。 。 。 。 。 。 。 。 。 。

「這裏我應該怎樣呢？」她問道，當她們走近第三所大廈的時候。

「隨你便罷，你的事我敬謝不敏。」是艾美的簡短的答語。

「那末我要寫意一番了。這些青年男子們在家裏，我們可以舒服一回子。真要命，我實在需要變換些空氣，斯斯文文的模樣竟使我渾身不快。」蜀覺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無適而可，索性粗聲暴氣地說着。

到門時有三個大男孩子和幾個美麗的小孩，出來熱烈地歡迎，使她們沖冒的情感立刻平了下去；於是讓艾美去周旋女主人和同時來訪問的都鐸爾先生，蜀專去陪同那幾個少年談話，

覺得這變換能使她的精神爽快起來。她聽着關於大學生活裏球戲一類的故事，幾於出了神，撫弄各式的狗——大的獵狗，小的卷毛狗等——使它們很馴順，毫不游移地贊同「湯姆白朗是像一塊『石頭』的可靠」。(註)也不管贊美的話對不對；後來一個小童子發起約她去看他的龜槽時，她拔起腳來就走，使得女主人不由地對她微笑，同時爲她整理所戴的帽——這頂帽經過小孩們推愛箝抱，現在已不像個樣子，然而從她看去，比較法國最精巧的女工手裏所製作的最美的女帽，還要可貴些呢。

儘讓她的姊姊去管她自己的事，艾美也暢暢快快地寫意一番。都鐸爾先生的叔叔曾經娶了一個英國女子，她是一個現在生存着的爵士第三重的中表，所以艾美對這全部系族，均以大尊敬相看待。不過和英國貴族的一個遠親談話雖然是有趣味，卻也沒有使艾美全忘了時間，所以等到相當的時間過去以後，她勉強離去了這高貴爵祿的社會，四邊張望着，蜀切顧這不知後改的姊姊不致坐立在一種地位，使馬姓也蒙着恥辱。

(註)見“Tom Brown's School Days”書中 Thomas Hughes 所作。

情形也許可以更不好，然而艾美已經覺得夠壞了；因為蜀坐在草地上，有一羣男孩子圍繞着，更有一個滿脚染着污泥的狗安息在她的宴饗時所用禮服的裙子上，而她正對着她的熱烈的聽衆敘述勞笠一件冒險的戲耍的事，說得淋漓盡致。一個小孩是在用了艾美的一柄珍護的陽傘去觸烏龜，另一個靠了蜀的最好的帽子吃着薑汁餅，再有一個穿上了她的手套在玩球。然而人人卻很高興，等到蜀收拾起她的損壞的行頭預備出去的時候，她的衛隊跟着她，求她務必再來，說——「聽到勞笠的玩意兒，真有趣呀。」

「了不得的孩子們，不是嗎？我和他們玩耍之後，覺得又年輕了許多，精神忽然爽快起來。」蜀一路行來對艾美說道，兩手卻放在背後，一半由於習慣，一半也想要借此遮掩過那弄髒的陽傘。

「你爲什麼常常迴避過都先生？」艾美問道，故意對於蜀衣衫不整的情形不加批評。

「不喜歡他，他裝着神氣，待慢他的妹妹們，煩擾他的父親，並且說話時不尊重他的母親。」勞笠說他放蕩，我覺得和他相識沒有什麼好處，所以我不去親近他。」

『但是你至少得以相當的禮貌待他。你給他一個冷淡的點頭，你對張同美倒以最厚的禮貌向他含笑鞠躬，張的父親祇不過一個水菓店信罷了。假如你將這點頭和鞠躬對調一下，那才是對了。』艾美以責備的口吻說道。

『不，那偏是不對呢。』乖戾的蜀答道。『我既不喜歡，更不敬佩，也不羨慕那都鐸爾，雖然他祖父的叔叔的姪子的姪女兒是一個爵士的第三重的中表親。同美是貧苦，怕羞，待人好，很伶俐，我想他是很好，並且喜歡表示出這一點來，因為他才是一個高貴的君子，縱然他家裏天天以黃紙包裝為生活的。』

『要和你再辨論，也是沒有用的。』艾美又開始說道。

『一點也不，我的寶，』蜀攪入說道，『所以讓我們還是和和氣氣在這裏投個名刺，看去金家裏分明沒有人在家，這是我要謝天謝地的。』

往命家投了拜會的名片以後，姑娘們又走向前去，到了第五處蜀少不得又要表示着她的感謝，因為有人出來報道他家的女子們是正別有約會呢。

『現在讓我們回家去罷，今天且不必再往叔婆那兒去。我們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跑過去，今天我們身體已困乏，心緒又不好，穿着了我們頂好的衣衫在灰塵中拖過去，不是可憐的嗎？』

『爲你自身說法，那也罷了。叔婆喜歡我們盛服去參見她，還一點兒禮節，作一種正式的拜會；這本不費事，而卻能使她老人家高興些，我想這不會損傷你的衣物，有如讓骯髒的狗或緊攏一堆男孩子會損壞你衣物一半的利害。蹲下來，讓我將你帽上的餅屑取去。』

『你真是一個好女孩子，艾美！』蜀說，一面從她自己的損壞的衣裙看到她的妹妹的，見到她的依舊是新鮮完好潔淨無瑕，眼色裏不覺懊悔。『我願我能如你一般肯時時留意小節，去討人的歡喜。我也未始想不到，然而總覺太費事；我常想等機會到了，可以與人以一種大恩惠，因此每將小事忽略過去；然而到底這些事恐怕爲人所注意的呢。』

艾美微笑着，一下又多情關切地說着，雖然是帶了母親訓迪子女的神氣的——『婦女們應該知道怎樣使人悅意，特別是窮苦人家的女子，因爲她們更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報答所受種種的恩惠。假如你能夠記住這一點，並且實行起來，那末人家對你的好感要過於他們對我的，因爲

你的本質原是過於我的。」

「我是一個古怪的老傢伙，而且終身要如此，然而我願承認你是不錯的，祇是要我爲了一個人去拚着性命，倘非難事，要對我所不悅意的人表示悅意，卻很爲難。好惡之情這般的深，也是大不幸，不是的嗎？」

「不能把它們藏過，這尤其是大不幸。我也可以直說我的不贊成，都鐸爾並不弱於你的；然而我並沒有將這點意見告訴他的責任；就是你也沒有，因爲你不悅意於他，便要使他也不悅意於你，是徒然的，是無用的。」

「但是我想姑娘們如其不贊成青年男子的行爲，就應表示出來；既欲表示，除出在禮貌有所區別外，更有什麼辦法呢？訓戒是沒有什麼益處的，這是我自從有了勞笠須得管理之後，於失敗的經驗裏得來的；然而卻有許多細小的法門，我可以不必用着語言而影響他的行爲；我說我們應就能力所及去這樣對待別人。」

「坦第是一個非常的男子，所以不能作爲一切男子的例證的。」艾美說道，說時聲音裏表

出一種莊嚴的堅信，可以使那『非常的男子』咋舌。假如他聽到的話。『如果我們是美女，或是富貴人家的婦女，也許我們可以有所幫助，然而要我們去向着一班男子加以白眼，因為我們不贊成他們，或者向着另一班男子特垂青眼，因為我們贊許他們，那不會有一點兒的效力，祇覺得我們是怪僻而古板罷了。』

『所以我們對於我們所厭惡的事情或人物，也只好遷就妥洽，因為我們沒有美貌或錢財，不是嗎？這倒是道德上一種好標準。』

『我不能和你辨論，我只知道世界上原是如此，表示立異來反對的祇是吃力不討好，徒然被人訕笑。我不贊成改革家，我希望你永不想做一個改革家。』

『我倒是敬重他們的，並且假如能夠的話，我也願做一個，因為雖然遭了許多譏笑，世界上卻少不得他們的。在這點上，我們的意見不能一致，因為你屬於舊派，我屬於新派，你處世必很順利，然而我也處得十分生動而活躍。我想我將樂受世間的抨擊和嘲罵的。』

『呀，現在你且定定心，不要你用那種新奇的思想去煩擾叔婆。』





可省出些兒時間來去幫一點忙。」

「我不，」蜀堅決地插入說道。「我不願有人像是賜我們恩典模樣，賈家裏以為讓我們去幫着他們那種貴親戚所組成的展覽，卻是一樁大恩惠。我不曉得你為什麼會答應下來的，艾美；她們只要你去工作罷了。」

「我倒是願做的；這不但是為賈府諸人，并且也是為了這些剛釋放的黑奴募得些兒款，我想賈家是有一番好意讓我去分担一部工作，并且也可得到些樂趣。受人之惠，假如裏面原是含着好意，我倒也無所介意的。」

「很不錯，很正當的。我喜歡你知道感激人家的恩惠，我的寶；幫助這樣的人，雖然我們多費些力，也是愉快的；但有許多人卻不知感德，那便使人難堪。」馬叔婆發了這一段議論，視線從她的眼鏡上面直對着蜀，那時蜀坐開在一旁，儘自搖着，臉上有一種悶悶不悅意的神情。

假如蜀能夠及早知道什麼一種大幸運在她們兩姊妹中於這片時間有一個出入的決定，她必立刻要變成鴿子一般；然而不幸，我們心胸裏都沒有窗戶，可從以看到別人的心思；也許大

體說來還是這麼的好，可是有時候又恨不能如此，否則是多麼舒服，可以省卻多少的時間和煩惱。以下蜀的一番說話，竟褻奪了她自己好多年的快樂，方才知道絨口的技術有時殊爲必要的呢。

「我不喜歡恩惠的，它們壓迫着使我覺得像個奴隸。我甯可一切自做自，可以十分自由自在。」

「阿哼！」卡姨媽輕輕地咳着一聲，並向着馬叔婆一看。

「我對你說過的，」馬叔婆說着，朝向卡姨媽深深一頷首。

難得糊塗地一點不感覺到她已做了什麼事，獨坐着，鼻子朝天，一副革命的面相，直使人望而卻步。

「你說法國話嗎，寶？」卡姨媽問道，同時以手放在艾美的手上。

「還可以，要謝謝馬叔婆，她讓愛斯泰常常和我談話，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我高興，」艾美回答道，臉上確有感激的神色，這使那老婆子見了，不由得心花一放，笑逐顏開。

「你對外國語怎樣？」卡姨媽問蜀道。

「一個字也不懂；我笨極，什麼事都學不會；更不耐法國話，這是一種油腔滑調的語言。」是她的粗蠢的答語。

兩個年長的婦人間又互看一眼，接下馬叔婆又向艾美說道：「你現在很康健，實，嘍，眼病早沒有了，不是嗎？」

「一點也不，謝謝你，婆婆。我身子很好，我很望在這個冬天有些大成就，這樣我可以往羅馬去，只要那個快樂的機會到了的時候。」

「好姑娘，你是值得去的，並且我斷定你總有一天會去的。」馬叔婆說，將手一撫艾美的頭，表示歡欣贊許的意思，其時艾美正為她拾起一個剛墜下的綫球。

「壞脾氣，壞脾氣，

關起門來織布去。」

博黎高嚷道，他本棲息在蜀所坐椅的背後，那時忽俯身直視着蜀的臉兒，簡直像是冒冒失

失表示對蜀有所不解的模樣，這般滑稽的神氣使別人也禁不住笑了。(註)

『好一個懂事的鳥兒』那老婦人說道。

『出來和我去散步罷，我的親愛的』博黎喊道，一跳一跳向着那藏着器皿的去處，臉上的表情似乎是在想着那些方糖吃了。

『謝謝你，我正要來罷，艾美』於是蜀便將這訪問告一結束，現在比以前更明白覺得拜訪的事對於她的身體是有一種不良的影響的了。她照男人的樣兒，握握手就算了事，艾美卻吻了這兩位長輩的頰，然後這兩個姑娘辭別了，卻留下了影兒和太陽般的不同的印象；因了這個印象，當她們去遠了以後，馬叔婆便說道：『你還是去做罷，曼麗，我供給這筆錢罷』卡姨媽也就毫不猶疑地回答道：『我一定去做了，只要她的父親和母親也肯答應下來』

(註)馬叔婆所畜鸚鵡名曾見小婦人中熱情及遺囑等章，描繪甚爲生動。

△滑稽得很，然在最後數頁，實又沉痛得很。——曉滄謹評

## 第七章 錯鑄

賈夫人的物品展覽會是那麽精緻考究，所以鄰家少女如有被邀去担任一席的，則視為殊榮，人人對於這件事發生不少興趣。艾美已被邀請，蜀卻沒有——這倒對於大家是方便的，因為她在這個時期鋒稜特別銳利，必須更歷若干重大的磨鍊與挫折才能學得怎樣與人相處。因此這『高傲乏味的人兒』竟被無情地冷落起來，至於艾美的才藝和格調卻已受人承認，請其担任美術的一桌，她也已竭力去準備，并且去向各方采集得合宜而有價值的陳列品。

件件事順利進行直到展覽會開幕的前夕，忽然遇到一種小衝突，這當二十餘女子，老老少少，各有各的私忿和成見，一朝要共同工作的時候，原來幾乎是不能免的。

賈美伊頗妒忌艾美，因為艾美比她更得到人們的寵愛；便在這個當兒，發生幾件瑣細的事，情更加重了她的惡感。艾美的墨水畫這麼精雅，竟使美伊手繪的花瓶平淡而失色——這是一個

芒刺，再則那英俊無匹的都鐸爾最近在某交際場中對艾美備致殷勤而對美伊只談過一次話——這是第二號的芒刺，然而最使她含愁茹怨與日俱深，且使她竟有違背友誼的舉動而不以為過甚的，卻在一種風傳，這是一個喜搬嘴的人為要她的好，吹給她聽的，說馬家姑娘曾在雷家的去處拿她來取笑。這個責任實都應在蜀的身上，因為她那種惡作劇的模樣，維妙維肖，誰也不知道她所模擬的是誰，而輕心的雷氏子女竟將這件打趣的事隨口傳了出去。這其間的經過，馬氏姊妹一點也不知道，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到艾美失望的情形，當臨了展覽會開幕的前一夕，她正要對她的美麗的一桌加以最後的修整的時候，忽然賈夫人——她自然也怨恨她女兒之被嘲弄，如所傳說的情形——以柔和的聲音卻又帶着冷漠的面容，對她說道：「親愛的，我發現得這裏的小姐們覺得我把將這個桌子不給自己的女兒，有點不樂意。因為這桌子地位最為顯明，也有人說是一切桌子中最美麗的，並且她們既是這展覽會的主辦人員，想來最好是由她們去担任這處地方。我覺得不安，但我知道你幫助黑人的心思是很切的，這一點不方便，想必不在意的，你可以擔任另一個桌子，假如你喜歡的話。」

賈夫人事先原想說這番話當也不難，然而等到時機一到，她見到艾美天真的兩眼直視着她，顯然見得是充滿了驚訝和煩惱，覺得要自然地說來也殊不易呢。

艾美覺得這後面必有些緣故，但猜不着是什麼，祇輕輕地說，同時卻表現她精神上已受了創傷，『恐怕你寧可我一個桌子也不擔任了罷？』

『呀，我的親愛的，不要動氣，我求你；這原不過一時方便之計，你知道的；我的女兒們當然想領個頭，而這個桌子都認為是她們最適當的去處。我想這對你原也是很適宜的，你費許多力使它這麼美麗，我也很感激的，可是我們自然應該放棄我們的私願，我將設法代你另外找一個好去處。你不喜歡那鮮花桌麼？這原來是小姑娘擔任下來的，不過她們已很失望。你必能使它變成個美好的東西，并且鮮花桌子你知道總是很動目的。』

『特別是對男子們，』美伊瞟上一眼又加上一句，這才使艾美明白了她們對她自己突然不悅的一個原因。她惱得臉上紅了，然而對於那一點女孩兒們的深刻的譏刺，卻也能不再究詰，而以出人意表的和氣的態度回答道：『這便請你吩咐罷，賈夫人。我願立刻離開這個地位，如

你所命，去照管那鮮花罷。」

『你可以將你自己的物件放到你自己的桌上，假如你喜歡這麼做，』美伊開始說着，覺得良心上有些過不去，當她瞧見艾美會費了多少的心思和才藝製作而佈置的——美麗的書夾，藻繪的蛋殼和奇妙的圖案等。她說這話，確是出於好意，可是艾美誤會了她的意思，很快回答道：——『啊，當然的，假如你覺得它們在這裏是礙事的，』說時立將她所陳列的各項物件，紛亂地摺入她的裙懷，即刻走去，覺得她和她的藝術品受了一種不能忍受的侮辱。

『她動火了。唉，我懊悔請你說了那一番話，媽媽，』美伊說道，看到她桌上的許多空缺，臉上也露出悶悶不安的心緒。

『女孩兒們的爭鬧，一下就過去的，』她的母親回答道，想到在這件爭鬧裏她也着了一腳，真不免有些羞愧呢。

小姑娘們見到艾美攜了她的許多寶物前來，不禁歡欣鼓舞，這樣熱烈的歡迎使她昏亂的精神爲之稍慰，她就做起工作來，決定她既在藝術方面莫由成功總當在花卉方面有所成就。然



而凡事都像和她作對；時候已不早，人已疲倦，別人忙着自己的事無暇來幫着她；小姑娘們徒然是礙手脚，因為這些小寶貝亂撞撞奔來奔去，喧嚷得如一羣鴉雀，要想做得整整齊齊卻弄得一團糟。常青樹葉的半月拱門雖然她已支撐着起來，看去似乎不能持久，及至掛籃裏盛滿了鮮花以後，便搖搖擺擺有將倒墮在她頭上的傾向；她頂好的磁磚上濺着一點水使她所手製的小愛神石膏像留着一顆褐色的淚珠；她在篷釘時傷了她的手，並且因為當了風頭裏工作，漸漸覺得發寒冷，這使她怕明天或竟不能來參加，閱者如為女子，且曾有過相似的種種煩惱，必能對可憐的艾美表示同情，祝她無恙，使其對於所事能不至於中輟。

等到她回家說了這故事之後，全家不免盛怒。她的母親說這是羞辱，但同時對她說她卻處置得很得當；珮絲聲明她不願跨進一隻脚到那展覽會場去；蜀竟請問她為什麼不將她一切美麗的物件索性帶走，讓這些卑劣的人去自己掙扎。

『因為她們是卑劣不就是說我也應該如此。我恨這種事，並且我雖然想我精神上確是受了挫折，我卻不願暴露出來。她們會覺得這比意氣的說話或粗率的舉動更為難受，媽咪不是的』

嗎？」

「這才是正當的精神，寶，人家打一下，我吻他一下，總是頂好的，雖然有時候這是不容易有的舉動。」她的母親說道，從臉上的表情，我們知道她是能分清理想和事實的。

翌日，在恨惡與報復許多極自然的趨勢之前，艾美卻能整日堅守她的志願，立意要以德報怨，以收道德上的勝利。她開始得很便很好，她應厚謝一個無言的提醒者——這來得飄忽，但卻不先不後，最合時機了。當那天早晨她在布置她的桌子的時候，其時小姑娘們正在後房裝花籃，她獨自一人無聊地在翻閱她的一本得意之作——一本小小的書，它的一個古式的封面，是她父親從他所珍藏的物品裏檢送給她的，在這本書裏，每張羊皮紙的頁上，她會用精妙的書畫點綴着每個題旨。當她一頁一頁翻去時，瞧見其中滿繪着妙美的圖案，不免沾沾自喜，這也是人情之常，後來忽然見到一句竟使她停攔而凝思。在大紅，深藍，及金色一幅燦爛奪目的圖畫中，內有善意的「小仙子相互扶助往來出沒於荊棘萬花叢裏，卻註了以下的幾個字：『汝須愛汝的隣如汝自己。』」

『我應該的，然而我卻不然。』艾美自想道，當她的眼睛從那鮮明的一頁看到幾個大花瓶背後美伊不樂的容顏，而且見得花瓶雖大，不足以障蔽她的美麗的手工所曾經填充的空缺。她的良心就從那個題旨上對她作一番諄切的啓示，便在那個時候，并在那個去處，并且她做了我們許多人所不常做的事——深深領略了那番啓示，而且立即去實踐起來。

一羣姑娘們站在美伊的桌旁讚美那些美麗的物品，又談到販賣人的更迭。她們聲音忽然低落下來，可是艾美知道她們是在談論她，聽到這故事的一方面，而便下判斷。這本可使人不歡，然而她卻已受一種較愉快的精神所驅使，不久也就有機會來證明這一點。她聽到美伊愁怨道：『這真是不幸，因為已再沒有時間趕做別的，我又不願以另雜的物來湊墊。這桌子本來很整齊，現在卻已不成箇樣兒了。』

『我敢斷定，假如你問她，她也會送還來的。』有人出這個主意道。

『鬧了這麼一場之後，我怎麼可以再問？』美伊開始說道，然而她卻已不能再說下去，因為艾美的聲音已從堂屋的那方面傳了過來，愉快地說道：『你可以取去，而且是歡迎的，用不到

開，假如你要它們的話。我本在想我願提議將它們送回，因為它們本來是屬於你的桌子而不屬於我的。就在這裏，請來取去吧，並且請你原諒我昨夜匆匆忙忙把它們搬走了。」

一面說着，艾美已將她的一份送了回去，一領首，一微笑，便立即跑了回來。覺得做一樁有利於朋友的事尚不很難，要立着而受人的稱謝，才覺難受呢。

「呀，我說她是好的呢，不是嗎！」一個姑娘說道。

美伊的答語別人聽不清楚，但另一個女子，——顯然她的脾氣因為檸檬汁做得太多也雜了些酸辣氣，——帶上一種不快意的冷笑，也說道，「很好，因為她知道這些東西放在她的桌上也是賣不掉的。」

呀，這太難了；當我們有所犧牲的時候，我們至少也望人家能表示一點同情；今反如此，因此在這半晌裏艾美頗自悲悔，覺得「德行的報施不假外求」的一句話直是欺人之談。然而這句話的真理，固自不能磨滅，——她不久即已見到，因為她的精神開始逐漸暢快，她桌子的花卉在她巧妙的布置之下也開始欣欣向榮；姑娘們很和善，那件小小的舉動彷彿已撥開了沉悶的空氣，

有一種驚人的奇効。

日子是很長，並且於艾美也是難受的一天，她坐在桌後，常常獨自一人，因為小姑娘們很快就離開了她；夏天願買花的人不多，她的花在天未晚時早已現着委頓的狀態了。

那個美術桌確是全房間裏最動人的一桌，整天有一羣人圍繞着，招待員帶着重要的人物和薩刺作響的錢盒子，往來不絕如梭。艾美常常引頸望着，不勝歎慕，恨不得自己仍在那邊，可以多麼安帖而愉快，不至如現在這麼守着一角，無事可爲。從我們想來，也許不覺得是一件痛苦的事，然而從一個美麗而活潑的少女看去，這不但是厭煩，簡直是磨難，又想到晚間她的家屬，勞笠和他的朋友見到她處着這麼的情境，不真是可憐的嗎？

她直到夜晚才回家，臉上那麼蒼白而肅靜，家裏的人見了知道她過了一種怎麼樣的日子，雖然她未嘗出怨言，並且也不告訴她所會做的什麼事。她的母親特爲她進一杯優待的茶，瓊絲助她着扮，並爲她的髮結一個美好的小花球，至於蜀呢，當晚自己穿着得異常仔細，既已使全家驚異，又暗示局面便將倒過來，使她們更不勝惶恐。

「不要做出粗魯的事體來，謝謝你，蜀。我不願有什麼作態的事情，所以讓它去罷，你還是好的。」艾美求她道，說着便拔脚要早走，希望見到有些鮮花來補充，使她可憐的小桌子也得到一點光彩。

「我祇願能使凡我所知道的人個個能悅意於我，把他們久久牽住在你的一角。」坦第和她的一顆小朋友會幫助我們一手，我們還可以快樂一下呢。」蜀回答道，其時她已靠在門旁等着勞笠。忽然在夜色蒼茫中聽到了那熟稔的脚步聲，她就跑出去迎接他。

「那是我的孩子嗎？」

「自然，正像這是我的姑娘呢！」勞笠拿起她的手挾在他的臂下，臉上大有躊躇滿志之概。  
「阿坦第，有這種事呢！」於是蜀以姊姊的熱誠告訴他艾美所受一切的虧待。

「我們有一羣人，就會坐車子過來，包我身上，看我不使他們把她所有朵朵的花買個一空，便在她的桌前支個蓬帳駐着。」勞笠願以這麼一腔的熱誠去援助她。

「已有的花一點也不好，艾美說，鮮花也許不會準時到。我不願有所遺憾，然而假若它們竟

一直不來，我覺得是毫不足驚奇的。人們既然做了一種卑鄙的事，就何妨一而再呢？」蜀評論道，聲音裏帶着一種厭惡的情態。

「難道海益斯沒有從我們的花園裏揀了頂好的花送來？我早已吩咐他的。」

「我不知道；他忘了，我推想；還有，因為你的祖父身體不很好，我不願去問他要，免得煩累他，雖然我確是要一些。」

「呀，蜀，這還須問嗎！這些花是我的，也就是你的。我們不是每件事都平分一半嗎？」勞笠開始說着，用一種常使蜀聽了發惱的聲調。

「天啊，我希望不！你的東西裏有許多給我一半，我一點也不能合意的。不過我們不可以立在這裏說這些膩煩的話；我須得幫助艾美，你去裝得神神氣氣的；假如你肯吩咐海益斯帶些好花到那展覽的去處，我終身為你祝福。」

「你現在就不能自己給我些嗎？」勞笠問得這麼顯露，以致蜀竟突然當他的面碰上了大門，從鐵柵裏說道：「去罷，坦第，我太忙了。」

本了他們的策畫，那晚局面果然變了，海益斯送去一大堆的花，更有一個美麗的花籃，盡心裝綴過的，做供擺時的中心，馬家全部出馬，蜀起勁做事，也頗有成效，因為不但吸引了游人，並且來了之後便駐足而看，笑她舉動的希奇，贊賞艾美工作的雅緻，大家顯然不勝歡喜。勞笠和他的朋友英勇地一起加入了戰線，盡買了所有的花，駐紮在桌子的前面，使那一角變做了全堂裏最活躍的地點。艾美現在如魚得水，益見其殷勤而活潑，大概是感覺之誠的流露而橫溢罷——於此她才恍然德行的報施到底是不假外求的呢。

蜀那晚的行動十分合適；當艾美得意地有她的衛隊圍繞在四週的時候，蜀往全堂的各處行走，刺探各種的閒談，這才使她明瞭賈家忽然提議掉換根據地的理由。她殊責備她自己因她之故而發生這樣的惡感，決定要及早使艾美得免為人所咎；她又發現今天早晨艾美所做的事，覺得她直是一個寬宏豪爽的典範。她經過美術的一桌時，瞥眼一看她妹妹的作品，卻不見一點蹤跡。「一起拿來放過了，我敢說。」蜀這麼想着，她可以饒恕他人對她自己的虧待然而卻痛恨有人對她家族的一切侮辱。



「你今晚好，蜀小姐，艾美現在怎樣？」美伊問道，有言歸於好的神情，因為她要表示她也能寬宏豪爽的。

「凡值得賣的，她都已賣了，現在她很舒服。鮮花桌子總是很動目的，你曉得的，「特別是對男子們。」

蜀禁不住打這一記小板子，美伊卻忍氣吞聲地受着，使她一下也殊懊悔，就起勁去贊美兀自佇立尙未售去的那對大花瓶。

「靠近有艾美手繪的品物嗎？我想要買一點送給父親，」蜀說道，很急切要想知道她妹妹作品的命運。

「艾美的老早已銷完了；我注意到使有眼光的人都見到它們，這些物事已爲我們頗掙得了一些錢呢，」美伊回答道，她那天照艾美的啓示也已抑制過了若干的小誘惑呢。

蜀聽了甚爲滿意，便趕回去陳述那些好消息，艾美聽到關於美伊言語舉止的報告，也現出感動而驚服的模樣。

「現在，諸位先生們，我要你們到別的桌子去盡你們的職責，像你們對我的一樣地熱烈！特別是那個美術的桌子。」她說過，命令出「坦第大隊」——這便是姑娘們稱呼這班大學生朋友的綽號。

「衝向買家的目標，衝！」這是我們這一次出發時的口號。奮力，那末你一定可以得到真正寶貴的美術品。」當這忠勇的列隊準備出發前線的時候，蜀又以勃發的精神這麼說着，以壯其行色。

「軍令森嚴誰敢違，然而美伊美伊，又那及得我們的馬家妹。」小巴葛唱道，他發狂似地盡力要一顯他的聰明和他的柔情，却立即被勞笠窒息住，因為他說道：「多麼能幹的小孩子，我的兒。」老氣橫秋地在巴葛頭上一拍，將他一同帶走了。

勞笠出發以前，艾美又輕輕對他說道：「買了那對花瓶。」算是她以德報怨的最後一着了。勞笠不但買了這對花瓶，並且每個臂挾着一個，向全堂行走，美伊見了，當然不勝歡喜。別的男子也爭相購買各色小零件，後來連行路都感覺不便，因為雜沓地滿裝着臘製的花，繪畫的扇，

金銀線工的護書，以及其他種種有用而適當的物品。卡姨媽也在那裏；聽到這個故事，露出歡欣之色，便引馬夫人至一角，對她說了幾句話，馬夫人聽了，眼睛一亮，甚是得意，只管向艾美看去，臉上倒又滿盛着喜懼交并之感，究竟她爲何快樂，她此時也按下不提，須待數日之後，大家方始見個分曉。

這次爲被放黑奴展覽籌款，總算是大成功，人人都很滿意；當美伊送別艾美的時候，她不像從前一般只是痴笑，濫表無聊的情感，卻給她一個真有情意的一吻，臉上似對她說道：「請勿更咎既往。」這已能使艾美大滿意；當她到了家裏，見到客堂裏壁爐板上高列着一對大花瓶，每一瓶裏插着一束的花。這是「對於寬宏豪爽的馬家妹的一種良酬」，勞笠急切地說道。

那天深夜，當她們卸去晚裝的時候，艾美和蜀同立在梳粧台前，蜀以一腔熱誠對她說道：「我竟想不到你會有這麼的義氣，豪爽，和高貴的人格。你今天的行爲真可愛，我佩服你得五體投地。」

「是的，我們大家佩服，並且愛重她，因爲她能有那麼的寬宏大量。這必是了不得的難當一

個人已做得這麼辛苦，一心要想賣去自己精美物品的時候。我不相信我如你一般的舍己爲人，珮絲也從她的枕上說着。

「哦，姑娘們，你們用不到這樣稱贊我；我只以願得他人所以待我的去待他人。你們笑我當我說我要想做一個貴婦人，其實我所說的是一個有真正高貴品性和風格的婦人，我已盡我所知勉力做去。我不能詳細說明，但我卻願超越過凡一切足爲婦人大患的種種委瑣、愚魯和錯失。我現在去理想當然還遠，然而我卻盡我的力，希望有一天能如母親一般的爲人。」

艾美熱誠地說了以後，蜀給她親愛的一抱，并說道：「我現在明白了你的意思。我不會再笑你了。你近來進步之快出於你自己的意思，我倒要從你學習待人接物之道，因爲你已得了其中的奧秘，我想繼續努力，實；你說有一天要得到你的報酬，那時更沒有別人能比我來得歡暢呢。」

。 。 。 。 。 。 。 。 。 。

一星期以後，艾美確乎得到了她的報酬，不過可憐的蜀在這一次卻覺得不容易一同歡暢。

呢。卡姨媽來了一封信，馬夫人讀信的時候，臉兒上發的光竟到了這麼亮的程度，使那時和她在一起的蜀和佩絲立即要請問是什麼的喜信。

「卡姨媽下個月要出洋去，還要——」

「我和她同去！」蜀突然搖嘴道，同時從她的椅子裏飛跳出來，有一種不可遏抑的狂喜。

「不實，不是你，而是艾美。」

「啊，母親，她太年輕了；當然先要輪到我，我盼望着已這麼久——這對我必有不少的利益，是多麼一樁出色的事——我必得去的。」

「我怕這是不可能的，蜀。卡姨媽決絕地說明艾美，我想當她好意給我們一個機會時，那不能使她再聽我們的便咧。」

「老是這樣的一切福分歸於艾美，一切工作都歸於我。這是不公道的，唉，這是不公道的呀！」蜀動了感情，着急地說。

「我怕這一半是你自己的錯處，寶，姨媽那天對我說的時候，她可惜你率直的行徑，和太過

獨立的精神；她在信裏也寫着，彷彿像是轉述你所會說過的——「我原擬請蜀去的，但既然『恩惠使她不耐受』，並且她又『恨煞法文』，我想我不必試約她去了。』艾美比較和順，對佛羅可以做個好陪伴，一路所能給她的好處她也必能深深領受的。」

「啊，我的口，我可惡的口！爲什麼我不能把它閉起來呢？」蜀恨恨道，她已憶起敗她事的幾句話了。她於是說明這些轉述詞語的原委，馬夫人當然也對她表同情，含愁地對她說道：「我也願你能夠去，不過這一次是無望的了；所以還是高高興興忍受着，不要再有什麼責備和怨言，使艾美的一番快樂也自黯然。」

「我願這麼試試看，」蜀說道，用力霎她的眼，當她跪下去拾起她剛才狂歡時所翻倒的針線籃。「我將以她的行爲爲法，要不不但面上快樂而且要中心快樂，使她不至減少一分鐘的快樂，但這是不容易的，因爲這是一種難受的失望。」可憐的蜀於是在她手持的那厚厚的小針線包上，灑了幾滴極心痛的淚珠。

「蜀，好姊姊，我是太私心了，然而我捨不得你，所以我倒高興你還不就去。」蜀附耳告訴她

道，緊抱着她，連籃子和一切，帶着依依的情態，到此獨覺得安慰了不少，縱然她剛受了一種極深刻的悔恨，直使她要自打巴掌，甯願俯首折腰去求卡姨媽加她以厚惠，試看她受了之後會怎麼知恩而感激的呢。

等到艾美回來的時候，蜀已能加入在合家的歡賀裏；或者沒有如她往常的熱心，卻也沒有怨妒艾美的好運。那姑娘自己聽到這消息當然視同大歡樂的佳音，徘徊宅中有一種肅穆的狂喜，那天晚上開始理她的畫具如鉛筆及顏色等，而將雜事如衣服、錢物護照等，交給沒有如她一般沉浸於藝術的遠圖的人去代辦了。

「這，姑娘們，從我看來，不便是只為游觀的一次旅行，」她正色地說道，一面在擦她的最好的調色板。「這要決定我的一生，因為假如我還有幾分天才的話，我必能在羅馬找見它，並且要做些事來證明這個。」

「假如你沒有呢？」蜀問道，她紅著眼睛，不斷地在縫幾個新領子，而這幾個新領子不久就要交給艾美的。

「那末我回家來教人習畫過活，」這有大志的女青年以哲學家的甯靜態度回答道，可是想到了那個情景卻做上一種鬼臉，并且益加使勁擦那調色板，似乎她正在磨礪以須有不甘放棄希望的決心。

「不，你不會的；你不耐艱苦的工作，你會嫁給一個財主，回家來安坐在奢侈的懷裏，」蜀說道。

「你的預言有時而驗，然而我不相信這一個是也會的。不瞞你說我倒願意這也會驗的，因為假如我自己不能成就一個藝術家，我卻願意能夠幫助這些能夠成就的，」艾美微笑說着，似乎做個安富尊榮的太太，能適合她的脾胃，遠過於做個貧窮的圖畫教員。

「哼姆！」蜀說道，同時嘆息一聲，「假如你想這個，你就會有這個，因為你的願望，總是成全的，——我的總沒有的。」

「你願意去嗎？」艾美問道，用小刀柄微拍她的鼻子，似有深思之色。

「頗有這意思！」



「哦，一二年後我來約你，我們要到羅馬的地方去掘古蹟，同往實現我們時常所擬議的計畫。」

「謝謝你，我會提醒你今天所應許我的，當那個快樂的日子到了的時候，假如果真有這麼一天的話。」蜀回答道，姑且以很感謝的神情接受了這十分好意卻不知何年能夠實現的一種預約。

接着信時離開放洋之期已不多，闔家忙著準備，直到艾美出發之日方始罷休。蜀很能勉強忍住，直到藍絲帶乘風飄舞最後的鼓動已經隱沒而不可見，這時她也退入到她的棲息之處，那個頂樓，哭得到不能再哭為止。艾美同樣堅毅地耐住，直到大輪船將要啓碇的時候，這時當那跳板正欲將被舉起的一瞬裏，忽然她想到不久將只有雪浪滔滔銀濤滾滾的一片大洋來間阻她和她的許多最親愛的人們，於是她牽住了勞笠——他在此時是惟一尙未離船的送客——咽着聲音說道——「啊，爲我好好照顧他們；假如遇到什麼事——」


「一定的，實，你放心；假如遇到什麼事，我會來安慰你的。」勞笠輕輕對她說道，卻也夢想不

到有一天竟需要他去實踐這句諾言的。


在這種情景之下，艾美放了洋，逕往那舊世界，去擴充她的新知識，她的父親和朋友佇立在岸上望着，熱情地希望這快樂心腸的女孩前途萬福，她也在船中向他們不絕揮手，直到他們再不能見到什麼東西，除了夏日的太陽光閃爍在一片白洋洋一望無際的海面上。

### 送別艾美

(滄)



藻繪千秋業，	奮飛初試羽，	雲逐離心迥，	茫茫江海上，
飄搖萬里行？	壯志欲吞鯨。	潮催別恨生，	揮手獨長征！



## 第八章 游蹤

## (一) 自倫敦寄

「最親愛的人們——現在我真個坐在辟卡迭里巴斯旅館（註一）一個臨街的窗畔了。這不是一個時髦的地方，但姨丈幾年前曾耽擱過，也不願再到別的去處；我們卻也不預備久住，所以這是無關重要的。啊，我不知從何處着手來告訴你們我所有種種快樂的經歷。我想這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還是從我的札記簿裏給你們些一鱗一爪，因為從我動身以後，除了速寫和隨筆記載以外，簡直沒有做什麼事呢。」

『我到了海立法克斯埠（註二）曾寄過一短柬，那時我頗感不舒服，過此以後一路高高興興，難得有一天不滿意，終天在甲板上，有許多愉快的人們來怡悅我。人人對我很好，尤其是船上

（註一）Bath Hotel, Piccadilly.

（註二）Halifax

的職員。不要笑，蜀；男人在船上實在是很有用的，或則是可以壯你的胆，或則是來伺候你；并且因為他們整天沒事做，使他們服役於你實出於一種慈悲，否則他們要在吸烟這件事上白白送了命，我怕。

「姨媽和拂羅一路身子均感不適，喜歡靜靜的，所以我為她們竭盡所能安排了一切之後，我便走出房艙獨自去寫意了。甲板上步行遠眺，落日的光輝，清新的空氣，澎湃沖激的綠波與白浪——這，怎能令人忘記的！我們乘風邁進的時候像是騎着一匹快馬一般地興奮。可惜瓊絲沒有來，不然這必於她有大益處的；至於蜀，她如果來，她將要直上那桅桿的頂尖而踞坐其上，向船上的工程師討究機械和冒險的軼聞，借那船主的發號筒都都地吹將起來——她將處於這般狂喜的情境。

「一路流水行雲，宛如天上，然而等到初見陸地，愛爾蘭的海濱時，我又不勝歡喜，覺得它是很可愛的，一片碧綠的平原，旭日照臨，更益嫵媚，間或點綴以櫻黃色的茅舍，幾處小門上的廢墟，山谷中富貴人家的別墅，以及公園裏喂草的麋鹿而已。這是在一天的大清早，我卻不懊悔起個

早來看它，因為那海灣裏停滿了船，岸上景物直可入畫，頭上有染着絳采的早霞天蓋着。我將永不會忘記的。

三) 『到了坤斯塘，我的一個新相識離了船——冷諾克先生——當我提起吉拉尼湖沼 (註

時，他嘆了一口氣，向着我唱道，——  
「呀，你難道沒有聽到過賈姑妮？

她的家宅便是傍着吉拉尼，

假如她的眼睛向你一盼，

勸你開步就跑莫遲慢，

因為誰能當得住勾魂一盼的賈姑妮？」

這不是無聊嗎？

『我們停在利物浦不過數小時，這是一個不潔而又喧鬧的地方，及早離開，也是好的。姨丈

(註三) Lakes of Killarney 在愛爾蘭的首府杜百林之西北三百八十四哩許，其地風景秀麗，古蹟甚多。

趕下去買了一雙狗皮手套，幾對難看的厚鞋子，一柄陽傘，並且照「羊肉排式」修了髻，這尤其是他所最着重的。於是他自以爲真像一個英國人了；可是他第一次要人擦去她鞋上的污泥時，那拭染鞋子的小孩卻知道當他面前的是一個美國人，並且微帶冷笑說道：「先生一切好了。我已照了最新的美國式把它們擦亮了。」這使姨丈聽了，自己覺得萬分可笑。呵，我必得告訴你那可笑的冷諾克所做的事！他要他的朋友華德，也是和我們同行的，定了一束鮮花送我，所以我回到房艙首觸我的眼簾的便是一束美麗的鮮花，附一小卡片，上有「冷諾克敬贈」字樣。姑娘們，這不是有趣嗎？我覺得游歷是有意義的。

「假如，我上路游覽，游必盡興，那末我永不會到倫敦了。這一路的旅行，像是驅馬經過兩壁掛着山水名畫的一條長廊，只見有如畫裏的風景連綿不絕地列着。我尤愛看這些田舍，有茅草作頂，藤蘿沿到簷上，方格紋的窗，并有健碩的婦女領着玫瑰臉兒的小孩在門口。便是這些牛羊閒逸地立在田中，膝踝沒入金花草裏，也彷彿比我們的來得安靜些，老母雞的啼聲含着滿足的意味，似乎它們從不會發怔發惱，像花旗老母雞一般。」（註四）這樣十分美好的顏色我從未見過。

——草這麼綠，天這麼藍，穀這麼黃，樹林這麼深幽——我一路真是喜得欲狂。拂羅也是這般，所以我們倆不絕地從這邊縱跳到那邊，在每小時六十哩的疾速行動裏，於道旁風景卻仍不顧有所遺漏。姨母倦極睡去，姨丈儘自閱看旅行指南，對於我們什麼新奇的發現，都覺得平淡無奇。以下是我們那時情形的寫真：艾美跳了起來——「啊，這必是凱尼惠斯古堡，樹林裏那塊樓灰色的地方。」（註五）拂羅——箭一般地跳到我的窗前——「多麼可愛！我們總要去一趟的，不是嗎，爸爸？」姨丈安靜地贊賞他的皮靴——「不，我的寶，除非你想喝酒，這是一所釀酒的廠。」

「靜了一下——然後拂羅喊道，『不得了，一個絞人的架子，並且有一個人架上去。』」那裏那裏？艾美尖着聲忙喊道，兩目注視兩根直立的高竿，中有一根橫木和幾條宕着的練條。「采煤的地方，」姨丈一霎眼睛對我們說道。「這裏有一羣可愛的羊一起晒着，」艾美說道。「爸爸，看，它們不很美麗嗎？」拂羅又動情地加上了這一句。「鵝姑娘們，」姨丈回答道，所用的聲音使我們靜止下來，直等到拂羅安安穩穩坐下來去閱讀「卡文大尉的豔史」，留我一人去獨自欣

（註四）花旗老母鷄 Yankee biddies 照美國俗語又作老女僕解釋，特別是指愛爾蘭人。

（註五）Kenilworth

賞着風景。

「當然是下雨的，當我們到了倫敦的時候，因此也沒有什麼好看，除了滿街的傘和滿城的霧以外。我們開始休息，將行李打開，並且在陣雨中的間隙裏稍稍出去購買點東西。姨媽爲我添置了些新衣裝，因爲我匆匆離家，太欠準備了。一頂白帽連了藍色的羽毛，配上一件細紗衫和你們所從未見過那麼可愛的一件外套。在理琴街上去購辦物件真正好；件件事像似這麼便宜——美麗的絲帶祇六分錢一碼。我頗買了一些，但手套預備到巴黎後再買。這聽來不是富麗堂皇的嗎？」

「一次姨丈和姨母出去了，拂羅和我，爲了好玩起見，雇了一輛兩輪的輕車，出去跑一趟，後來我們才知道年輕女子不當獨坐這麼一輛車的。但實在有趣呀，因爲當我們被兩門關住了以後，那馬夫趕得這麼快，使拂羅着了慌，要我去止住他。車夫卻在車的外面，並且又在後面，我竟無法向他說話。他不聽見我在喊他，也不看見我在前面揮傘向他招呼，祇落得個「沒有辦法，」隆隆得得地儘自前行，風馳電掣一般沒命地轉灣抹角。最後我失望之餘，仰頭一看，卻見車頂上有



一個小小的門，把它挺開以後，上頭顯出一顆紅眼烏珠，一個飽吃着老酒的聲音說道——「呀，——什麼事，小姐？」

「我盡我所能，以最嚴肅的態度吩咐了他，那老傢伙將小門砰然掀下，同時說着「小姐，是了是了。」便使那匹馬慢慢地走，像是出喪模樣。我重復挺起那扇門，說道，「稍徵快些！」他又立即前進，橫衝直撞，如以前一般，我們長嘆一聲，祇得聽天由命了。」

「今天風日清麗，我們到近處的哈德公園去，因為我們實在是頗有些貴族的氣味，雖然我們看來不如此。德風公爵便住在附近。我常見他的聽差在後面徘徊着；惠靈登公爵的房子也不遠。我所瞧見的景物呀，真真有趣呀！這像是閱看滑稽畫報；因為這裏是有肥胖的老婦人坐着紅色或黃色的馬車儘自閒逛，有衣服煊赫着絲絨穿絨衫的幾個隨從，高踞在車頂的後面，更有傳粉的馬車夫坐在前面拉韁。許多漂亮的女僕帶着我所從沒見過那般紅潤色臉兒的小孩們；美好的姑娘，都有惺忪欲睡的神情；花花公子，頂着那種希奇的英倫帽子和灑過香料的羊皮手套，在街上徘徊，更有高高的兵士，穿上紅的短衣并歪戴着麥糕式的小帽在一邊，看去這麼可笑，我

真欲把他們速寫下來。

『饒頓路（或饒頓羅戶）便是露哇路（註五）譯言之即是王道；但現在只彷彿成了一個騎術的學校了。所有的馬均甚雄駿，一班男子，尤其是這些馬夫，都善騎；可是女子騎得殊不自然，身子一縱一縱的，這以我們的規則來評判是不合的。我極想給她們看一次亞美利加式電掣般的狂奔，因為她們莊嚴肅穆地走着馬上下其間，穿着薄薄的衣衫，戴着高高的帽子，倒像紙紮店裏船中的侍女。人人却騎着馬——老頭子，大股子的婦人，以及小孩子——青年人並有不少弄情送媚的事；我見到一對男女交換玫瑰的蓓蕾，鈕扣窩裏插着一朵花，算是時髦的，我想這是倒有點意思的。

『下午到了威斯德明大寺院（註六）但不要希望我描寫，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祇能說這是偉大莊嚴啊！今晚我們要去看梵希德（註七）是我一生裏最快樂的一天的正當結束罷。

『午夜再筆

（註四） Rotten Row, Rue de Roi

（註五） Westminster Abbey

（註六） Fechter.

『時候已經很遲，但我不願明早把信付郵時沒有告訴你們上一晚的事情。你們可能知道當我們飲茶的時候，有什麼人來了？勞笠的英國朋友，馮佛德和佛蘭，（註八）我真是駭詫得很，因為假如沒有看見他們的名刺，我是不會認識他們的了。兩個人都已長得很高，蓄着幾根鬚；佛德是一個英國式的美少年，佛蘭已好得多了，他祇略為蹇一點，且已不用拄杖了。他們從勞笠的來信知道我們的所在，並且約我們去寓在他們家裏；但姨丈不願去，所以我們祇得去回拜一趟，以後有空再去。看他們便是。他們陪我們往音樂會去，那時我們真快樂，佛蘭慇懃照顧拂羅，而佛德和我談着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種種樂事，彷彿我們是一直相識的一般。告訴珮絲佛蘭問起她，聽見她身體不好也殊望念。佛德聽見我說到蜀，開口笑了，還要我「對大帽子致敬意。」他們都沒有忘了勞家營的那次郊叙及其樂趣。想起已宛如隔世，不是的嗎？

『姨媽已在門外剝啄了三次，所以我祇得停了。我真像一個倫敦放蕩嬌養的婦人，午夜後還未停筆，房裏充滿了美麗的陳設，頭裏又混雜了什麼公園，畫展，新衣裳以及雄武殷勤的男子，

（註八）見小婦人郊遊一章（第十二章）

彷彿見他們正對人說一聲「啊！」同時在捲他們的幾莖美髯，真有英國爵士之風呢。我深深記念你們大家，並且我雖然有以上種種胡鬧的情形，還是你們永久親愛的

艾美。

○○○○○○○○○○

(二) 自巴黎寄

『親愛的姑娘們——在前一封信裏我敘述了我們倫敦之游——馮氏一家對我們的優待及其如何使我們有賓至如歸的樂趣。我尤愛往韓泊登院和肯心頓博物館兩地去參觀，過於其他的一切——在韓泊登見到拉斐爾的巨幅圖畫，而在博物館裏，則見一房一房盡是都納爾，勞倫斯，雷瑞治，何格思（註九）以及其他名畫家的作品。在梨契明公園的一天也使我眷眷不忘

（註九）都納爾（見前雅薩章）勞倫斯（Lawrence, Sir Thomas, 1769-1830）雷瑞治（Reynolds, Sir Joshua,

1728-1792）英國畫之代表作者，尤長人物寫生；何格思（Hogarth, William, 1697-1764）尤長諷諧與

諷刺畫。

的，因為我們有英國道地的郊宴，又見喬木參天，馴鹿成隊，目之所接，手難盡寫，也聽了一個夜鶯之歌，并見百靈鳥兒循樹而上。我們對倫敦總算盡興了，這不能不感激佛德和佛蘭的導引，臨別不無愴懷；因為英國人雖似不甚延納他人，但他們既已決定招待之後，他們的慇懃我想是無人能夠勝過的。馮家諸人希望冬天到羅馬來和我們相會，假如他們不來，我必萬分失望，因為蘭絲和我很要好，兩個男孩子是很好的青年——尤其是佛德。

「哦，我們幾乎還沒落腳，他卻已發現在我們的面前，說是剛逢星期日，他還就要到瑞士去呢。姨媽初始看了不免露出嚴重的態度，然而他偏不重視這個，於是她也無語可說；現在我們卻很相得，而且幸而他來了，因為他說法語像天生法國人，我想假如他不來，我竟不知道我們將怎的辦法。姨丈的法語，不滿十個字，他偏要英語說得很響，彷彿這麼一來，別人都會懂他的了。姨媽的發音太舊式了，至於佛羅和我，雖然自己均以爲曉得不少，到了這裏才知事實並不如此，所以我們很感謝佛德來代我們做「把來巫」（註十）的工作，像姨丈所說的。

（註十）“parley vooling”法語 parley vous 意即「你說」

我們現在正過這麼愉快的日子呀！游覽風景古蹟，從朝至暮，中間只往繁華熱鬧的菜館去用一頓精緻的午餐，路上又常常涉歷種種令人絕倒的奇遇。下雨的日子我往羅佛爾美術館去，在圖畫上出神。蜀如其來，對於裏面幾張的畫，也許會嗤之以鼻，因為她對藝術是沒有心腸的；我可是有的，所以我正在培養我鑑賞的目力，頗有與日俱新的進步。她對於大人物的手澤和遺蹟，要比我看得重，我已見過拿破崙的三角帽，灰色衣，他小孩的搖床，和他的老牙刷；還有皇后曼麗恩多奈德的小鞋子，（註十一）名僧德尼的戒指，（註十二）沙爾大帝的寶劍，以及其他有興趣的什物。關於這些我可以講幾個鐘頭，等我回來以後，但現在卻沒有時間一一寫出來。

「皇宮左近真像天堂一般——滿街都是珠寶首飾和可愛的物品，可惜我買不起，悵悵之至。佛德要為我買些，當然我沒有許可她。還有那森林（註十三）和仙都街（註十四）是真偉大啊！我看見過皇族好幾次——皇帝是一個醜陋嚴酷的人，皇后面容蒼白而美麗，但服裝的配色太

（註十一）Marie Antoinette (1755-1793) 路易十六之后。

（註十二）St. Denis 首到巴黎之傳教師，被殺法

人敬奉之。畫其像自持其首級。

（註十三）Bois.

（註十四）Champs Elysées

不行了——紫袍，綠帽，黃手套！小拿破是一個美好的童子，一面向他的導師談話，一面吻他的手。向夾道兩旁的人民作親熱的表示，當他坐在駕着四匹馬的一輛車裏通過街衢的時候，御者均穿着大紅緞子的短衫，前後並有護衛的馬隊。

『我們常往多來梨花園散步，它們是可愛的地方，可是我更愛古式的羅森堡花園。我們也會訪他們地下的公墓裏面像布置着許多小房間，見到一個桌子，上有死者的圖影或偶像，并設有椅子，預備給吊客休息之用。這真是道地法國式了。』

『我們的房間臨着梨巫閻街，（註十五）坐在走廊上，可以看見這條燦爛的長街飛舞而來，蜿蜒而去。當我們整天工作之後，乏極不能再出去，每憑闌而坐，談談說說不覺黃昏已自過去，此中極饒樂趣。佛德很能娛悅他人，據我所見，他實在是一個極和悅的青年——除出勞笠，他的舉止那是更可愛了。我願佛德皮膚能稍黑一些！我不喜歡白面的男子；不過馮家裏是很有錢的，并且出自望族，所以我對他們的黃頭毛不當再事吹求，因為我自己的還要黃些呢。』

「下星期我們要動身往德國和瑞士去，我們到處既不多停留，我祇能於匆促中略寄數行而已。我的日記尙無間斷，并且要努力，「記憶清楚和描寫明白一切所見到與所鑑賞的東西，」像是父親所告我的，這對我是一種好的練習，并且那日記，連同我的速寫本，可以使你們更明瞭我這次的游蹤，其效力決不是這些塗鴉隨筆所能及的。

『阿定安；我抱抱你們。 扶得爾艾美。』（註十六）

。 。 。 。 。 。 。 。 。 。 。

### (三) 自海岱堡寄

『我的親愛的母親，——現在距動身赴瑞士京城培恩之前，有一小時的安靜，我便趁此想告訴你近來的經過，因為其中有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你讀了這信就會知道。』

『湖萊因河而上，這一段的景物美極了，我祇坐了滿心滿意地欣賞着。請翻開父親所有舊

（註十六）阿定安

"adieu"

法文顧天佑你到我們再會時，簡言之即是再會罷了。扶得爾艾美

voire Amy 法語

你的艾美。



的旅行指南，自己閱看罷，我恨沒有辭藻來形容它。在歌白崙茲地方我們曾有一種極有趣味的事，因為佛蘭在船上認識的蓬恩大學的幾個學生曾為我們一奏子夜之歌，這是在一清風明月之夜，約當一時左右，拂羅和我於睡夢中忽聞得一縷清歌自遠而達於牖下，妙美悠揚，令人意奪。我等既驚醒，急起而匿於帳後，然乘機瞰視，分明見得樓下窗前有佛德及德國學生數人躑躅途中，齊聲奏曲。這是我一生所見最動人情思的事了——河上的微波，艫舟所成的浮橋，對岸的大堡壘，處處映着明月的清輝，以及妙曼的音樂，即使鐵石心腸聽了，也要融解的。

「當他們完畢了，我們擲下一些花，看見他們亟亟去搶，向着他們所見不到的女子吻他們的手，一路笑着而去。第二天早晨，佛德從他的背心袋裏取出一朵壓縐的花來給我，做出情癡的模樣。我笑他，並且我說沒有丟花，這是拂羅丟的，他就顯出憎惡的態度，因為他便將那朵花摔到窗外，這一來他又回復到清醒的狀態了。我怕將要和那個青年有麻煩的事情，現在已開始像有這麼的光景呢。」

『捺騷（註十七）地方的浴室甚是繁華，巴登巴登（註十八）的亦然，他在這裏遺失了些錢，

因此我呵責他。他需要有個人照應着，當他沒有佛蘭和他在一起時，凱德曾經說過她望他早些結婚，我想爲他之計她的話是不錯的。佛朗克福地方至饒興趣；我在那邊見到哥德的住宅，雪萊的銅像以及唐乃格（註十九）有名的「阿利德恩」（註二十）像。這是很可愛的，可惜我不很知道其中的故事，否則我所得的樂趣必更多。我却不願問人，因爲這像是人人知道的，至少他們裝着是都知道的。我願對能告訴我一切，我自悔沒有多讀書，因爲我發現我一點也不知道，使我覺得頹喪。

『現在要說到嚴重的一部分了——因爲這就發生在這裏，而佛德是剛剛去了。他精神既很慵懶，待我們又極殷勤，因此我們漸漸地都很喜歡他。我起初想來也不過是游伴的交情罷了，但自從他約了朋友來奏了子夜歌以後，我漸漸覺得凡良宵的步月，樓頭的長談，以及日日的陪同游，於他蓋不僅爲一時之歡樂而已。我並沒有要圖他的愛悅，母親，真的，我祇記着你告我的話，勉力做去。但當別人喜歡了我，我不能無動於中，我既並不做什麼事使他們喜歡我，而今尙欲掉

（註十七） Nassau

（註十八） Baden—Baden

（註十九） Dannecker 雕塑家

（註二十） Artadne

頭不願，實使我心不安，雖然蜀說我是沒有心腸的。現在我知道母親要搖她的頭，姑娘們又要說：「啊，這見金夫不有躬的小傢伙！」可是我已決定我的心思，假如佛德問起我，我將接受他，雖然我沒有情熱如癡呢。我也喜歡他，我們倆相處得頗好。他貌美，年青，也夠伶俐，且又很富，——比勞家裏不知要富到若干倍呢。我想他的家庭是不會反對的，我可以很快樂，因為他們都是和愛、文雅、寬厚的人，并且他們也愛我的佛德，因為是長子，將繼承那筆產業，我猜想，并且是這麼一筆雄厚盛大的產業呢！一所住宅在都市裏一條體面的街上，雖然外觀沒有如我們國裏大廈的講究，卻有雙倍的舒適，而且充滿了厚厚實實的華貴的陳設，這正是英國人所最相信的。我也喜歡這箇，因為這是無從作偽的。我看見過他家裏的金銀檯面，首飾，老家人等，以及別墅的圖，中有大花園，大屋子，細草如茵的場地以及不少的駿馬。唉，人生到此，更有何求！我只要有此，不願如姑娘們亟亟拾取爵祿的虛榮，到後乃發覺得後面竟空無所有。也許我太看重金錢，可是我實在厭恨貧窮，非至無可奈何時，我實不願多耐一分鐘的。我們中間總當有一人好好的配一分親，梅格既沒有，蜀又不要，佩絲還不能，所以我是必要的了，這樣可以使各事妥妥帖帖的。我不願嫁給一個我所

厭惡的男子。這是你們可以相信的；佛德雖然不是我理想的英雄，他卻也很不錯，久而久之，我必會頗喜愛他，假如他很喜愛我，并且肯讓我隨心所欲。所以我在前一星期曾把這件事在心裏仔細較量過，因為佛德的愛我實是不能否認的。他口雖不言，但許多小節上都表現着；他從不去陪伴弗羅，無論同乘，同桌，或同游，他總坐在我的一邊，有時只剩着我們倆時，他現出情深的模樣，見有人敢向我說話，他便向着那人縷眉。昨晚當一個奧國官吏睜着眼兒瞧我，隨又向他的朋友——一個貌似游蕩子的男爵——操着德語說起一個「十分姣好的一個小小的美女」，佛德看去像是獅子一般，凶狠地割他盤裏的肉，這幾乎要從盤裏飛了出去。他不是一個冷靜硬板的英國人，而是頗有一點烈性的，因為他有些司各脫人的血統，試看他瘦骨的眼眶和藍色的眼睛，就可推想得到的。

『哦，昨晚於日晡時我們到那所堡壘裏去，——我們大家都去，只除了佛德，他是先往郵政局去取信，約定以後再往那邊和我們相會的。我彷彿感覺得將有什麼事變發生，可是已經準備着，我並沒覺得臉紅或是發顫，卻殊冷靜，只稍微有些興奮罷了。』

「後來我聽到佛德的聲音，他正匆匆跑過那拱門來尋我。他神氣上很是皇皇不安，因此我竟忘其所以，忍不住要問是什麼一回事。他說他剛才接到一封家信要他早早回去，因為佛蘭病得很凶，所以他就立刻坐今天晚車動身，祇得一些時間前來一作別而已。我一面爲他擔憂，一面也爲自己失望，然而這祇是一瞬間事，因為他和我握手時以一種不容令人誤會的聲音說道：「我不久便當回來，你不會忘記我的，艾美。」

「我沒有答應，只朝着他看，他也似乎滿足了。匆匆的時間裏，也只能說些叮嚀祝福的話，因爲不到一小時他已動身去了，我們大家都可惜他離開我們而去，深深地覺得悵惘。我知道他原也有話要說，不過我想，從他一次的談話裏，似乎是說他會許他的父親暫時還不做這麼一回事，因爲他是一個粗心粗氣的少年，老紳士對於一個外國的媳婦也是不無顧忌的。我們將重會於羅馬，如果到那時我尙未變更我的主意，那末當他問我：「你可允許我嗎？」我願回答道：「唯，謝你。」

「當然這一番話是極秘密的，可是我願意使你知道這邊經過的事情。請不必爲我擔憂；你

總能記得我是你的「謹慎的艾美」，所以決不會粗粗率率做出什麼事來的。假如你有什麼意見或教訓儘請送來，多多益善，我必儘量採用它的。我恨不能和你當面仔細一談，媽咪愛我并仍祈信托我。

『永久地你的艾美。』

## 倫敦竹枝詞

(撰漢外門中局)

(其一)

風來陣陣乳花香，  
鳥語高冠時樣妝，  
結伴來游大「巴克」，  
見人低喚「克門郎」。

註：「巴克」譯言花園也。

克門郎譯言來同行也。

(其二)

相約今宵踏月行，  
抬頭「克落克」分明，  
一杯濁酒黃昏後，  
「哈甫」怕司「脫」乃恩。

註：英人謂鐘曰「克落克」。

末句云猶言九點半也。

見論語半月刊第十五期朱佩弦君文，蒙論語社特許采載。「脫」原作「到」，茲改。

## 第九章 幽怨

「蜀，我很爲珮絲着急。」

「啊，母親，爲什麼？她自從小寶貝來了以後，似乎比以前很有起色。」

「這不是她的健康問題；使我不安的還在她的精神。我覺得她近來必定有些心事，我要你一探這是什麼一回事。」

「爲什麼你這樣想呢，母親？」

「她常常獨自坐着，也不像以前一般常和她的父親談話。前天我看見她抱了兩個小寶貝在哭着唱的歌總是悲哀的，有時在她臉上瞧見一種容色使我不能瞭解，這不像珮絲，因此我很着急。」

「你有否問過她呢？」

『我也試過一二次；但是她或者避去了我的問題，或者臉上露出一種愁慘的神氣，使我也不忍再問下去。我從不願勉強我的小孩們告訴我她們的心上事，可是我平常也無庸多等待，不久就會知道的。』

馬夫人說時向蜀瞥上一眼，只見對面的一個臉上，似乎除一心想到珮絲不肯告人的憂慮外，自己卻甚爲鎮靜；蜀沉思地再縫紉了一分鐘之後，說道：『我想她漸已成長，開始自有許多顛倒的夢想，種種希望，恐懼和煩躁，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啊，母親，珮絲本已十九歲了，我們都沒有覺得，待她當小孩一般，忘記了她已是個成年的女人了。』

『她真是呢。唉，心肝，你們都長得這般快，』她的母親嘆一聲，卻又帶着微笑回答道。

『這是沒辦法的，媽咪，所以你還是把各種煩惱丟棄一邊罷，儘讓你的小鳥一個一個飛出窠去。我可以飛得不很遠，這你聽了或者可以當作一點安慰的。』

『這是一種大安慰，蜀；現在梅格去了，有你在家我常常覺得胆壯不少。珮絲太弱，艾美太稚，還不能依靠着；家中遇到有什麼不容易辦了的事，你總是湊手的。』



「啊，你知道我是不怕難重的事的，一家裏原本當有一個掃地抹桌的粗手。艾美在針線細作上是了不得的，我卻不能；不過假如今天遇到大掃除，所有的地毯都須揭起來淨打一番，盡去它的堆塵積垢，或者一家子同時有半數以上病倒了，那時我可是真起勁，覺得一個人真能担当呀。艾美現在在歐洲漸漸露着頭角；但假如家裏有什麼困難的事，我便是你可靠的男子漢。」

「那末我現在把珮絲交給你，因為她對她的蜀比較對任何他人願意將她的那顆纖弱的心顯示出來。要輕輕的，也不要使她想有人在注意或議論她。只要她能夠再回復康健，快快活活，那我在世也更沒有別的願望了。」

「你是有福氣的太太！我願望太多了。」

「我的寶，你的願望怎樣？」

「讓我把珮絲的煩惱理清了，然後我再以我的告訴你。它們不是怎麼頂惱人的，所以放下一些時候也無妨的。」蜀說了，依舊做她的針線工作，只聰明地一領首，這使她的母親對她也就安心下來，至少暫時可以安心了。

蜀一面裝出專心一志於她自己的各項事情，一面卻在留心默察珮絲；經過不少反覆的猜測，最後猜到一個意思，自謂可以解釋她近來的變端。一點細微的事故蜀自己想已給了她發現那件秘密的線索，而活動的想像與慈愛的心腸則供給了其餘的證據。一天星期六的下午她和珮絲獨坐一房間裏，自己假裝寫作得很忙，卻同時看着她的妹妹。那時珮絲的狀貌特別沉靜：坐在窗畔，工作常常落在裙上，靠她的頭在她的手上，態度殊為抑鬱，眼光停止在窗外愁悶無聊的秋天的景物。忽然有人經過其下口中吹叫有似一個能唱的畫眉，繼而一個聲音喊道：「一起安靜！今晚再來。」

珮絲聞聲而起，憑欄下眺，點頭含笑，看着那行路的人，直等到他的急速的腳步聲逐漸微細，至不能辨時，然後輕輕地彷彿自言自語道：「那可愛的男孩子，看來何等強健而愉快呀！」

「哼姆！」蜀說道，仍舊留心着她妹妹的臉兒；只見那明亮的顏色忽然降落，正和上來時一樣地急驟，那微笑的形容亦已消逝，一滴淚珠突然在窗檯上發出光來。珮絲急急將它擦去，恐懼地向蜀偷看一眼，她卻只是寫得異常地快，顯然是專注在她所寫的小說上。等到珮絲一轉頭，她

又開始注意着她，看見珮絲的手靜靜地放到她自己的眼邊已非一次，而在她的半掩的臉上，見到一種幽愁使她自己也不禁淚眼汪汪。深怕自己的秘密會被發見，她便溜了出去，口裏喃喃似說須去添些紙來。

『真不得了，珮絲愛上了勞笠！』她說道，坐在自己的房裏，被剛才的發見所震動，臉色忽如死灰。『這樣的事，我從不會夢想得到。母親知道了，不知可有什麼意見？我不知道他——』說到這裏，蜀停住了，一個念頭使他臉上又驟然變得通紅。『假如他倒不報之以愛，這結果是太可怕了。然而他必得如此；我須使他如此！』於是她對著牆上懸掛圖裏向她笑著的那個弄乖作態的青年，搖着他的頭似有恫嚇之色。『啊，寶貝，我們真是長成得太猛了。梅格已出嫁且已做了母親，艾美在巴黎出風頭，珮絲竟也墮入情網。惟有我比較清醒些，能努力避開這種無聊的牽繫。』蜀沉思了一晌，眼睛卻注視着那張圖畫；然後她抹挺她額上的繻痕，對那對面的臉一頷其首，中間表示一種堅決的神情，說道：『不，先生，謝謝你；你確是可愛的，可是你比如一個風雞，東西南北；了無一定的方針；所以你不庸寫動情的書札，或作媚人的微笑，因為這是一點沒用的，我也不願看

見這個。』

說後她嘆了一聲，不知不覺漸已入於幻想的境域，直到看見暮靄漸上方始清醒過來，就往下樓下重作一番新觀察，反更證實了她的疑竇。原來勞笠雖然和艾美打趣又愛和蜀打譚，可是他對珮絲的態度是特別溫柔而慈和，但這不獨勞笠爲然，人人都是如此，所以也沒人會想到他對她比對旁人是更屬關心的。事實上，近來全家流行着一種普遍的印象，便是『我們的少年』對於蜀比前愈加鍾情了。可是她在這件事上不願人家提及一個字，有敢提及的，就會加以激烈的責罵。假如他們知道去年裏許多柔情的表示或祇是願爲柔情的表示的多次嘗試，——卻每次連這點萌蘗也總被遏阻了的——他們也許會很得意地說着，『不是我已說過的嗎？』可是蜀恨煞『求愛』的事情，從不許人對她有這麼一回事，祇須見到那項危險略露端倪時，總早準備着一個微笑或一件笑話來辟除來擋住它的。

當勞笠初入大學，他大概每月總有一次要墮入情網裏的；可是這些小小的情慾雖也轟轟烈烈，然不久即歸熄滅，所以是無傷的，反堪充蜀的談笑的資料，因爲她對於希望、失望、和放棄的

周而復始，感有濃厚的興味，而於他們每週的常會裏，勞笠也每將這些全盤告她的。然而後來到了一個時候，勞笠已不再拜倒於許多石榴裙下，却暗示着一種全神貫注的熱情，有時且如大情癡詩人拜倫時入於慘愁抑鬱之境，一往而不知返。忽然他又全然迴避了那個難題，寫哲學意味的信給獨，變成用功的學生，並且宣稱將孜孜地做「研鑽」的工夫，立志要在榮譽的光輝中去畢業。這從獨看來，比較步月談心，握手訴懷或眉宇傳情，都來得好；因為在獨的一方面說，她的腦比她的心發達要早，兼且她寧可與假設的傳奇人物為友，而總不願見具有傳奇性質的實際人物，因為前者，當她覺得他們可厭時，儘可暫時關在她的文稿箱子裏，而後者卻不易於管理的呢。

事情正在那種情形之下，忽然獨有了那個大發見，於是那天晚上，獨特別留心着勞笠的舉止，一種精警的程度為以前所未有。假如她腦筋裏沒有放入那個意思，那末看見珮絲很安靜，勞笠對她很慈和，原也是了無足異的。一朝對於她的活潑的想像既已放了韁，這便如野馬一般竟有絕塵而馳的趨勢；而她的常識觀念，因久寫傳奇小說，頗已喪失其本性，亦不能稍予挽回。那晚，正和以前一般，珮絲躺在蘇乏上，（註見下頁）勞笠坐在左近的一個小椅子上，作種種閒談來娛



她現在坐下的老蘇乏，簡直是蘇乏裏一個道地的老前輩——長長的，闊闊的，低低的，鋪得厚厚的；可是已不無破爛的模樣，這也是在情理之中，因為姑娘們當小孩時會睡眠或匍匐其上，也會倚着它的背作釣魚的遊戲，或跨着它的靠手為騎馬的練習，當幼小時會蓄小貓等於其下，視同一個動物園，及至成長為少女後，則曾於此息疲倦的頭，作非非的想，或聽着柔情的密語。她們都愛着這個，因為這是一家的安頓處，其中的一角又為蜀所最愛好的憩息之地。點綴着這尊嚴的臥椅上有不少的枕，中有一個圓而硬，裏面鋪着刺人的馬鬃，兩頭縫着一顆粗大的鈕珠；這令人懼怕的枕是她的特有的財產，常被用作自衛的武器，防禦的工事，或作昏昏欲睡時一個嚴厲的提防者。

勞笠早已熟識這個枕頭，對它深深厭懼，是不為無因的，因為以前可以隨便頑皮噪鬧的時候會領略過它的無情的重搗，現在又常常被其所阻撓使他不得坐他所最熱望的坐位，即在那蘇乏的一角，蜀的坐位之次。假如那段『大香腸』——這是他們給那枕頭的混號——豎立着，這是他可以走近坐息的記號，但假如它平放在蘇乏上，無論男人、女人或小孩，有誰敢驚動它的，真要

倒霉呢！那晚，蜀忘了保衛她的一角，坐下不到五分鐘時，忽然一個硬大的形體已顯現在她的身邊，於是勞笠將兩臂展開在蘇乏的後背，兩條長腿伸直在他的前面，嘆息一聲，表示他的得意，隨又帶喊帶說道——

『哪，這才是暢暢快快的滿足呀！』

『俗話不許，』蜀乾脆地說道，同時劈下那個枕頭去，然而這已太遲了，勞笠坐得貼實，無地可容它，於是旋轉地滾到了地板上，一會兒已隱沒無踪了。

『來罷，蜀，不要辣蓬蓬了。一個人一星期裏用功到見了骨頭，值得受人的憐惜，也是應當得到的了。』

『珮絲會憐惜你的，我太忙了。』

『不，我不願去煩累她的，但你是喜歡那樁事的，除非你忽然改了胃口，你沒有嗎？還是你厭煩着你的孩子，所以要向他擲枕頭？』

比這麼一種哀哀的訴求更加動人的，恐怕是不多聽見的了，可是蜀又對『她的孩子』澆



上了冷水，她忽以嚴切的問題向他道，

『這星期裏你送了郎黛兒小姐幾束鮮花？』

『一束也沒有，相信我的話。她已訂了婚。現在你還有什麼話呢？』

『我想這倒是好的，這是你無聊浪費之一——送許多花和東西給女孩子，其實你覺得她們並不值半文錢的，』蜀又繼續責備他道。

『有見識的女孩子，我十分是關切的，偏又不許我送她們「花和東西」，所以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的情感總得要有個發洩。』

『母親不贊成男女間的調情，便是戲耍也不好；但是你對女子調得很兇，坦第。』

『假如沒有什麼不便；我很想說這句話，「你也是這樣的呀。」既然不可，我只願說，在這麼一種小小的有趣玩意兒上我也瞧不到什麼危險，假如各方都知道這原不過是玩意兒罷了。』

『哦，這確是有趣的，我苦於不知道怎樣去從事。我也曾試過，因為在一羣人裏，別人都在做着的事你偏不幹，覺得怪不自然的；但我總像做不來，』蜀說道，忽然又改變了她的口吻，頓時忘

了她剛才所取諍友的態度。

『向艾美去學習罷；她對這自有一種特殊的才能的。』

『是的，她幹得很討巧的，而且總是恰到好處。我想有許多人生成會討人歡喜自己卻毫不費力，另有一些人不動則已動輒得咎的。』

『你不能胡鬧，我是高興的；這實在是使人神清氣爽，偶然見到一個直道而有見識的女子，可以仁慈而愉快，同時又不至作踐了自己，令人家竊笑。我老實告訴你，蜀，我所認識的女子裏有些人的舉動太摩登了，我代她們不好意思。她們原沒有什麼惡意，我敢說；但假如她們知道了我們後來怎樣談論她們，我推想她們也要改變一些行徑呢。』

『她們對你們也正取同樣的看法呢；況且她們的舌子比你們的還要尖利些，你們這班人實在更其吃虧，你們是和她們一樣無聊，完全一樣的。假如你們規規矩矩的，她們也會的，可是她們知道你們喜歡她們無聊的言動，因此她們依舊這般，你們却偏偏責備她們呢。』

『你可真了不得，小姐，』勞笠神氣地說道。『我們何嘗真喜歡胡鬧的姑娘，雖然有時我們

的行動彷彿是這麼樣的。反之，美麗貞靜的女子，男子們從不敢議論，如果談到也必是敬敬重重的。你是太天真了！假如你能夠易地以處我的地位，有一個月的光景，你便會見到一些使你也得要瞿然而改變你的意見呢。老老實實說，當我看見那麼一個輕輕佻佻的姑娘，我常欲借我們的

朋友魯平雄（註）的話說道——

「快快走罷，快快滾罷，你這老面皮的騙子！」

勞笠一面不願說侮辱女性的話，一面又根本不喜歡交際社會所表現出來女子的弱點，這兩者的衝突，在以上的一番說話裏，顯然可見，使人聽了，也自忍俊不禁的。蜀早知道這「勞家少年」一班深知世故的太太們視爲最宜快婿之選，她們的女兒們也常以青眼相加，不論老少的女子均給他以怡悅的顏色與動聽的言辭，幾乎使他變成了一個執袴子弟；因之她注視着他，惟恐有失，怕他要變壞了，所以今晚聽到他說仍舊相信幽嫻靜好的女子她口雖不言，心中的快樂

（註）Cock Robin 一隻雄雞的名字，這是美國有名兒歌的一個主人公。

固已可想而知。忽然又回到了她的規勸的情調，她放低聲音說道：『假如你必須要一個「發洩」的去處，坦第，去專心致志於一個「美麗貞靜的女子」爲你所確實敬愛的，不要再空費時間在無聊的女子身上罷。』

「你確是這般意思嗎？」說了勞笠便注視着她，自己臉上有一種憂喜交并難可名狀的神情。

「是的，我是這般意思；不過我想大體說來你還是等到大學畢業了，同時準備着足以相稱。你現在還配不上——哦，無論是那一個靜好的女子。」於是蜀的臉上也有了一種希奇的神色，因爲她幾乎把一個名字說了出來。

「那我確是配不上的！」勞笠也承認道，臉上一種欲然自知不足的容色爲以前所未有，垂着他的眼，心不在焉地將蜀的裳上流蘇纏在自己的指頭上。

「唉，糟極了，這是不行了。」蜀自言自語道；隨又說道：『去唱歌給我聽。我渴想着有些音樂聽聽，並且我是常常喜歡聽你的。』



「這是舊痛嗎，我的寶貝？」

「不；這是一種新的，但我還能忍受。」珮絲說了，便要止住她的淚。

「把一切告訴我，讓我來醫治它，正像我常要設法來醫治那舊的一樣。」

「你是不能夠的，也是無可醫治的。」說到這裏，珮絲的聲音已不能自制，於是牽住了她的姊姊，她哭得那麼傷心，把蜀嚇慌了。

「在那裏？我叫母親去？」

珮絲不回答第一問題，在黑暗中一個手不知不覺放到她的心窩，髮髻痛即在此；另一個手緊拉着蜀，急切地說道：「不，不，不要叫她，不要告訴她。我便會好起來的。睜在這裏，拍拍我的頭。我當安安靜靜去睡；真的。」

蜀聽從她的話；只是當她的手輕輕地往來於珮絲發燒的額角和那濕的眼皮之間，她的心不勝滿滿的，且極欲有言以明真相。不過蜀雖然年紀尚輕，卻已知道人心有如美花一般，不可粗率處理，而應當任其自然展開的；因此，她雖然相信她知道珮絲新痛苦的原因，卻只以最溫柔的

聲音說道：『你有些不舒服嗎，小寶貝？』

『是的，蜀』——經過了長久的等待，才來這麼一句答語，

『假如你告訴我什麼，這不能給你一些安慰嗎？』

『現在不，現在還不。』

『那末我不再問了；但須記得，珮絲，母親和我總是喜歡知道你，幫助你的，祇要她們能夠的  
話。』

『我曉得。我將來會告訴你的。』

『痛現在好了些嗎？』

『啊，好得多了；你總是這麼能給人安慰的，蜀！』

『快睡罷，寶；我陪你在一起。』

於是頰碰頰的她們倆都睡着了，明朝珮絲又似恢復了以前的狀況，因為在十八九歲的青  
年，無論頭痛或心痛都不會長久，幾句親愛的言詞每能醫治了多數的病痛。





想如果我努力一試倒也還是適宜的。」

「呀，往那個大客舍裏去做侍役！」馬夫人說着時，面上表示着驚異，然而也並沒有慍色。

「這不就是出去做侍役；因為吉太太是你的朋友——是最和氣不過的人——一定會使  
我一切舒舒服服的，她的家和別的人是分開的，並且那邊也沒有人認識我。即使有人認識我，我  
也不管！這是正當的工作，我不爲此而覺得不好意思的。」

「我也不如此的，但你的文字工作怎麼辦呢！」

「這是更好了。我會看到和聽到新的事物，得到新的意思，並且即使我在那邊沒多時間去  
寫作，我必帶回許多許多的材料供我去寫那種無聊的文字。」

「那我是無疑的；不過這些是不是你這次奇突的思想惟一的理由呢？」

「不母親。」

「那末你可以告訴我其餘的理由嗎？」

獨先仰首一看，再俯首一看，兩頰忽泛潮紅，慢慢說道，「說出來也許有人以爲我是太自負

了或竟是錯誤的，不過——我真怕——勞笠漸漸地太喜歡我了。」

「那末你卻不關心着他，像分明地他已開始關心着你？」馬夫人一面問，一面露出急切的神情。

「呀，我不喜歡那個好孩子，我一直是如此的，並且覺得他是十分了不得；至於別的事，那是無庸提及的。」

「我高興聽到這箇，蜀。」

「爲什麼呢，請說說看？」

「因爲，寶，我想你們倆實在難以相稱的。做做朋友呢，你們是很快樂的，即使常有爭論，不久重歸和好；但是假如你們要匹配終身，我怕都要鬧起來的。你們兩人太相像，並且兩人都太愛自由——且莫說熱烈的脾氣和堅強的意志——因此不容易和諧地相處於一種緣分的關係中，因爲這不但需要深切的愛情，並且也需要無限的忍耐的。」

「這正是我所有的感想，祇是我說不出來。我喜歡聽到你說他還不過開始關心我。我心裏

必定十分不安，如果要使他失望；因為我不可以愛上這個好朋友，只因我感德於他，我可以這般嗎？」

『你的確知道他對你的情感嗎？』

蜀回答時兩頰的顏色漸漸由淡紅轉入深紅，神情上混雜了快樂，得意與苦楚等感覺，這是少女們所常有的，當她們談及初戀的時候——『我怕是這麼的，母親，他沒有說過什麼，不過他臉上已表現得很多。我想我還是及早走開，免得要有什麼。』

『我贊成你的意思，假如可以做得到，你便去罷。』

蜀的神色頓似寬解了一番，再停一息之後，又微笑說道：『不知莫夫人曉得了，會怎的覺得你又措置失當了；但又想到亞妮尙有機會，又要怎的快活呢。』（註）

『啊，蜀，做母親的雖然措置的方法不同，然而希望是一樣的——只要見她們的兒女快樂罷了。梅格已經得所，我對她的成功頗為滿意。你呢，我任便你去享用你的自由，直到你已覺得膩。』

（註）參看小婦人第九章疑雲。（一七七—一九七頁）

煩了；因爲這麼你才覺得還有比自由更美好的呢。艾美是我現在所最要留心的，不過她的判斷力會幫助她的。至於佩絲，我並不懷抱什麼許多奢望，只求她身子會康健起來就是了。順便要說起，她這幾天裏似乎精神爽朗些。你有否對她說過？」

『是的，她承認她有些煩惱，并且允許慢慢會告訴我的。我也不再說下去，因爲我知道這個的。』說後蜀便把她的小小的故事講了一遍。

馬夫人搖着她的頭，然而對於這件事，卻並不作那麼多情的看法，祇是看去很嚴重，并且一再重述她的意見，說爲了勞笠的利益，蜀應暫時走開一下子。

『讓我們不要對他說什麼，直到計畫已經定了之後，然後我會出其不意突然走去了，使他不及有傷感的表示。佩絲也得以爲我去是爲娛悅自己的，這原也是實情；我不便對她說關於勞笠的話，但我去了以後她可以寵愛他，安慰他，這樣可以療治她這情傷的毛病。他已經過不少次這一般小小的磨難，他已慣常了的，對於這一次的失戀不久便會釋然的。』

蜀說來似乎很有希望，可是也不能丟去那慄慄的危懼，便是這個『小小的磨難』比較以

前的要利害，而勞笠對於這一次『失戀』的自慰怕沒有如以前一般的容易呢。

這計畫在家庭會議裏討論過，得到了贊同。因為吉太太聽到蜀願意自去，歡迎之不及，允許好生待她，使她覺得舒舒服服，不致感到寂寞。束修所入可以使她自食其力；她所有的空閒時間，又可用以做寫作的功夫，從以得到些貼補，而所見到的山川景物風土人情，既足以娛心意，又足以長閱歷。蜀想到這個情景，不由得夢魂已越關山飛去，因為這家庭的小窠裏已容不住她躍躍欲試冒險進取的精神了。等到一切定了以後，她戰慄地告訴了勞笠，豈知勞笠毫不為動，這又使她不勝驚奇。勞笠近來異常嚴肅，但又很和悅，有人笑說他是在他的生活史裏轉過一頁，他莊重地回答道：『正是呢；而且我望這一頁揭轉了以後便就此定了。』

蜀聽了心裏如釋重負，頗喜他的向善之誠。剛於此時發見，於是寬心地去作離家的準備，珮絲也似乎比以前快樂——並且希望她的定計決策是於各方均有利益的。

她將離家的前夕，對珮絲說道：『一件事我留給你好生看守。』

『你意思是你的稿件嗎？』珮絲問道。

「不，我的孩子好好的待他，你可以嗎？」

「當然我願意的；可是我不能如你一般，他不見了你，不知要怎的傷感呢。」

「這是於他無害的；所以你須記得，我把他留給你去管，由你去磨難，寵愛，察看，就是了。」

「我願盡力做去，爲了你的緣故。」珮絲許她道，同時見蜀向他那般希奇地看着，不免奇怪。

臨歧之頃，當勞笠對她說了『再會』之後，他又鄭重地附耳說道：「這是一點沒有益處的，

蜀。我的眼睛常在你身上，所以留心你的舉動，不然，我便要來使你回頭的。」

讀過小婦人的，有人特別敬愛蜀，也有人特別敬愛珮絲。我想我們或者可以說：珮絲是聖人一般，蜀是豪傑一流；前者偏於柔，後者偏於剛。然而我們祇可說是大概如此，因為珮絲未嘗不具強毅之氣，蜀又未始不多徘徊之情呢。

曉滄

## 第十章 旅情

「十一月，自紐約發。

「親愛的媽咪和佩絲，（註）——我差不多要寫給你一整冊書之多，因為我有無數的事要告訴你，雖然我不是在歐洲大陸旅行着可以和那位好姑娘相比的。車行漸遠，我不見了父親慈和的顏色以後，我不免覺得憂傷，幾乎要滴下一二點辛酸的苦淚，幸而見到了一個愛爾蘭婦人帶着四個時時在哭鬧的小孩，他們的情形頗足移我的心意，因為每一次他們張大了口嘴大叫的時候，我便丟一些薑汁餅屑在坐位上，這樣藉以自己排遣。

「不久太陽出來了，看見這個情形彷彿是一個佳兆，我也一般地開霽了，所以一路看見許多景物，真是滿心歡喜。

（註）媽咪，呼母之稱。見小婦人第一章第十頁。

「到了之後，吉太太極誠意地歡迎着我，我立刻覺得自由自在，縱然是住在一所充滿着陌  
生客的大宿舍裏。她給我房子頂頭正中小小的好玩的一間——她祇有這麼一間了；然而裏面有  
一具火爐，靠南常有太陽進來的一個窗畔，安着一個好好的桌子，只要我高興的時候，我可以常  
坐在這裏，儘自寫着那兒童室，便是我將來教授和縫紉的地方，是靠近吉太太私室的一間明亮  
的房間，兩個小女孩是美麗的孩子，——祇不免寵嬌了，我想，不過等到我講給她們聽了「七個  
環豬獮」的故事以後，她們已頗喜歡我；無疑地我會成就一個保姆的典範。

「假如我不願到那大桌子上和許多生人一同聚餐，我可以和孩兒們同食，我現在便是如  
此，因為我實在是怕見生人的，雖然沒有人會相信這句話的。

「現在，我的寶，你儘可自由自在，」吉太太以母親般的神情說道；「我自朝至晚終天跑  
個不了，這你從這麼一個家庭裏，想已可推見的了；不過假使我知道小孩們好好的和你在一起，  
一椿大心事便可丟開我的心頭了。我的房間你常常可來，你自己的呢，我要盡我的力量使它是  
舒舒服服，假如你要幾個同伴談談，這所屋子也住着幾個有趣味的人物，晚上的時間完全是



你自己的。假如碰到什麼不是，來告訴我罷；總之我望你能夠快快活活。晚餐的鈴聲響了；我須跑去換上帽子；」話才終了，人已慌慌忙忙地疾行而去，讓我一人在我的新窠裏去整理自己的事了。

「不久我就走下樓來，那時我卻見到一件樂意的事。在這所高居大廈裏，每層樓梯總是長的，當我走到第三層，看見一個小女僕一拖一拐地上來，我便立住等着，忽然見到她背後來了一個男人，從她的手裏取去了那一大斗的煤，一直帶上了樓去，放在一個樓梯頂邊的一個門前，然後走去，和顏地一頷首，帶了異邦人的語音說道：「這麼可以好些。那年輕的小背是不堪這麼重負的。」

「這不是很好嗎？我喜歡看見這種事，因為，正如父親所說，細行瑣節裏常足表見人的品性的。那晚我對吉太太說起這件事，她笑了，并且說道——「這總是裴爾教授；他常常是有那些舉動的。」

「吉太太對我說他是柏林人；很有學問而且很好，但是窮乏得像空屋子的老鼠一般，靠了

教書去支持他自己的，生活還要養活兩個孤苦的小外甥，他們的父親是美國人，不幸死了，他們在這裏受裴爾教授的教，但他一切須稟命他寡姊的意思以行的。這不是一個很有情致的故事，然而我卻覺得有味；我心裏頗快樂，聽到吉太太肯以客堂間借給他，讓他去教授幾個學生。在這客堂與兒童室之間有一面玻璃的門，我想仔細竊窺他，然後我可以告訴你們他是個什麼樣兒。他差不多四十歲了，所以是無妨的，媽咪。

「晚餐之後，既和小姑娘鬧了一陣送之入睡，方得拿起那隻大針線籃去工作，一面和我的新朋友隨便談話，安靜地過這黃昏。我將逐日筆記每天的行事，按週寄送一次，所以現在且擱筆祝你們晚安，明天再談罷。」

。。。。。。。。

#### 「星期四晚上」

「今晨我的齋舍裏殊為活躍，因為小孩們太胡鬧了，有一次我竟想要把他們搖一陣。不知怎樣來了一種天機，會使我想去試教她們體操，果然後來她們肯靜坐下來了。早餐後小女僕

帶她們出去走一趟，我重理針黹，頗覺帖然。我正在謝謝我的星宿使我竟已學得能做好好的鈕扣窩兒，忽然聽到那客堂的門豁刺開了，又豁刺閉了，並且聽得有人開始嗚嗚地唱着一個德文歌——

「汝亦熟知斯土乎？」

聲音嚙嚙像一個大蜜蜂。我知道這是不合的，然而機會一到我竟有欲罷不能之勢；於是將玻璃門前的遮幕，輕輕舉起，我就向裏窺覷。裴爾教授在裏面，當他凝神在整理書籍時，我仔細看他得很清楚。一個道地的德國人——頗壯健，滿頭亂堆着櫻黃色的髮，蓬蓬的鬍子，平正的鼻子，眼睛裏一種慈和的神色爲我以前所未經見，聲音嘹亮洪大，我們常聽了本國人尖銳而懶怠的言語以後，驟聞之，耳朵也爲之一清新。他的衣服陳舊了，他的兩手殊大，其實他面上除了一副美好的牙齒以外，更無其他美點；然而我卻喜歡他，因爲他有一個好頭顱；他的襯衫很細潔，他看去像是品格高貴的人，雖然他衣上已丟了兩顆鈕珠，一隻鞋上并且已經打了一個補。還有他口裏雖然唱着歌，看去頗爲嚴整，直到他往窗前去將水仙花轉向太陽光，順手將貓一摸，貓就搖着尾巴，以首

向他親熱得很，他於是笑了。忽然聽到門上有剝啄聲，他便以明爽響亮的聲音喊道——

「進來！」

「我正想避開了，忽然瞥見一點渺小的孩子帶了一本龐大的書冊，於是又停住，欲一窮其究竟。」

「『俺要俺的裴爾，』那小小的說道，擲下了她的書，跑到他的身邊去。」

「『那末你可以有你的裴爾；來罷，他要狠狠的抱你，我的姊娜，』那教授笑說道，兩手把她高高舉起在他的頭上，她得低垂她的小臉才能吻到他。」

「『現在俺要學冬苦了，』（註一）這好玩的小東西又說道；於是他抱放在桌上，推開了其所帶來的大字典，給她一張白紙一枝鉛筆，她便一路寫去，時時揭轉一頁，並且用她小小而又圓肥的手指，從一頁的上端按到下端，鬚鬚在找一個字，一種嚴整的神氣幾乎使我破口而笑，險些兒因此被人窺見，同時裴爾先生立在旁邊，輕撫她的美麗的髮，大有做父親一般的神情，使旁

（註一）小孩子「功課」二字說不清，故云「冬苦。」以後或有相類處，請閱者自己辨認罷了。

觀的人以為這小女兒竟是他自己的，然而她看去不像德國人而偏像法國人呢。

「門上又來一次剝啄聲，進來了兩位年青女子，我於是只好自己坐下來做自己的工作，但是隔壁一片的廝鬧與胡纏，我都聽得清清楚楚。一個女子一直在裝憨笑，並且不斷地作態說道：『現在，老師！』另一個讀她的德文竟不成個樣子，這必定使他有欲笑不能欲哭不得的心情呢。」

「兩個人都像使他有忍耐不住的苦楚，因為我好幾次聽他鄭重地說：『不，不，不是這般的，你沒有仔細聽我說；』有一次發出重擊的響聲，彷彿他是在拿了他的書拍這桌子，隨後便是失望的嘆息，『呸，今天一切都不行。』」

「苦命苦命，我真可憐他；後來姑娘們去後，我又向裏一窺，看他是否還能生存着。他深深地投靠在椅子裏，倦極了，閉目靜坐，直到鐘鳴二下他又跳了起來，放他的書在袋裏，彷彿又預備再教一課的模樣，於是從蘇乏上抱起了久已酣睡的娣娜，將她輕輕地帶走了。我想他的生活真不易呢。」

「吉太太來問我要否往樓下去用晚餐；因為覺得有些寂寞，我想倒也願的，看看同住在一

個屋頂底下的究是些什麼人。因此我就梳裝一下，也得整齊些，並且想借吉太太的身子爲掩護溜了進去，不過她是短短的，我偏長長的，所以我掩藏的計劃完全歸於失敗。她給我近她身的一個坐位，等到我的臉涼了以後，我鼓起所有的勇氣，抬頭一看四圍的情形。長桌子四邊坐滿了人，個個人都全神地注意在用他們的大餐——特別是男人們，他們好像是有急不容緩的情形，狼吞虎嚥，食畢即去。在這裏，像在其他旅舍的食桌一樣，可以看到各種人與味的所在：青年男子在他們的自身，青年夫婦在他們的匹偶，結婚多年的女子在她們的小寶貝，年老的紳士在政治消息。然而這些人卻都不能引起我多大的興味，除了一位容顏婉孌的少婦，似乎頗有些兒特質的。

『丟，在桌子的那一頭便是那位教授，一邊和一個法國人談哲學，一邊提起喉嚨回答一個好問而重聽的老紳士的許多問題。假如艾美見了，她會永久不理睬他，因爲不幸他食量很大，將他的食物一大羹一大叉地送下去，定要使我們的「貴婦人」見而咋舌。我卻不在意，因爲我喜歡「見人家吃得有滋味」，正如黑娜所說，這可憐的人兒，整天教了這一班笨貨，也需要一些食物的了。』

「當我餐罷上樓時，兩個青年在門銜的着衣鏡前整理他們的帽子，我聽到一個人低聲向另一個人說道：『那新客是誰？』」

「『保姆一類的東西。』」

「『見鬼她到我們的桌上幹嗎？』」

「『老太婆的朋友呢。』」

「『頭到是好看的，太不時髦了。』」

「『一點也不給我們一個火來罷。』」

「我初始聽了發怒，後來也不管它，因為保姆原不比書記來得差，并且我雖然不時髦，却尙有情理，而且聽到這兩位雅緻的人兒的談話，看見他們一路烟霧騰騰中喋喋不休地行去，自己倒覺得有的情理還比別人多些呢。我真厭惡俗人！」

。 。 。 。 。 。 。 。 。 。

『星期四』

「昨天是一個安靜的日子，我祇用來教小孩，做針線，并在我的小房間裏寫作，那房間窗明几淨，又生着一個火，好不舒暢。我聽到些有趣的新聞，并且因人介紹見了那教授。姊娜的母親似乎是在洗衣作裏做熨工的法國婦人。這小東西的魂靈像已被裴爾先生所攝住，他在旅舍的時候她總是跟住他，倒彷彿像一個狗跟着他的主人，他看見了這個情形也頗喜歡，因為他原很愛小孩的，雖然他還是個獨身男子。吉毛咪和吉蜜尼對他也很有感情，所以講給我聽他所編的戲劇，所送的禮物，和他所講的了不得的故事。住在這裏的青年人聽說也故意和他開玩笑，稱他爲「德國老」，「皮酒瓶」等等。可是吉太太說：他竟像小孩一般，只當它們是笑話，毫不在乎的，因此他雖然有許多外路人的模樣，他們卻都喜歡他的。」

「那位少婦是諾登小姐——有錢財，有修養，而性情又溫和，她今晚餐時和我談話，（我今晚又往大桌子上去用餐，因為看看各種各色的人，真是有趣的呢！）并且要我到她房裏去看。她有好書籍，好圖畫，認識有趣的人物，待人頗和氣，因此我也應得好好的，莫使她覺得我討厭，因為我也要結交些高尚朋友，祇不過不是艾美所喜好的一種罷了。」



「昨晚我正在客堂裏的時候，裴爾先生挾了些報紙進來送與吉太太的。她卻不在那裏，不過少年老成的蜜尼很有趣味地介紹了我，道：「這是媽媽的朋友，馬小姐。」

「是的；她怪快樂的，我們真喜歡她呢。」乖乖的毛咪又插嘴道。

我們兩人都相向深深一鞠躬，然後笑了，因為那個極規矩的介紹詞和那傻氣的評語真是相映成趣的呢。

「呀，真的，我聽見這些吵坯來麻煩你，馬小姐。假如再是這般，你通知我，我會來的。」說了他故意緊織他的眉毛，像是警告一般，這偏使一對小孽障又笑逐顏開了。

「我答應了他，他就去了。祇是我彷彿命裏註定要多多看見他的，因為今天我將要出去，經過他的房門時，無意中我的陽傘碰了他的房門。門豁然開了，只見他穿了睡衣立着，一手拿着一隻大藍襪，另一手一隻打補綻的引針；他絲毫沒有愧色，因為當我解釋了一切，急急前行的時候，他連襪帶針揮他的手，以他響亮而愉快的聲音說道——

「今天天氣正好可以出去散一回步。」又用法文成語說道：「我望你暢暢快快游散一

回子小姐」

「我走下樓梯時一路笑着；但想到這可憐的人兒須得自己修補衣服，也不免爲他悲傷。德國男子能夠刺繡，這是我知道的；然而補襪是另一件事，並且沒有那麼的美觀呢。」

○○○○○○○○○○○○

『星期六』

「今天沒有什麼可記的事，除了向諾登小姐一訪問。他有滿房間可愛的品物，她的爲人更是可愛；她給我看了她所有的寶物，問我有時願否和她一同往聽音樂或演講，算是她的陪伴。假如我也喜歡的話。她說時出於請求的口氣，不過我知道這必是老太太告訴了她我家的景况，她的爲此，實出於對我的好意。我本來不肯低首下人的，不過受了這麼人來的恩惠，也不致使我如有重負在身，所以我也樂於承受了。」

「當我要回到孩兒們的房間，忽聽到客堂裏一片喧鬧的聲音，因此我就向裏一看，只見裴爾先生四肢着地，娣娜騎在背上，毛咪用那跳繩牽着前導，蜜尼取餅屑喂兩個小孩子，而這兩個

小孩跳擲咆哮在用椅子搭成的圍場裏。

「我們是玩動百圍呢，」毛咪向我說明道，他意原是說動物園罷了。

「的確是俺的丈！」娣娜也說道，她一手牽住教授的髮，當他是個象。

「媽媽到了禮拜六下午，當弗朗和愛彌回來的時候，讓我們隨便玩的，裴爾先生，不是嗎？」

「蜜尼說道。」

「這個「丈」坐了起來，看去像別人一般的起勁，帶着德國土音正色對我說道——」

「一點也不錯。假如我們聲音太大了，你祇對我們說『靜些！』我們便可以斯文些兒。」

「我答應了，但儘讓門開着，看他們的玩意兒真有趣，——我從未見過更有聲色的嬉耍了。他們做了追逐等遊戲，舞蹈，歌唱，等到天氣漸暗，他們圍住了教授，堆疊在蘇乏之上，他呢，對他們講述有趣味的仙人故事，如烟囱頂上仙鶴送孩，以及乘了雪花飛舞而來的小「地仙」等等。你想這些德國人不是天真爛漫的嗎？」

「我真喜歡寫作，我真要不知所止，假如不是爲了節省的關係，因爲我雖然用了薄薄的紙，

字又寫得那麼的細，可是我想到這封長信所需要的郵票，竟使我不寒而慄。艾美的信，你們看了幾遍，等到放得開的時候，千祈轉送給我。我的瑣屑在她光耀顯赫的壯游之後，誠卑卑其不足道，然而你們必也樂聞，這是我所知道的。坦第是否用功得很，竟沒有空工夫寫信給他的朋友？爲我好好照顧他，佩絲，並且告訴我關於兩小孩的一切情形，爲我向人人轉致十分的愛念思慕。——從你們忠實的

【蜀】

「附啓——將這信重讀一遍之後，方始覺得這已充滿了裴爾的氣息；不過我素性注意着希奇怪僻的人兒的，並且我也沒有別的事可寫。謝謝你們罷！」

。。。。。。。。

【十二日】

「我的寶貝的佩三，——這是一封隨便亂塗的信，我所以寫給你，我想這或可使你看了開心，並且可使你略知我的近狀；因爲，我的近狀雖然不足驚奇，卻也十分有趣，這我知道你聽了也必

會歡暢的呢！我對於吉氏兩幼孩用盡了平生的力量，以為知識與德行的栽培；她們的智芽逐漸抽條，她們的槎杈確也能漸就範圍。她們於我的興味不及娣娜和那幾個男小孩，可是我總為她們盡職，她們也頗愛我。弗朗和愛彌是兩個快樂的小童子，正合我的意思，因為他們融合了德國和美國的精神常常是活潑潑的。每星期六的下午，不論在家與否，總要喧鬧半天，天氣好的日子，他們都往野外去，居然像學院的學生一般，有那位教授和我維持秩序，這才是有趣呢！

「我們現在已是很要好的朋友，我并已向他受課，這實在是不容不如此，其間的經過說來直要令人捧腹，所以我不可不告訴你。尋根究底，第一件事要說的，是有一天吉太太正在裴爾先生房間裏翻找物件，聽見我走過，叫着對我說道：

「你曾經看見過這麼一個亂七八糟的窠嗎？來相幫我把這些書來理好，因為我已把一切顛之倒之，要想找我不久以前給他半打的新手帕，不知他已用在那裏去了。」

「我就進去，一面工作，一面向四周看看，覺得這真是一個亂七八糟的「窠」呢。書和紙隨處堆滿了，火爐上放着一個破的石膏像和一管廢置不用的舊簫；一隻羽毛零落尾已折斷的鳥，

在一個窗畔上嚶嚶地鳴着；一隻白老鼠的籠點綴着另一個窗畔；稿子上放着沒有製就的船和線條；不潔的小靴子立在火前熏着；實則他所心愛的幾個孩子——爲了他們，他不恤犧牲了自己，幾乎盡日做他們的奴隸，——滿房間都可以見到他們的踪跡。經過一場大索之後，失去的東西方始找到了三件——在鳥籠上，一則滿染着墨水，第三件因爲是揭火爐蓋時，用來裹捏手處，免得燙傷，所以已是焦黃的了。

「『這樣的人！』好脾氣的吉太太笑說道，同時她把那些殘餘的物件放入碎布袋裏去。『我想其餘的早已扯碎了去繫船，包破指頭，或者做了紙鳶的尾巴。這是太壞了，我卻不願責備他；他毫不在意，又生成一副好脾氣，他儘讓這些孩子們隨便同他胡纏。我已許他，代他洗衣打補，可是他忘了把衣服交給我，我也忘了將它們檢閱一過，所以他有時真難堪呢。』」

「『讓我來修補罷。』」我道。『我不在乎的，他也無須知道是誰補的。我也願意做——他待我好好的，常爲我帶信并借書給我。』」

『所以我把他的東西整理好了，并且爲兩雙襪子縫上了底，——因爲原有的，經他希奇的

補綴，已太不成個樣子了。我們都不提起一個字，我希望他也不會知道。那知上星期有一天他當場捉住了我。事情是這樣的。聽見他教人的功課使我覺得很有趣，因此我也想學習；因為娣娜跑進跑出，沒有將門關上，所以我可以聽見。我本已坐近那個門，手裏正要補完最後的一個襪，同時要想了解他對一個新來學生所說的話，這個學生聽去像和我一樣笨。到後來那個女學生已經去了，我以爲他也已經去了，隔壁寂然無聲，於是我竟起着勁自己高唱着一個動詞的變法，坐在椅子裏搖得不亦樂乎，忽然聽到一些嗚嗚的聲音，我就仰起頭來，只見不是別人，卻就是斐爾先生在屏息地看着笑着，同時搖手要娣娜勿聲張。

『等到我停住，像鵝一般地呆呆望着，他就向我說道：「呀，正是！你偷看我，我偷看你，這倒也不是壞的；但是我現在不講笑話，我要問你有意學習德文嗎？」』

『「好的，可是你太忙了。我太笨，學不好的。」我囁嚅地說道，臉紅得像芍藥花一般。』

『「吓，我們總可以尋出時間來，至於學習能力，你更不用謙虛。在黃昏的時候我很願教一些兒課；因爲你看馬小姐，我還有債要還呢。」他說到這裏，并指點着我手裏的工作。他又繼續說

下去，「這些好太太們會相互談論道，『是的，他是一個老木貨，他不知我們爲他做的事，他也不會警覺到他的襪底沒有洞了，他想他的鈕珠跌了自己會生出來的，並且相信鞋帶子也會自己拔長來的。』啊！不過我還有一雙眼睛能看。一個心能夠覺得感謝。來罷，你可以時時從我這裏學一些德文，要不然我也不願再見那些彷彿仙人一般所做的工作了。」

「自然，在這樣一番話之後，我不能再有什麼話可說，況且這確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因此，我就定下這項交易，而且即日開始。我習了四課，忽然陷入在一個文法上的污泥潭裏。這教授對我很能忍耐，然而我想他一定覺得是痛苦，有時他看住我，臉上卻頗有失望的神情，所以我竟不知是笑的好還是哭的好。我於是把這兩件都做了；可是等到我唏噓欲絕表示萬分懊喪與痛楚的時候，他便將那本文法書摔在地下，氣烘烘走出房門。我以爲這件事從此完了，自己不勝羞辱，卻沒有絲毫怨他，正在收拾紙張書本預備跑上樓去，把自己重重地責罰一下，忽然他又進來了，步履活潑，神采飛揚，彷彿我有了什麼榮譽似的。」

「現在我們且換個方法看看。我們來同讀這些有趣的小故事，不再往那本枯燥的書裏



去下功夫，那會給我們煩惱，應該棄置一邊了。」

「他說得那麼懇摯，同時將安徒生的神仙故事攤開在我的前面，一種誠意，令人難卻，我覺得更是羞愧，於是用着拚命的態度去學習，他看了似乎十分開心。我忘了我的羞怯，於是用盡我的力量孜孜矻矻地做去，遇到長字，不知怎的讀音，祇有盡自己的心思，照臨時的主見，一連串打了好幾個頓才滾過去。等到我讀完了第一頁停下來略蘇喘息的時候，他拍他的手，全心地又雜着德語喊道，「這真好！現在就得了！輪到我自己。我用德文讀，請你聽罷。」說了他就一直讀去，隆隆地傳來響亮的字音，鏗鏘的聲調既甚悅耳，淋漓的情態又殊悅目。湊巧這故事是忠誠的錫兵，這你知道是最好玩的，所以我覺得好笑——我真笑了——雖然我不能了解他所讀的一半，我卻又欲不笑而不可得，他既熱心，我又興奮，全部事是這麼談諧的。」

「在這件事以後，我們教學兩方都比以前順利，現在我讀我的功課也頗不差；這種學習方法於我頗屬相宜，因為將文法裹入故事和詩歌裡，面彷彿用菓醬包了藥丸送服——所以我很喜欢這個而他似乎也還沒有倦意——這都是他很好的精神，不是嗎？我想到聖誕時送他些禮物，因



跳躍起來。這是家庭式的，看了令人神清氣爽，因此我就坐在地板上，以我平常所有莫名其妙的情態，看，吃，笑，以至於哭。這些東西正是我所要的，並且因為是自家做的而不是買來的，所以越發覺得可貴。珮絲新製的「避墨圍巾」是極妙的；黑娜的一箱薑汁餅直是寶物。我要穿上母親送我的佛蘭絨衣衫，細讀父親所手自評點過的書籍。謝謝你們大家，千萬個多謝！

「說到書籍使我想起我已很富足，因為當元旦這一天，裴爾先生送給我一本美好的莎士比亞集。這原是他所很寶貴的，我也常常羨慕，因為它是高高地放在上位，與他的德文聖經，柏拉圖，荷馬，及彌爾敦集等並列，所以你可以設想我當時的情感，當他將這本書取了下來，去了包紙，並且給我看裏面已寫下我的姓名，末了并寫着「你的朋友弗力德烈裴爾敬贈」等字樣。

「你常說要有一個書庫；我現在給你一個，因為在這兩個蓋之間（他意是說兩書面之間）實在合着不少的書在一本裏。好好讀他，他會幫助你不少，因為這本書裏對於人物的體會可以幫助你去領略世間的人情，而用你的筆去描寫出來。」

「我表示滿心的謝意，現在我也常常談及我的「書庫」，彷彿是已有書萬卷了。以前我不

知道莎氏集裏所含內容的美富；但那時却沒有一位裴爾先生（註二）來昭示我。啊，請你們決不可取笑他可怕的姓名；這不讀魏兒（註二）或皮餌（註三）如旁人所說的，而却介乎兩者之間，也只有德國人才能說得不錯。我高興你們愛聽我告訴你們的話，希望你們有一天會認識他。母親必定贊美他的熱烈心腸；父親，他的聰明頭腦。我對於兩者並皆贊美，雖南面王無以易我的新「朋友，弗力德烈裴爾。」

「我既沒有錢，又不知道他所愛好的是什麼，因此我就辦了些微物放在他房間的近處，希望他無意中會發見它們。它們或切實用，或備點綴，或以引人笑樂——桌上一個新的文房架，一個小花瓶，他總有一些鮮花插在瓶內，或者放一點嫩綠在玻璃瓶中，這樣他說，可以使他常常覺得清新——還有一個做他火爐蓋的一個捏手，免得他燒焦了艾美所稱的「帕兒。」我仿照佩絲所發明的——一個大蝴蝶，粗厚的身體，黃黑的兩翼，絨線做的觸鬚，珠粒嵌的眼睛。他看了喜歡得很，卻放在壁爐架上，當作一種擺設，只可遠望而不可使用；因此我的一番努力到底還是徒然。他雖

（註一）Prof. Bhaer

（註二）Bear 意即大熊

（註三）Bear 意即皮酒

然窮困，可是沒有忘了同房子裏的一個傭僕或一個小孩，這房子裏的人，從那個法國的洗衣婦人以至諾登小姐，也沒有一個忘記了他。我聽了不勝喜樂。

「他們發起了一個喬裝跳舞會，因此在除夕的晚上大家甚為歡暢淋漓。我本無意下去，因為沒有衣服；可是在最後的一分鐘，吉太太忽然想到些舊緞服，諾登小姐也借給我花邊和羽毛；於是我就打扮了麻拉普夫人（註四）帶上一個面罩搖搖擺擺地進去。沒有人知道我是誰，因為我故意換了我的嗓子，也沒有人會夢想得到那緘默而高傲的馬小姐（因為他們中間多數以為我是很古板而冷僻的；我想從器小的人看來我是如此的）是會張冠李戴，作弄他人，使人竟莫辨其真面目的。我心裏暗自狂喜；等到我們卸下面罩，看他們只凝視着我，不勝驚異，也着實是有趣的呢。我聽到一個青年對另一青年說道他知道我會經做過戲子；他并記得彷彿曾在一個小戲院裏看見我過的。梅格聽到了這個笑話，必覺得甚有滋味。裴爾先生扮上鮑尼克（註五）姊

（註四）Mrs. Malaprop 見 Sheridans "Rivals" 一個戲劇中人物，以動輒失言者。（註五）Nick Bottom

莎翁喜劇 "Midsummer Night's Dream." 裏一個角色。

娜扮了娣達尼亞（註六）——在他的臂懷裏是一個十分美好的小仙子呢。看他們跳舞，我們借用坦第式的說法，「卻是一幅好看的景物呢。」

「總而言之，我新年過得很快樂；當我回到房裏從頭一想，我覺得雖然經過了不少的失敗，卻已有小小的進步，因為我現在常常快樂，銳意工作，并且比以前漸與他人往來，這都使我滿意的。為你們大家祝福！你們永久愛好的

『蜀』

（註六）Titania 同註五

做日記是她的父親所極重視的，他和本書作者留下了聲譽積厚的日記，駢列在他們故居的許多架上。後來為他們作傳的人，從此得到了極翔實的材料。我們不是已見到艾美說過，他曾教她在日記裏須「記憶清楚和描寫明白一切所見到與所鑑賞的東西」嗎？（162頁）

## 第十一章 友諷

到了此時，同屋的人漸與蜀相熟，因此她已不感寂寞，每天勤勤懇懇賺她的麵包，而且因為出於一己辛勞之所得，所以更加覺得甘美。不過她卻還能騰出時間來從事於文學的工作。這時其全神所傾注的意旨，在一個貧苦而偏有雄心的女子，原也是不足怪的，然而她所取以滿足其目的之手段，可不是頂好。她看到金錢給人以權力，金錢和權力，她因此決志要得到，不單為她自己，而是為她愛得過於自己的這一班人。

使全家充滿了舒服的陳設，給珮絲以凡所需要的種種物件，從冬天的楊莓，直到她臥房裏的小風琴；自己出洋游歷，常常於足用之外略有餘羨，庶幾她可以用之於慈善事業——這個夢想，在這好幾年裏，一直是蜀所最期望的空中樓閣。

那次投稿獲選的勝利，使她覺得經過了許多艱辛勞苦，難於上山的程途裏，才恍似開了一

條路，或可從以達到那座七寶裝成的崇樓傑閣。可是一種新遷的災難又使她的胆氣一時爲之消阻，因爲月旦的品評有似一個巨人，便是許多心胆壯碩的賈克，所憑藉的豈梗比她的強大幾倍，也沒有不望而卻走的。（註一）但她又頗像那個萬古不朽的英雄，第一次嘗試後，結果祇跌了一交，並且，如果我記得不錯，祇取得了巨怪最輕值的寶物，於是便休息了一回子。可是蜀的『起來再試』的精神不減於賈克，因此她又爬了上去，這一次取徑於有樹葉蔭蔽的一邊，擄得了更多的寶物，然而幾乎遺下了比錢袋寶貴數倍的一種珍品。

她傾向於寫感情作用的故事；因爲在那種黑暗的時代，便是純潔的新世界人民也在讀無聊的糟粕呢。她口雖不說，卻已配製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大胆地自己送給火山週刊主筆談熙華先生去看。她從未讀過卡拉爾的衣裳哲學，但她自有女子們的直覺，以爲衣服對於許多人的勢力，過於品格的價值或儀表的魔力，因此她嚴整盛服，又姑且自想以爲頗能鎮定勇敢。

（註一）“Jack on a beanstalk” 是一個有名的故事，賈克原爲一不爭氣的兒子，從豈梗上升，遇一仙子，屢從

曾殺其父的巨人宅中奪回寶物，最後并致其仇人於死。



地爬上兩層黑暗而不潔的階梯，不知不覺已踏進了一間雜沓紛亂的房間，捲烟所成迷茫的烟霧裏，見有三個男子，每個人的腳後跟都高於他們的帽子，這些帽子他們也並不費神去一脫，雖然看見一個女子的來前。蜀看見此情，不免氣奪，因此又在門口站住了腳，極躊躇地囁嚅道：『對不起，我是在找火山週刊的辦公室；我願見見談熙華先生。』

下去了那最高一雙的鞋跟，起立了那最烟霧騰騰的男子，於是仔細在他的指頭間玩弄着他的捲烟，他點一個頭，走向前來一步，相貌上祇有昏昏欲睡的一種神情。覺得無論如何總要把這件事辦了，蜀取出了她的草稿，把她爲這次會晤所曾仔細預備的小講詞好容易一個字幾個字斷斷續續說了出來，可是話多說一句，臉愈紅一陣。

『我的一個朋友要我送來——一個故事——祇作一種試驗——想問你的意見——願再多寫一些，假如這是適合的話。』

當她紅了臉囁嚅地說着的時候，談熙華先生已拿起了稿子，用一雙醒醒的手指一頁一頁翻去，見到清楚的幾頁并裝出銳利眼光上下一瞥視。

他看到頁上都有數目，只一面寫着字，并且不似外行人一般，用絲帶來繫住，便說道：『我想不是第一次的嘗試吧。』

『先生，她已有過些經驗，并且她的一個故事曾經得到甘石報所懸的獎。

『啊，真的嗎？』談先生將蜀很快地一瞥，似乎把她全身所穿着的，從帽上的結直到鞋上的鈕，都打量過了一番。『那末——你可留下在這裏，假如你願意的話。我們現在這些東西太多了，真不知怎麼處置；不過我可以將它看過一遍，下星期給你一個回音。』

蜀實在是不喜把它留在這裏的，因為談先生，她一點也不悅意；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她竟沒有辦法，只得鞠躬而退，看去特別高大而尊嚴，這是當她受了什麼激惹或屈辱時常是如此的。正在這個當兒，她兼有了這兩種感覺；因為從這幾個男子間所使的眼色裏，他們顯然以她所稱『我的朋友』的小說為一樁笑話；又當主筆先生送她出來將門關上時，喃喃似有所語，便使裏面的人大笑起來——這一笑當然使她更覺不安了。差不多決意不再踏進這個門，她就一直回到寓裏，上勁地縫些小孩的涎巾藉以消除煩躁；過了一二小時之後頭腦已冷靜下來，覺得這一番

情景原也是可笑的，並且盼望着下星期早來到。

她第二次再去的時候，只見談先生一人，這使她見了高興的；談先生比上次清醒得多，這也使她樂意的；並且談先生也不至太沉湎於烟捲而忘了他的禮儀；所以第二次的會晤比較第一次暢快得多。

『我們可以收進這篇』（主筆先生從不說我，）『假如你不反對這點小更動。這是太長些，如果把我加有符號的幾節刪去，那末長短剛巧適中。』他以明白簡潔的情調說着。

『蜀幾乎已不能認識她自己的稿子，因為各頁多已摺纏，各節加了許多直和豎；又覺得彷彿自己是一個慈仁的母親，有人要她截斷小孩的兩腿，以便放入一個新的搖籃，她就拿起稿子，看了所標記過的幾段，很驚異地發見所有一切道德的思想——這是她曾經仔細地放入期以略略挽轉言情部分的罪過——已被斧削殆盡了。』

『不過我想每個故事總應該有一個道德的意念，所以我特別留神要使幾個犯大過失的人也有「一天悔禍的」。』

到此談先生放下了主筆的尊嚴，驕然一笑，因為蜀已忘了她的「朋友」，竟以作家的口吻說着。

「閱看故事的人，只想從以得到些快樂，不期望從以得教訓，這是你知道的。道德的故事現在已沒有市場了！」——這一番話原也不是事實。

「那末你想這麼改變了以後，就得了嗎？」

「是的，這故事的情節頗新，做得也已差不多，——文字好，還有其他種種好處。」是談先生和氣的答語。

「你們這裏怎樣——就是多少酬勞——」蜀開始說着，不知道怎樣說法才好。

「啊，真的，嚶，我們對於這一類東西酬廿五元到三十元的稿費。登載後便付。」談先生回答道，彷彿他竟沒有注意這一點，這些瑣事據說常常為主筆先生所不屑措意的。

「也很好，就是這樣罷。」蜀說道，送還那個故事，面上現出滿意的神色，因為在久做了一元一排行的賣文生涯以後，即使二十五元也似乎是豐富的收入呢。

『我應否告訴我的朋友你還願意再收一篇假如她能有比這更好的？』蜀問道，還沒覺察她剛才已吐露了口風，卻因她的成功而已壯了些胆氣。

『噢，我們且看了再說，不能預先允許必定收受的。告訴她把它弄得短小精悍，決不要再管什麼教訓。你的朋友要放上什麼名字？』主筆先生隨意回答道。

『一些也不要，假如可以的話；她不願她的名字顯露出來，並且也沒有什麼隱名。』蜀說道，面上已不由地漲得通紅了。

『當然隨她的便。這故事下星期裏可以登出；稿費還是你自己來取，或者由我送上。』談先生問道，他自然也知道這著作人究為誰氏。

『我自己來罷。先生，再會罷。』

等她去後，談先生又復高舉他的兩個脚，並且和氣地加以評語道：『雖貧窮而保存着傲骨，不過也罷了。』

遵照着談先生的指示，以『惱絲不來夫人』為模範，蜀竟鹵莽地縱身投入低級文學的浮

浪裏幸而有一位朋友授予她一個救生圈，她因此又得超升，且不以曾經落海之故而絲毫有所損失。

像其他多數青年的塗鴉者，她也向異國去找人物與背景；於是哥西卡的綠林豪客，歐洲大陸的貴族夫人，江湖技士，修道尼姑，都出現在她的舞台之上，並且各盡其職能，描叙得維妙維肖，呼之欲出。閱讀的人也不顧事實之是否可能，以及文法等小節，而談先生卻仁慈地許她以最低的酬值取文字來湊篇幅。他想也無庸告訴她，他厚待她的真正原因，是由於他原來僱用的一個文販，受了較好薪給的誘惑，竟不義地棄他於不顧了。

不久她對於她的工作頗有興趣，因為她那可憐的慳囊已漸長大得結結實實的，而她小小的貯蓄所以爲珮絲明夏山居養病之用的，也跟了每個星期，慢慢地卻又極有把握地長大了。有一件事使她不安的，便是他沒有告訴家裏人。她覺得父親或母親是不會贊成的，所以寧可還是先自由自在去做，過後便來請罪就得。保守秘密，原也不難，因爲她的故事均不署名的；自然，談先生早已發見了作者之爲誰氏，卻許她願守緘默，而且居然也能守着他的話，真是出人意外的呢。

她想這是於她無損的，因為她存心不願寫可以使她有所愧悔的文字，縱使有時覺得良心的激刺，想到有一天她可出其收入以示家人，并且矜誇她久久牢守的秘密共為笑樂——想到那時欣喜的情狀，則此時一切精神的痛苦也可暫時紓減了。

可是談熙華先生非是駭人聽聞的故事不願收受；而要發生足以駭人聽聞的感覺惟有設法勾起與磨難讀者的心魂，於是歷史與傳奇，水與陸，科學與藝術，警察的案件與瘋人院，都被其所窮搜以期得到有效的材料。她已生存在惡劣的社會，且雖是幻想的世界，卻已對她發生不良的影響；因為她以危險與不切實的材料作為她心意的餵糧，迅速地從她的美質中損壞了這爛漫的蓓蕾，祇因她太早熟諳了人生黑暗的一方面，這我們人人原是老早要熟諳，固不須催迫的呢。

她對於這個，與其說是明確見到，無寧說是開始覺得，因為常常描寫別人的感情使她轉而省察她自己的感情——這是一種病態的自娛，非健全的青年所耽樂的。乖謬的行為終必自有其懲戒；而當蜀最需要她的懲戒時，她便也得到了這個。





力之所在，最後方始決定所以能得這麼驚人之奇效者，實在於其仁慈的心懷。當他有所憂慮時，他總像水鳥一般，『將其喙伏於其翼下』，而只以其愉樂的一面示人。額上已有了些綉紋，然而『時間之神』似乎不願怎麼虧待他，知道他待人是那麼慈和的。他口邊美好的線紋便是許多溫語和歡笑的留痕；他的眼睛從無冷酷或凶猛的面色，他的粗大的手所予人以懇摯堅強的一握，其表情的力量實過於一切的語言。

便是他的衣服也似乎得到穿著者一些親熱的性質。它們看去彷彿隨隨便便，只要使他覺得舒舒泰泰；他寬大的背心暗示下面有一顆寬大的赤心；他變色的短衫自有一種迎人之態；兩個寬鬆的衣袋分明見得時有幾個小手空手進去，滿手出來；連他的靴子也是仁慈的，而他的領子從不漿硬刺痛如別人的一般。

『這才是了！』蜀得意地喊道，當她最後發現如果對人類具有真正的好意，縱使是一個粗短的德國教員也可起人的愛敬，不管他會吞他的餐點，補他自己的襪子，並且帶着一個不好聽的斐爾的姓氏。

蜀以美德爲甚可寶貴，然而她和別的婦女一般，對於聰明也甚起敬，所以後來對於教授一點新發現，益提高了對他的尊重。他從不說起自己，也沒人知道在他的故鄉因爲他的學問與誠實是極受人尊敬與珍重的，直到他的一個同鄉前來訪他，於其對諾登女士之一番談話中始洩漏了這愉快的事實。從諾登女士處蜀知道了這個，而且因爲裴爾先生從未談起過，故此特別高興。她知道她的朋友雖然在美國是一個窮困的外國語教師，可是在柏林是一位受人尊重的教授。因此她也殊得意；而他的艱苦努力的一生，卻因這點有趣味的發現而更覺美好了。

那知比聰明或學問更有價值的一種性質，忽又似無因而湧現！諾登女士頗與當地各人相識。這孤寂的女人對這有志的姑娘頗有提掣的心思，因此時時和她同行以資介紹，有時并偕教授同行。某晚她帶了他們到一個考究的宴會，是爲了幾個有名人物而舉行的。

蜀對於這些重要人物，本已中心嚮往，但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憾，一朝得此機會，便準備着去一瞻豐采，聊慰其青年傾慕的私忱。可是她對於天才的敬畏，那晚頓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她發現這些大人物原不異於常人，真是驚奇得不知所止。試想她的失望，當她因爲羨慕一個詩人——

其詩固似「不食人間烟火」的，——不敢直視而祇一竊窺，只見他鯨吞虎食，書生面上，涎垂三尺。從這既倒的偶像轉而之他，又有不少的新發見，直使她素有的幻想消逝於俄頃。名小說家某一搖一擺周旋於左右兩侑酒者之間，宛如鐘錘之有定律，負有重望之牧師某竟於大庭廣衆之前向當代享盛名的某女作家調情，她呢，劍拔弩張地睨視另一女作家，因為那女子，偏設法吸引了那淇深的哲學家，又笑嘻嘻地去嘲弄她，而那哲學家又太上忘情一般儘懶吞吞地只喝着茶彷彿要睡去模樣，原來那婦人的嘵嘵不已，也使他人無插嘴的餘地。科學家忘了他們的軟體動物及冰原期，卻在說藝術的閒話，同時又以他們政治學問的熱誠起勁致力於蠔肉和冰淇淋；那青年音樂家，一朝奏藝，四座盡傾，此時但聞其大言炎炎，令人齒冷；而英國貴族之在場者，祇是會中最平常的人罷了。

會未及半，蜀固有的信念完全毀了，於是往一個角裏去坐下，聊以清醒一下。裴爾先生不久也來了，看去很不起勁，不一會幾個哲學家，各人挾了一種得意的高見，走到那休息的房間裏來比一回藝。講題固非蜀的理解力所能企及，可是她也愛聽，雖然康德和黑格爾於她是尙未聞名

的偶像，所謂主觀客觀是意義茫然的名詞，一切事了結後惟一的效果「從她內涵的意識所發展的」祇是一陣頭痛。她恍如大夢初醒覺得這世界是被拆散了，然後再綜合起來，祇是建基於新的，而且照談論者的意見，比從前無限好的原則上，宗教則幾被視為無物，理智是惟一的主宰。對於哲學或玄學的系統，全不知道，可是一種不可名狀的興奮，一半快樂，一半痛苦，來襲擊她，然而她還是聽着，彷彿是悠哉游哉入於邈無涯際的時空，竟像新年裏升入五雲的汽球一般。

她回顧這教授有什麼意見，卻只見他向着她看，臉上一種嚴肅可怖的神色為以前所未有。他搖着頭，招呼她及早離開，然而她在這時，見到玄談的哲學多麼自由，正被其所攝住，所以還不願離座，很想一探這些聰明人把一切固有信念毀滅了以後，將從何處再找到他們的寄託。

裴爾先生是不輕易為人所惑的，也不隨便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並不因這些意見尚有考慮的餘地，而是因它們是太誠實了，太重要了，所以不願隨便發表。當他從蜀又看到幾個別的青年時，見他們顯然為那些哲學的燄火的光耀所攝住，他緊織他的雙眉，欲有所語，深怕青年中之情性易於感受的，徒為這些大聲的爆竹所迷蒙，等到風頭一過，祇見一個空空的紙管和一个灼焦

的手罷了。

然而他還是忍耐着；及至有人詢問他的意見，他顯出赫然震怒之情，而以其自然的雄辨來擁護真理，臉上湧現了真光，斷片不純熟的英語也似有鏗鏘之效。他經歷了一種惡鬥，因為那一輩聰明人真會辨難；然而他不認敗北，立在他所擁護的旗幟下像一個勇士。當他說話的時候，蜀覺得這世界又復安全了；凡歷久不滅的真理，終勝於根據淺薄的臆說。她覺得似乎脚下重復得了一個堅固的磐石；到後來裴爾先生在衆口紛呶中停了口，卻一點也沒有被人說服，蜀真想拍着她的手再去謝謝他。

然而她也沒拍手，也沒謝他；可是她記得這一次的情景，予這教授以她的中心的敬仰，因為她知道要在那時和那地說話，是需要不少的勇氣，只因他的良知不許他緘默罷了。她方始見到品格是比金錢，爵祿，知識或美貌更加可貴；並且覺得如果偉大是如一個有學問的人所下的定義，便是『信實，虔誠，與善意』。那末她的朋友弗力德烈裴爾先生不但是好，且是偉大的呢。

這個信念竟與日俱深。她看重他的青眼，她渴想他的敬禮，她覺得應益自努力以期無愧於他的友誼；但當這願望最深切的時候，她幾乎失去了一切。這都起於一個尖頂帽；因為一個晚上當這教授進來教蜀功課時，頭上戴着一個紙做的尖小帽——這原是姊娜所放而他忘了取去的。『分明他下樓以前沒有照過鏡子，』蜀微微笑着自言自語道，當他進了門，說一聲『你晚上好，』莊重地坐了下來，完全不覺得他的題材和他的頂帽的反映而成的諧趣，因為他是要向她讀『華倫斯泰之死。』

她起先故意不說，因為她想聽他自己笑出他的宏大而滿心的一笑，當他見到了堪發一矇的情景時，所以她要讓他自己去發現出來，不一回且已將一切忘懷了；因為聽一個德國人讀席拉的作品，是一件足以移人心志的事。讀了之後，再做功課，卻也很有生氣，因為蜀那晚甚為高興，而那頂尖帽子常使她的眼睛一閃一爍充滿了嬉戲笑樂的神情。這教授不知怎的處置她，終於忍不住問道，臉上多少露出幾分希奇的神色——『馬小姐，你為什麼朝着我笑？是否你對我不尊重，所以你這般頑皮？』

『先生我怎麼可以尊重你，你自己先忘了取去你的帽子？』蜀說道。

將手放到頭上，這被做弄的教授才瞿然覺得頂有小帽，連忙取去，向它看了一回，把頭向後靠在椅背，笑得像一個大提琴發出來的一種歡樂的聲音。

『啊，我現在知道了，這是那個小精怪娣娜拿來調侃我。嚟，那也沒有什麼，不過你要留心，假如你今天的功課進行得不好，你得到也要戴上它的。』(註二)

其實，在以後的幾分鐘裏，功課竟完全沒有進行，因為裴爾先生忽然看見帽子有一點圖畫，打開來一看，頓時顯出重大厭惡的情緒——『我願這些紙頭不進這個屋子，它們是不宜於給兒童或青年閱看的。這材料是不行的，這輩作孽的人，我覺得是不可恕的。』

蜀一瞧那張紙，只見一幅頗為奪目的插圖，內容是一個瘋子，一個屍首，一個壞人，和一條長蛇。蜀也不喜歡這個，不過所以使她急急翻轉的動機不是不歡而卻是恐懼，因為她初始推想這

(註) 歐洲以前懲罰學童，功課不好，戴上一個尖頂紙帽，備別人取笑。不消說這種方法，早已被新教育的開明思潮所浪捲以去了。

張紙或卽是火山週刊。然而這倒不是，她的驚慌也漸自消退，當她想到，即使是了，且即使裏面恰巧有她自己編的故事，好在沒有名字，別人也不會知道是她作的。不幸她的眼色和臉色，竟暴露了她的秘密，因為這教授，雖然有時視若無睹，其實所看到的遠過於他人懸想他所看到的。他知道蜀是在從事寫作，在下城報館裏遇到她非止一次；但因為她既不談及，他也沒有問起，雖然他極想要一讀她的作品的。他也想到也許她是在做不願告人的事，這倒是使他不安。他並沒有對自己說，『這不是我的分內事，我是無權過問的，』像許多人就要這麼想，他祇記得她還是年輕而可憐，一個女子隻身在外，得不到父母的提携與愛護；他想去幫她，係出於一種自然的至誠，正如見到一個小寶寶將要墮入污泥潭裏，未有不伸手去援救的。這一切霎時間閃過他的心裏，然而卻沒有一點痕跡顯露在他的面上；所以等到紙頭翻過，蜀的針又忙着縫去的時候，他已準備十分自然而卻又極嚴正地說道——『好的，你把它放開是不錯的。我不喜歡見好好年輕姑娘會閱讀這些材料的。也有人喜歡看，然而我寧可讓我的小孩子玩弄火藥，不願給他們這些惡毒的糟粕的。』



『這些或者不盡是惡劣，祇是無聊；假如社會上對此既有需要，我覺得供給這些材料也沒什麼不是。許多有體面的人從編著所謂刺激性的故事度着生活。』蜀說道，同時以針括着衣上的襠痕，那麼起勁，不知不覺間一排一排的小空縫已跟了那個針而顯現出來了。

『社會上有燒酒的要求，不過我想你和我還是不願賣的。假如那些有體面的人知道了他們作了什麼孽，他們會覺得如此得來的生活費，直是不義的。他們無權放進毒藥在菓子糖中，而讓小孩子去喫。不，他們得先自己想想，寧可做個清道夫，不願驟去做那些事的。』

裴爾先生極誠懇地說了之後，將紙團在手裏，走到火爐旁邊。蜀呆坐着，看來彷彿火會及她的身；因為她的兩頰老是紅得發焦一般，雖然那頂尖帽子早已變成一縷烟，悠悠地上烟突而逝了。

那教授走回來時，身上如釋重負，自言自語道：『我願把其餘的一切盡行送入爐中。』

蜀想如把她樓上房裏的稿子付之一炬，那炎炎的情形正不知如何，同時她辛勞得來的金錢，重重地壓在她的心頭。旋又復自加慰藉道：『我的和這個不同；它們只是無聊，沒什麼壞，所以

我倒不必担心。」於是她拿起那本書，彷彿很好學的模樣，說道：「先生，我們還是讀上去吧。我現在必是好好的了。」

「我也這麼希望，」是他簡單的答語，然而他的涵義遠過於她所想像得到的，而他所給她的一種嚴切而又慈祥的眼色，使她覺得彷彿「火山週刊」這幾個字是用了大號字模印在她的額上了。

等她回到了自己房間裏，她將稿子取出，仔仔細細把她所有的故事一一讀過。裴爾先生因為有些近視，所以有時戴上一副眼鏡，蜀也曾試過一次，她書上的小字忽然變得那麼大，不覺失笑；現在她似乎又戴上了這教授的心理的或道德的眼鏡，因為這些可憐的故事裏的錯失竟以猙獰的面目向她睜視，直使她心胆俱喪了。

「它們確是無聊的糟粕，但假如我繼續做下去，結果必定更壞，因為每做一個，其刺激感情的性質總比前一次的更深一層。我曾盲目地幹，害了我自己和別人，祇是爲了幾個錢；我知道這是如此的，因為當我良心發現，一讀這種材料時，沒有一次不覺得羞愧無地的，假如被家裏的人

見了，或被裴爾先生捉住了，我怎麼辦呢？」

便是這麼一轉念間，蜀已覺得一陣興奮，幾乎捏上一把汗，於是就將這一束稿子盡行塞在她的火爐裏，一時烈焰騰空，幾乎要將烟囪燒去了。

『不錯的，這正是這些「引火品」最好的去處，我想我寧可把房子燒去，不可使別人受了我手製火藥的爆炸的。』她這麼想着，同時看那篇『山鬼』疾掃而去，只剩下一段小木炭和一對猙獰的兩目而已。

當她見到所有三個月辛苦的功夫只剩下一堆灰和手裏的一筆錢，臉上又現嚴肅之色，她坐在地板上，不知怎的處置這些錢。

『我想我還沒有給社會許多害處，我可以將它留下來，因為我確已費了不少的時間。』她沉思了好久定了這個主見，旋又不耐煩地說道：『我幾乎要想我寧可沒有什麼良心，這是多麼不便。假如我不想要做好，並且做壞了也不覺得不安，那末我便多麼寫意。我有時很願父親和母親對這些事沒有如他們現在這般的頂真。』

啊，蜀，可不要存着那種想望，還是要謝謝天『父親和母親幸而是這般頂真，』并且從你的中心裏，要可憐這些沒有這般有修養的人，昭示他們以做人的原則，做他們一生的維護——這些原則，從不耐煩的青年看來，像是許多的拘束或枷鎖，然而這正是建築品性堅固的基礎呢。

蜀不再寫徒然激動人家情感的故事了，她已深切明瞭所得的金錢不足償她自己所得不安的情感；而卻走到了另一極端，這正是她的一流人的行徑，因為她竟去學步解荷德夫人，安吉惠女士和莫哈娜女士；（註）結果所寫成的故事，實不如稱爲一篇論說或道德的講座，深深地充實了勸善的意旨了。她自始便覺得懷疑，因為以她活躍的想像與少女的情懷，處在這新款式裏，俛仰也不自由，恍如她易服喬裝，改穿了百年前硬板而笨重的衣冠一般。她這教訓的短章試了幾處市場，都找不到顧主；因此她頗傾向於贊同談熙華先生的說素，便是道德的故事現在竟無

（註）解荷德夫人 Mrs. Sherwood. Mary. M. 1775-1881 爲英國宗教的與兒童的讀物的作者。安吉惠女士

Miss Edgeworth, Maria, 1767-1849 英國小說家。莫哈娜女士 Hanna Moore 爲英國作家，生卒年

月不詳。



這個事實，因為不但她右手的中指已不再染有墨迹，並且她黃昏時節常在樓下，并已不再相遇於報館的辦事室裏，且又孳孳矻矻地用功，這已使他深信她準備用心思在有用的事上，縱使不是頂快意的。他在許多事上幫助着她，證明他是一個真實的朋友，因此獨也覺得快樂；因為，雖然她的筆擱着不動，她卻除了德文以外還在學習其他的功課，不啻為她自己一生裏動人聽聞的故事先在開始布局了。

這是一個愉快的冬天，并且是頗長，因為她直到次年六月方才離開吉太太的地方。這時候一到，人人均似有憂色，孩兒們也難可慰藉，裴爾先生的髮滿頭直指如怒戟，因為當他心神擾亂時，他總是如癩如狂地將它揉亂的。

臨去的前夕，她對同屋的人有一次小小的話別會。當她告訴了他將去的消息之後，他說道：「回家嗎？啊，你快樂，有一個家可以回去。」仍舊坐在一個角裏捋他的髭鬚。

她明天一早就動身，因此她隔夜就向他們作別；及至輪到了他，她誠懇地說道——「先生，假如你有一天經過我們的那一條路，你不會忘了過來看我們的，你會嗎？如果你忘了，我是不能饒

你的，因為我要他們大家認識我的朋友。」

「你真的嗎？那末我來嗎？」他回答道，俛頭看着她，臉上有一種急切的神色，但她還沒有見到。

「真的，下個月就來罷；勞笠那時畢業，你可以看看畢業式，也許你還沒見過。」

「那是你最要好的朋友，你所說起的那個人。」他說道，聲音裏卻已有變調。

「是的，我的孩子坦第；我很誇耀他，願意你能夠見到他。」

獨於是仰頭一看，但想到她自己的快樂，當她介紹他們兩人相見的時候。裴爾先生臉上有  
一種神色使她忽然想到他或者覺得勞笠不止是一個「最要好的朋友」，並且因為她特別願  
望不要看來像有什麼關係，她不由地臉兒漸已紅着；她愈用力抑制，臉兒偏紅得愈深。假如沒有  
姊娜在她的膝上，她竟不知要到什麼的地步。幸而，這小孩忽然發興要擠上去抱她的頸；因此她  
立刻設法藏過她的臉，希望教授不會見到。但是他已見到，他自己的神色卻從一時的不安轉變  
到平常的形態，他誠懇地說道：「我怕我不及趕得來，不過我望你的朋友許多成功，你也有全

般福氣，願上帝保佑你！」說了，他誠摯地握着手，肩了娣娜，走去了。

可是等到小孩們睡了以後，他久久坐在爐前，臉上有一種疲乏的神情，思鄉之念，不絕於心。忽然想到了，恍惚見她抱一小孩在懷中，臉上并有一種新嫩的柔情，他便以雙手承着頤，半晌後繞室疾走，似乎在尋求他所不能找到的什麼品物。

「這不是屬於我的；我現在不應想望它。」他自言自語道，發了一聲長嘆，幾乎是一種呻吟；然後，彷彿責備自己不應無勇以裁制那個希求，他就去吻着枕上的兩個亂頭，拿取他不常用的海泡石製的烟管，并揭開那本柏拉圖集。

他已竭盡了他的力，并且很有勇氣；不過我想他覺得一對嬉笑跳躍的男孩子，一根烟管，便是一個神怪般的柏拉圖，究竟抵不過妻子和家庭呢。

翌日黎明他已到了車站去爲蜀送行；她很感激他，因爲他的好意，她開始隻身長途的旅程時，才能見到一個熟面在含笑以相送，及至車輪已遠，還似依稀見到，因此使她精神感覺愉快，更有一束紫蘿蘭作她的伴侶，而最好的，便是那快樂的思想——「嗚，冬天已經過去，我沒有寫成



什麼書，也沒有賺到什麼錢；不過我已交到一位值得與交的朋友，我願勉力在我一生裏保守着他。」

### 事軼者作

本書作者奧爾珂德女士八歲時，冬日寫一首贈紅鳥的小詩，情思悱惻，聲調鏗鏘，她的母親深表贊許，說『你如果照此努力去，將來要成就第二個莎士比亞了。』十六歲時女士為哲學家愛默生的女兒編了許多百花園言故事，到她二十二歲時始收集成冊，售與書坊出版，售價祇三十二元。

她那時的生活至為困苦，縫紉教小孩在家操作，有空便讀書或寫作。

她也極有表演的才能。（略見旅情章末段及小婦人佳節一章）有一次已與劇場訂約，將開演之前夕，領班忽因傾跌折足，劇場告停歇，她的計畫又成泡幻，大有『運去雷轟薦福碑』一般的情形。然而假使她果真上了舞台，在她固然也必有極大的成功，祇可惜天下後世便沒有她的不朽的著作可供欣賞，可資鼓舞了。

## 第十二章 心創

不問他的動機如何，勞笠那年立志學習，他畢業時得到榮譽，并由他演述一篇拉丁演說，依他朋友的評斷，是奄有費利泊斯的美儀和第麥西尼的雄辨。（註一）他們都在那裏，他的祖父——啊，多麼得意！——馬先生和馬太太，喬恩和梅格，蜀和珮絲，人人對他歡欣鼓舞，出於中心的讚美，這青年們雖當時往往笑謂不足重輕，然而後來無論什麼的勝利，總嘆息不能復得了。

這天歡樂的事已過去，當勞笠送她幾個姊妹進了馬車的時候，他說道：『我恨煞只得留在這裏，爲了今晚糾纏無聊的餐叙，但我明天一早就回家，姑娘們，你們會照常來接我的。』他說：『姑娘們，』意思是指着蜀，因爲只有她還是繼續着那舊習慣，她擔心不起對於她的赫赫而有成功的童子有所拂逆，於是熱誠地回答道：『我會來的，坦第，不論晴或雨，在你前面走着，在一枝

（註一）Phillips 和 Demosthenes 係是希臘名演說家。

月琴上，奏着「看此日英雄奏凱歸來。」

勞笠對她表示深切的感謝，可是臉上的一種神情彷彿是使她驟然驚恐，她暗自忖度道：「啊！糟極了！我知道他要說些話了，這我應怎麼對付呢？」

晚上的靜思和晨間的勞作似乎減輕了些她的驚惶，最後斷定她不可那麼虛憊以為別人還敢提出婚議，當她已處處分明給他們知道她的答語是什麼，於是她就按約定的時間出去，希望勞笠不致有什麼舉動使她要傷他的可憐的感情。順路到梅格處一探望，將小梅小橋一抱一吻，使她覺得更有勇氣去應付那個約會，可是當她遠遠見到一個高大的人形隱約出現時，她很想旋轉跑走了。

「你那個月琴呢？」勞笠喊道，當他走近得可以講話的時候。

「我忘記了！」蜀回答道，胆壯了不少，因為剛才勞笠對她的稱呼總不像是情人的稱呼吧。先前這麼相遇時，她老是攙着他的臂，這次她卻不然，而他對此也不作怨言——這不是個好徵象，他祇滔滔地談論各種漠不相關的事物，直到他們已從大路轉入小徑，由此經過一個小樹

林便是家裏了。他們走到了這條小徑裏，他就將步放緩，忽又喪失其流利的語調，而且間有一種可怕的靜息。這會話既時墮入死一般靜的深井裏去，爲要勉力拯救它出來，蜀急急說道：「現在你總得有一個長長的假期了！」

「我是這般存心。」

他堅決的語調裏，似有一種異常的情形，使得蜀就仰頭一看，只見他俯首看她，臉上的神情使她十分明白這惡時辰已經到了；她立刻伸出她的手哀求他道：「不坦第，請你不要。」

「我一定要說，你必得聽我。那是沒用的，蜀；我們到此非得弄個清楚不可，而且愈快愈好。」他說道，頓時臉上紅了，精神十分興奮。

「那末你說罷；我靜聽。」蜀以一種死心塌地的決心說道。

勞笠是一個青年的情人，可是他是十分至誠，決心要把這事「弄個清楚」，便死也是甘心的；於是他奮着固有的勇猛，直闖入那個題目，祇是他的聲音，雖然常要勉力求其平準，卻常有哽咽的傾向——「我自從認識了你之後，一直就愛你，蜀；情不能自己，你一直待我這般好。我要表示

給你看，你偏又不許我；現在我要你聽我，給我一個回話；因為我不能再這麼容忍過去了。」

「我本想使你免得有這一番，我以為你總明瞭——」蜀開始說道，覺得要講那個話，卻有點困難呢。

「我知道你原有那種意思的，可是姑娘們的行動是那麽希奇，使你從不能知道她們的真意所在。她們口裏說「不」，心裏卻在說「是」，祇苦了男人走頭無路，自己反覺得開心。」勞笠回答道，他故意取這麼一件不能否認的事實做他的壁壘。

「我不。我從不願你這麼心念我，我故意出門，盡我的能力使得你可以不到這個地步。」

「我也見到的，這原是你的行徑，但這是沒有用的。我反因此格外愛你，我努力用功，希望得到你的歡心，我戒除了打彈子以及一切你所不贊成的事，只是等着從無怨言，因為我希望你會愛我，雖然我還夠不上——」說到這裏，喉間來了一種不可抑制的哽咽，於是他隨手攀了路旁的小黃花，儘自摘頭，同時一清他的「夾纏的喉嚨。」

「呀，你怎麼不夠，你太好了，我很感激你，很得意又很喜歡你，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不能愛你，

如你的願望。我也曾試過，然而仍舊不能變更我的感情，我既不這麼，偏說是這麼，那就是不忠實。

「是嗎，真的嗎，蜀？」

他怔住了，捏住她的手，發了上面的一問，臉上具有一種神情，是她一時所難忘的。

「是的，真的，勞笠。」

他們現在已到了樹林裏，靠近那一段石級，當最後的幾個字非其所願地從蜀的口唇邊落下來的时候，勞笠放下了她的兩個手，轉身彷彿要走的模樣，可是不知怎的，這一次那個籬笆從他看去像是太高了，因此他就把他的頭伏在那個生着綠苔的柱上，呆呆地立着，一點也不動彈，蜀看了看，着慌了。

「啊，坦第，我覺得真對不起，真真萬分對不起，我可以把我殺去，假如這能夠有所補救的話！我望你不要覺得太難過。我也是沒法，你知道要人們勉強自己去愛別人是不可能的。」蜀喊道，說得不很婉轉，卻也含有悔恨，一面輕柔地撫摩他的肩膀，分明記得若干年前他曾給她安慰的

## 一番情景。

「他們有時卻也做到了，」從那柱邊一個含糊的聲音說着。

「我不相信這是正當的愛情，我不願去試，」是堅決的答語。

• 接下便是一次長久的沉寂，祇聽到河邊柳樹中一個烏鳥唱着活潑的歌曲，而高與人齊的蓬草在風中綽綽作響而已。不一刻蜀坐下在石級上，很嚴正地說道——「勞笠，我要告訴你些事情。」

他聽了一跳，彷彿受了流彈一般，將頭一拋，以凶猛的聲音喊道：「不要告訴我那個蜀；我現在是忍受不住的。」

「告訴什麼？」她看他那麼暴烈，殊為駭詫，因而問道。

「就是你愛那個老頭子。」

「那個老頭子？」蜀要問個清楚，以為他是指點他的祖父。

「那個鬼一般的教授，你信裏常常提及的。假如你說你愛他，我知道我將有些利害的舉動；

』他說來神色上表示已下決心，因為他捏緊他的拳頭，眼睛裏充滿着盛怒的光芒。

蜀幾乎要笑了，但還能勒住，誠懇地說，因為她也已因此而興奮了！『不要詛咒，坦第！他既沒有老，也沒有什麼不好，反之他是良好而溫和，而且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得除外。求你不要發火；我是要和和氣氣的，但假如你待虧了我的教授，我知道我要發怒的。我沒有絲毫意思去愛他或者別人。』

『但過了一下之後你會愛他的，那末叫我怎麼樣呢？』

『你也合愛上另一個人，像一個懂事的男孩子，把這件事全忘掉了。』

『我不會愛上別的人；我永不會忘記你，蜀，永不，永不！』同時頓足以加重這表示深情的幾句的力量。

『我怎麼處置他呢？』蜀嘆息道，恍然才見得駕馭情感，遠不如她所想像的容易。『你還沒有聽到我所要告訴你的話，且坐下聽我，因為我真不願待虧人，總想使得你快樂。』她說道，想用一點理解去安慰他，卻從此見得她不知道愛情是什麼一回事。



在那最後的一番話裏見到了一線的光明，勞笠便伏在她腳旁的草茵上，支一臂於那階沿的下層，而以急切的神色仰頭看她。在這一種情形之下，蜀不易凝思靜說；因為她怎麼能夠對她的男孩子說忍心的話當他是在望着她，眼裏充滿了愛情和戀慕，睫毛裏還潤濕了一二點苦淚，這便是她的鐵石心腸從他那邊勒取來的呢？她輕柔地將他的頭旋過一邊，一手撫他滿頭波浪紋的新髮；這是他聽她的話而蓄起來的——多麼動情啊！——口裏說道：

『我想母親的話是不错的，她說你和我實在是不配的，因為我們兩個人易動的脾氣和難改的意志可以使得我們十分不安，假如我們果真不聰明到會去——』蜀說到末一個字略一停頓，勞笠卻以一種狂喜的神情接補道：『結婚——不，我們是決不至於不安的，假如你愛我，我會變成聖人一般，因為你可隨意要我成就一個你所要成就的人。』

『不，我不能夠的。我會試過，但是無效，我不願做那樣可怕的嘗試以我們的快樂作孤注。我們不相配稱，而且從此也不會，所以我們終身做好朋友罷，但是我們不可以去做輕率的事。』

『不，我們有機會的時候還是要去做的。』勞笠以反抗的精神低聲說道。

「呀，請你要有理性，並且對這件事取一個明達的看法。」蜀自覺已無法可想，便這麼懇求他道。

「我沒有理性，我不願取你所謂一個「明達的看法」，這不能幫助我而祇能使你心腸更硬些。我不相信你是還有心腸的。」

「我倒也願我還是沒有的好。」

蜀的聲音裏帶着微顫，勞笠聽了以爲是一個轉機，便轉面過來，用盡他所有勸誘的能力說了以下一番的話，一種動人的語調爲以前所未有——「不要使我們失望，寶人人在希望着這事的實現。祖父已打定了他的主意在這件事上，你家裏的人也喜歡的，我更非你不行。答應了一聲，我們都快快活活好來罷！」

蜀在以後的幾個月裏，竟不知道她怎能有那種堅強的心力去固執她所立定的主意，當她決定了她並不愛她的男孩子，而且永不能愛他的。要貫徹那麼堅定的主張真是不易，可是她居然把它貫徹了，因爲她也知道延緩是無用的，而且反是有損於他的。

『我心裏不能答應，所以我口頭也不願說。你將來自會知道我的見解是不错的，還要感激我呢，』她又嚴肅地說着。

勞笠聽到了那個意思，盛怒之下便從草地上躍而起，喊道：『甯死也不會感激的。』

『但是你會感激的！』蜀還是固執着；『你停一回之後便會忘了，將來自會遇到一位才貌雙全的女子，兩相愛悅，做你好家庭裏的好主婦。我是不配的。我既醜陋又呆笨又古怪又老大，你將來自會覺得我不行，我們會爭鬧起來——你看，就在目前都不免——我總不能喜歡交際社會，你偏又喜歡這個，你又會厭惡我無聊的寫作，我偏又非此不行，於是我們不能快樂，恨不得從前還是沒有做的好，到了這個地步，各事弄得一團糟！』

勞笠聽着這一番滔滔不絕可怕的預言，至此已覺無可再忍，便問道：『還有別的呢？』

『也沒有別的話了，除了這個意思，便是不相信我會嫁人的。我現在這般頗為快樂，我不願爲了任何男子漢輕易犧牲了我的自由。』

『我比你知道些！』勞笠攪入道：『你現在是這般想，但將來要有一個時候你總會覺得未

免有情，於是你要熱烈地愛上了一個人，大有生死以之之概。我知道你會的，這是你的行徑，我祇能立在旁邊呆看。」於是這懊恨的情人，一揮手將他的帽子摔在地上，這種情形也覺可笑，然而他滿臉愁容，正似欲哭無淚呢。

「正是，假如真有這麼一個人，我確實願意生死以之，我雖欲不愛他而不可得，你也祇得忍耐着了！」蜀對這可憐的坦第，已覺無法理會，因此喊道：「我已忍耐得很多，但你仍不願講理，偏要這麼煩惱我，我要勉強我答應我所不願答應的，豈不是自私自利的呢？我一直會喜歡你，很喜歡你，如其是個朋友的話，可是我總不願嫁給你；你能夠愈早相信這一點，於你我兩人都是愈好——所以還是立刻覺悟了罷！」

這一番話，像是擲了一個炸彈進了火藥庫裏，勞笠向她看了一晌，彷彿他不知所以自處，忽然轉身過來，以一種絕望的神色說道：「你將來自有一日要懊悔的，蜀。」

「啊，你到那裏去？」她喊道，因為他的臉容使她失驚。

「去見鬼！」是這麼一個安慰的答語。

蜀聽了這句話，見他沿着河岸走向河裏，一時心都停止了；然而這究竟需要甚多的愚鬧，罪孽，或苦楚才能致一個青年於橫死，勞笠卻不比那些荏弱的人，經一次挫敗便會被克服的。他不作駭人聽聞投奔中流之想，而一種盲目的衝動引他去將衣服帽子一起摔入他的小艇裏，用他全身的力量鼓槳而去，雖然逆水行舟，其速率且過於他以前許多次的競渡。蜀望見這可憐的青年乃是借此以排遣他滿腔的鬱悶，她才將又住的兩手放開，嘆了一口長氣。

「這是於他有益的，他回家的時候，定能很和氣很懺悔，恐怕我竟不忍見他。」她說道，一路回去時，覺得彷彿曾殺害了一個無辜的人，已埋他在樹葉子底下，口裏喃喃自語道：「現在我應該去告訴勞先生，要他能很好待我那個可憐的男孩子。我願他能夠愛上珮絲；也許這終究是可能的，然而我開始疑心，我以前對她的觀察是錯了的。啊，作孽，女孩子有了愛人偏又不接受，這怎麼可以的！我想這真是不得了的了呀。」

深知要將這事佈置妥帖非她自己莫辦，她就逕自去看勞先生，將這個淒楚的故事毅然說了一遍，故事完了，人也再支持不住，哭她自己的麻木不仁到這麼悲傷的程度，以至那慈仁的老



「這是很好的，我敢說，然而太淒楚了，聽了使人流淚，給我們一些暢快些兒的孩子。」勞先生說道，他慈愛的老心腸充滿了同情，他也想表示出來，可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勞笠立刻轉向到活潑的曲調，鬧哄哄地，數分鐘之久，這幾乎能堅持到底了，俄而繁響漸低，急弦乍緩，忽聽到馬夫人叫道：「蜀寶，來，我要你。」

這不正是勞笠所久久欲說的話，祇是涵義不同罷了！他聽了，指法已亂，這一段的音樂乃以不和諧終了，彷彿弦斷而琴破，那音樂家在黑暗中呆坐無言。

「我忍不了這個。」老人自言自語道。於是他一躍而起，在黑暗中摸到鋼琴旁邊，將他的仁慈的手放在那一副闊肩上，以婦人的溫存之態說道：「我知道，我的孩子，我知道。」

一時嘿然無言，隨後勞笠便狠狠地問道——

「誰告訴你的？」

「獨自己。」

「那末這件事完全結束了！」他話猶未了，已用一種不耐煩的舉動脫去了他祖父兩手的

保持；因爲他雖然是感謝同情的共鳴，可是他自己的豪氣，是不能忍受別人的憐憫的。

「還不是個結束；我還有一句話要說，然後這事才可告一段落。」勞先生回答道，說來特別溫和。「你在這個時候大概總也不願再住在家裏囉？」

「我還不至被一個女子所嚇走。蜀不能禁止我看見她，我偏偏要留在這裏，這我有自主之權的。」勞笠插入道，態度甚爲強項。

「假如你是一個有修養的人，像我所想的，那末你決不會這般的。我聽了也失望，可是那女子呢，也不能怪她；現在你可走的惟一的路，便是出去若干時候。你願到那裏去呢？」

「隨便那裏。我不管我自己成個什麼樣兒。」勞笠說了，便一躍而起，張着一種猶笑，他祖父聽了覺得真是刺耳。

「忍受了這個，像大丈夫一般，千萬不可做出孟浪的事來。爲什麼不出洋去，像你以前所計劃的，便可忘掉了這一回事呢？」

「我是不能夠的。」



到。

『可是你發狂一般早想出去，我許你大學畢業後出去』

『啊，可是我原不想獨自箇兒去的！』於是勞笠繞室疾走，臉上的神情幸而他祖父沒有見

『我不叫你獨自一人去的；現在卻有一人願意并且樂意跟了你去，任憑你走到天涯地角。

『誰呢，大爹？』停了脚回頭來聽聽看。

『我自己』

勞笠本已急急走去，現又急急歸來，伸出了手，聲嘶地說道——

『我是一個沒知覺的畜生；但是——你知道的——大爹——』

『天保佑，真的，我知道的，因為我以前曾經都經歷過的，一次當我自己青年的時代，再則是和你父親的事。現在，好寶貝，你祇靜坐着聽我的計畫。一切都已定了，立刻就可實行的。』勞先生說着，一手拖住那青年，彷彿怕他要逃走，像以前他的父親一般。

「哦，爹，這是什麼呢？」勞笠沒精打采地坐了下來。

「我們在倫敦的商業須要有人料理；我本來想你前去照顧；可是我自己去更爲妥當，這裏的事留着柏魯客在此管理一切，萬無一失。我的夥伴差不多什麼事都可以做，我只是稍爲維持着，等你來代我的位置，所以無論什麼時候可以離開的。」

「但你怕旅行的，老先生；在你這般年紀我不願累你陪去的。」勞笠開始說道，他很感激那種犧牲的精神，但是還很願一人獨去，假如果真出去的話。

老人十分明瞭這一點，却又竭力要避免這個，因爲他見到孫子當時的心境他就斷定如果隨他一人獨去是很不妥當的。固然，想到他得暫時拋棄家中舒服的生活自不免感覺不便，然而那還怎麼能夠顧及？因此他祇鼓着勇毅的精神說道——

「謝謝你，我還沒有怎麼老呢。我自己也頗喜歡那個意思；這於我是有益的，我的老骨頭也不會受苦的，因爲現在時代的旅行，竟像坐在椅子裏一般舒泰。」

勞笠身子一動，表示有不耐煩的神情，這見得他現在所坐的一把「椅子」並不舒泰，或者

他不贊成那種計畫，因此那老年人亟亟說明道——

「我不願做個「礙事」或者加重你的累；我所以要去因為我想這比之將我留在家裏，你或者覺得快樂些。我不想和你同游，只隨你自由游玩你自己所喜歡的地方，我呢，也由我自己去寫意罷。我有朋友在倫敦和巴黎，想去訪問他們；同時你可到意大利，瑞士，德國，隨便你所喜歡的地方，看看圖畫，風景，聽聽音樂，從心所欲，盡情地游耍一番。」

勞笠，在這個時候，本來覺得他的心已完全破碎了，世界只是一片淒涼寂寞的窮荒；忽然聽到老人在他結語裏巧妙地放進的幾個字的聲音，這既碎的一顆心竟砰地一跳，一二青葱碧綠的草原驟呈現於那一片淒涼寂寞的窮荒。他嘆了一口氣，然後無聊賴地說道——

「隨便你喜歡罷，大爹，我無論往何處或做什麼事，都是無關重要的。」

「可是我總關心着的，記得我的孩子，我給你全部的自由，不過我相信你總能好好使用它。答應我這一點，勞笠。」

「隨便你吩咐罷，大爹。」

『好』那老年人想道。『你現在雖然不在意，可是將來會到一個時候，今天的答語可以使你不致蹈着危險，要不然我今天是十分錯誤了。』

勞先生本是一個精幹的人，所以他趁鐵正熱的時候就打下去；在那經過摧殘挫折的人兒恢復了足夠的精神來表示反抗以前，他們已經上道了。在整理行裝的短時期裏，勞笠的所以自處正和其他在同樣情景的青年一般地有時煩悶，有時躁急，有時沉思，胃納消退，衣衫不整，常常狂弄着鋼琴；避去與蜀謀面，卻又從他的窗裏望着她，聊自慰藉，臉上仍帶着慘愁之色，這晚上不時來侵襲她的魂夢，日間壓迫她的心思，彷彿她曾犯了什麼重罪一般。他和別的青年不同之點，是他從不提及他的單戀，也不許他人——連馬太太在內——設法安慰或表示同情。這在幾方面看來，對他的朋友倒是一種便利；然而他動身前的幾星期畢竟是很不安的，可是個個人高興看這『可憐的好青年正要出洋去忘記了他的不幸事件，將來再快快活活回家。』當然，他祇暗自匿笑着他們錯誤的感覺，卻也不再注意這些事，可憐他還有一種不屑的神氣，彷彿是在對人說：『你們不知道也罷，可是我總是矢志不移的呢。』

等到臨歧之頃，他裝作高興的神氣，藉以掩藏過探頭欲出的幾種不便的情感。這一點兒強顏的歡笑，別人固未能受其蒙蔽，姑且貌爲曾受其蒙蔽，免使他感受不安，他且自謂頗有成功，直到馬夫人一吻其額，喃喃爲之祝福，不啻慈母之叮嚀；於是，驟然覺得他真已欲去了，便匆匆把他們個個人輕輕一抱以表別情，也沒有忘了這正在生病的黑娜，然後跑下樓去，急得如奔命一般。蜀隨卽趕了下來，預備他回頭時向他揮手作別。他確也回轉頭來，並且走近她的身邊，其時她立在比他高一級的梯階，所以他以臂圍抱了她，仰首看着她，臉上的表情，使他短短的申請十分有力而又十分悲切。

『啊，蜀，你不能嗎？』

『坦第，我自恨我不能！』

兩句話後，相向無言，然後勞笠振衣起立，說道，『這也沒有什麼，不要在意罷，』於是也不再發一言，就走去了。啊，但這並不是『沒有什麼』的，並且蜀確是『在意』的，因爲在那個無情的答語之後，當那蓬蓬的頭攔在她臂上一回子的時候，她覺得彷彿刺死了她最好的朋友一般；等

他離她而去，直前地走，不再一回顧，她知道這青年勞笠是不會再回頭來了。

## 蝶戀花

朱淑真

樓外垂楊千萬縷，欲繫青春，少住春還去。猶自風前飄柳絮，  
隨春且看歸何處。滿目山川聞杜宇，便做無情，莫也愁人意。  
把酒送春春不語，黃昏卻下瀟瀟雨。

勞笠之行，一番情景，與此頗復相似。因轉錄此詞，爲勞笠  
與蜀一歌之。

## 第十三章 養痾

當蜀在那年春天歸家的時候，他很感到珮絲的一番變動。這既沒人提及，也沒人覺得，因為這原是來得很漸的，所以不會驚動了日與相處的人們；可是從因久別而感銳敏的眼光看去，倒是很顯明了，所以蜀一見她妹妹的臉面，彷彿就有一塊重石壓在她的心頭。比之去秋，面色雖然不更蒼白，臉龐亦祇略為消瘦；然而自有一種希奇而透明的狀態，彷彿「肉」的部分是在逐漸消磨以去，而「靈」的部分正透過那孱弱的軀殼煥然發光，具有一種難以摹擬的惻愴的異美。蜀見到了，而且覺到了這個，但當時卻不說一句話，而那最初的印象不久也漸失其力量；因為珮絲貌若快樂，別人也不再疑心她已是好些了；并且蜀又因他事擾其心思，所以一時也竟忘了她的恐懼。

可是等到勞笠既經遠去，安靜的局面又籠罩了全屋子以後，那種飄忽的疑懼，又復回來，常

常去侵襲她。她已承認了她所作的罪孽，且已得到了他們的恕宥；可是當她取出她的儲蓄，提議入山療養，珮絲滿心謝過她，卻請求不要離家得那麼遠。假如再往海濱小住一下於她覺得適宜些，並且因為馬夫人也捨不得兩個外孫而出遠門，所以祇由蜀偕着珮絲到一個安靜的處所，使她能夠多住戶外飽享着新鮮的空氣，並且希望海上習習的清風能吹醒一點顏色到她蒼白的頰上。

這不是一個時髦熱鬧的地方，不過就在本地所有和悅的人們中間，這兩個姑娘也不去結交，而祇願獨處於她們倆的小天地裏。珮絲太怕難為情，本不安於交際場中，至於蜀已將全副精神寄托在她的妹妹身上，心目中更無餘子，所以這兩人覺得除她們二人外已沒有別的世界，如此來來去去，也不管她們在別人中間所引起的注意，因為別人以一種深切的同情，注意到這兩個姊妹，一強健一柔弱，形影不離地在一起，彷彿她們自然覺得長別離已在目前了。

她們確已感覺到這個，但都諱莫如深的，因為就在最接近最親愛的人中間，也常存着一種不易破除的緘密。蜀覺得在她的心和珮絲的心中間倒生了一重障幕；可是當她要想放手去揭



開的時候，又覺得這一番靜默自有不可侵犯之處，於是她索性等着珮絲先說。她疑惑她的父母似乎還沒有見到她所已經見到的，假如沒有，她倒也是大可慰藉的；於是，在這幾個安靜的幾個星期裏，當那陰森的影子在她看去逐漸明顯，她也沒把這一點去告知家裏的人，相信，等到珮絲回家去時，仍無一點起色，這自然會顯露着的。她更疑惑她的妹妹真已猜到這不幸的事實，也不知道她心裏在轉什麼念頭。當她靜臥移時在那些暖洋洋的磐石上，頭倚蜀的懷中，海風清爽地吹過她的身體，湍浪又激成清脆的樂聲在她的脚下。

一天珮絲告訴了她。蜀以為她是睡着了，她睡得那麼靜；於是，放下了她的書，坐了只管看着她，眼裏有一種切望的神色，要想在珮絲頰上衰退的顏色中找尋康復的希望。可是她竟找不到一些來滿足她，因為兩頰既很瘦削，便是兩手也竟無力來拿住她們所曾拾來玫瑰色的小介殼。於是她一陣心酸上來，卻比以前更明確見得珮絲是在逐漸離開她了，她的兩臂彷彿出於本能一般自然伸下去，想去抓住她所有的最珍貴的寶物。一時她的眼睛已模糊不能辨認，然而等到清楚了以後，只見珮絲是在仰視着她，流露着這麼一種深情，所以她已用不到口舌再來申說——

『蜀親愛的姊姊，我快活你倒已經知道了。我本想告訴你，可是我又不能。』

也沒什麼答語，也沒一點眼淚，只有她妹妹的頰緊偎着她自己的，因為蜀當受了最深切的感動之後，並不哭泣的。這樣說來，她還是較弱的一個，所以珮絲想去安慰她，支撐她，以兩臂去圍着她的身，并在她耳旁說些溫慰的話。

『我早已知道這個了，好姊姊，現在我已安之如素，想想或者實現時，也不會覺得難過。你須這麼看去，不要為我擔憂，因為這是最好的方法，這實在是最好的。』

『你秋天那麼不快活，便是為此嗎，珮絲？你不是在那時就已覺得一直這麼長久悶在自己心裏，你是嗎？』蜀問道，不願承認那是最好的方法，可是也樂於知道勞笠在那一樁事上卻是無關的。

『是的，我那時已放棄了一切的希望，可是不願明說出來。我要勉強當它是一種病的幻想，所以也不願使人聽了不安。不過當我看見你們大家多麼強健，還有許多快樂的計畫，同時覺得我自己總不能如你們一般，相形之下我覺得真是難過呢，蜀。』

「啊，珮絲，可是你并不告訴我，不讓我有個機會來安慰你，來幫助你！你怎可以將我瞞住，獨自一人去挨着呢？」

蜀的聲音裏充滿了輕輕的責備，她的心痛了，想像那數月來孤獨的掙扎，當珮絲是在學習怎樣對健康、情愛和生命永別而無怨言，愉樂地受天之命而無所顧惜。

「也許這是錯的，不過我卻想做得不錯；我自己不敢必，別人也不說什麼話，所以我還希望我的感覺是錯誤的。假如我來驚嚇了你們大家，這是不願別人了，特別是當媽咪那麼關切着梅格，艾美又不在家，你和勞笠很相得——至少，我那時是這麼想的。」

「我還以為你愛他，珮絲，所以我特地離開這裏因為我不能。」蜀喊道，現在很高興把全部真情吐露出來。

珮絲看去似乎對那個意思不勝驚異，引得蜀雖然在痛苦之餘，也不禁笑了出來，並且又溫存地說道——「那末你並不寶寶？我當時以為是如此的，以為你那顆可憐的小心裏一直在那時深感着相思的苦。」

『啊，蜀，我怎麼可以，當他是那麼愛你？』珮絲問道，天真得如小孩一般。『我當然是十分愛他！他待我那麼好，我怎能不愛他呢？但他於我祇不過像長兄一樣。我希望他總有一天真正要做我們的兄長。』

『卻不由於我，』蜀堅決地說道，『他還有艾美留著，他們兩人是最適合的了；不過我對這些事現在一點也沒有心思。除了你珮絲以外，我不管別人什麼樣。你必得健好起來。』

『我也這麼想著，啊，而且這麼深切！我也努力試過，可是每天我總損失一些，并且覺得更無疑我是永不能將其收回來了。這像是海上的潮，蜀，當它一轉退之後，必是慢慢地去了，卻是無從止住的。』

『這是應該止住的，你的高潮決不應退得那麼快，二十歲是太年輕了。珮絲，我不能讓你去。我要說法，要祈禱，甚至要奮鬥。我要把你保存，不管天大的困難，總還有辦法，決不會過遲。造物也決不會那麼殘忍，將你從我這邊奪去的。』可憐的蜀秉了反抗的精神喊着，因為她的精神卻遠不似珮絲的那麼虔誠而柔順的。

樸實而真誠的人們很少講到他們的虔誠；這常常見於行事，而卻不在語言，而其勢力卻過於訓戒和宣言。珮絲也不能說明或瞭解什麼所以使她能有捨生的勇氣和視死如歸的觀感。像一個聽話的小孩，她也不提出什麼疑問，而委一切於造物 and 自然——我們一切含生之倫的父與母——祇覺得他們，而且惟有他們，才能啓牖和強固我們的心靈以臨今世和來世。她並不以聖人一般的話去責蜀，祇更愛她因為她的深情；更系戀着人世間的情愛，因為這正是天地間不朽的精神之所寄託。她不能說，『我樂於去的』，因為此生於她也殊覺得甜蜜；她祇能哽咽地說，『我且試想是願意的。』同時她緊持著蜀，眼見得這大愛感的初次的苦浪衝激過這在一起的姊妹倆。

不久珮絲恢復了她平時的鎮靜，說道——『我們回家的時候，你會告訴他們這個嗎？』

『我想他們自己會見到這個，用不到有人告訴。』蜀嘆着道；因為現在她看去珮絲竟一天不如一天了。

『也許不；我曾聽到最親愛的人對這些事常常是盲目的。假如他們不見到這一點，請你代

我告訴了他們。我不願有什麼隱藏，並且早早使他們準備着便也是比較好些。梅格有喬恩和小孩們去安慰她，可是你得扶持著父親和母親，你不會嗎，蜀？」

「假如我能力足夠的話；但是，珮絲，我還沒有絕望，我正要去相信這是一種病的幻想，不讓你想這是真的。」蜀說道，勉強說一番快樂的話。

珮絲想了一會兒，然後以她安靜的態度說道——「我不知道怎樣說法，並且除你之外也不願在別的人前去嘗試，因為我竟也說不出來，除非對我的蜀。我祇是說我有一種感覺我總不是一個長命的人。我不像你們；我從不計劃長成了做什麼事；我從不想到結婚，像你們一般。我一直覺得我不過是這麼一個呆笨的小珮絲，在家裏蹣跚來蹣跚去，除在這裏以外竟全沒有用處。我從不想往別地去，現在所覺得難過的，就是離開你們大家。我並不慌，祇不過我覺得我即在天上也要思家的。」

蜀已不能再說話；在以後的幾個鐘頭裏，也沒有一點聲音，祇聽得天風的長嘯和海濤拍岸之聲相互應答而已。一個白翅的海鷗掠過，它銀色的胸間閃着照耀的陽光，珮絲祇向它看去直到

不見爲止，她眼裏充滿了憂思。一個小小灰色羽毛的沙鳥跳遍了海灘的上面，對自己作啁啾的細聲，彷彿是在欣賞這陽光和海景，它已走得很近，珮絲的身邊，以一種可親近的眼色去對她一看，然後去坐在一塊暖暖的大石上，潤它的羽毛，彷彿很安適的模樣。珮絲微笑着，覺得頗受了一些慰藉，因爲這小鳥似乎來表示它的友誼，提醒了她見得她還有這麼一個快樂的世界可以享受呢。

「真是一個可愛的小鳥！蜀，看它多麼馴順。我喜歡啁啾小鳥過於那些海鷗；它們沒有那般粗野也沒那般美麗，然而它們似乎是滿足而要好的小東西。去年夏天我稱它們是我的鳥兒；母親說從她看去它們倒像了我——忙碌而灰黃色的生物，常常靠近灘岸，常常在唱着它們所喜愛的那個小歌曲。你是那個鷗鳥，蜀，身子堅強，野性難馴，愛好波濤和風潮，不怕遠飛到無邊的海洋裏，還是逍遙自得。梅格是一個家鴿，艾美像她所描寫的百靈鳥，時想飛翔入於雲端，卻總是再落在它的窠裏的呀，好一個小女孩！她是那麼雄心勃勃的，可是她的心腸是好好的，并且無論她飛得怎麼高，她總忘不了家裏的。我希望還能見到她，可是她似乎隔絕我們得真遠呢。」

「她春天要回來，我意你在那時必已完全好了，可以見她和她快快活活在一起。我打算使你到了那時可以精神舒適，面色紅潤。」蜀又說道，她覺得珮絲一切的變動裏，最大的是在講話的變動，因為這現在似乎不需要什麼氣力，並且怎麼想便怎麼說，和以前羞澀的珮絲一比，竟判若兩人了。

「蜀，不要再這麼希望着；這完全沒有用處，我知道的。我們也不會怎麼難過，我們等着的時候，還可以快快活活同在一起。我們還有高興的時候，因為我也並不覺得有多大的苦楚，我想那潮頭是容易落去的，假如你能幫我的話。」

蜀俯身下來去吻那靜穆的臉面；在這沒聲息的一吻裏，她已把全個身心獻給珮絲了。

。。。。。。。。

她的判斷是沒錯的；她們回家的時候也用不到再講什麼話，因為父親和母親所曾日夕祈禱以求免於見到的，他們現在卻已看得很清楚了。雖然歸途很短，珮絲已覺疲乏，所以立即往床上去睡，只說她回家了覺得何等快樂；後來等蜀再走到樓下的時候，她見得她已無須把珮絲心



中的話再爲轉述，倒已免了她去做這樁難事。她的父親將頭俯伏在壁爐板上，她進去的時候也  
 不回轉頭去看；她的母親伸出她的兩手臂，像是要求什麼援助似的，於是蜀就過去去安慰她，  
 可是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雲山蒼蒼，

海水茫茫。

友于之情，

並山海以無疆！

## 第十四章 重逢

下午三點鐘尼斯市（註一）全部時髦人物都齊集在英格蘭大路上——這是一個美麗的地點，因為那條廣闊的人行路上，邊緣點綴着棕櫚、雜花和熱帶的灌木，一面是大海，另一面是那個極大的馳道，道旁只見旅舍花墅相櫛比，極目遠望則有爛縵的橘林和蒼翠的遠山。在這裏可以見到各國的人，身穿不同的服裝，口講不同的語言；當天氣晴朗的日子，這景象華麗炫耀，如臨盛節。高傲的英國人，活潑的法國人，沉着的德國人，美貌的西班牙人，麤陋的俄羅斯人，柔和的猶太人，隨隨便便的美國人，——一起在那邊馳逐逍遙閒坐，談論新聞，評論最近到來的有名人物，——如意大利名優李斯多麗（註二）如英國文學家迭更司，如意皇愛美紐爾，或聖惠治羣島的王后。一切服御行頭，也是斑駁陸離，引起許多人的注目，特別是那種低低的篋籃式的轎車，其中安坐着

（註一）尼斯 Nice 在法國南部，與意境接近。

（註二）Ristori, Adelaide, 1822-1966 意大利名優。

婦女們，前有雙駒並轡，疾馳如飛，馬身罩上顏色鮮明的網套，免得那蓬鬆的毛鬚蓋沒了渺小的車輛和後面高棲在踏板上的小馬夫。

沿這條大路上，一次正當耶穌聖誕節日，一個高高的青年慢慢走來，兩手托在背後，臉上有心不在焉之態。他像是一個意大利人，穿着得卻像一個英國人，而神氣自由自在，倒又像一個美國人——這一種的湊合，使好幾對女人的眼睛，都目逆而送之，又使得好幾個花花公子，身穿玄色絲絨衣服，玫瑰色的領結，淺黃手套，并在鈕扣窩裏插着橘子花的，看了聳着肩膀，覺得他身上件事物，可以引起他們的妒忌。路上美麗的臉龐足令行人駐足鑒賞的實也不少，可是這青年並不多注意，祇是偶而瞥見一個白皙的姑娘或穿着藍衣的女子，抬頭一看而已。不久他已步出了那條大路，在那交叉路口立了一回，彷彿沒有決定還是到那公園裏去聽音樂隊的好，還是再沿着岸一直往砲台山的好。忽然聽得一陣馬蹄聲，他仰頭一看，只見一輛小馬車載着一位女子，疾馳而來。這裏面的女子是年輕的，白皙的，並且是穿着一件藍衫的。他凝睛一看，全個臉兒像醒了過來，於是，他揮他的帽像童子一般，就急走向前去和她相見。

「啊，勞笠，這真是你嗎？我以為你一輩子不會來的！」艾美叫喊道，放下韁繩，伸出她的兩手，過路的一位法國太太見了，拖了她的女兒連忙走開，免得她見到這些「瘋狂英國人」的放縱行爲，因而也被帶壞了呢。

「我在路上因事就攔了，可是我預先約定要和你過聖誕節，所以我現在已到這裏了。」

「你的祖父怎樣？你什麼時候來的？你住在那兒？」

「很好——昨晚——在曉房。我到你的旅館去過，但你們都不在家。」

「我有許多話要說，我不知從何說起！走進車裏來罷，那末我們可以舒舒齊齊的談。我坐車出來逛一下，正苦沒有同伴。拂羅是在養息，以便今晚可以有精神去參加。」

「今晚有什麼舉動呢？」

「我們旅館裏一個聖誕節的慶賀會。那邊將有許多的美國人。你和我們同去，當然的囉？姨母看見了，真高興呢。」

「謝謝你。我們現在到了什麼地方？」勞笠問道，他合攏了兩個臂，退後靠實了車坐着，這頗

適合艾美的脾胃，她是喜歡自己趕馬的；因為她代鞭策的陽傘，和兩匹白馬背上的兩副藍韁繩，直給她說不盡言的歡悅呢。

『我現在先往銀行裏去取信，然後到那砲台山；那風景真正美麗，我愛在那邊喂那些孔雀。你會往那兒去過嗎？』

『常常去的，幾年以前；但再去看一趟，也不妨的。』

『現在你把你自已一切的經過告訴我，我最後一次所聽到的，是你祖父寫信給我，說他將在柏林和你相會。』

『是的，我在柏林住一個月，然後再往巴黎去見他，他將在巴黎過冬。他那邊有許多朋友，更有不少的事足資消遣；因此我來來往往，這樣我們可以兩不相妨。』

『這倒是一種和氣的辦法。』艾美說道，覺得勞笠的言動舉止裏有些不似以前的模樣，雖然她不能說明這究竟是什麼。

『啊，你想，他怕旅行，我又怕呆停在一處；因此我們二人各從其便，大家無妨無礙。我常和他』

在一起，他愛聽我種種有趣的涉歷，我也愛那麼想當我從每次浪跡歸來時總有人喜歡見我。醜破舊的地方，這不是嗎？」他又加這麼一句，臉上露出厭惡的情態，當他們的馬車沿了那條林蔭大道，到了舊城裏拿破崙廣場的時候。

「這裏雖然不整潔，卻是可以入畫的，所以我倒不在意。這河流和那些小山真足娛人，而這些蜿蜒曲折狹窄街道裏的所見又常使我歡欣。現在我們須得等那道神會經過，這是往聖約翰教堂裏去的。」

勞笠沒精打采地看着僧侶們一隊一隊前行，後有華蓋遮着，頭頂大塊白頭巾的女尼擎着點亮的蠟燭，還有穿着藍衣的一隊，一路進行時口裏還唸着經；艾美卻乘他個不提防，在仔細打量他，忽然自己覺得羞澀起來；因為他已變了模樣，她於旁坐那個面相沉着的男人身上，再找不到以前離別時活潑歡喜的童子的一些蹤跡了。他比以前更美好，而且也更進步了，她問道：然而現在，初次遇見她時面上一種與高采烈的紅潤既已消退，他看去總是疲倦而乏精神——不是病，也不恰恰是不快樂，但比以前老得多，也嚴肅得多，似乎以她所知這一二年來鼎盛的情形，何至

使他變得這麼快？她不能懂得這個；可是也不敢冒失地發問；祇是搖着頭；勒起韁繩；輕輕策馬前進；那一道神會的行列也；已慢慢地蜿蜒過了白葛利尼大橋的拱門；而沒入於大教堂裏去了。

『你在想什麼？』她試用法語問道；她自從到了歐洲；法語縱然在質地上尚不易說；在數量上總已進步了。

『那位小姐不肯錯過她的機會；結果真美滿呢；』勞笠也夾入一些法語回答道；同時鞠一個躬；一手撫在自己心上；臉上有一種贊羨的神色。

她聽了心裏一喜；臉上發光；可是那種文雅恭敬的譽辭；卻還不能使她滿意得；有如她在家裏所受於他的那種粗草隨便的讚賞；那時他遇到歡樂的時節；會繞着她旋轉；向她說她是『實在暢快』；臉上表出一種發自中心的微笑；又在她的頭上一拍；以表示讚許；而今這種所有的神色；她却並不喜歡；因為雖然不能說是意興闌珊；可是聽去總是不著痛癢一般。

『假如他長大了有這麼情形；我寧可他永久是個孩子；』她想道；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失望和不安；同時又要裝出十分安閒而又歡喜。

在阿維度的地方她接到了寶貴的家書，於是把韁繩給了勞笠代管，自己將這些信讀個痛快，他們的車子卻曲曲折折從碧綠的籬落間走上了林蔭的路，兩旁小玫瑰盛放得如六月裏一般的鮮豔。

『珮絲很不安適，母親說道。我常常想我應回家去，可是他們都說「繼續住下去」，所以我就是如此，因為我永不會再有這麼樣的機會。』艾美說道，停住在信的某一頁上，似乎神色殊嚴重。

『我想你的決斷是不錯的；你在家也不能有什麼幫助，他們倒是有一種大慰藉，想到你在外健好快活，又見到這許多形形色色，親愛的。』

他說時身子靠近些，神色也像他以前一般；因此壓在艾美心上的恐懼一時釋然了，因為那種神色，那種舉動，以及大哥哥口吻『親愛的』一聲，使她安心，覺得假如遇到什麼不幸，她在異鄉也不至更感得伶仃孤苦。一回兒她笑着，從她隨便的速寫稿裏，取出一張小畫片來給他看，上面畫着蜀帽上的結筆直挺着，又從她的口裏畫一根線，指點到以下的幾個字，『天才是在燃燒



呢！

勞笠微笑着，取了過來，放在背心袋裏，「免得被風吹去。」然後留心去聽艾美讀給他那活潑有生氣的家書。

「這於我真是一個快樂的聖誕節，因為早上接到許多禮物，下午有你和這些信，晚間還有跳舞會。」艾美說道，他們那時已到一所舊堡壘的遺址，下了車，一羣美麗的孔雀便整隊地走向他們的四旁，馴順地等着有食物來喂。艾美立在較高的崖壁上，散麵包與這些輝煌華麗的羽類。這一次勞笠卻乘她一個不提防，也來仔細打量她，很自然要一看她在闊別之後究竟有些什麼不同。他不見有什麼使他疑惑或失望，反見得有許多使他驚羨和贊許；因為，忽略過言語舉止上幾點小小裝腔作態的情形之外，她是和以前一般活潑而優美，并且還加上了衣服和行動上一種不可摹擬的『秀雅』。本來總是老成精幹的，她新近又在舉動和會話裏，得到了一種從容自信的態度，使得她比以前更像是一個練達的女子；不過她舊時使性躁急的情態間或仍有流露，她強固的意志依然未肯相讓，而她出於天性的率直，縱然經過異邦文物的潤飾，也尚不稍有損失。

呢。

當勞笠留神看她喂孔雀的時候，固然沒有看到了這種種，可是他也見到了足夠的情形，使他覺得滿意，使他發生興味，并且深印在心裏一小幅美好的圖畫——一個神采煥發的女子，佇立在太陽光裏，因陽光的臨照，益顯出了她衣服上柔和的色彩，她兩鬢上鮮明的光澤，她頭髮上金黃的輝映，使她在那幅愉快的風景裏成了個中心的人物。

當他們走上了那小山絕頂的磐石台上，艾美揮着她的手，像歡迎他到她所常臨而歡喜的去處，并且隨手指點說道——『你記得那大禮拜堂和那歌蘇灣嗎？漁翁張網在灣裏呢。還有往佛朗卡別墅那條悠雅的路，正俯瞰休勃脫的塔，而最好的便是隱隱約約孤懸海外那一點，即所謂哥西卡島的。這一切都記得嗎？』

『我記得，現在還沒多大變動，』他回答道，並不見得熱心。

『我不知道蜀看見了那一點要怎樣狂喜！』艾美高興地說道，很希望見他也是這般。

『是的，』他祇答道，可是他轉向這邊，極目一望那個孤島，這現在在他眼裏引起的興趣，並



這些弱點也不難原諒過去，因其嫵媚既足以悅目，而其天真的嬌飾又常足使旁觀者欣然色喜不能自己的。

『我要他想我今晚確是體面的，并且把這個好印像轉告家裏，』艾美自己想到，當她披上了拂羅那件舊的白絲衫，又蒙了一大片的欺雪花紗，從這裏顯出了她一雙白皙的肩膀和金黃色的頭，甚為美麗。她的頭髮，她儘任其自然，祇把她如雲如浪的髮鬆束成扁結一梗，垂在背後罷了。

『這不是時款，卻於我相稱，我決不願自己弄成夜叉一般，』她常常這般說，當有人因了時下風尚的轉變，勸她將頭髮卷纒鬆燙，或者編織。

因為沒有夠好的點綴品為這麼一個盛會之用，艾美於是用了紅杜鵑花來卸起她的羊毛裙，并且用了細綠藤來襯托她的嫩白的兩肩。想起她從前自己染色的靴子，這次端詳她所穿上的緞舞鞋，自不免有少女般的得意，於是搖曳而過那房間，一路對她一雙形態勻稱的足，獨自欣賞不置。

「我的新扇子恰配我的花，我的手套剛正巧合我的手，還有姨母手巾上的真花邊給我全部衣裝以一種好襯托。可惜我沒有一個好鼻子和好口嘴，不然我真可以無憾了。」她說道，以一種批評的眼睛去審察她自己，每一個手裏拿一枝燭。

雖然尚有這點憾事，不過她看去已非常歡樂而又嫺雅，當她飄飄行去的時候；她本難得跑的——這是不適宜於她的，她想，因為身材既高，皇后般莊重態度比較那巧捷伶俐的態度較為相宜。她一面等着勞笠時，獨自在廳堂中徘徊，並且在大燭盤底下又整理了一番，見得那燭光更足映出她的美髮；忽然她翻然變計，走到房間的那一頭，彷彿兒女們的意思要人乍見便得到一個佳美的印像，究是要不得的。可是事實上這一番的變動是最好也沒有的了，因為勞笠悄然而入，她竟沒有覺察；她儘自立在遠窗的旁邊，頭微斜，手在抬起她的衣，別人望去，見到紅色幕前這麼一個雪白的人形，真是一具天造地設的石膏造像呢。

「您晚上好，月裏嫦娥呀！」勞笠說道，眼色裏有一種滿意的神情，這當照臨在她身上時，她是最樂於見到的。

「您也好，天上的明星！」她答道，對他微笑，因為這時他看去也十分溫柔，艾美想到今晚要倚着這麼一位美男子的臂、上進那跳舞的房間，使得她對於那四位相貌平凡的談氏四姊妹感覺得無限的同情呢。

「這裏是你的花；我自己把它們紮好，知道你不喜歡黑娜所說的「亂花球」的，」勞笠說道，一手遞給她一束精美的鮮花，并用一個彫鏤銀環來做執手，這個環正是她天天路過那鮮花店時所久久渴望的。

「多謝你的好意！」她至誠地喊道。「假如我知道你是來的，我今天也必已爲你準備好一些禮物，祇是我恐怕沒有這麼美。」

「謝謝你；這本來是太微薄了，你所準備着的才好呢，」他接下去說道，一手在勸去她腕上所佩的銀鐲。

「請不要這般。」

「我以爲你喜歡這種事的。」

「卻不希望從你處來的；這聽去不自然，我還是喜歡你往時率直的情形。」

「那使我聽了很高興，」他釋然回答道；然後爲她扣上手套上的鈕珠，並且問他的領帶正否，這些正是他常常做的，當他們在本國相借赴會的時候。

那晚在餐室裏相聚的一班人，祇有在歐洲大陸上才見得到的。好客的美國人舉他們在尼斯所有相識的人都請了來，並且對於爵位也尙無憎惡之情，所以還請了幾個有名位的，使他們這次聖誕節的同樂會，也可以借光不少。

一個俄羅斯的親王也屈駕來臨，坐在一個角落裏至一小時之久，祇和一位龐然的婦人談話，她穿的滿身黑絲絨，頸下還帶上一個珠項圈。一個波蘭的伯爵，年紀尙祇十八歲，對諸婦女頗極殷勤，她們便稱他爲一個「好寶貝」；一個德國的某顯爵，專誠是來用晚餐的，消遙遊蕩乎室中，去找尋可以吞咽的事物。羅士奇男爵的私人秘書，一個大鼻子的猶太人，穿了緊窄的靴子，屈尊般地向大家微笑，彷彿他主人的名字也給他一種金色的光耀；一個強碩的法國人，曾經認識法國皇帝的，來恣縱其對於跳舞的狂懽；瓊斯夫人，一個英國的中年婦人，更出其八口的小家族，

聊作斯會的點綴。當然，會中也有許多快脚尖聲的美國女子，美麗而有惺忪倦態的英國女子，幾個相貌平常而舉動伶俐的法國少女，更有在寓次中常見到的旅行少年，舉止裏總是帶着無限的懽娛，同時各國的老太太們沿四圍的牆齊列着，見他們和她們的女兒跳舞，也便向他們作慈仁的微笑。

凡年輕女子當能想像到艾美的心境，當她那晚靠着勞笠的臂膀走進跳舞室的時候。她知道她今晚真是體面，而且如其他年青女子一般，一朝發見了一個可愛的新國度，她們因了綺年玉貌和婉好的德行，彷彿註定要去指揮一切，享有了制馭的權力，自然具有一種欣愉的感覺。她十分同情於談氏的姊妹，因為她們是醜陋，平凡，又乏人陪侍，祇有一個面目可憎的父親，和三個面目更可憎的老處女姑母。她經過她們時，特以最友誼的態度向她們深深鞠躬；這也是多承她的好意，因為這給她們一個機會可以見到她的衣服，又使她們熱烈地恨不得立刻知道他的那位很體面的朋友是誰。

跳舞場裏真是熱鬧而又活躍，不久個個人感受到這個季節裏一種同樂的精神，佳節的懽



樂使得一切的臉兒發光，心弦暢快，脚跟輕捷。音樂隊員也用盡了力量，彈的彈，吹的吹，擂鼓的擂鼓，凡能跳舞的都加入跳舞，便是不能的也以極熱烈的情懷對他們的朋友表示愛慕。談家姊妹甚覺黯淡，許多青年男子們奔東跑西，竟像一羣長頸鹿。那位金色的秘書，在房裏亂沖，像一座流星，同了一個奔撞的法國女子，她一路舞來，緋色絲的長裙邊鋪滿了全房間的地板上。那嚴肅的條頓人後來找到了那個餐桌，精神便覺快樂，照食單所有一道一道地吃個澈底，法國男子在旁看了他種種貪得的情形爲之咋舌。那皇帝的朋友真是榮耀，因爲他什麼跳舞都要一試，不管他懂不懂，一時板眼記不清楚的時候，臨時會立起腳趾作旋風之舞。這個肥胖的中年人一種童子般的狂放看去真是有趣；因爲，雖然他一身『鼎重』，他卻是跳舞得像一個活潑的小皮球。他跑，他飛，他踊跳，他臉發紅，他禿頂的頭發光，他衣上的燕尾狂舞，他的一雙鞋真個在空中閃耀，等到音樂已止，他抹去額上溼溼的汗珠，對他的各個朋友微笑。

這一次的會對於勞笠有甚好的影響；因爲人當二十餘歲時，單戀的創傷往往在友愛的交際場裏找到了療治的仙草，青年的神經會震蕩，青年的血液會跳舞，青年的精神會振起，——當它

們受着冶豔，光采與音樂的陶醉。勞笠本已和艾美舞過數巡，後來又讓她去和旁人跳舞，自己退到角裏去休息，卻不免見到了她飄逸的舞姿，不禁嘆賞道：『小艾美是要長成到一個極可愛的女子呢。』等到艾美舞罷退息的時候，勞笠起來讓座，面上已不似適才沒精打采的情形；後來等到他急忙去爲她捧取晚餐時，她頗有得色，自言自語道：『啊，我想這是於他有益的呢。』

『你看似巴爾薩的「薄敷朱粉的嬌女」』他說道，一手爲她搖扇，一手爲她持咖啡杯。——

註二) 『只是我的朱粉卻不會掉下來的，』艾美擦擦她光彩的面頰，便給他看看她的白手套，一種富真的模樣，使他撲的一聲直笑了出來。

『你稱這材料叫什麼？』他問道，以手指點她衣裳吹過他膝骨的一褶疊。

『欺雪紗。』

『好名字，這很美麗，——新物事，不是嗎？』

(註一) 巴爾薩 Balzac, Honoré de—1799-1885 爲法國寫實主義的小說家。

「這與天地同其悠久，你看見許多女子穿過，可是你直到今天才知道這是美麗的——優極！」

「我從沒見你穿過，這大概所以錯了，你看。」

「不要再如此，這是不行的；我現在寧可喝咖啡，不願聽那些恭維的話，不要那麼隨隨便便，這使我看了怪難受的。」

勞等於是坐得筆直，和順地接過她的空杯，覺得在受到『小艾美』這般的指揮自有一種莫名其妙之樂趣；因為她已消失了，她以前羞澀之態，覺得有不可遏抑的欲望去作踐他，這凡女子們見到『泥做的人兒』現出投降的表象時，總是喜歡做這麼一套的。（註二）

「這些事你從那裏去學來的？」他以盤詰的神氣問道。

「『這些事』——太模糊了，請你先說個明白。」艾美回答道，她十分明白他所指點的，卻弄

（註二）『泥做的人兒』原文是“lords of creation”，譯時也要表出譏笑男子的口吻，若無其他成語，只得向

石頭記借用這個名詞了。特此聲明，以免淆混。

乖地故意請他說明所不能說明的。

『啊——那一般的神氣，那種款式，那有把握的神情——那——「欺——雪——紗」罷，』勞笠笑道，說到中間已經接不下去，好不容易想到了那個新名詞，才把自己從那困難的局面裏救了出來。

艾美聽了頗爲歡喜，卻當然不形諸容色，祇柔順地回答道：『歐洲僑寓的生活使人不知不覺間得到了一種刮垢磨光的功效；我一路遊戲，一路也在學習，至於這——』微微向她的衣服一看——『是呀，本來細紗是便宜的，小花朵用不到費一文錢，況且我向來慣從小不值錢的物件裏去做工夫的。』

艾美對於最後一句話頗覺懊悔，怕這個頗帶着了些寒酸氣，然而勞笠爲此卻更喜歡她，不由得敬重那勇敢的忍耐性能知利用一切的機會，並且羨慕那快樂的精神能以鮮花掩蓋過貧窮。艾美不知道爲什麼他總是好生注視着她，並且那晚以最愉快的方式陪伴着她；但是所以造成這愉快的變化，實是他們倆不知不覺間相互得到的一種新印象的好結果。

## 第十五章 冷淡

在法國，青年女子每感覺得生活的無聊，直到出嫁以後，那時『自由萬歲』便做了她們的口號。在美國，姑娘們卻老早簽署了『獨立的宣言』，而以一种狂熱來享用她們的自由；可是青年主婦們平常見到大位第一繼承人誕生時就立刻退政，去遜隱於深閨之中，一種與世絕緣的情形，直可方之法國的厄庵，而卻遠不如它的靜穆。其實，不問她們自己的志願怎樣，當婚姻的熱潮一落，她們真箇已被束之高閣，多數人正可和日前一位極美麗的婦人同調地呼着冤：『我的容色未嘗稍減，可是沒有人再來注意我，因為我已結了婚。』

既不是一個美人，也不是一個俏麗時髦的人物，梅格自然也沒有感到這些苦惱，直到雙生小孩已經滿了週歲以後，因為她的小世界裏固猶是淳風古道，她覺得自己所得到的愛慕且過於以前。

因為她是一個婦人式的小婦人，所以母愛的本能特強，她注全神於她的子女，竟完全屏除了其他的一切人物與事務。不啻晝夜地她以不倦的精誠在煦育他們，護惜他們，只讓一個幫傭去照管喬恩，中饋之事已委之一個愛爾蘭婦人之手了。喬恩卻又是一個家庭式的男子，向日所受於他愛妻的恩情照顧，一旦不能有，自顯然不勝其今昔之感；可是，他既心愛他的小孩，也欣然極願暫時捨棄他自己的安樂，方以為不久便當恢復到平時的情態。但這種推想，祇由於男性的愚魯，因為不久三個月已經過去，卻還沒恢復安寧；梅格似乎精神疲乏而且不安，兩小孩占取了地所有時間的每分鐘，房屋及場地無人管理，那執烹調之役的吉且，本來隨隨便便的，每天只給他以粗而且少之食糧。當他早上出去時，那恍似坐監的母親委他以這麼那麼的小差使，直使他昏頭倒腦記不清楚；當他晚上高高興興回到家裏，要想得到一點感情上的慰藉，那知他總是討了個沒趣，因為那好夫人總是對他劈頭說道：『勿響！他們煩惱了一天，剛才睏去。』假如他發起一點家庭的娛樂，『不，這要擾亂小寶寶的。』偶然提起演講或音樂會，他祇得到一種譴責的臉色，和一個斷然的答語：『丟了小孩去尋快樂，決不！』他的睡眠常被小孩的哭聲，和深更半夜一

個魔鬼般的形狀沒聲沒息往來的黑影所驚醒；他的用餐又常爲司餐的精靈不時離席所打斷，因爲她一聽到樓上窸窣一息的吱吱或唧唧，便會奔了上去，不再管他的飲食怎樣；當他晚上閱報時，小橋的肚痛彷彿發現在江海大船的行程單裏，小梅的跌交影響了公債的行情，因爲柏魯客夫人祇注意道地的地方新聞的。

那可憐的人兒真覺得十分苦惱，因爲小孩們竟奪去了他的夫人；家庭祇是一個育兒所，那不斷的『勿響』使他覺得當他一進那嬰孩國禁地的時候，自己竟像是一個蠻橫的侵略者。他極耐心地忍受了六個月，後來見到沒有改進的希望時，他便也照着其他譎放的父親——試往他處去得到一些安慰。斯高德在這時已經結了婚，他所組織的家庭距此也不遠，喬恩每晚常過去一二小時，那時他自己的坐落間裏原也是空空如也，而他自己的夫人正唱着不斷的催眠歌。斯夫人是一個活潑美麗的姑娘，她現在惟一的任務便是使人悅意，而她行使這個責任也已頗有成功。坐落間裏常是光明而愉悅，棋盤總是整備着，鋼琴總是調整着，充滿了歡暢的談話，并且有一頓精緻的晚餐陳列得令人垂涎。

喬恩當然更喜歡他自己的家庭，假如這不是那般寂寞；可是在那種情形之下，他不得已而思其次，能夠因他鄰舍的厚意，許爲入幕之賓，已使他感激無地了。

梅格起初也頗贊成那種新辦法，自己覺得寬心不少，知道喬恩有了快意的安頓，不如往常一般在坐落間裏打盹或繞室疾行以致驚醒了孩兒們。可是不久當寶貝們乳齒已茁，痛苦已過，能夠準時睡去，給母親以休息的時間，她開始感覺喬恩不在家的寂寞，覺得她的工作籃子究不是解語的伴侶，想到曩時他穿了一件老舊的長袍，腳上穿着拖鞋，擱在火爐外圍邊上，和她相對而坐，此景此情，今不可得，豈不耿耿！她既不願明告他留在家裏，但又惱他自己不能體察她怎樣要他在一起，完全忘了她會空空悵望已不知多少黃昏。她因爲等待和煩慮，已是神經不安，精力疲乏，而且有一種不講理的心情，這便是最賢明的母親，當她們不勝家務的煩累時，也有時覺到的缺乏身體的運動，既奪去了她們平時的愉快，日飲過量的濃茶，又使她們覺得渾身只有神經而乏筋肉了。

她有時攬鏡自照，說道：「是的，我已漸漸衰老；喬恩對我已乏興味，因之他拋開他憔悴的妻



子，去看他鄰家的美婦，她毫無罪累，好不寫意！啊，可是我的孩子們是愛我的，他們不嫌我消瘦枯黃，我沒有時間去燙頭髮，他們也是不在意的，他們是我的安慰，將來喬恩會有一天見到我爲他們所願受的犧牲，他不會嗎，我的寶？」

對於這麼一個動情的哀訴，小梅回答一聲「咕咕」，小橋回答一聲「喔喔」，梅格於是轉愁爲喜，狂吻了他們一陣，一時自然得了不少的安慰。可是，她的痛苦還是與時增加，因爲喬恩對政治的興味十分濃厚，他常過去和斯高德討論問題，竟完全不覺得梅格是要渴望他留在家裏的。她卻總不肯說一句話，直到她的母親有一天見她漣然流淚，一定要查問是何緣故，原來梅格精神的低落也不能逃過她的眼睛的。

「除了你母親，別人我是不願告訴的，可是我實在需要有人指引，因爲假如喬恩再是這般情形，我不如守了活寡。」柏魯客夫人回答道，一面乾她的淚，在小梅的涎巾上，滿面是冤屈的神情。

「這般什麼情形，我的寶？」她母親急切地問道。

「他終日不在家，到了黃昏我想見見他，他還是不在家，他天天往斯家去。我在這裏只有苦工沒有娛樂，這不是太不公平嗎？男人總是自私自利的，便是頂好的也還是如此！」

「女人也是如此的，所以不要責備喬恩，還是先自檢省有無錯處。」

「可是他總不該冷淡了我。」

「你有否冷淡了他？」

「啊，母親，我總以為你是立在我一方面的。」

「說到同情，那是當然的；不過我想錯誤還在你自己，梅格。」

「我不知道爲什麼是這般的。」

「讓我來告訴你。喬恩是否曾經「冷淡」了你，如你所說的，假如在晚上，他每天僅有空閒的時間，你總想法子陪他談談說說？」

「那倒是沒有；不過我現在有兩個小孩要看護，也是做不到的。」

「我想你能夠的，實；我想你應該的。你可容許我暢暢快快說個明白，并且可否請你記得這

同情的和責備的都是你的母親。」

『當然我願意的！請你還當我是小梅格一般。我常常覺得，自從這兩個小寶寶一起都仰仗了我之後，我需要有個人教導更過於往時了。』

梅格拖近她的矮櫈去靠近她母親的，每個懷裏抱着一個小孩，這兩個婦人，同搖着椅，談着心，覺得母女的維繫，再沒有比以前更深切的了。

『你不過犯了一般青年娘子普通的錯處，因愛了子女太深邃致忘了對你丈夫的責任。一種自然而可恕的錯誤，梅格，但最好能先自改過，因為小孩們應該使你們倆更加密切，不當反而分散了你們，彷彿他們都祇是你的，喬恩除了供給衣食之資外便了無干係。我這幾星期來已見到這種情形，但沒有說一句話，覺得將來自會改轉來的。』

『我怕這不會的。我如果要他住在家裏，他覺得我妒忌；我也不願以這種意思去侮慢他。他沒覺察得到我需要他，我又不知道怎樣去使他知道，卻仍可不用到語言。』

『要家庭的生活這般愉快，使他竟捨不得離開。我的寶，他必是渴想着他的家庭，但沒有』

你就不成爲家庭，而你又常常在小孩的房屋裏。」

『我不應該在那裏嗎？』

『不是全部的時間；關閉在房間裏太久了使你神經不安，無論做什麼事都覺不適宜了。況且你的責任不祇是對小孩們，也有對喬恩的；不要因了小孩疏遠了丈夫，也不要屏他在育兒室之外，而應教導他怎能也在裏面幫忙。他在這裏面也有他的地位，正和你一樣，孩子們也需要他的；讓他覺得他也有他應做的一部分工作，他便會勤懇而愉快地去從事，這對於你們倆都有利益的。』

『你真的這麼想嗎，母親？』

『我知道的，梅格，因爲我也曾試過；我除非親身試過知道是切實可行，我也從不拿來勸告他人的。當你和蜀是小孩的時候，我行事正和你現在一般，覺得除非我全神貫注到你身上，我還沒有盡我的責任。可憐的父親儘自看他的書，因爲我謝絕他一切的補助，讓我獨自一人去試驗。我勉力支撐着奮鬥着，可是蜀終究不是我一人所能應付的。我因爲寬縱放任幾乎將她寵壞。』

了。你那時身子又弱，我常爲你憂煩，直到我自己也病了。於是父親便來援手，安詳地管理了一切的事務，他是那麼一個有力的幫手，我悔恨當初不該有那種錯誤，以後竟至非他不行了。這便是我們家庭幸福的鎖鑰；他不讓外面的事務使他淡然忘了影響我們全體的一切瑣事，我也不讓家庭裏的各種煩慮減少我對他事業的興趣。各人在許多事上獨自做去，可是在家裏我們是一起做去，常常是如此的。」

「正是如此，母親；我的大願便是我對我的丈夫和孩子，能像你對你的一般。請你指示我；我總一切照你所講的去。」

「你一直是我順從的女孩子。嚟，假如我是你，我要讓喬恩對於小橋的管理，多分一些責任，因爲這男孩子需要些訓練，而且這件事開始得愈早愈好。其次便是照我所常常提議的，讓黑娜來幫助你；她管育小孩，是最好不過的，你可安心將寶寶們交給她，這樣你自己可有些餘暇去多管理些家務。你需要些運動，黑娜正想望着一些休息，喬恩又可重行找到了他的妻子。多出去些忙碌之外，也得要精神愉快，因爲你是一家裏陽光的源頭，假如你也是愁霧不開，便不會有好

天氣了。然後且試勉同情於喬恩所愛好的事——和他談話，讓他讀給你聽，交換意見，這樣盡互助的責任。不要自己束縛在繃閣裏，因為你是一個「女流之輩」，要了解世局的變遷，準備去擔當自己的責任，因為這一切影響你和你的一家子的。」

「喬恩的感覺是那麼靈敏，我怕假如我問及政治和其他的事，他想我是多麼蠢笨。」

「我不信他會這般想法；愛情可以蓋過了不少的罪過，況且比起他來，更有誰你可任意探問呢？且試試看，結果他必定覺得你的伴侶比起斯家的晚餐是更有味得多。」

「我一定照做，可憐的喬恩！我怕我確會冷落了牠，我還以為我是不錯的，他也從沒有說什麼話。」

「他也想不要自私自利，但是他確已覺得被捐棄了，我推想梅格，這正是青年夫婦時感低離的當兒，卻又正是他們應該常常合作的時候；因為初感的柔情容易消逝，假如不留心將護的話，也沒有時候對於父母更有意義更可寶貴，比起天賦他們小生命以資訓練的最初幾年裏。不要使喬恩對小寶貝們有如陌路人一般，因為他們保護他在這苦難而多欲的世界裏使其能夠

安全而快樂，其力量實過於其他任何的一切，因了他們，你們倆可以增進相互間的認識與愛情。現在，寶，再會罷；仔細想過母親的一番訓話，假如以為好的便照它做去，那末天會降福於你們大家的。」

梅格果然將它仔細想過，見得它是好的，便照它做去，雖然第一步不完全是如她所計畫的。當然小孩們已壓過了她，得了上風，一見到蠻跌狂叫能致其所欲，他們的意志便統攝了全家。媽媽對於他們的頤指氣使，無不帖然從命，可是爸爸就不是這般容易降服的，間或對於他的吵鬧的兒子一試嚴父的訓練，常足使他柔腸的匹偶聞而心傷。因為小橋稟有他老子一些堅定的性格——我們不願稱它為固執——所以當那小小的心決定了要有或要做那一樁事，盡驅天下的人馬也不能變更那頑強的小志向的。媽媽以為小寶貝究竟年齡太稚，要教他能克制他的偏見尚屬太早，可是爸爸相信學習服從不厭其早，於是小橋公子老早發現當他要和「爸爾爸爾」相爭，他總是不得好結果的；不過，正和英國人一樣，小寶實對於能夠制服他的人卻是敬仰的，又對於父親能嚴重地說「不，不」而其動人的力量勝於母親一切柔情的撫摩的，實在也是心愛

的呢。

○○○○○○○○○○

和她母親談話後數日，梅格決意要和喬恩試一個談談笑笑的黃昏，因此她定了一頓好筵席，將坐落間收拾得清清楚楚，自己打扮得整整齊齊，送小孩及早安眠，免得有什麼來夾纏她的計畫。可是不幸得很，小橋最不易克制的厭惡，便是對於睡眠這一件事，那晚他決意要大鬧一場，可憐的梅格搖着唱着，講故事，凡她聰明所能想到一切可以催眠的法術都已試過，然而總是無效，這一對大眼睛總是不肯關閉起來；等到小梅早已一團和氣深入黑甜鄉裏以後，乖乖的小橋還是睜着兩眼向燈光看去，臉上絲毫沒有睡意，梅格看了，十分失望。

忽然聽見樓下衙門輕輕關上，那慣聽到的脚步但以足趾尖着地走進餐室去，梅格問道：「小橋可以靜靜地睡，像個好好的孩子嗎？媽媽要跑下去給可憐的爸爸一些點心。」

「俺要點心！」小橋說着，準備去參加那筵筵。

「不；可是我願爲你留下些小烘餅做明天的早餐，假如你肯照小梅一般呼呼睡去，你可以



嗎，親親的？」

「唯」小橋爽脆地答應了，把眼睛閉結。彷彿是急於睡去，希望及早就到了明天的早晨。利用這順利的一剎那，梅格便溜去了，跑下去迎接她的丈夫，笑臉盈盈，髮上帶着一個小小的藍緞結，這尤其是投其所好的。他立刻見到了這個驚喜地說道——「呀，小小的母親，我們今晚與致真好呢。你望客人來嗎？」

「只有你寶。」

「這是誰的生日，或是什麼紀念日？」

「不，我自己覺得近來太不整潔了，所以我打扮一下變換變換。你到餐桌的時候，不管你怎樣疲倦，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當我有了工夫，爲什麼不也應該如此？」

「我之所以如此，只爲了對你表示敬意，我的寶。」喬恩老老實實地說道。

「彼此，彼此，柏魯客先生。」梅格笑說道，眼光穿過茶壺上，面向他點頭，看去又復年青而美麗了。

『嘿，這真是愉快，又像以前的光景了。這個味道不錯，我喝這一杯，祝你的健康。』於是喬恩慢慢啜他的茶，臉上有一種鎮靜的喜樂，然而這卻祇有一瞬；因為，他將杯子一放下，門柄莫名其妙地響着，聽到一個小聲音急切地叫着——『坦坦門，俺來老！』

『這是那吵鬧的小孩子。我吩咐他獨自個兒睡去，可是他竟跑下樓來，左冷冰冰的油篷布地毯上走路，仔細要惡傷風了。』梅格說着，同時去開門。

『你們早上好，』小橋笑嘻嘻開始說道，進來時把長的睡衣倒掛一角在臂上，繞桌子跳走時每個髮髻也是一跳一縱的，斜睨着『烘餅』有不勝愛慕的情態。

『不，這還不是早晨呢。你得去睡了，不要攪擾已經辛苦的媽媽，那末你可以有兩塊小餅，上面還可以放着些兒糖。』

『俺喜歡爸爸爾，』調皮的小孩故意這般說着，已預備爬到父親的膝上，一嘗這禁筵的滋味。可是喬恩搖着頭，對梅格說道——

『如其你會要他在樓上獨自睡去，那末你便須貫徹你的主張，要是不然，他總不會聽你的

話了。」

『正是如此來，小橋』於是梅格便領了她的兒子走去，覺得有一個強烈的趨勢要把那小礙事的人痛打一頓，而他卻還在她身旁一跳一縱，方以爲一回臥室裏便可得其所欲。

可是他也並沒失望；因爲那但求苟安的婦人果然給了他一塊糖，把他好好卷在被窩裏，禁止非到早晨不許再起來游逛。

『唯！』小橋就漫應道，啜他的糖十分有味，而且覺得他初次的嘗試成績極佳，也正躊躇滿志呢。

梅格回到她的座位，晚餐又復順利進行，正言笑晏晏之際，忽然那小精怪又出現了，并且暴露了母氏的弱點，因爲他竟高聲地提出要求道：

『再一些「糖糖」，媽爾媽爾。』

『那是不行的，』喬恩對於那來冒犯的小歹人，硬着心腸說道。『我們不會有安靜的日子，除非每天能使這小孩好好去睡覺。你自己做了牛馬已經太久了，給他一次教訓，那末這種情形，

才可告個結束。放他在牀裏，你獨自下來，梅格。」

「他不肯登在牀裏；他總沒有肯過，除非我陪著他。」

「讓我去料理他。小橋，上樓去，到你牀裏睡去，照你母親所吩咐的。」

「不去！」那小叛徒回答道，順手自己取了渴想著的餅，開始吃著，夷然不動聲色。

「你不可以對爸爸說那樣的話；假如你自己不去，我會帶你去。」

「走罷；我不喜歡爸爸爾。」於是小橋便退到母親的裙邊去求保護。

不過就是那種庇廕也是徒然，因為梅格便提醒他過去給與那敵人，祇說『柔和點兒，喬恩，這使那罪人心膽俱碎了；因為當媽媽丟棄了他，那末他受宣判的日期也已在目前了。餅奪去了，嬉樂也剝奪了，被一個強有力的臂膀帶到他所不喜歡的眠床裏，可憐的小橋當然不能抑制他的盛怒，公然向他的父親衝撞，一路上樓時，兩腳亂跌，尖聲狂喊。從床的一面放入了他，一溜烟便從另一面滾了出去，立即奔向門口，祇是父親偏抓住了他的小小寬博睡袍的尾巴，又把他送回牀裏，這來來往往的一齣活劇連續演着直到那童子的氣力已盡，於是祇直起喉嚨狂叫。這種

聲音上的武藝以前常能降服了梅格；可是喬恩屹然坐着絲毫不動，竟像一個柱子，彷彿任何大的聲音，總是無所聞知的。也沒甘言，也沒糖果，也沒故事，也沒催眠的歌曲，便是燈也是熄了，只有火爐裏紅紅的光燄照着那黑暗世界，小橋看了倒並不怕懼而只覺希奇。不過這與往常不同的情形使他見了憎惡，等到他怒氣已漸退落，從那柔順的女奴的種種懷想，回復到這已被囚繫的專制魔王以後，他只愁慘地狂呼著『媽爾媽爾』，狂叫之後，繼以悲號，直打到了梅格的心坎，她便跑上去以懇求的口吻說道——『讓我陪他罷，他現在可以好好的了，喬恩。』

『不，寶，我已對他說他應得睏了，并且你也已吩咐他過的，他現在就應睏了，我總在這裏老等着，便是等了全夜也不妨的。』

『可是他要哭出病來的呢，』梅格懇求道，責備自己原不應丟了他。

『不，他不會的，他太倦了，不久便當睡去，這件事便可停當了；因為他可以知道不能隨隨便便的不要來干涉；我會處理他的。』

『他是我的小孩，我不能看他的精神因了嚴厲的處理而從此受了沮喪。』

『他是我的小孩，我不願見他的脾氣因了姑息放縱而從此被寵壞了。下去罷，寶，暫時把這男孩交給我。』

當喬恩以那種有把握的口氣說着時，梅格總是順從的，而且後來也從不懊悔她的順從。

『請讓我吻他一次，喬恩。』

『當然可以。』小橋向媽媽說聲「明天會」，讓她好生去安息，因為她照顧了你全天已很疲倦了。』

梅格後來常常以這一天的成功，歸功於那一吻，因為在她給這一吻之後，小橋泣得漸漸的低，最後靜臥在牀的一角，他剛才感到精神的痛楚時已如小蟲般地漸漸兒蠕動到這一個角裏去了。

『可憐的小小的人兒，他已哭得乏力所以睏去了，我去把他蓋好，再下去安梅格的心。』喬恩心想道，一步一步輕輕走到牀邊，希望看見他反叛的鬍子已經入睡了。

可是他還沒有，因為當他父親覷着他時，小橋的眼睛又開了，他的小下頷開始震動，他伸出



恬靜地在修整一頂帽子，並且請他讀給她聽一些關於選舉的新聞，假如他不過疲乏的話，這不消說使他十分歡喜。喬恩立刻見到了一種大轉機是在進行着，他卻很聰明不去究詰，知道梅格是這麼一個光明的小小的可人兒，是守不住秘密的，所以這線索不久便會發現。他一點也不遲疑立刻讀了一長篇的辯論錄，並以他所有最清楚的口吻加以說明，同時梅格做出深深注意的模樣，試問若干有意義的問題，勉強使她的心思不致從國家的狀況徬徨泛涉到她的帽子的狀況。可是在她心曲的深處，她已斷定『政治』是和算學一樣的不好，『政治家』的任務，祇是互以惡名相加而已。但她祇把這些女流的見解放在自己心裏，當喬恩一停，她祇搖着頭，以她所視為一種雙關語調的外交家口吻說道：『嗚，我竟看不到我們要有什麼的結局。』

喬恩笑着，仔細看着她一刻工夫，她正安放一些花邊紮着的鮮花在手中，凝神看去，一種深切濃厚的興味，是他適才演說時所未見到的。

『她爲我之故勉強談着政治，我也應爲了她之故一考究女人的帽飾，這才是公平的，』公道的喬恩心裏這麼想，隨又說道——



「這是很美麗的，這是否你所稱晨餐小帽呢？」

「我的好人兒，這是一頂大帽！這是我參加音樂會時最好的大帽。」

「呀，對不起，但這是多麼小，我自然當它是你有時隨便穿戴的飄飄的東西。你怎樣可以使它不致飛去？」

「這些花邊帶住頰下的一個玫瑰蓓蕾；這個樣兒的。」梅格於是帶上了那大帽，眼注視他，自有一種間適愉快的態度，令人見了，魂攝神與。

「這頂帽真可愛，但是我還喜歡帽下的臉兒，因為在它之下看去，又復年青而愉快了。」喬恩說了，即去吻那個笑靨，頰下的那朵玫瑰蓓蕾竟有壓損折墮的趨勢。

「我高興你倒是喜歡它的，因為我要你有一晚帶我上一個新式音樂會去；我真需要一點音樂來調整一番。你願嗎？」

「當然我願的，全心全意的，而且也不管什麼地方，只要是你所喜歡去的。你一直關閉得太長久了，這必於你有莫大的利益，而且也是我所最喜歡的事。你倒怎樣會有起這個意思來，小小

## 的母親？

『呀，我那天和媽咪有一次談話，告訴她我覺得怎麼的心神煩躁與不安，她說我需要些變換，並將日常煩心的事務減少一些；因此黑娜來幫我照管小孩，我可多些時間來管照家宅的事務，有時也可有些兒娛樂，這樣可以使我不至未及衰朽之年而成了一個精神恍惚形如敗絮的老婦人。這祇是一種試驗，喬恩，我願意試試看，不僅是爲我，而也是爲你，因爲說來也慚愧，我最近竟將你冷淡了，現在我要盡我的力量，恢復家庭原來的情形。你不反對的，我希望。』

看官們且莫問喬恩說些什麼，或者那頂小小的帽子怎麼樣幾於完全毀損了；我們現在所需知道的是從這份人家和這一家人裏逐漸的變動看去，喬恩並沒有反對着，這當然不是一個「極樂世界」，可是因爲這分工的制度人人都得到了利益，小孩們在父親的治理之下發榮滋長起來，因爲精確而堅定的喬恩將小孩國處理得使有秩序有紀律，同時梅格也恢復了她的精神，安定了她的神經，因爲已有了許多有益的運動，一些娛樂，以及和她靈敏的丈夫知心的談話。家庭比以前更像是一個家庭，喬恩也無心離開它，除非帶了梅格同去。斯家夫婦現在反而常到

柏家去，人人覺得這小房子是一個快樂的地方，充滿了愉樂，恬適和家庭的愛情。便是好奢華歡樂的莫若蘭也愛到這裏去。『這裏是這麼安靜而適意；我來來也覺爽快的，梅格』她常常說道，向四周一看，有不勝羨慕的神情，彷彿是在尋覓那個法寶，庶幾她也可使用它在她的大厦裏，那裏卻是充滿了一種堂皇的寂寞，因為那邊既沒有滿面春光活潑喧囂的小寶寶，南德獨自生活在他小己的世界裏，這其間也沒有她的地位的。

這家庭的幸福也非無因而至，而實由喬恩和梅格先已找到了這其中的鎖鑰，結構後共同生活的歷練又教了他們怎樣去使用它，於是發現了真正家庭生活 and 相互輔助的至寶，這，有時赤貧的容或也能得到，而豪富雖傾萬金也不能購得。如將青年妻子或母親束之這麼的高閣裏，彼等固亦樂於承受，因其可以隔絕了世界上不已的煩擾，於其繞膝依依的子女中見到了永恆不變的真情，憂患貧窮和衰老，不足稍餒其摯愛；縱有無情風雨，還與賢貞之友携手偕行，同時正如梅格一般，日益認識一個女子最快樂的國度便是家庭，她最高的榮譽，在治家的有術，卻不似一個皇后，而是一個聰明的妻子和母親。

## 第十六章 療懶

勞笠往尼斯去，初意停留一星期，卻耽擱了一個月。他獨自一人躑躅大陸之上，也已不勝厭倦。今則在千里外異國的景物裏，一朝得遇故知，便自然覺有一種妙美的家庭風味。往日在家時常常得到馬氏一家的愛憐，出國以後，不免惘然如有所失，乍見了艾美，又似得一嘗舊日的滋味；因為天涯陌路人的垂青，無論如何殷勤，其愉快怎能抵得家鄉幾個姑娘們姊妹式的愛寵的一半呢！艾美固然比起她的姊姊們要矜持得多，可是現在見了他，心裏也很喜歡，對他不無有一種眷眷之情，彷彿他就是那個她久久渴想的家庭的代表。他們倆相互伴着，各有他們的慰藉，也常常在一起騎着，走着，逛着，因為在尼斯，到了大家臨場作樂的那一季，沒有人是肯勤勞的。不過，當他們似乎是在最隨隨便便地作樂的時候，他們卻是在有意無意地相互審察與打量。艾美在她朋友的評價表上與日俱昇，而她在她的裏面卻天天下降，各人都感覺到這一點，但都不說一句

話。艾美思有以娛這嘉賓，且已有了成功；她因他曾給她不少快樂，殊為感激，便在種種小節上以女子型的女子所特擅的神術使諸事一觸即感美妙以報答之。勞笠呢，並不作任何的努力，祇是隨隨便便舒舒坦坦的模樣，也竟忘了那舊恨，又覺得一切的女子都得好好待他，因為其中的一個曾經待他得過冷酷了。他旅囊纍纍，原不難揮金如土，如果艾美要盡尼斯的飾物而有之，他必已早為辦到；不過，同時，他也覺得他不能變更她正在型成的關於他的意見，而且頗怕那雙藍色的銳眼，這似乎常在照臨着他，且又顯出一半憂戚一半憐憫的驚駭。

一個天氣清明的日子，約當正午的時候，勞笠又照常規蕩了進來，她忙出去迎接着，并且說道：『別人都往摩那歌去了，預備盡一日之歡，我還願留在這裏寫着信。現在各信都已寫好，我要往近處的一個村莊名叫繁露柵的去速寫，你肯來嗎？』

『噫，是了；可是走這麼長的路不太暖熱嗎？』他慢吞吞回答道，因為剛從那耀眼的日光裏脫身進來，祇覺那有樹木蔭蔽的長廊，有令人不忍遽捨之感。

『我只用那輛小馬車，巴弟可以趕着馬，所以你可以閒着，只要張起那遮陽，你的手套也可』

以不受污損』艾美回答道，對那副不染纖塵的小羊皮手套譏誚地瞥上一眼，因為這也是勞笠弱點之一。

『那末我也高興去的』說着他就伸手去取過她的速寫本來。可是她偏又立即藏過它在她的臂膀底下，尖利地說道——『不要麻煩了你自己；這於我毫不費力，可是你看去像是不勝其任的呢。』

勞笠高挺他的兩道眉毛，她跑下樓來時他從容緩步跟着；但是當他們進了馬車，他便自己拉著韉，小巴弟卻無事可為，祇又著兩個臂在胸前，不久便在那高橋上睡着了。

。。。。。。。。

他們倆從不爭執——艾美太高品，勞笠在此時又太懶怠了；因此，他一時便從她帽簷下向她一窺視，臉上似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神情；她則報以一笑，兩人便如膠似漆地再向前進行如初。

這次駕車言游，甚覺暢快，因為繞了曲曲折折的路，兩旁點綴着可以入畫的風景，看了都覺可以賞心悅目。那邊一個古寺，遠遠時聞鐘磬梵唄之聲，令人肅然清心。這邊一個跳足的牧童，足

踏着木屐，頭戴了尖頂帽，一件粗布背心披在一個肩上，坐在大石上儘自吸烟，他的羊卻出沒於諸磐石間，或則馴伏於其膝前。巽順的老鼠顏色的驢子，負著滿筐的鮮草，一一走了過去，一個美麗的女子，戴了一個兜帽，坐在鮮草堆的中間，或者一個老婦人一路走時還是手一個柱形的桿在紡紗。樓黃而有和善眼色的小孩們從希奇的小石屋裏跑出來，表示願意獻上他們的花朵，或者還在枝上的一球橘子。拳曲擁腫的橄欖樹蓋滿了各個小山，望去祇是暗暗的枝葉，菓園裏累累地掛着金色的菓實，深紅的大蜀葵緣飾着道旁，而青山崇巖以外，極目望去，則見海邊的阿爾柏斯羣山陡然峭舉，如白壁萬丈矗立於意大利蔚藍的天空之中。

繁露柵果然名不虛傳，因為在那終年都是夏季的氣候裏，玫瑰花是到處滿開的。它們倒掛在拱門的下面，纏繞着大門的柵欄，對經過的行人給予一個甜蜜的歡迎，又點綴着大道的兩旁，穿繞了檸檬香樹和鳳尾式的棕櫚以直達於那小山上的別墅。每個幽隱的僻隅，安下椅子彷彿在迎接着人去休憩的地方，便是一叢盛開的花，每個涼爽的洞都有它的花崗石刻的裸體女神，從花所自然織成的簾障中，微笑窺人，每個流泉映着腥紅，雪白，或緋豔的月季，如俯身以自賞其

照出的美容。這些月季玫瑰之屬鋪滿了房子的四壁，包裹了屋上的飛簷，爬上了樑棟，狂繞了廣大的高台上的欄干，從這裏可以俯瞰太陽映著的地中海，和它岸上白堊爲垣的都市。

『這是一個道地的度蜜月的樂園，不是嗎？你會看見過這麼的月季花嗎？』艾美問道，她正小立高台上去，欣賞那些景物，和乘著好風徜徉而來的一陣濃郁的芳馨。

『不，我卻沒有見過，卻也沒有覺得這麼的芒刺。』勞笠回答道，一個大拇指含在口裏，他剛才要伸手去攫取不能夠摘得到的一朵孤傲的大紅花，既不能成功，反而受了些創傷。

『何妨降低一些，摘取那些沒有刺的。』艾美說道，隨手取了三朵小巧米色的。這些正如星一般地點綴着她背後的牆上。她將它們插入在他的鈕扣窩裏，作爲言歸於好的一種表示，他靜立了一晌，俯首看着它們，臉上有一種希奇的神色，因爲在他的意大利的種性裏，免不了有一些兒迷信，並且他正在此時具有一種半甘半苦悲鬱的情懷，在這種情形中，富於想像的青年往往在小節上見到重大的意義，隨處找到幻想與情思的材料。當他伸手去攫取那朵有刺的紅玫瑰時，他還是懷想着獨，因爲色采喧豔的花最宜於她，並且她也常常佩帶從他家花房送去和這同





「恐怕是的；簡單的回答，省得麻煩。」

「他在望着你，你實在應該去了。」

「好一個逐客令呀！我知道的。」

「那末你爲什麼不去實行呢？」

「我想，本性的墮落罷。」

「你說，本性的懶怠罷。這真是可怕呢！」艾美又正色說道。

「看似不該，實際倒也不然，因爲我如果去了反纏擾了他，所以我不妨留住再多纏擾你一些，你比較還可久耐些；其實，我想這還很配合你的口味呢。」勞笠說了，便舒舒適適靠在那闊欄干的上面。

艾美搖着頭，便開了她的速寫本子，覺得對於勞笠真是無法可想；不過她卻已決定她的心思要向「那個青年」訓話，於是稍停一晌，她又開始說道。

「你現在是在做什麼呢？」

「看蜥蜴。」

「不，不；我問你想做什麼？」

「吸一根捲烟，假使你許可我的話。」

「是多麼令人厭煩的你！我不贊成捲烟，祇有在一種條件之下我才許可你，便是你肯讓我將你放在我的速寫簿裏；我正需要一個人物。」

「這是我一生莫大的快樂呢。你要我怎麼樣——全身，大半截，脚着地或是頭着地？我恭恭敬敬提議一個斜倚式的姿勢，并且將你自己也放入在內，題這幅圖叫「閒福。」」

「便照你現在那個樣兒，也可睡去，假如你喜歡的話。我要着緊做去。」艾美以她的最起勁的聲情說道。

「多麼令人贊美的熱誠！」於是他就依靠着一個高高的磁缶，具有十分滿意的神情。

「假如獨現在看見了你，不知她要說些什麼話？」艾美不耐煩地問道，她故意提起她更起勁的姊兒的名字，希望可以振作他一番。

「照常例，『走罷，坦第，我正忙呢！』」他一面說，一面笑，但是那個笑不是自然的，一種慘沮的神色經過他的臉上，因為一說起那個熟聽的名字，便觸着那尙未痊愈的創痕。那種聲音和影光引起了艾美深切的注意，因為她固曾看見過，聽到過，現在她仰頭一看，恰好尙能瞥見勞笠臉上一種新的表情——一種曾經歷辛茹苦漠然無情的眼色，充滿了苦痛，失望與悵恨。她正欲仔細去打量，卻已消逝過去，而那沒精打采的表相又復回來。她以一種藝術的情味仔細看他一瞬，只見他斜着身子，頭不戴帽，儘自曝在太陽裏；眼睛懶洋洋，如夢如醉，私想他看去多麼像一個意大利人，因為他似乎已忘了她，而正在作非非之想了。

「你看去活像一個年青武士的塑像，倒臥在他的墓門之上，」她說道，一面將那個以黑石為背景輪廓分明的側形仔仔細細描了出來。

「願我就是這般！」

「這是一個呆笨的願望，除非你已毀壞了你自己的一生。你現在真箇變了，我有時想——」艾美說到這裏停住了，一種胆小而又帶着渴望的神色，比起那未了的一番話覺得更有意義得

多。

勞笠瞧見她嘔喘而不敢出口的那種摯情的關切，心裏也已明瞭，便注視她的眼睛，以他慣向她母親說的話，說道：「這倒沒有什麼，請放心。」

這，她聽了已覺滿足，把她近來關於她的疑慮都省釋了。這，她聽了，也頗感動，而且她表示是受感動的，從她繼續說話時那種一變緩和的情調！「我高興聽到這個！我固然沒想你是一個很不好的青年，可是我恐怕你在那個萬惡的巴敦地方揮霍金錢，見了嫵媚的法國女子喪失了魂靈，或者自陷於困境，這有些青年視爲外國旅行時所必不可少的一幕。不要躺在那邊太陽裏，還是過來躺在這裏草上罷，「讓我們親熱些兒，」像蜀所說的話，當我們在家裏大家坐在放蘇之椅的那個角裏，相互將秘密新聞報告的時候。」

勞笠遵照她的話，躺在軟草茵上，開始摘取野菊，插入近處地下，放着艾美的帽邊上，藉以自娛。

「我已準備聽秘密的新聞了，」說了他仰頭一看，眼睛裏分明有一種興味的表示。

『我沒有什麼可以報告；你且開始講罷。』

『我竟沒有一點兒。我原想你或者有些家庭的新聞可以說說，』

『新近來的，我想你都已聽見過了。你不是常常有消息嗎？我推想蜀必已整段整篇報告你了。』

『她很忙；我又是這般浪跡萍踪，你知道，這是不容易通信的。』說到這裏，怔了一會，正奇怪不知艾美知道他的秘密沒有，也想對她說個明白，忽又改變題目道：『你什麼時候開始你的偉大藝術的工作，拉斐爾女士？』（註）

『從此也不會了。』她以一種失望而堅決的神情回答道。『羅馬熄滅了我一切虛榮的想念；因為既見到了那裏種種的神品，我自覺卑下得無地可以自容，因此嘆了一口氣，將我所有的一切無聊的希望都丟棄了。』

『你是一個精神飽滿才能充實的人，爲什麼你要如此？』

（註）Raphael 即以文藝復興時代之畫聖拉斐爾，加 is 變作女性。

『這便是我放棄的理由——因為才能和天才有別，不論有多少精神總是不能彌補先天之缺憾的。我要想成爲偉大，要不然索性不幹。我不願做個普通的塗鴉者，所以我不願再試了。』

『那末你現在自己作何計較，恕我問你這麼一個問題。』

『精修我其他的才能，如金玉一般做社會的華飾，假如我有機會的話。』

這正是艾美的口吻，聽去胆大得很；可是這種無忌憚的精神便是青年的本色，而艾美的雄心勃勃，也是不爲無因的。勞笠微笑着，不過見到這女子當一個久久懷着的希望絕滅以後便不作無謂的留戀，精神蓬勃地去從事一個新的主旨，也着實欣羨呢。

『好！這裏也便是馮佛德的機會，我想。』

艾美原是有見識的人，因此故意不作一聲，卻是在她低垂的臉上流露一種不自然的情態，因此勞笠坐了起來，嚴正地說道：『現在我要來扮着大哥哥，有所詰問了。你許我嗎？』

『我不允許作答。』

『雖然你的口舌不答，你的臉面自會作答的。你現在涉世稍深，然而你的功夫卻還不能將

你的感情藏過，親愛的。去年我聽到關於你和佛德的許多謠傳，我意以為假如他不驟被召回并且久滯在故鄉，恐怕就要見些分曉了——不麼？」

「這不是我可以回答的，」是艾美矜持的答語。可是她的口唇微動有欲笑之態，眼睛裏現出詭譎的閃爍，這見得她心裏感到她自己的力量而且也不免感覺得意的呢。

「我望你總還沒定親呢？」勞笠說時，頓時神色嚴重，真有大哥哥的神氣。

「不。」

「但是你會的，假如他回來合禮般地屈下他的兩個膝來，你不會的嗎？」

「很可能的。」

「那末你喜歡那佛德老脚色嗎？」

「我可以的，假如我願意一試。」

「但是非到適當時機你是不願一試的。真了不得，多麼一種超人絕世的審慮！他確是不差，艾美，但我想決不是你會喜歡的一個人。」





『那末你且試試看，我給你全權』勞笠回答道，他原是喜歡激惹他人以爲樂的，這下久已沒有機會做這玩意兒了。

『不到五分鐘你便要發怒了。』

『我從不對你發怒的。兩塊石片才可生火；你冷得軟得像雪一般。』

『你沒知道我能做的事；雪如用之得法，也可發生一些熱感。你的痛癢不關，一半是出於偽造，好好一番打動就會證實這一點的。』

『儘管打去；我不會覺得痛，你卻會覺得好玩——這正是一個大丈夫見到他的小夫人打他的時候所說的。當我是一個丈夫或是一幅地毯，儘管使勁打去，直到疲倦爲止，假如你喜歡那種運動的話。』

既被這番話所激怒，又渴想見他奮力擺脫那種沒精打采的神氣——這近來竟使他變了個不同的人——艾美同時將舌子和鉛筆都準備得十分尖利，開始道——

「拂羅和我給你取了個名字，便是「懶勞笠」。你喜歡麼？」

她想這可以給他夠煩惱了；但是他祇曲了兩肱當枕頭，不動聲色說道：『這算不得不好。謝你們兩位小姐！』

『你想知道我對你老老實實的意見嗎？』

『渴想知道。』

『噯，我厭惡你。』

假如她說：『我恨你，』無論說的神氣是躁怒的或是俏媚的，他必已笑了出來，並且未始不喜歡；爭奈她說話時的聲音裏有一種嚴重，幾乎是悲切的聲調，這便使他睜開了兩眼，急切地問道——『爲什麼呢，請有以告我。』

『因爲，雖然你具有各種的機會可以良好，有用而愉快，可是你總是這麼錯誤，懶怠而抑鬱。』

『女士，這是利害的言詞。』

『假如你喜歡，我還要說下去。』

「我求你說下去；這是很有趣味的。」

「我原料到你會覺得有趣的；自私自利的人總愛聽人家對他自己的評論。」

「我是自私自利的嗎？」這個一問不知不覺脫口而出，並且帶着驚奇的聲情，因為他所恃以自豪惟一的德性便是慷慨。

「是的，很自私自利的。」艾美繼續說道，說時的聲調卻是安詳而冷靜，正在這個當兒，比較一種帶有怒氣的聲調，力量倒有加倍的大。「讓我仔細說給你聽，因為我們玩耍的時候我不時在留心審察你，我可以說我一點也不贊成你。你到歐洲差不多已六個月了，可是沒有做什麼事，只是浪費時間與金錢，使你的朋友失望。」

「一個人下了四年苦功夫之後不該尋些快樂嗎？」

「你看去不像曾經下過怎麼多的功夫；無論如何，你並不因此而有什麼的進步，照我所能見到的。我們初相遇見的時候，我曾說你已有了些進步。現在我要把一切的話收回，因為我想你現在竟沒有當我在本國離開你那時一半的好。你懶得可怕；你喜歡聽閒話，說閒話，費時在無聊

的瑣屑；你祇要有佞人獻媚，便爾志得意滿，卻不求賢智者的心許。有錢，有勢，有才具，有康寧，有美  
容——呀，你喜歡這一點，無聊的想念，可是這也是事實，所以我不能不說——有這許多美品儘你享  
用，你還覺得除了閒逛消遣以外簡直無事可做；因此，沒有成功你所能成就并且應得成就的人  
物，你還祇是——」說到這裏，她停住了，眼色裏卻雜了痛苦和憐憫。

「還祇是落在火坑裏的勞聖人，」勞笠馴順而輕敏地完成了那一句子。不過那一番訓話  
卻已漸漸發生了影響，因為他的眼睛裏已有了矍然驚醒的閃動，一種半惱怒半痛楚的神色，已  
代替了初始漠然無動的情形了。

「我料想你會這般看法的。你們男人常告訴我們，說我們是什麼天使，并且說我們可以任  
意使你們成功什麼樣的人；可是等到我們真簡要想輔助你們的時候，你們祇向我們笑着，不願  
聽話，這證明了你們的諛詞究有多少價值。」艾美說得沉痛，并且掉頭不顧，在她腳邊那個被  
磨難的犧牲者。

忽然一個手下降在那畫冊的頁面上，使她一時無從再畫，勞笠的聲音，活似一個悔過小孩

的口吻與聲情，說道——

『我總改好了，呀，我總改好了！』

不過艾美仍沒有笑，因為她是當真的；於是以她的鉛筆輕擊那攤開的手掌，又嚴切地說道

『你有這麼一個手，不覺得羞恥嗎？這又軟又白像一個女人的，看去除了帶上珠文牌頂精緻的手套和為女人們摘采鮮花以外竟像從沒做過什麼事。你還不是個花花公子，謝謝天！因此我喜看見這手上還沒有金鋼鑽和大的嵌印指戒，只有那舊時常見的小戒指便是蜀一直以前送給你的呀，我願她今天也在這裏幫助我！』

『我也這麼想呢！』

。。。。。。。。

艾美表示願望後所引起的迴聲裏，頗顯出一種氣力，同時那個手正如來時一般的迅疾，忽然不見了；——這些情形，便是不易滿足的艾美看了也是滿意的。她朝下一看，心中有一個新的意

想；但是他祇是臥着，他的帽半掩着他的臉，好像是防日光，他的鬚藏過了他的口。她祇見他的胸脯旋升旋降，一次深長的呼吸幾於像一次的嘆息，那帶着戒指的一個手藏在草裏，彷彿有物太珍貴了，太溫情了，是不願有人談及的，所以把它藏起來。這俄頃之間在艾美的心裏，迴憶各種瑣事覺得都有意義，各種念頭忽起忽落，彷彿告訴她凡她姊氏所從沒有告訴她的話。她記得勞笠此來自己從未提及過蜀；她又記得他臉上剛才黯然的神色，他品格上的突變，和穿帶那個老舊的戒指，這原不配點綴一個美麗的手的。姑娘們會敏捷見到這些徵象，感覺它們豐富的意義。艾美本來猜想也許某種情愛問題便是心情突變的根本緣由，現在她覺得是無疑的了。她的銳利的眼睛忽然汪汪欲淚，所以當她再有所宣說時，她的聲音已極盡其美好與柔和了。

「我知道我本不可以對你這麼說的，勞笠；假如你不是世間脾氣頂好的人，你必對我很發怒了。不過我們大家既很喜歡你，又很得意你，我竟不願想家裏的人會像我對你一樣的失望，雖然她們或者對這種變動的由來，比我要明瞭些。」

「我想她們果然要明瞭些，」從那帽子底下來這麼一句話，聲音凶狠狠的，這正如破聲音

一般，一樣能動人悲感的。

「他們早應通知我，免得我暗中碰壁，還在這裏責備，而其實我正應該特別和善，特別忍耐。我從不喜歡那個郎小姐的，現在我直恨煞她！」有機智的艾美故意這麼說，極願在這個時候把一切事實弄個清楚。

「呀，郎小姐！」勞笠說後，將臉上的帽子摔去，臉上的神色，見得他對那個青年女子的感情是無可置疑的了。

「我求你原恕；我本以為——」說到這裏，她故意停住。

「不，你並不；你十分明白我除蜀以外從沒對別人有意過。」勞笠說這句話時猶是當年勇猛躁急的口吻，不過說時將頭轉向他罷了。

「我原想是如此的；可是她們對這件事既沒有說什麼話，你又走開了，因此我又推想是錯誤了的。蜀不願好好待你嗎？我本來確信她是深切地愛你的。」

「她以前待我確實是好的，但卻不以其道；我想她不愛我是她的幸運，假如我誠如你剛才



所說是一個不中用的人。然而這還是她的錯誤，你也就可把這個意思告訴她。」

說時那種辛酸苦楚的神色又復回來，這使艾美看了頗感不安，因為她不知道用什麼方子來療治那個創傷。

「那末我剛才才是錯了，怪我沒有知道。我不應該那麼暴躁，可是我不能不祈望你能夠忍耐些，坦第親愛的。」

「不要那麼說，這是她對我的稱呼！」勞笠說時伸起他的手來，急急一揮，去止住那幾個字，因為說來還是蜀一半和愛一半責備的情調。「且等你自己試過才知道這個味兒。」他又低聲加上這一句，同時拔起了一手把的草。

「我如處了這麼的情境，必定像大丈夫一般去担当這個。要得人的欽敬，假如不得人的戀愛，」艾美說道，一種果斷的神氣，反足見她完全不知道失戀是什麼一回事。

本來，勞笠頗自私自心許可以為他一直對那件不幸事，有了不得的忍耐，既不訴苦，也不求憐，抱此一腔幽憤，獨行千里排消。艾美的一番訓話卻予這件事以一種新的看法，他才開始覺得第

一次失敗後便爾意懶心灰，自己錮閉在愁城裏，確似意志薄弱，行爲私利。他覺得恍似從一個沉的大夢裏突被喚醒，而且縱欲再入睡鄉，亦是不可能了。忽然他坐了起來，慢慢問道：「你想蜀會同你一般的厭惡我嗎？」

「是的，假如她看到你現在的情形。她恨煞懶惰的人。你爲什麼不努力做出些好成績來使她不得不愛你？」

「我已盡我的力了，但還是無用。」

「你意思是指點好好畢了業？這本沒有什麼，爲了你的祖父，原是你應該做的事。人人知道你能够好好畢業，假如費了那麼多的金錢和時間還是失敗，那才是可恥的事呢。」

「任你說些什麼，我總還是個失敗，因爲蜀總不能愛我。」勞笠開始說道，以一手支他的頭，有不勝失志的模樣。

「不，你沒有失敗，你將來到底也會像我今天一樣的說着，因爲這是於你有益的，并且可以證明你能够做出些成績來，祇要你肯去嘗試。所以現在祇要你肯向一樁別的事件去努力經營，



瘦長懶散的人形，臉上沒精打彩，兩眼半閉；一手捏一根雪茄，從這裏發出一縷烟雲繚繞着那似將入夢者的頭上。

「你畫得多麼好！」他說道，對她的技能實在不勝驚喜，又半笑說道——「真的，這便是我。」  
「是現在的你；這是以前的你。」說着，艾美又取出另一幅速寫稿，置於他手持的那一幅的旁邊。

這沒有畫得那麼好，可是也有生命有精神，可以掩過許多錯誤，並且能夠引起舊時生動的迴憶，因此那青年一面看去時，臉上的容光驟然爲之大變。圖中粗粗幾筆描寫勞笠在馴馬，帽和外衣均已脫去，而這活躍的人形，堅定的臉相，威武的姿態，每一線條均富有力量和意義。這匹雄駿的馬，剛被降服，挺然立着，頸因韁索的緊拉而作弓形之態，一足不息蹴地上，耳朵豎直，彷彿像是在諦聽那馴服者的聲音。從那蓬亂的馬鬃，駕者飄逸的頭髮和英挺的體態裏，見到了突然勒住的動作，氣力勇敢，和青年風颺興舉的活力，這和「閒福」的速寫裏柔軟的姿態適成反比。勞笠沒說一句話，但當他的眼睛從一張畫看到另一張畫時，艾美看他臉上驟然漲紅，緊織他的口

唇像是已經感覺而且承認了她給他這一課的教訓。這已使她滿足；於是沒有等他說話，她便以她輕捷靈敏的口吻說道：「你不記得你降服浦克那一天嗎？我們都在旁邊觀看，梅格和佩絲嚇了，獨拍手跳躍，我坐在籬笆上爲你寫的。我前天在我的畫箱裏發見了那一張，修整了一下，藏在身邊給你看。」

「多謝你的好意。你近來大進步了，我要賀你。恕我提醒你，在這「蜜月的樂園」裏，五點鐘是你旅館晚餐的時候了。」

勞笠說時立了起來，含笑一鞠躬將這些圖畫送回了，看看他的錶，彷彿提醒她便是道德的訓話也是有盡期的。他仍想回復他以前那種隨便淡漠的神氣，可是現在祇是一番做作，因爲這一次提撕警覺的效力，雖然他沒有明言，實在是很宏大的。艾美覺得他舉止裏不免有些冷淡的模樣，自想道：「現在我已把他惱了呀，假如這於他能有些益處，我倒是快樂的；假如這反使他恨了我，那我是抱憾了；然而這卻是真的，所以我不願把這中間收回一個字的。」

他們回去時，一路談着笑着；小巴第高坐在後面，心想先生和小姐今朝興致真是不凡。其實

兩人都覺得不自然；了無嫌猜的率直已發生了障礙，太陽光罩上了烏雲的影子，雖然他們貌若歡暢，各人的心裏都藏有一種秘密的不安。

他們到了旅館門口，將分手時，艾美夾雜法語問道——「我的大哥，我們今晚會見到你嗎？」

「事不湊巧，我今晚有約。小姐，「喔來復」罷。」（註）勞笠俯身像去吻她的手，照著歐洲大陸的方式，這以他做去，比較許多男子，倒也頗為適合。不過他臉上一種不知什麼的神氣，使艾美見了便敏捷而又摯誠地說道——「不；你對我還是用本來面目，讓我們照着舊時慣熟的方式分手罷。我寧可行一個英國式誠懇懇的握手禮，不願有法國一切動情的禮節！」

「再會罷，親愛的。」以她所愛聽的情調說了這些話，并且和她深深重重地一握手，他就離開了她。

第二天的早晨，艾美不再見他來訪，祇接着一個短簡，她讀了始而微笑，終而嘆息。

「我親愛的畏友——請為我向令姨母告別，并可慰藉自喜，因為「懶勞笠」已往省視他

（註）「喔來復」音譯法語 au revoir 便是「再會」的意思

的祖父，正像最好青年的行徑。望你一冬快樂，願諸天神佑你，給你在繁露柵一個百福駢臻的蜜月！我想佛德也需要有人警醒一下。請你將此意告訴他，并連我的賀忱。

你的感激的，  
一個流浪的青年。」

「好孩子！我高興聽見他是去了。」艾美說着，同時微笑以表示贊許之心，可是稍過一晌，當她四顧這空廓的房間，臉上俄然失色，不知不覺嘆了一口氣，又說道：「是的，我確是高興的，不過我又怎能捨得他呢！」

題療懶圖（封面）

調寄如夢令

故國青梅竹馬，客地名園初夏。  
不道乍相逢，偏惹一番痛罵。  
多謝多謝，箴訓由來無價。

——曉滄

## 第十七章 永逝

話說佩絲從海濱歸來，不但沒有起色，反而益加沉重，別人見了，自覺焦急苦悶。過了多少時間以後，見得她總已無可救治，還不如索性勉為愉快地忍耐着，慈祥愷悌之情益加煥發，以此相為互助，使家庭遇到困厄顛危之日，益深同源一體之心。他們放開了他們的憂慮，各人盡各人的力，使得最後的一年，還是快樂的一年。

先把全屋裏最愉快的房間留給佩絲去使用，在這裏面凡她所最喜愛的種種東西都聚集起來——鮮花，圖畫，她的鋼琴，小小的工作檯，和她所愛的幾個小貓。父親最好的書也進了她的房裏，母親的安息椅，蜀的寫字檯，艾美最美好的速寫畫。每天梅格送她的兩個小寶寶來巡禮一次，表示他們的友愛，聊有以娛佩姨母的芳心，喬恩不響不響放開一注錢，使這病人常常得有所喜愛的鮮果；老黑娜不倦地盡力調製美好的肴饌以適應一個變幻無常的胃口，一面做着，一



面落淚；又從海外不時寄來小小的禮物和愉快的信札，彷彿從不識嚴冬的國土吹到了和暖芳香的氣息。

在這裏，敬愛得像一個龕堂裏的家神，坐着珮絲，仍和以前一般的安詳與忙碌；因為任何事故不能變更那樂善愛人的美質，所以便在準備脫離塵世的當兒，還努力要使這世界更適於留下的人們，而增益其愉樂。軟弱的手指從不懶怠，她的一種快樂即在為天天往來於其門外的學校兒童製些零星物件——例如從她的窗戶丟下一雙手套去保護一雙青紫的手，一個布樣本和針，給一個有許多因兒的小母親，石板抹子給躑躅於羊腸鳥道裏的小書法家去使用，畫片小書給愛看圖畫的小朋友，以及種種引起趣味的巧法，直教趨於學問的畏途的只見兩旁遍植了美花，漸漸視那個和藹的賜予者不啻是他們的一個仙母，她高坐在樓上，散下了許多恩物，均奇異美妙地會適合於他們的興趣和需要。假如珮絲是望有酬報的話，她就可發見它在這些聰明的小臉兒上，常常朝向她的樓窗瞭望，含着微笑，頻頻點首，以及投向她的這些可笑的短簡，同時充滿了爛斑的墨點和熱切的謝忱。

初始數月，甚爲歡暢，珮絲時常四顧室中，說道：『這是多麼美好！』我們可以推想，其時他們都環坐在她的房間裏，日光照入，小孩們在地下踢脚或作啼聲，母親和兩位姊氏在近旁工作，父親以其怡悅之聲在誦讀不朽的舊籍，其中充滿了千古常新的真理使人樂於諦聽會無倦意。這有似一個小小禮拜堂，這家主的牧師在教他的牧衆人人必須學習的難功課，希冀他們能夠見到：希望可以爲愛情的慰藉，信心才使人不難有所捨棄與解脫。雖是簡單的說法，卻直打入了聽者的心靈；因爲牧師的教義裏又和入了父親的慈腸，他聲音裏不時的微顫，使他所讀與所說的字句有了加倍動人的力量。

難得有這段平安的時間畀予他們，作爲將來憂戚時期的準備；因爲不久珮絲說那個針是『太重』了，便從此將它放下；怕多講話，怕多見人，祇覺此身爲痛楚所制服，她瘦弱的肉體被種種疾病所侵凌，她安詳的精神被其攪亂而深入於苦難的境地。呀，作孽，那種難過的日子，那種遙遙的長夜，那種痛定思痛的家人的苦心，和哀求的祈禱，可憐她的骨肉不容不見到那雙瘦削的手伸展出來求訴，不容不聽到那慘痛的哀聲，『救救我，救救我！』而又不覺到終究還是個

沒有辦法。清明的元氣忽遭慘蝕，青年的生命與死作凶惡的鬥爭；傲天之佑，這身心兩方面的苦鬪幸而不長，等到這自然的反抗已經過去，舊時安靜的狀態又復回來，且自有一種美好，過於以前任何的時期。脆弱的身體雖已破敗，靈氣卻日益強固，她雖然未嘗多言，她左右的人都覺得她已準備着，見到這被召的第一信徒也是最適宜的，於是便陪着她在岸上等待，相信等到她渡河以後自有美麗的使者去迎接她的。

珮絲有一天對蜀說道：『有你在我身邊，我精神也覺強固些。』蜀聽了這句話以後，從此日間即有事須離開她的房間，不到一小時總已回來了。蜀臥在房內的一個小榻，常常醒來去向爐中添炭，去喂食，舉抱或陪侍那極有耐性的病人，因為她難得索討什麼的東西，以『免為他人之累。』蜀終日不時來臨她的房間，不願別人來分她看護的職務，自覺在此時得被甄選，比較她一生任何的榮譽還更有幸。這些時間對於蜀誠是珍貴而有益的，因為現在她的心得到了它所需要的教訓；忍耐的功課那麼溫婉地教了她竟使她不能不學到；對一切的慈愛，那種寬宥與確能忘卻不仁相待的美德，對於職守的忠實，使最艱難之事也不覺其為難，以及那種無所畏懼與深



體上所受的痛苦一樣難受，後來取得所素愛的天路歷程那本書，翻了幾頁，忽然發見了一張小紙，紙上潦草的字，是蜀的筆跡。篇名已經引起了她的注意，而字跡模糊的情狀，使她分明見得曾經滴着過不少眼淚的。

『可憐的蜀！她這時正熟睡着，所以我不願打醒她去得到她的許可；她把一切東西給我，所以我想假如我看了，她是不在意的。』珮絲自己想道，一看她的姊妹，她其時暈在地毯上，身旁放着火鉗，預備聽到火爐裏木柴鬆解了，就醒來去添柴木的。詩如下：

### 『我的珮絲』

『忍耐地守在痛苦的懷裏，

直等光明使者的來到，

如一靜穆而聖潔的天女，

永永爲吾家燦耀。

塵世的喜樂希望與憂患，

恍似岸邊波浪之相逐，

在生命渺茫而遼遠的大海裏，

她回頭看去，真不過穉米之一掬。

「呀吾妹，你漸捨我去了，

擺脫人間的憂慮與鬥爭，

請當恩物一般送給我那些德性，

這是曾經彰美過汝之一生：

親愛的，遺我以大堅忍，

其力量抑何恢宏！

雖身在痛苦的圍圈裏，

猶自歡顏怡悅而未有怨聲。

「給我罷，因為我着實需要它，

那聰明而美麗的胆力，

這使你所由的「義路」

平舖着青草的一碧。

給我以那種無私的本性，

連了神聖的仁愛，

能赦宥了人間一切的錯誤，

好心腸呀，也請把我的寬貸！

「這樣我們的永別可以逐漸減紓，

其中幾分的苦痛，

在學習這艱難的一課時，

我的憂傷反携來了成功。

因為哀思能令

我的憤懣漸歸寧靜，

給予生命以新的企望，

一種對於未來的信心。

「從此一旦得渡了苦海，

我會常常見到

一慈祥的精靈

殷勤地在彼岸相待。

從憂思而生的希望與信賴，



既作前途的指引，

更有先我而去的妹氏，

相將携手導我於光明。」

這首詩一行一行寫來，雖然模糊斑斕然而卻使珮絲的臉上顯見一種難以形容的安慰，因為她的一大憾事，便是她一生竟未有所成就；而這首詩似乎使她可以深信她的一生尚非無用，她的奄化不致發生她所顧慮到的一種失望。當她坐着，兩手在摺那張紙的時候，那燒焦的一根木斷了下來。蜀驚醒了，又將爐火燒旺，爬到床邊，希望珮絲是睡着的。

「並沒睡着，卻很快樂，親愛的。你看，我發現了這個，已把它讀過；我知道你是不會介意的。我對你確有如那首詩裏所說的嗎？」她謙卑而又急切地問道。

「啊，珮絲，說也說不盡的了！」於是蜀就將頭倒下在枕上，靠在她妹妹頭的旁邊。

「那末我不會覺得彷彿我已虛度我的一生了。我沒有像你所期望的那麼好，可是我也曾努力想做好；到了現在，雖然即求改善亦已無及，然而這真是一種大安慰，知道有人這麼愛我，并



在這般的情境中，春天來了又去了，天空日益清明，地上漸見碧綠，花兒及早開了而且美好，鳥兒也歸來了和珮絲囑別，她是像一個疲乏而卻天真的小孩，緊持着那曾經做她終身領導的一雙手，其時父母已助她柔和地穿過了那疾病痛苦之荒谷，準備將她復歸於造物了。

除了在書本以外，將死的人很少說着可以紀念的名言，見到什麼幻象，或者死時臉上帶着天神錫福的容相；凡曾送終多次的人，見得多數人的告終，很簡單自然，像睡去一般。正如珮絲所期望，那生命的『潮輕便地落去了；』當天未曉的一個黑暗的時辰裏，在那個她生時第一次噓氣的胸懷上，她又安安靜靜爲她末一次的噓氣，當然不能再行告別，祇是露一些慈祥的神色，作一個微弱的嘆息而已。

母親和姊姊們，以她們的眼淚，祈禱和輕柔的手，幫助她準備那痛苦所不能侵擾悠悠的長眠，以感謝的眼睛見到一種美好的寧靜已代替了久使她們看了心裏十分悲苦的慘痛的忍耐，並且覺得有一種虔敬的愉慰，便是對於她們的所愛，死已不是一個充滿了恐懼的鬼物而卻是一個慈仁的天使。

到了明天早晨，這幾月來第一次爐火才息滅了，蜀所常據的位空着了，房裏十分靜寂。但是，一個鳥兒卻在相近的一個帶着蓓蕾的樹枝上，輕靈清脆地唱着，窗畔的白水仙開得清新可愛，而春天的太陽光輻射到房裏，像是向枕上的那個恬靜的臉兒在祝福——這臉兒是充滿了痛苦全燭的安寧，所以她的最親愛的人們含淚微笑，謝謝上帝，爲了珮絲已得到了她的最後的安慰。

珮絲因看護一個貧病小孩，染了腥紅熱，病得九死一生，幸而轉危爲安，閱過小婦人的，看到熱情憂患等章，一悲一喜，每覺涕淚之無從。方期這個好心腸的女子能及早痊復。無如因病成瘵，三年之後，終於不起，如此好人，竟及笄而夭。我曾有句云：『天涯多少同情淚，灑遍新洲又老洲。』蓋紀實也。凡這些事，都是作者關於其令妹伊麗沙佩絲實際的寫真。『珮絲』故後，由哲學家愛默生、束羅及鼓吹解放黑奴之義士桑保恩（Sanborn, F. B.）等昇往有名的『長眠穴』（Sleepy Hollow）安葬，嗚呼珮絲，汝雖早夭，汝之懿德淑行，將並星月以昭垂矣。

## 第十八章 湖影

艾美對勞笠的一番訓話頗有效驗，不過他當然不願承認這個。直到許多時以後，男子們少有承認的，因為當女子對他們有所勸告時，鬚眉大丈夫總不聽她們的勸告，直到他們自己相信。這正是他們本來所要做；於是他們便照着去做。假如成功了，他們給婦女之流以一半的功勞。假如失敗了，他們更寬宏大量地會給她全部的。勞笠回到他祖父的去處，在幾星期裏服勞盡孝十分懇切，因此那老者竟說尼斯的氣候有莫大的功效，勸他竟不妨再去一趟。這正是那少年最喜歡不過的，可是幾匹的象也不能將他拖回去。他不是曾在那裏受過一番痛責嗎？他的自尊心不許他再去。等到那種切望幾乎不能自制的時候，他設法欲有以堅他的志氣，於是選擇那印象最深的幾句話反覆重述道：『我厭惡你！』『去做出好成績來使她不得不愛你！』

勞笠常常在他心裏把這件事轉念頭，他後來竟也自己承認他確曾私利而懶怠；不過他又

自想當一個人經過了一種大悲哀，他應可暫時耽溺於各種的幻想以遺憂思。他覺得他的挫敗的愛戀已經死去了；固然他深摯的哀思是綿綿無絕期的，然而卻又何必常常對人哭喪着臉兒？蜀固已不願愛他，但是他還可以使她敬重他驚服他，因為他可以做些事出來，見得一個女子的拒婚尚沒有將他的一生廢了。他原來一直想要做些事出來，所以艾美的勸告實在是不需要的。他祇不過等着那上面所說挫敗的愛戀合宜地埋葬了以後，等到那件事做了以後，他覺得他可以預備『藏過了那顆受創的心，仍然努力去做。』

正如歌德一般，當他感到一種歡樂或憂戚的時候，他便發而為詩歌，現在勞笠就決意要有以永其哀戀於樂曲，想譜成誄曲一章，使蜀聽了神魂為之不安，并使任何諦聽的人為之感動。因此那老年人後來覺得他浮躁抑鬱，要他走開一些的時候，他就往維也納，在這裏他有些音樂家的同志，并且努力去做，立下了堅決的志願，務必要一露頭角。也許那種悲哀太廣大了，音樂尚不足以包容之，或者音樂是太幽遠了，卻不足以抒寫人間的痛苦，無論如何，他漸發覺得那個誄曲尚非他現在能力之所及。分明他的心思還沒有恢復到能工作的狀態，他的思想也需要澄清一

番因爲正在譜到淒切的音節時，他忽然覺得自己又在吟哦一種舞蹈的曲調，將尼斯聖誕節的一夕景物，活潑地呈於目前，特別是那個壯碩的法國中年男子，到了此際，那悲歌的製作，一時不得不暫停停止了。

於是他就改試歌劇，因爲起初沒有一件事不覺得是不可能的，然而在這件事上，不可預測的種種困難又攔阻了他。他要蜀做他的女主角，於是搜索他的記憶，希望能供給他戀愛時許多深情的往事與纏繞的情景。可是他的記憶也和他爲難，因爲，彷彿被這女子那種怪僻的精神所驅使，他只記得蜀的奇行，幻想，與錯處，只得見她正在從事不能動人情思的工作或具有那種態度——例如以花布手巾包了頭在拍蓆子，取蘇乏上的厚枕禁止別人相近，或者對他的求愛澆上一桶冷水——於是一種不容自己的一笑將他所努力描繪的那幅哀思的情景完全弄壞了。蜀絕對拒絕被收入到那個歌劇裏去，他不得不捨棄了她，說道：『謝謝你，姑娘，你真煩惱煞人也！』同時用手指將頭髮一鉗，這正是作曲家不知所措的態度。

當他左右回顧，要找另一個，比較容易就範的女子，借音樂來歌頌以傳諸不朽，則不煩搜索，

這印像便立即呈現。雖然這幻像的色相不一致，但總帶着黃金色的頭髮；有一種美麗而透明的雲霓繚繞着，湧現在他的心目中，似處於玫瑰、孔雀、白駒、和寶藍絲帶五色繽紛的亂堆裏。他對這似乎沒有惡意的怪物，尙未錫以名稱，但已用她爲女主角，漸漸覺得頗喜歡她，這當然已是必至之勢；因爲他賦予她以天日底下一切的才與美，并且保護她經過了不少可以殺滅世間任何女子的重大折磨，卻還能使她不受絲毫毀損呢。

幸而有這點靈感，他初時甚爲得手，可是那樁工作漸漸減少了吸引力，他坐着凝思時雖然有筆在手也竟忘了作曲，或者在那繁華的都市裏各處遊逛，希望得到些新意使他的心思清新一番。他做得雖不多，想得倒很不少，分明覺得自己是在經過一種變化，且有莫之能禦的趨勢。「大概這是天才在醞釀罷。我祇讓它去醞釀，看有什麼結果。」他說道，卻又常常在暗中疑心這並非天才而實是一種遠較平常的東西。但不管這是什麼，醞釀得卻也有些結果，因爲他漸不滿於他的散漫的生活，渴想着身心兩方都有些真實的工作去從事，最後得到了那個聰明的結論，凡愛好音樂的人，不便是一個作曲家。剛在皇家大戲院看了莫惹氏一篇演唱得淋漓盡致的大歌



劇以後，他回到寓裏看看自己的作品，揀最得意的幾部份演奏一番，坐着仰頭看看孟德松，皮托文，和巴黑等名曲家的半身石膏像，祇見他們也以慈祥的容色回頭看着他；於是他忽然如有所悟，將他所已寫成的音樂稿紙一張一張扯碎了，等到最後的一張從他手裏飛出去以後，他對自己嚴正地說道——『她是不錯的能力！究竟不是天才，並且你又不能勉強它的。那篇樂曲破除了我的虛僞，正和羅馬破除了她的一般，我決不願做一個欺世盜名的騙子。不過現在我做什麼好呢！』

這是一個難以解決的題目，勞笠開始願意倒不如每日須得工作去賺麵包的好。現在正是『走入邪路』的無上機會，魔鬼最愛供給『工作』與空閒而又充實的手的。這可憐的青年常常遇到內外紛乘的種種誘惑，然而他還能抵當得過；他固酷愛自由，他卻更愛信守，且欲取得他人的置信，因此他對他的祖父的諾言，及其希望可以正對着愛他的女子而無有愧色——這兩件事都使他不至入於放僻邪侈的途徑。

好批評的太太也許要說『我不相信這個；男孩子總是男孩子，青年人總不免有撒野的行

爲，婦人們莫要希望着不可思議的奇蹟。」我想你不希望的，太太，但這卻是事實。婦女們確曾召致了不少的奇蹟，我常相信她們竟可以提高男子們的程，且其道只要不附和着以上一類的說話便可，儘讓男孩子保存着男孩子的心情和行徑，愈久愈妙，並且他們必須『撒野』也是不妨的；可是母親們，姊妹們，朋友們可以設法去加以限制，不使滋蔓，其方法就在相信，並且明詔他們是相信，男子們對於女子們希望他們所秉有雄健剛真的種種美德，自有堅守之可能的。假如這是一種女子們的幻覺，那末也不妨讓我們暫時耽溺在裏面，因爲去了這一點，人間的生趣與美感便消失了一半，悲痛的預測將使我們對於具有勇氣慈腸的童子完全失望，其實他們固猶未嘗不愛好他們的母親，抑且逾於自己，並且也樂意承認這個事實的，只看母親們能否善用這一種心理罷了。

。。。。。。。。

勞笠想來要他能忘情於蜀，恐非經歲月之努力不可；然而他自覺也很奇怪，因爲他發見這件事卻一天容易一天。他起先不肯相信，對他自己發怒，並且不能懂得；可是我們的這些心也真

是希奇而矛盾，時間和自然不管我們的意志怎樣，自會貫徹它們的意志的。勞笠的心不再覺得痛苦；那個創痕痊復之速連他也驚奇不置，本來要勉力排遣，現在反見得自己要勉力記憶了。他曾不預料到這麼的變更，所以竟沒有準備着這一步。他厭惡他自己，厭惡他自己不該那麼薄倖，於是充滿着失望和寬慰一種奇異混合的感覺，幾乎不能自信他從這麼深鉅的創痛裏能恢復得那麼快。他仔細去撥那墜歡的餘燼，可是這些總不肯再放出烈焰；祇是一些溫暖的紅光使他得到一種舒適的感覺，卻並不再使他發狂熱，他於是不得不勉強承認那青年的熱情已漸降低，而成為較和平的情緒，很溫柔的，仍不免帶着些幽憂與怨憤的色采，可是這一點將來自會消失，祇剩了一種兄弟姊妹間的情感，可以歷久而不渝的。

有一次當他正作這些幻想時，忽然心裏想到了『兄弟姊妹間的』一個意思，他便微笑起來，仰頭正看見面前莫惹的畫像：『嘿，他是個大人物，可是當他於兩個姊妹間不能得其一，便娶了其餘的一個，而且仍頗愉快的呢。』

勞笠固然沒有說這一番話，不過他卻是這麼想着；過了一會他在吻着那顆久久帶着小的

戒指，對自己說道——『不，我不願！我沒有忘了，我永不能忘的。我且再試一次，如果那次再失敗，嚙，那末——』

沒說完這句話，他便取了紙筆，寫信給蜀，告訴她當她還有變更她心思的一線希望時，他竟不能定心下來。她可不能嗎？她可不願嗎？何不讓他可以回家去，大家快快活活呢？他等着回信的時候，並不做什麼事，雖然不做什麼，可是還用着十足的氣力，因為他正等得不耐煩，幾乎要發狂熱了。最後回信到了，在一件事上把他的心思完全定了下來，因為蜀決意不能也決意不願。她正將全副心思付與珮絲，永不願再聽到『愛』的這個字。她并求他另結新歡，祇保留他心裏的一角與他所親愛得如姊妹一般的蜀。在附啓裏她望他莫將珮絲病益加深的一件事告訴艾美；她明春便須歸家，所以不願使她外國旅行的最後幾個月在憂戚裏過去。謝謝天，她歸來時總還來得及，可是勞笠應得常常寫信給她，莫使她因思家念切而感到寂寞與憂傷。

『那我立刻就應去做的。可憐的小女孩子；我怕，她回家去的時候，不免有一番悲傷。』勞笠於是開了他的書桌，彷彿寫信給艾美便是完成幾星期前所未完成的句子呢。

可是那一天他並未寫那封信；因為，當他在搜尋他所有最考究的信箋時，他瞧見了一些物事，使他變更了他的計畫。顛倒亂放在書桌的一個角落裏，混入在賬目、護照，以及事務的各色文件中的，有幾封蜀的信；在另一部分有艾美來的三短簡，仔仔細細用她的一根藍絲帶來束好，與裏面所藏過的枯了的玫瑰一樣，可以令人引起美豔的情思。勞笠以半悔恨半娛悅的容色收齊了所有蜀的來信，先放挺，後摺齊，清清楚楚把它們放在書桌的一個小抽屜裏，立了一晌，儘自弄着手上的戒指，如有所思，然後慢慢將它脫下，和信放在一起，將抽屜鎖上，走了出去，彷彿舉行了一次殯葬；雖然沒有哀毀，可是這似乎是消度那天光陰較合宜的方法，比之寫信給美貌的青年女子。

不過那封信還是很快速遞去了，並且也是很快得到了回答，因為艾美確實是在思家，並且以她最令人悅意一種親密的口吻承認了這一點。通信日密，在那年的早春信札來往如梭。勞笠售去了他所有的石膏像，將他所編的歌劇稿紙作為引火物，便回了巴黎，希望有人不久也使來到他日夜渴想往尼斯去，可是非經邀請又不願便去，艾美偏又不去邀請他，因為剛巧在這個時候

她正在有她自己一些小經驗，因此她很想要避去『我們的青年』那雙尖銳的眼睛。

原來馮佛德已經回到尼斯，果然問了她那個問題，對這問題她本來早已決定回答個『唯，謝謝你』，不過現在她偏回答道：『不，謝謝你』，很和氣而又很堅定，因為臨到關頭，她似提不起心膽來，她覺得要滿足那新戀念——這最近使她心中充滿了柔情的希望與疑懼——所需要的卻還在金錢與權勢以外。這幾句話，『佛德確是不差，但我想來決不是你會喜歡的一個人』以及勞笠說那幾句話時的神色常常來纏擾她的心曲，而她自己的念頭：『我將依金錢標準而結婚』和轉這念頭時她自己臉上的神色，也不絕地來侵襲她。現在想起這一點已使她感覺得不安，她恨煞當時乃有這麼的表示，聽去殊不合婦道的。她不願勞笠看她為沒有心腸的俗物；她現在想做個社會上出風頭的婦女，遠不如她想做個可愛的女人之切；她還深自欣慰他不以她前次莽撞的言詞而厭恨她，夷然處之，且待她優厚體貼過於從前。他的信給她以極大的安慰，因為家信既稀疏無定，即使來時，亦難令人滿意。他的信來時，當然要回答，這不但是一件樂事，直也是個責任，因為這可憐的人兒既孤零零地飄流在外，需有人對他表示着憐惜之情，而蜀偏又不願稍

變易其鑽石的心腸。她應得要勉力一下去愛他，這當不是很難的事，許多人能得這麼一個可愛的青年去垂顧，她們應視為榮幸的事；祇可惜蜀總不肯和別的女子一樣，因此也只有極和愛地去待他，彷彿阿兄一般。

假如一切乃兄乃弟都能有勞笠在這時所得到的待遇，那末他們比現在必然是更快樂的一羣生物了。艾美現在已不再訓話；她在一切事上要問他的意見；她對他所做的一切發生興味，製作多趣味的小贈品送給他，每星期裏送他兩封信，裏面充滿了活潑的小談話，姊妹口吻的親密的消息，以及對她四圍美好景物令人悠然神往的寫真。我們固然知道有些兄弟們的信札常懷在姊妹們的衣袋裏，時時反覆循環，短了說不定要哭一場，長了便親着吻着，仔細地珍藏起來，不過享受這種殊遇的當然很少，因此我們也不願諷示艾美也曾做過這些痴情的事。可是在那年春天她確長得有些蒼白而且時時沉思，對交際場的興味也大減少，常常一人獨自出去寫生。回來時從沒有多少成績可見，大概是在研究大自然罷，我想，她出去時，在繁露榭的高台上一坐數小時，雙手只自又拱着，有時心不在焉地想到什麼就信手畫去；一驍勇的武士形像鏤在一個

墓上，一青年臥在草裏，帽子蓋在眼上，一髮髮如雲的女子嚴粧豔服，伏在一個高高的男子臂上，沿着房間走去，兩個臉兒照着藝術界最新的款式，故意隨它們模糊莫辨，這確是安全的，但不是很滿意罷了。

她的姨母想來她懊悔不當拒絕佛德的請求；艾美後來感覺得否認既屬無益，說明又是不可能，於是索性隨她去想她的，只教勞笠知道佛德已往埃及去便了。只這簡單的一句話，他已深明瞭，看去心事已便放下，卻以老氣橫秋的態度自言自語道：「我早知道她是個明白人。那老傢伙真可憐！我是個過來人，自然能同情的。」

說了他胸間墳起，大大地噓了一口氣，於是彷彿他對過去的责任都已完了，便將兩腳攔在蘇乏上，把艾美的信盡情地欣賞着。

。。。。。。。。

當這些事變在海外經過時，家庭裏的憂患也已臨到；不過通知珮絲勢將不起的信，艾美從沒接到，及至第二封信到她手裏時，她姊姊墓上已生着青草了。這悽慘的消息，她是在羅梵接到。



的因爲五月間的溫熱已驅迫她們離開了尼斯；取道琪諾亞（註）和意大利諸湖；慢慢旅行到了瑞士。她尙能勉抑哀思，并且安順地遵從了家庭的意旨，不縮短她的行程，因爲既已不及向佩絲永訣，她還不如留着，祇讓時間來消滅她的憂思。不過她的心還是很沉沉的；她渴想是已到了家，天天望眼欲穿地只盼着勞笠日渡過湖來安慰她。

果然他不久便到了；因爲那次郵船便帶着了訃音給他們兩個人的，不過他是在德國，所以要遲幾天才收到。他一讀了，便收拾起他的行篋，對他的幾個旅行的同伴作了別，立刻就道去踐他的諾言，心裏充滿了喜樂和悲哀，希望和疑懼。

他於維梵原是舊游之地；所以船一傍那小碼頭，他立刻沿着岸奔往拉都爾旅社，這裏卡羅爾家一行人是借來作公寓的。伺候的童子嘆口氣道全家出去到湖上散步去了，但不那位白哲的小姐或許是在花園裏的。如其先生肯不憚煩稍坐一歇兒，眼睛一霎的時間就可以請她出來的。可是先生連「眼睛一霎的時間」也不能稍待，於是沒待他說完，就早已自己往前看小姐去

（註）Genoa 爲意大利北方之一美麗的都市，哥倫布即誕生於其地。

了。

只見一個令人樂意的老式花園，臨着那美麗的湖，頭上梨樹垂蔭，風飄葉動作聲，紫藤處處爬着，塔的黑影遠遠投入日光映射的湖面。一道廣闊女牆的角裏設一坐位，這裏艾美常來閱書或做針線，或借她四圍的美景以資慰藉。那天她正在這裏，一手撐住他的頭，一個思家的心和抬不起的兩眼，想着珮絲，又奇怪勞笠爲何不來。她沒聽見他走過那個遠遠的天井，也沒見他走出了地道後，剛要進園時，在拱門口停了下來。他停立了一晌，以一種新的眼光向她一看，見到了無論誰何以前所沒見過的——便是艾美品格上溫柔的一方面。她身邊的各種事物均無言地暗諷着情愛與悲哀——她膝上墨點斑斑的信，髮上的玄色帶子，臉上婦女們含苦忍痛的容色，便是胸上烏木的十字架形，從勞笠看去，也很動人悲感，因爲這是他給與她的，而她卻佩帶這個，舍此她更無其他的裝飾品。假如他猶有所疑慮，怕她或並不歡迎他，那末當她仰首而看見了他的時候，這些疑慮自是渙然冰釋，因爲，丟棄了一切，她跑到他身邊去，以一種不容錯認的充滿了愛情和切望的聲調喊道——

「啊，勞笠，勞笠，我知道你會到我這裏來的。」

「我想在這個時候各事實上都已說了，定了；因為，當他們立在一起，半晌不作一語，那黝黑的頭顱似保護一般垂向那白皙的頭顱，艾美覺得沒有人能夠安慰她，支撐她像勞笠這般體貼，勞笠也覺得艾美是唯一的女子能夠補入蜀的空缺而使他快樂。勞笠並不將這點告訴她；可是她也不失望，因為他們倆都已深深地默契於無言了。」

「一會兒艾美已回到她的坐位；當她以巾拭淚時，勞笠收拾起來散在地下的各種文件，在若干已經磨損的信箋和寓意的速寫本裏，見到了將來的吉兆。但當他坐在她的旁邊時，艾美又覺得含羞，想到她剛才衝動式的一番迎接，臉又紅得像玫瑰一般。」

「我竟不能自制；我覺得那樣寂寞淒涼，所以看見了你真是不勝歡喜。我正開始恐怕你或者不來的時候，一仰起頭來便是你，真是出於意表的呢。」她想很自然地說來，卻總有所不能。」

「我一聽到就立刻動身。對於可愛的小佩絲的喪失，我很想能夠有以安慰你一番；可是我只能覺得——」他不能再說下去，因為他也突然覺得難為情，竟不知道說些什麼的好。他很想置

艾美的頭於他的肩上，告訴她好好哭一場，但這他又不敢，因此祇牽住她的手，給它同情的一握，這比語言還更有力呢。

「你不必再說什麼；這已能安慰我了。」她輕柔地說道。「佩絲是安好愉適地去了，我也不能再要她回來；但是，我怕回家去，雖然我極想去見他們大家。我們現在且莫談及這個，因為這要使我下淚，趁你在這裏的時候我要和你高高興興的。你不須就回去吧？」

「不，假如你要我，寶。」

「自然要你的。姨母和佛羅待我很好；但你才像是家裏的一個人，你能在這裏住一下子，我覺得多麼安慰呢。」

艾美說來和看去真像一個思家念切的小孩，可是在這個時候心裏卻又是滿滿的，勞笠於是也立即忘了他的羞澀，取她所正愛好的給了她——即她所慣受的寵愛，和她所需要的愉快的談話。

「可憐的小精靈，你看去像是哀戚得成病了！我現在來照顧你，所以不要再哭，來和我一同

走走罷；風太冷了，你也不宜坐定。」他以艾美所愛好的那種半疼惜半命令的口吻說着，隨手將她帽子繫上，挾了她的一臂，開始在那個太陽透入的小徑上，綠蔭初成的栗樹底下，來往散步。他立着走着，覺得自然些，艾美亦很覺得賞心樂意，因為有一個強壯的臂可以依靠着，一個熟識的臉對她微笑，一個和氣的聲音只為她一人在愉快地說話。

這玲瓏古式的花園曾經磨庇着不少對數的情人，而且彷彿專為了他們而建造的，因為這既軒敞，又幽靜，祇有高閣臨照着，與廣大的湖面，以其浩渺之微波，載得情侶們喁喁之聲以俱去。約一小時中，這新的一對且行且談話，間或小憩在女牆上，深深領略那些周遭甜蜜的勢力，這些勢力，使這勝地良時，益令人感到無限的美妙；等到那無情的午鐘催他們分手的時候，艾美覺得她彷彿已將寂寞與憂愁付與園外的湖波以去了。

。 。 。 。 。 。 。 。 。 。

卡太太一見了那姑娘容色的驟然轉愁為喜，她才恍然大悟，不禁自喊道：「現在我都懂了，這孩子是在相思那青年勞崙斯呀，我從沒想到這樣一回事！」

這聰明的老太太故意不說什麼，並且裝作懵懂；可是擊擊誠留着勞笠，又求艾美陪伴他，因為這對於她比較離羣索居自有更大的益處的。艾美原是個馴順的典型；又因她的姨母常忙着佛羅的事，所以只讓她一人去款待她的朋友，然而她卻已得了異常的成功了。

前在尼斯的時候，勞笠懶怠着，艾美責備着；在維梵，勞笠從不懶惰，總是在行走，研究，騎馬，搖船，顯出十分的精神，艾美對他所作所為無不贊羨，並且竭盡她的能力，趕上他的榜樣去走。勞笠說這變動是由於天氣，艾美也不去回駁他，反正她也需要一種說辭，來解釋她自己精神與健康的恢復。

這令人清醒的空氣對他們倆都有利益，不少的運動也使他們身心得着良好的變化。他們在那些萬古常峙的名山之上，更看清楚了人生與其義務的意義；清新的風吹散了餒志的疑懼，悖理的幻想，和障礙聰明的鬱結；和煦的春光催發了種種企求的念頭，溫柔的希望，和愉快的思想，千頃的湖水似乎洗去了以前所有的煩惱與憂思，而巍巍的高山似乎慈仁地俯視着他們，說道：『小孩子們，且相愛罷。』

雖然新愁猶切，然而這究竟是一個很快樂的時期，快樂到這麼程度，勞笠竟不忍以一語使這段美景稍受折損。他從他的第一次，並且他原來深信以爲是惟一的愛，恢復轉來得那麼快，連他自己也驚奇得幾至不能自信。對這點不忠的嫌疑，他姑且聊自寬恕，以爲蜀的妹妹差不多就是獨的自己，並且堅信除了艾美以外，他決不至愛上別的女人。這麼快又這麼深。他第一次的求愛彷彿有不少波浪的起伏，他回頭看去，恍似已隔了悠遠的歲月，於憐憫中又難以悔恨。他原也無所愧作，但祇放過一邊，視爲他一生裏又甜又苦的一種經驗，幸而痛苦已經過去，這是他所應感謝的。第二次的求愛他決意要力求其鎮靜與簡單，既用不着有感情的表現，也幾乎沒有需要去告訴艾美說他是愛她的；她於無言之中已知道了這個，並且早已給了他她的答語了。這原來得那麼自然，所以也沒有有人得有絲毫的間言，並且他知道人人必是樂意的，便是蜀也不在例外。可是當我們首次的感情受了挫折以後，我們當再度嘗試以前，必是徘徊瞻顧，不輕着手，所以勞笠祇讓一天一天的過去，姑且抓住了每個時辰盡情歡暢着，但等機會一到自然地流露了那一個字，使他這一次新的情愛的遭遇，最甜蜜的第一幕得到了一個結束。

他原想那個「收場」大概總還在那個莊墅式的園林裏，月照之夕，出以最旖旎與最巧合的方式；然而事實卻適得其反，因為那件事是在湖上定下，時日方午，且祇寥寥率直的幾個字罷了。他們那天全個上午正蕩舟向湖面各處游玩，從陰翳的吉哥峯到日光映照的蒙德羅高山，一邊有薩巫的阿爾柏羣山，另一邊見聖白奈和唐寶米梯諸山，美麗的維梵在谿谷裏，洛桑則在小山的那一邊，上有無片雲的蔚藍的天空，下有更蔚藍的湖，其中雜綴以可以入畫的小艇，望去竟似白鷗一般。

他們輕颺過契龍時談論到龐尼華的事蹟，（註二）後來仰頭又見到了克拉倫，又不免要談到盧騷和他在這裏所寫的哀綠綺思。（註三）原來他們倆沒一人曾經讀過這本書，可是他們也

（註一）Bonivard, Francois de, (1496-1570) 一個法國的革命英雄，曾被薩巫的沙爾第三幽囚在契龍，詩

人拜倫有契龍之囚徒即詠此事。

（註二）Heloise, (1101?-1164) 一個法國富有學問的女子，她和有名學者阿柏拉 Abélard 的戀愛，是世間

可歌可泣的最哀豔的情史。



知道這是一篇愛情的故事，每個人私自付想這究能否有如他們自己的一半的有趣。他們正在默想時，艾美儘自以手去弄水，等她仰首看時，只見勞笠靠着他的兩枝槳，眼裏有一種特殊的神色，她就隨意說道——「你一定疲乏了；休息一下，讓我來搖槳；這於我是有益的，因為自從你來了之後，我是太懶怠太舒服了。」

「我並不疲乏；不過你如喜歡划，你可以拿枝槳去。這裏還有地位可坐，我卻不能不坐在近中間的地方，要不然船就不容易平穩。」勞笠回答道，彷彿他頗喜歡那種辦法的模樣。

艾美覺得她既不能變更多少，姑且就據了三分之一的座位，將頭髮一搖披了個滿面，便取了一枝槳過來。她划得正如她做許多別的事一樣的好；並且，雖然她用兩個手，勞笠只用一個；兩枝槳卻能同時動作，那個船也就輕敏地進行着。

「我們合作得多麼好，不是的嗎？」艾美說道，她在這時殊不願嚙不作聲。

「真好，我願我們能夠終身終世這麼合作着，永不分開。你願嗎，艾美？」很溫柔地說着。

「唯，勞笠，」很輕輕地回答道。

於是兩人停了槳，不知不覺間，在那湖水迴漩所映出的倒影裏，又加上了人間情愛與快樂。——  
一小幅極美麗的圖畫。

采桑子

歐陽修

輕舟短棹西湖好，綠水逶迤，  
芳草長堤，隱隱笙歌處處隨。  
無風水面琉璃滑，不覺船移，  
微動漣漪，驚起沙禽掠岸飛。

(其二)

春深雨過西湖好，百卉爭妍，  
蝶亂蜂喧，晴日催花暖欲然。  
蘭橈畫舸悠悠去，疑是神仙，  
返照波間，水闊風高颺管絃。

## 第十九章 淒清

當一個人的精神專注於另一個人，又全個心靈因一種美好的模範亦幾於聖潔的境界，在那時允許做克己的功夫，固非難事；及至那溫良的聲音忽然告寂，每天有益的課程已經完了，那可愛的形容頓已杳然，所留遺的祇一片的寂寞與憂思，蜀便覺得要踐守約言，殊感不易了。她怎能『安慰她的雙親』當她自己的心還是痛念着她的妹妹，她怎能『使家庭愉快』當它所有一切的光采，溫暖與美好彷彿已隨珮絲而俱去；在這個雖然極廣大的世界裏，她又怎能『找到些有用而又愉快的工作去做』可以抵得那不須另求報酬而出於情愛的服務呢？她是在盲目地絕望地努力盡她的義務，卻一直是老不高興，因為她一路做過去時她所有微小的歡樂反致減少，她的負擔反致加重，生活日感艱苦，她真不知公道何在。有些人總似得着太陽光，有些人總似得到陰雨天；這不是公道的，因為她的努力為善過於艾美，卻從未得到賞酬，祇有失望、憂煩和

## 苦工

可憐的蜀，這些時候是她黑暗的日子，因為一種絕望的感覺，忽然來籠罩了她，當她想到她將在那寂靜的屋子裏度她的一生，照顧單調無味的瑣事，一些不足稱道的小樂意，和彷彿從不減輕的責任。『那我是不能的，我決不是註定要過那種生活的，我知道我總有一天要反抗起來，突然逃走，假如沒有人來幫助我，』她自言自語道，當她初步的嘗試已告失敗，她又陷於鬱結可憐的境地，這當堅強的意志降服於不可避免之數時，原是常常會有的。

果然有人來幫助她了，祇是蜀沒有立時認識她自己的好天使，因為他們還是具着習見的形態，用着適於平民簡單的語符的。她常在夜間驚醒起來，以為珮絲是在叫喚她；可是一見到那小空床，每使她啜泣起來，彷彿欲一伸其滿腔的愁苦與悲憤，『啊，珮絲，回來！回來！』同時展其兩臂以表其期望之切，這卻倒也沒有落空；因為，她的母親在另一房間裏一聽見了她的啜泣聲，正有如她自己以前聽見她妹妹最微弱的噓氣聲一樣地銳敏，便過來安慰她，不僅是用說話，且以一種含有忍耐的溫柔慈仁，一接觸便使人得到慰藉，母親的熱淚，無言地使見者想到比蜀的更

深切的悲痛，及其斷續的低語，較祈禱更爲動人，因爲這於自然的憂愁之中，又寓有降心從命的美德。這是神聖的時間，當在深夜的寂靜裏，心和心相與傾談，變痛苦爲幸福，憂傷之感於以提淨，家人之愛愈益深厚。蜀托庇在她母親兩臂的懷抱裏，覺得了這點，她的擔負便覺輕而易舉，責任似乎甜蜜些，生活的艱苦也便減紓了不少。

痛苦的心腸既已受了些安慰，煩惱的神經也似得到了援助，因爲有一天當她進了書齋，臨着那銀灰色的頭，——這正舉起來以一個和平的微笑來歡迎她的，——她很謙卑地說道：「父親，對我說說像你以前對珮絲一般。我比她還需要，因爲我是沒有是處的。」

「我的寶，這是最能給我安慰的了。」他回答道，聲裏帶着微顫，兩個臂圍抱着她，彷彿他也是需要有人支持他，幫助他，而且毫不猶豫會向人去請求的。

於是，蜀坐在他身旁珮絲的小椅子裏，說述了她的煩慮——惋惜她妹妹的一種悲憤，沒有結果的努力使她失望，缺乏信心致使人生看似十分黑暗，以及一切悲哀的惶惑，即我們所稱爲絕望的現象。她一切心事都交給了他，他呢，也給了她凡她所需要的幫助，兩人在這件事上都得到

了慰藉；因為現在已到了一個時候，他們倆可以談得起來，不但僅為父女的關係，且以成年男女的關係，各能貫其所知樂為互助，其間不惟含有家人父女的愛惜，且本於相互的了解。因此在這蜀所戲呼為「一個教徒的禮拜寺」的舊書齋裏，頗有不少深思而愉快的談話，她從這裏出來時彷彿得着了新鮮的勇氣，回復的愉快，同時一種較巽順的精神，她的父母們既曾教了一個女兒視死如歸，現在又努力教另一個去担当生活上的責任，無有失志，無有疑懼，且以感謝的精誠與能力去使用它的許多巧妙的機會。

別的幫助蜀也有——平庸的而卻有益的義務和娛樂，它們對她的功實不可沒，這些事物她也漸漸見到，且亦漸識其價值。掃帚和抹布從此不再覺得是討厭的了，因為珮絲曾經做過它們倆的「當家」；彷彿她管理家務的精神還留存在那小拖子與那舊掃帚的上面，這些原沒有被人丟開過的蜀用它們的時候，不知不覺是在低唱珮絲所低唱的歌曲，摹做了珮絲辦事的條理，這裏那裏小小點綴一下，使件事去看去都清新而安樂，這便是使家庭快樂的初步，雖然她自己還不知道，直等到黑娜給那個手以笨重的一擠，表示滿心的贊許，說道——

『你這好心腸，你決定要盡你的力，使我們不感得那個可愛的小綿羊已經不在了。我們不願多說，可是我們也見到，願上帝降福到你身上，這是一定會的，看我說在這裏。』

當她和梅格一同坐着縫紉的時候，蜀發現她的姊姊比前多麼進步；她多麼會說話，她對於婦女們的欲望，思想和感情能多麼深深領略與辨識，她於丈夫和子女身上多麼快樂，又他們多麼肯盡力相互幫助。

『結婚到底是很好的，祇不過我懷疑我能否發得有你一半的好，假如我也去嘗試的話？』蜀說道，同時她正在這紛亂的育兒室裏爲小橋造一個風箏。

『這正是你所需要的，這件事方才可以把你天性裏溫柔的女性的一半啓發出來，蜀，你像是一個栗子球，外面滿生着刺，裏面卻是絲一般的柔軟，還有一顆甜蜜的仁，祇要一個人有本領能夠達到它。愛會使你有一天顯露你的一顆心，然後那外面粗硬的殼便會自然解脫了。』

『我知道嚴霜才是豁開栗球的，太太呀，并且搖他們下來真不容易。男孩子們有時到野外去蒐採果實，可是我不願被他們搜藏去的。』蜀回答道，一面正糊那個風箏，不過這是任何天風。

所放不上去的，因為小梅已將她自己身體繫上，作為放時的把柄了。

梅格笑了，因為她又看見了蜀的舊時的精神，但是她引為自己的責任要盡力，反覆申辨以見她意見的不謬；姊妹間這一番親切的談話卻非徒然的，特別是梅格最有力的兩個論點，便是蜀所深愛的那一對小孩。憂患常足見人的真性情，蜀的心也差不多到被搜藏的時候了；再曬幾個太陽果實便可成熟，然後，不是男小孩子不耐煩的搖撼，而是一個成年男子的手，伸上去輕輕從那栗球裏采了下來，發見裏面的一顆仁完美而又甜蜜。假如她先已疑心到這一回事，她便要關得緊緊地，比以前更覺難以親近；幸而她沒有想到自己，因此時機一到，她自然落下來了。

假如她是一篇道德故事裏的女主角，她在這個時候就會變了一個聖人，謝絕了塵緣，戴上了樸素的冠袋，裏放了許多勸世的小冊子，栖栖皇皇去做有益社會的事業了。但是，你知道，蜀不是這一流的人物；她只是一個苦鬥的女子，和別的女子們一般，她祇率性做去，所以有時憂鬱，有時躁急，有時沒精打采，有時精神蓬勃，各按着一時的情境而不同。一個人有意為善是很好的，可是我們不能立刻就做到，所以這是需要持久的努力，堅定的努力，和一絲不懈的努力，才使我們



能着脚走向不錯的路上。蜀已到了那個程度，她勉力盡她的責任，要是不然，就覺得不樂；但要是愉快地做去——啊，這又是另一件事了！她會常常說過她想做一些大事，不管它怎麼困難；現在她能如願以償了，因為世上那裏還有更好的事，比之為她的父母靖獻了她的一生，使他們能從家庭得着安樂，像她從他們得到安樂一般？又如果必須困難以增加這番努力的偉大性，那末以一枝氣如雲的女子，一旦放棄了她自己一切的希望與計畫，樂意為他人而生，世上也有較這更難的事嗎？

運命當真聽了她的話；這裏有一樁事，原不是她所希望的，卻還要好些，因為她自己原沒有份兒在裏面的；現在要問，她能夠做嗎？她決定要試試看；而在她第一次的嘗試時，她便遇見了以上所說的諸種的幫助。除此之外，她又遇到了另一種，她便受了它，並不視為酬報，卻當作慰藉，彷彿像信徒爬上那個名叫困難山的時候，偶然在路旁的涼亭裏小憩一會，使精神可以爽快一些。

(註一)

(註一)見天路歷程，參觀小婦人第一章及第十三章。

『你爲什麼不再寫作呢？這件事以前常常能使你愉快的。』一次蜀又忽被絕望的感情所籠罩的時候，她的母親曾這樣說過。

『我無心去寫作，便是我有了，誰會喜歡看我的作品呢？』

『我們喜歡的就爲我們寫作罷，不管別人怎麼看法。且試試看，實；我知道這必於你有益的，並且我們也很喜歡。』

『不相信我是能夠的。』蜀雖然這麼說，卻已抽出她的書桌，開始翻動她半成的草稿。

一小時以後她母親向裏面一望，果然她在那裏，穿上了那件工作的衣服，很敏捷地寫去，臉上有一種專注的神色，這使馬夫人笑了，便溜了出去，心裏暗喜她剛才那個建議的成功。蜀連自己也不知怎地所寫的故事裏忽來一種情景直打到閱者的心坎；等到她的家屬讀過了，忽然一陣笑，忽然一陣哭，她的父親竟將這篇直送到一種社會上愛讀的雜誌，這原不是她所願意，然事真大出於意料之外，不但這篇得了售值，並且還來了繼續投稿的請求。有些人的一字之褒視爲殊榮的，於這小故事披露了以後，也來了不少的信，新聞報紙競爲轉載，無論知與不知均交口稱

譽。蜀以前的長篇小說固會同時召致各方的稱頌與毀謗；現在的本不過一短篇，卻有不小的成功；她的驚奇自更超越於那一次的了。

「我真不懂。在那麼一篇簡單的小故事裏，究能有什麼可值得人家這般的稱頌？」她說道，她直是迷惑得很。

「這篇故事含着至理，蜀，這是它成功的關鍵；其間可悲可喜，活躍生動，你的筆致已經成功了。我的女兒，你寫的時候原無心於名譽和金錢，而祇把你的心靈放在你的文字裏；你已經嘗遍苦辛，現在該來着甜蜜的了。盡你的力，漸漸快樂起來，我們也因你的成功而感得愉快。」

「假如我的作品裏果然含着至理，我是不敢居功的；我這一切都由於你和母親以及琳。」蜀說道，從她父親的幾句話所得到的感動，過於世間任何分量的褒獎。

於是，因了慈祥和憂患的啓示，蜀便寫着她的小故事，寫後送他們出去爲他們自己并爲她交結朋友，覺得這世界對於這些無依的漂泊者具有無限的慈悲；因爲他們頗受到優待與歡迎，并時時送還不少的紀念品與其孕育的母親，正像是一輩幸運的孩子，他們又是很盡子職的呢。

後來艾美和勞笠報告他們訂婚的信到了。馬夫人頗慮蜀聽到了或無以自慰，可是她的顧慮不久便已渙釋；因為蜀雖然起初看似嚴重，但她也處之泰然，她只將來信讀了一遍，還沒有重讀時，就有許多希望和計劃預備『這對小孩』的歸來。至於這封信可比似『二部合奏』，各個人以情人的眼光把其餘的一個人看作天神一般，讀時令人欣感，想去也覺愉快，因為聽的人都是滿心歡喜的。

『你真高興嗎，母親？』蜀說道，當她們放下那些密密寫來的幾張紙頁，相互顧視的時候。

『是的，自從艾美通知我們她已拒絕了佛德以後，我早望着會有這個結果。我那時已覺得她已擺脫了你所稱的「牟利主義」，她來信裏的三言兩語使我料想愛情與勞笠必有一天要佔勝利了。』

『你真多麼敏銳，媽咪，並且又是多麼靜默。你從沒對我說過一句話。』

『做母親的，當她們有姑娘們須管理時，自然需有敏銳的眼光和謹慎的口舌。我一半也怕』

使你得到了這個意思，事情未大定你或寫信去慶賀她們，豈不大糟？」

「我現在已不像以前的莽頭莽腦，你可以相信我，我總可以算是穩穩重重，並且也有一點  
的見識，可以受任何人的信託了。」

「你是的，實，我本可以早告訴你，祇是我怕你或者不樂，聽到你的坦第已愛上了另一個人。」

「呀，母親，你真以為我是這麼無聊這麼自私自利，在我已拒絕了他的求愛以後，況且初時  
這段愛情還是最新鮮，縱然未必是頂好？」

「我知道你那時也是出於誠意的，蜀，但近來我想假使他再回來重申前請時，你或者會傾  
向於變更以前的答案了。恕我要說直話，實，我不能不見到你是很感得寂寞，有時你的眼色裏顯  
出一種渴望的神情直打入我的心裏，因此我想假如你的孩子現在再來試試，他或許正可以彌  
補那個缺憾的。」

「不，母親，還是現在這般好些，我并愛聽艾美已和他訂了婚。但在一件事上你是不錯的；我

的確是寂寞得很，所以假如坦第果然再來嘗試，我或者已經答應下來，並非我現在更愛他，只因我自己現在比較當他去時較願得人之憐愛罷了。」

『我愛聽見這句話，因為這見得你是在進步呢。愛你的人很多，所以姑且以父親母親，姊妹兄弟，朋友和小寶寶等為滿足，直等到最好的愛人來給你以應得的報酬。』

『母親便是世界上最好的愛人；可是我倒也不怕輕輕地告訴母親我願試試各種各式的。這是很稀奇，可是我愈想以各種自然的情愛為滿足，我總像要得更多了。我本不以為一個人的心能夠收進這許多；我的卻是那麼富有彈性，現在看來，從沒有滿足的日子，況且我以前頗以家庭之樂為滿足了的。我真不能懂得。』

『我懂得；』馬夫人說着發出深明人情物理的微笑，其時蜀在翻動那幾張信箋，一看艾美對於勞笠的說法——

『能得人之憐愛有如勞笠之憐愛我，誠屬人生之大幸；他不流於情感的，也不多講話，可是於他一切的言動舉止裏我都能見到覺到，這使我又快樂又羞愧，我竟似換了一個人。我以前從

不知道他是那麼美好，寬宏而溫良，一旦他給我看清楚了他的心腸，我才發現它是充滿了高尚的欲念和志趣，而且知道這已屬於我的了，我又是多麼得意呢。他說他覺得彷彿他「現在可以和我在這大海中營同舟共濟的生活，並且載着滿船的愛，作一帆風順的保障。」我祈望果然得天從人願，我也願勉竭我之力，毋負他的期望，因為我以自己的全副心腸，靈感和力氣愛我仁勇的「大班」，祇要上帝肯讓我們在一起時，我總不願離棄他的。啊，母親，我從不想到這個世界竟可如天堂一般，當兩個人能相親相愛，有舍此更無生命之概。」

蜀讀完了這一段，不禁太息道：「這還是我們落寞寡情離不了凡俗的艾美呢！真的，愛的力量真宏大，他們必定是十分十分的快樂啊！」蜀於是仔仔細細將綽有聲的那束信箋摺好，彷彿一個人埋頭在一本愛情小說與會淋漓，一口氣讀完了，於是掩卷而起，見得自己又躑躅於這十丈紅塵的濁世了。

不多一歇，蜀信步上了樓，因為這是個雨天，她不能出去行走。一種如麻的心緒忽然捉住了她，那個舊時的感覺又復回來，這不似以前一般的苦楚，而是一種可悲地忍耐的惶惑，為什麼一

個姐兒總是予取予求，惟意所欲，而另一人則所如輒左，無不向隅。這種感覺，原非正當，她也知道的，所以勉自排解，可是她對於情愛的欲望原非薄弱，而艾美的歡樂又喚醒了她的渴求，願得一人可「以整個心靈去愛着，又當天意肯讓他們在一起時，總能如膠似漆，休戚與共的。」

蜀的躑躅徬徨，到了頂樓才告終止。在這裏有四個小木箱，排列成一行，每個蓋上鑄有各個所有者的名字，每個箱子裏又充滿着兒童時期與青年時期的各種紀念品物，只可惜現在已盡成陳迹了。蜀向各個箱子裏看看，當她看到自己的一個箱子，將她的下頰靠在邊上，祇向那雜亂的一堆裏呆看，直到一束的舊練習本子忽然得着了她的垂顧。她就拖了這些出來，反覆看了一下，重演了那年冬天在紐約吉太太的去處，所度的愉快的生活。她起先微笑，然後似有所思，忽又滿面憂色，及至她讀着那位教授手寫的短簡，她的口唇開始顫着，那些本子從她膝上滾了下去，她坐着儘自呆看那一段情誼深重的文字，彷彿它們附着了一種新意義，并且觸着了她心裏柔嫩的一點。

「請等待我罷，我的朋友。我也許要遲一些，不過我一定會來的。」



「啊，可惜他還沒有來！他是多麼溫良，仁慈，待我又常常多麼體貼；我的親愛的弗力，當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我沒有珍貴他，得如他的爲人應受人珍貴的一半，但現在我多麼喜歡見他，因爲人人似乎離我而去，我真是孤絕淒清呢！」

於是蜀緊持着那張小紙像是一個有待實踐的約言，俯伏她的頭在一個軟熟的破布袋上，哭着，彷彿是反抗那屋上滴瀝的雨聲。

這全是出於自悲身世，寂寞，或者失志嗎？抑或者由於一種情感的喚醒，彷彿這已靜待着它的時機，正和那感召者一般的忍耐？但有誰會知道呢？

天涯 (題淒清章)

天涯勞燕分飛後，  
一角危樓寄此身。  
忽聽雨聲倍淒楚，  
秋風明日又生辰！



## 第二十章 意表

暮靄漸濃，獨居一室，臥在那老舊的蘇乏上，儘自看着爐中的火，一面在沉思默想。她常愛以這麼的方式去排遣那薄暮的時光；靜靜地不爲人所擾亂，躺在珮絲的小紅枕頭上，計劃故事，作許多夢想，或者想念她妹妹在日的美好溫柔，因爲她雖已隔世，總似尙在人間。她臉上看去疲倦，嚴肅且似有深憂；因爲明天是她的生日，她正在想年華過去得多麼快，她已經多麼老，而她所已成就的又似多麼的渺小。匆匆幾已二十七歲了，卻還沒有絲毫的成績。可是在這個念頭上，蜀是錯了的，因爲實在有許多成績可以看到，并且她不久自會見到，心裏是要覺得深深感激的。

「一個老處女，這便是我將來的成就了。一個文學的獨身女子，一枝筆當了丈夫，一個個的故事當了孩子，二十年以後，或者一點兒小小的聲名，在那時，像可憐的約翰生，（註）我年已老，不

（註）大概是指英國文學家 Samuel Johnson

能享受，影隻形單，有誰與共，薄有金錢，差堪自立，然而也何所用之？嘸，可是我也不要做一個含愁茹苦的修道士，或者一個肆無忌憚的壞痞子；並且我想，老處女是很舒服的，等到她們習慣了以後，不過——』到此蜀嘆了一聲，彷彿這個景象殊不足以動人欣感的。

這確難得是的，起初看去，而且在二十五歲女子的眼光裏，彷彿三十歲便是一切的了局；可是事實卻不如粗看的那麼壞，並且假如自己有物足可憑藉，也很可愉快地過去。女子們一上二十五歲時便在說要做老處女了，心裏卻暗自立定主意決不願去做的；到了三十歲她們不再提及，可是已默認了這個事實，並且假如尚有見識，也還能自己慰藉，記得她們還有二十多年有用而愉快的歲月在。親愛的姑娘們，且莫笑那些獨身老處女，因為在那個幅無華的衣裝下波瀾不起的心中，也常蘊蓄着纏綿悱惻可泣可歌的哀情豔迹，而且對於年華康健，雄心，甚至愛情的本身常作無語的犧牲，便使凋落的容顏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光采。就是對那慘愁煩躁的姊妹們也須加以善待，便因她們的青春已一去而不復回；所以見到她們的時候，盛年的姑娘們應得記到她們自己的青春也終有消逝之一日，紅顏固不能長駐，銀一般的幾縷常欲無情地眩耀於流利

輕盈的青絲裏，可是到了後來，此時所得的親愛與敬重，實與彼時的熱戀與贊羨一樣甜蜜的。

諸位先生們，意思便是說諸位男孩子們，你們須得優待老處女們，不管她們是怎麼貧窮，醜陋或古板，因為唯一值得具有的武俠，便是敬老，扶弱，扶奉婦女，不問她們的地位，年齡或是種族。不記得那些姑母姨母們的仁慈嗎？她們不但大驚小怪，頻施訓話，也常撫養保抱，惟恐有失，而受者則視為固然。不記得伊等曾輔助你們所免的困難，從她們小小的食物櫥裏所分子你的『小點』？這些有耐性的老指頭爲你密密放上的衣縫，這些樂於犧牲的老腳爲你所走的無量數的步子？果能記得了這些，那末你們對於那些親愛的老太太們自當隨時體貼，這凡婦女們一生都想要承受的。便是雙眸明澈的姑娘們也很銳敏地會見到那種性質，因此會對你們更垂青眼呢。

蜀必已是懵懵睡熟了（我想閱者聽我上面一段的訓話時，怕也是這般的）因爲忽然勞等——見鬼嗎？而且是有形的，活現的！——已立在她的面前，俯視著她，一種臉相，便是當他有滿臉的情懷而又不願明告的時候所常有的。可是——這難道真個是他嗎？——於是驚駭之下祇嘿不作聲仰視着他，到後來他竟俯身來給她一吻。這才使她確認了他，於是一躍而起，歡樂地喊道——

「啊，我的坦第！啊，我的坦第！」

「親愛的蜀，那末你高興見我嗎？」

「高興！我的好孩子，我高興極了。艾美在那裏？」

「你的母親將她留在梅格的地方。我們順路先往那裏一停，可是就沒有辦法將我的妻子脫她們的包圍了。」

「你的什麼？」蜀喊道，因為勞笠說這兩個字的時候，不知不覺間露出一種得意的豪情。

「啊，鬼老三，我已把它做了，」他說時像是羞愧不勝的，所以蜀就如電閃一般開始詰問他道——

「你已去結了婚了！」

「正是，可是我也總祇這麼一次罷了，」說了他就跪下，合著手如有所懺悔，臉上卻又充滿了詭譎，笑樂和勝利的成功。

「真箇結婚了麼？」

「千真萬確的。」

「啊，還了得不曉得以後你要又做什麼嚇人的事了？」蜀於是退到她的椅子裏，像是氣喘不過來的模樣。

「這種賀詞正是你的本色，卻不是恭恭敬敬的稱頌罷了。」勞笠回答道，還是守着卑下的態度，不過心中的滿意已顯映在臉上了。

「你自己那樣偷偷摸摸像賊一般進了屋來，露出了馬脚，給人嚇了一驚，你還要望我說什麼好話？起來，你這可笑的孩子，將一切告訴我罷。」

「一個字也不，除非你讓我回到原來的坐位，允許不再作防禦的工事。」

蜀聽到這句舊話，滿心大笑了一陣，這是她好幾日來所沒有的了。一方面將那蘇乏好好一拍，像是歡迎他的模樣，以懇切的情調說道——「那老枕頭在頂樓上，我們現在不需要它，所以，來招認罷，坦第。」

「聽到你說「坦第」，心裏真舒服呀！沒有第二個人用這個名字叫我的。」勞笠於是坐下

來大有心滿意足的神情。

「艾美稱你什麼？」

「我的丈夫。」

「這正是她的說法。呀，你倒也還像這個的。」其時蜀的眼色裏，分明顯出她想她的男孩子比以前是更可人了。

枕頭確是沒有了，不過這其間分明還有一道防禦線——一道自然的鴻溝，起於經年的闊別和心思的改換。兩人都覺得的，相向呆看了一下子，彷彿那無形的崖岸已在他們身上罩着一道暗影子。不過這不久便已消逝，因為勞笠又假作莊嚴地說道：「我看去不像一個丈夫和一家之主嗎？」

「一點都不，你永不會像的。你已長大了些，也更俏些，可是你還不是那當年莽撞的無賴嗎？」

「呀，蜀，你得要敬重我一些。」勞笠開始說道，其實他剛才聽了這番話，心裏是很歡喜的。



「我怎麼能夠，只想要你也已經結了婚成了家，多麼使人覺得可笑！」蜀回答道，滿面盡是笑容，因此兩人又不由地大笑了一場，然後方才坐下來，暢暢快快一談，還是當年那種親近愉快的方式。

「你用不到冒着寒去找艾美，她們不久一起就會來的。我覺得不能等待，我要搶着這個機會，把這個重要的好消息報告與你，看你怎樣受驚，正像我們從前爭飲牛酪時，要搶「頭批的牛酪」一般。」

「果然你已做到了，但是你說那個故事，卻倒了一頭說來，使人聽了，莫名其妙。現在，且從頭說起，告訴我們這事是怎麼來的，我真渴想要知道呢。」

「噫，我做這樁事是要想使艾美高興些，」勞笠開始說道，眼裏一閃使蜀不由地喊道：「天字第一號的胡言亂道，艾美做這樁事來使你高興的。接續講真話罷，先生，假如你能夠的話。」

「現在她像要扮母親了；聽她的話，不是有趣的嗎？」勞笠對爐裏的火說着，爐火卻是一亮一燦，像是表示贊成的神氣。「這原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你知道，她和我還不是一個人嗎？約莫一

個月以前，我們本想和卡家的人一同回家的，後來他們忽然變計，決定往巴黎去再過一個冬。但是大爹要想回來了，他原為陪着我而去，我不能讓他一人獨回，我又不願離開艾美，同時卡夫人深受了英國人的影響，要什麼女監護和這一類無聊的意思，不願讓艾美和我們同行。因此我就想出一個解決疑難的方法，說道：「讓我們結了婚罷，這樣我們可以自由自在了。」

『果然你就做了，你總能使一切適如你意思的。』

『卻也不常常如此，』勞筭說時聲音有異，於是蜀就趕着接上去說道：「你後來怎樣能使姨母贊成這個意見呢？」

『這確是不容易的，不過，我們兩個人輪替地將她說服了，因為我們這方面的理由正多着呢。我們已不及寫信來先得允許，可是你們大家原都喜歡的，本已立即答應了的，所以這只是如我妻子所說的話，「愛惜分規」的意思。』

『這幾個字不很好嗎，我們不是很喜歡說起的嗎？』蜀攙入說道，這時她偏向着那爐中的火，熊熊然彷彿在那一雙她上次見到黯淡無色的眼睛裏，也着了光，看了心裏也真是歡喜。

「或者有一點子的，她是那麼一個令人顛倒的小婦人，我對她確不能不覺得高興。現在再講下去罷。好在有姨丈和姨母在那邊，別人本不會說閒話；可是我們精神上已合而為一，實有難捨難分之勢，而那種美妙的辦法可使各方都感方便；因此我們就這麼做了。」

「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方式？」蜀又回復了女子的本色，對此忽感濃厚的興趣，頗欲一明底蘊以為快。

「六星期以前，在巴黎的領事館裏，是一個靜靜的結婚儀式，當然的，因為我們雖然在快樂的時候，也沒有忘了親愛的小珮絲的。」

蜀聽見他講這句話，便伸手與他相握，勞笠輕輕地弄挺那個小紅枕頭，這他還是記得清清楚楚的。等到他們安坐定了一會兒以後，蜀以較安詳的聲調問道：「你後來為什麼不讓我們知道呢？」

「我們想要給你出其不意；我們起初以為就要回來了；可是那老公公等到我們已經結婚之後覺得至少非再有一月的準備不能動身，於是就把我們送出去過蜜月。隨我們喜歡到那裏

去。艾美曾經說繁露柵是一個道地的度蜜月的去處，因此我們就往那裏去，原來人生也祇此一遭，所以快活得竟無話可說。呀，我敢說，那邊玫瑰花裏不就有愛情的嗎？」

勞笠說得高興的時候竟似忘記了蜀，蜀看此情形，心中也自暗喜；因為他敘述這些事那麼隨便那麼自然，使她更無疑於他舊恨之已全消了。她想縮回她的手；但是，彷彿勞笠已猜到了促起這半意識的動作的那個想念，偏緊緊捏住它，且以蜀從未見過勞笠所會有的一種男子的莊嚴說道——「蜀，親愛的，我要說一句話，然後我們可以將這事從此放開了。當我告訴你艾美待我很好，同時在信裏我也說明我永不會有一天不愛你的；可是這愛情的性質是變更了，而且我近來也能見到現在這般確是好些。艾美和你在我心中掉了一個位置，如是而已。我想這大概原是定了的，假如我肯等待着，如你所盼望，這也是自然的結果；但是我總不肯忍耐，因此得到了一場大悲痛。那時我還是一個孩子，狂妄而暴烈；因此經過了艱苦的教訓才知道我的錯誤。因為這確是一種錯誤，蜀，正如你所說的，等到我如醉如狂了一番之後，方才自己見到。老實說來，我有一個時候，心裏這麼不定，我竟不知道我最愛的是那一個，你或艾美，於是想同樣的愛你們兩個；可是

我又不可及，至到瑞士見了她，一切似乎都很清楚了。你們倆各有了你們正當的地位，我分明覺得舊戀頗已消逝，然後再行取得新歡，我覺得我可以分我的心於妹妹蜀和妻子艾美之間，同時親愛地愛着她們倆。你可以相信這點，回到我們初相識時愉快的光景嗎？」

『我可以全心地相信這一點；但是，坦第，我們不能再回復到孩兒的時期，那些愉快的時候不能再來，我們也不必癡望了。我們現在都已是成年的男女，各有正事須做，因為遊戲的時期已過，我們不應再事玩耍。我知道你必是覺得，我見到你已經過了那種變化，你也會見到我也如此。不見了我的童子，固是可惜，但是我一樣愛那個成年男子，并且更欽羨他，因為他是在努力以成就我所希望於他的。我們不能再是當年遊戲的伴侶，我們當如兄妹一般，終身相親愛，相輔助，不是嗎，勞笠？』

他不發一語，祇捏住她給他的一個手，放他的臉在上面一晌工夫，覺得從那少年熱戀的墳墓裏，忽起了一種美好而堅固的友誼，為他們二人永久的福利。蜀立即愉快他說着，因為她不願他們這次歸來，蒙了慘愁的陰翳。『我竟不能自信你們小孩子竟已結了婚，就要自立門戶了。』

「嘿，這彷彿還是昨天的事，想到爲艾美扣圍裙，或當你惹我時拉你的頭髮，真了不得，時間飛逝得真快呢！」

「可是你所說的小孩子，其中一個還長於你，所以你用不到裝着老祖母的口吻。我常常自己以爲是一個「長大的男子」，你看見了艾美，你想她是一個早熟的嬰孩呢？」勞笠說道，看見她那種母親般的神氣，覺得真是可笑。

「年齡上也許你稍爲大些，可是在感情上我還總覺得叨長些，坦第。女子們總是這般的；去年裏我經過了這許多的磨難，我竟覺得像是四十歲了。」

「可憐的蜀！我們留下你一人去担負這些苦難，自己倒反往外國寫意去了。你果然是老了些；這裏那裏都有一條一條的縐紋，除非你在笑的時候，你的眼睛看似帶有憂色，我剛才觸着那枕頭時，我在上面還見到一滴淚珠兒呢。你真有了許多苦難去担當，并且還獨自一人去担當。我真是一個自私自利的畜生！」勞笠說了，抓他自己的髮，有不勝愧悔的神情。

可是蜀祇將那洩漏秘密的枕頭翻了個面，勉作愉快的聲調說道：「不，我有父親母親幫

助我親愛的小寶寶們安慰我，並且想到你和艾美在外國安好快樂，也使這裏的憂思較易承當。有時我確乎感覺得寂寞淒清，但是我敢說這是於我有益的，而且——」

勞笠攙入道：「你以後永不會再是這般了。」以一臂去圍住她，像是要爲她驅除人世間一切的災難。『艾美和我非你不行，所以你得來教導「小孩們」怎樣管理家務，在每件事上都分一半去，像我們以前一樣，讓我們來寵愛你，大家在一起歡暢愉快。』

『假如我雜在裏面不覺得礙事，那倒確是暢快的，我已經開始覺得又復年輕了不少，因爲你一來，彷彿我的憂患都已飛去了。你常常是我的一個安慰，坦第。』蜀於是把頭靠在他的肩上，正像幾年前珮絲病重時，勞笠要蜀『牽住』他一般。(註)

他俯頭看着她，心想不知她尙能記得那個情景否，但是蜀卻在對自己微笑，似乎她所有的憂患因他一來而盡已潛消了。

『你依然是當年的蜀，這一分鐘在流淚，下一分鐘又在笑了。你現在看去有點調皮；祖母娘，

(註)見小婦人憂患一章(第十八章)

這又是什麼呢？」

「我在想不知道你和艾美怎樣？」

「像天使一般地說得來！」

「那自然，你們還是新婚呢，我說誰是發號施令的？」

「我倒也不在意告訴你她是發號施令的，現在；至少我讓她這麼想——這能使她悅意，你知道的。將來呢，我們是要輪流的，因為婚姻，他們說，折半了一個人的權利，加倍了一個人的義務。」

「你怎樣起頭，你就會怎樣做去，所以你有生之日艾美全要支配着你了。」

「呀，她做得那麼不着痕跡，所以我想我卻也不介意。她是善於支配人的女子；老實說，我也喜歡的，因為她把人繞在她的指上，軟柔妙曼得竟如一縷的絲，並且一直使你覺得她還在給你恩惠呢。」

「呀，我原料想終身要見你是一個怕老婆的丈夫，還反自鳴得意呢！」蜀舉起雙手喊道。煞是有趣，看見勞笠挺着胸膛，藐笑那種嘲諷，并以堂堂男子漢的神氣回答道：「艾美既



然是太賢淑，決不會有那種舉動，我也不是願甘降服的男子。我的妻子和我既然尊重自己的人格，又互尊對方的人格，所以決不會凌虐或爭鬥。」

蜀愛見這種情形，心想那種新威儀甚為得體，只是那青年竟似突變為成人，因此她於愉快的感覺中，仍不免含有悵惘。

『我也敢保證你所說的話；艾美和你從不會像我們以前一般的爭鬥。像那個寓言所說，她是太陽我是風，你必還能記得太陽支配人的力量過於風。』

『她可以給他暖暖的陽光，也可以給他稜稜的威嚴，使他幾於嚇走。』勞笠笑道。『她在尼斯給我的一番訓話！不瞞你說，這著實比你的許多責備利害得多——真要使人跳起來的。我將來要把一切告訴你，——她卻是永不會告訴你的囉，因為對我說了她厭惡我，並為我覺得羞恥，她轉又戀着她所厭惡的人，而且和那個不中用的結了婚。』

『多麼卑下！嘿，假如她再虧待了你，到我這裏來，我會保護你的。』

『我看去卻像是需要你保護的，不是的嗎？』勞笠說道，起來做一種神氣，但這種神氣突自

威儀懷懷的轉爲樂不可支的，當他聽見了艾美的聲音喊道——「她在那裏？我親愛的老蜀在那裏？」

○○○○○○○○○○○○○○○○○○

全家人馬都一個個挨着進來了，各人又重行相抱相吻了一回，好不容易才把那三個漫遊歸來的人坐了下來，大家可以仔細看看，並且盡他們一番祝賀的意思。勞雷斯先生，身體健好精神豐饒得如往時一般，而且從他這次外國的旅行，也正和別人一樣，得到了不少的利益，因爲那一副嚴峻之氣，幾乎已完全消失，而其舊式的禮貌卻又似得了一種彬彬的薰染，使其較以前格外和藹而可愛。很有趣見老人軒眉微笑向着這新婚的一對，便是他所稱爲「我的小孩們」的；更有趣見到艾美以媳婦的情分與情愛去照顧他，有以得到了老人家的歡心，但最有趣的，卻在勞雷旋繞着這兩者之間，彷彿他對於他們所成就的那張美麗的畫，是百看不厭的。

梅格定睛一看艾美之後，方始覺得她自己的衣服裏沒有一點巴黎的氣息，青年的莫太太完全要被青年的勞太太所掩蓋，這堂堂的新娘竟是一個最雅緻而又秀美的婦人。蜀留心看這

一對心想『他們在一起，看去多麼好！我那時究竟不錯，勞笠已找到了那個才貌雙全的女子，可以做他的匹配，在他的家庭裏自然比粗蠻老笨的蜀來得合式得多。』馬夫人和她的丈夫也微笑着，以愉快的臉面相互頷首，因為他們看到最小的一個孩子，不但在塵世所重視的事物，已得到良好成績，並且於更可珍貴的愛情，親信及愉樂，也已有了極重要的收穫。

因為艾美的臉上，充滿了柔和的光采，就見得她具有冲夷的心懷，她的聲音裏又新有一種溫柔的情調，那冷淡古板的姿態轉為溫穆的端莊，婉變靜淑，令人神往。既沒有絲毫矯飾以稍損其美，而其接物待人時自然的誠懇與嫺雅，較之舊有的美儀與新來的玉貌尤覺動人，因為這立時標出她是她所盼望成就的一個真正賢淑的婦人。

「愛情已大有造於我們的小女孩，」她母親低聲說道。

「她一直有一個好榜樣在面前，我的親愛的，」馬先生附耳回說道，同時以親愛的神色一看她身旁那斑白的頭與乾枯的臉。

小梅竟覺得不能將她的眼光移開她『美麗的姨母』身上，並且老是坐在她的膝上，像小

狗一般，纏繞着那位儀態萬方的新命婦。小橋卻還要打量那個新親，不願去立即妥洽，因此雖然見了不少賄賂當前——便是從瑞士國京都培恩地方購來的好玩的大小木熊——也踟躕而不即收受。可是一種側面的攻擊就召致了無條件的投降，因為勞笠固是深諳這項賂略的。

『青年人，當我初有幸和足下相見時，足下竟在我臉上敬我以老拳；現在我敢要求君子式的一種報答；』說罷這高高的姨夫便舉起那小外甥在空中簸蕩，大大減損了他剛才哲學家的威儀，同時卻又歡悅了他的童子的心靈。

老黑娜正在隔壁安排食桌，禁不住常常從那箇推門裏望去偷看幾眼，因此將刀叉等放得實在亂七八糟，口裏喃喃說道：『難道她還不是從頭到腳都穿着絲嗎？看她文文靜靜坐在那裏，還有家裏的人呼這小艾美爲勞太太，不是有味兒的景象嗎？』

了不得，他們談話得多麼起勁！先這個，後那個，後來他們大家一同說着，想在半小時裏敘述三年的歷史。幸而茶水是在手邊，所以有時還可以使各人稍息一回，各人的精神也可藉以甦醒一些，要不然，假如他們還是再滔滔不絕講下去，恐怕竟要變啞，或者竟至昏厥。這一班人，一個個

挨進到小饅室裏去，看去何等快樂，馬先生得意洋洋伴着『勞太太』，馬夫人一樣得意洋洋地靠在『我兒子』的臂上；那老頭兒挾了蜀，附耳說道：『現在你要做我的姑娘了。』同時朝向那火爐旁空着的坐位一瞥，這便使蜀顛着口唇低聲回答道：『我當努力能夠抵她的缺，老先生。』

那一對雙生子在後面奔來奔去，覺得這是千載一時的好運，因為人人忙着接待新回來的人，儘讓他們隨自己的意興去亂吵，並且你可相信他們必定要盡這個機會的妙用的。他們不是會偷飲了幾啜的茶，將無數的薑汁麵包塞在袋裏，各人取了一塊熱餅干，並且最大的越軌行動，他們不是每人快取了一塊令人垂涎的糖漿小夾餅急速裝入各人的袋裏，任它惡作劇地去黏附去粉碎，分明教訓他們，人性也竟如餅一般地脆弱的嗎？想到了那些抄來的糖漿夾餅，不免心虛恐懼，又怕『爹爹』的一雙尖銳的眼睛會直穿過那窩藏臟物的薄紗，於是這一對小犯祇自牽住着『外公』，他那時并還沒戴上眼鏡呢。被人輪流傳送如小點一般的艾美倚着公公勞老先生的臂暫回到了客廳，別的人也一對一對去了，只剩下蜀一人沒人陪伴。她起先也不在意，因為她還留住了一步去回答黑娜的急切的問語——

「艾美小姐是否要坐着她的蓬車，用藏在那裏的美麗的銀台面嗎？」

「這是一點也不希奇，假如她的車配了六匹白馬去拖載，吃食用金台面，天天穿戴金鋼鑽和細花邊。坦第的一切她都可使用，不會是過好的。」蜀以無限的欣慰回答道。

「那有過好的呢！你早餐還是要肉餅或魚圓。」黑娜問道，她很聰明將理想與現實合起來說。

「我不要！」說了便將門關上，覺得食物在這時是一個不適宜的題目。她站住一回子，看這班人上樓去，等到小橋穿方格布的短服容易爬過了樓梯最高的一級以後，忽然一種淒寂的感覺重重地掩襲了她，她於是以模糊的眼蒼茫四顧，彷彿是要找些物事做依靠，因為便是坦第且已捨棄她了。假如她知道什麼的誕日的禮物正一點一點在快到了，她也不會向自己再說「等我臨睡時再小哭一會吧；現在發愁是不好的。」於是她以手去拭她的眼睛——因為她近似男孩子的一種習慣便是從不知道她的手帕是放在那兒去了——剛才才能勉作微笑，忽然聽到走廊進來的門上有一陣剝啄聲。

●●●●●●●●●●

她急忙去開門接客，忽然一驚，彷彿又見了一個精靈似的；因為在她面前立着一個鬍鬚蓬鬆身材高大的男子，從黑暗裏對她發出愉快的光芒，像是一個半夜裏的太陽。

「啊，裴爾先生，我見了你是多麼快樂呀！」蜀叫道，隨手將他抓住，急拉了他進屋內，彷彿她怕黑夜便要吞了他去似的。

「我也是的，看見了馬小姐；——不過不對，你府上正在招待許多賓客——」這教授聽到了從樓上下來的人聲和琴聲便駐了足。

「不，我們沒有，只是家裏人罷了。我的妹妹和幾個朋友剛才回到家裏，我們都很快樂，進來罷，決不要客氣。」

雖然是一個很愛好朋友的人，我想裴爾先生必定願於按照了普通禮儀即時辭去，預備他日再來的；但是當蜀等他一踏進了門便將後面的門關上，又褻奪了他的帽子，那末他又怎麼能夠呢？也許她的臉相與此是有關的，因為她一見他，竟忘了藏過她的欣喜之情，表露得那麼天真，

這孤獨的人兒看了，也竟情不自禁，因為他受到這麼的歡迎，竟超越了他的最遠大的希望。

『假如我不至成爲都瑜先生，(註)我也願見見他們大家。你近來有病，我的朋友？』

他的問題來得突然，因爲當蜀掛起他的外氈時，燈光照在她的臉上，他就看見有點異樣。

『沒有病，只是疲倦憂愁罷了。我們上次離別以後，家裏很不順。』

『啊，是的，我知道了。我聽到了那種消息，我的心也爲你抱痛。』他於是再向她握手，臉上又充滿了這麼深切的同情，使蜀覺得世間當沒有一種安慰可以抵得過那一副仁慈的眼色，和那大手極熱誠的一握。

『父親，母親，這是我的朋友，裴爾教授，』她說道，臉上和聲調裏帶着那麼不能自克的豪情和愉快，幾乎像是吹了一個大號角，同時立即把門打開。

假如來客對於他自己的是否被馬家歡迎，猶有所顧慮，那末不一回便已渙然解釋，因爲他固已受到了他們極誠懇的接待。沒一個人不和氣地接受他，初則因爲蜀的關係，但不久他們也

(註) Monsieur de Trop, 意謂多餘而不受人歡迎之客。多餘故譯音爲都瑜。



就爲他自身的可愛而樂與爲伴。他們也似情不能已的，因爲他本具有關人心竅的秘鑰，所以這一羣天性純樸的人，均立時圍住了他，對他表示親熱，知道他是窮，所以對他愈有好感；因爲凡精神能超越於貧窮的人，貧窮反足以豐厚其一生，且貧窮實爲接近真正友愛的人一種有力的護照。裴爾先生顧瞻四周，像是一個行旅的人見一不相識的人家而投止，及既被肅入內，則竟如入幕之賓。小孩們趨近他如蜜蜂之就蜜罐，後來各自占據了一膝之後，便開始向他進攻，以幼年人大胆妄爲的精神，去強搜他身上的袋，拉他的鬚髭，查驗他的時計。婦女們眉目間均傳着無線電報表示她們的贊許，馬先生覺得他得到了一個知己，啓他最精美的糧庫以餉他，肅靜的喬恩祇是聽着，咀嚼其滋味，卻不作一語，勞先生覺得要捨此情景自去睡眠，竟有所不可了。

假如蜀不忙着別事，勞笠那時的舉動必會使她發矇；因爲一種微微的刺痛，卻不便是妒忌而像是一些疑猜，使他一見就站得遠遠的，而以一種友誼的打量去觀察那新來的生人。他不久便不容不感到興味，不知不覺間且已加入了那個聽話的團體；因爲裴爾先生在這歡洽的空氣裏侃侃而談，自然引起了聽衆的敬愛。他難得向勞笠說話，但卻常常瞧他，忽然臉色有異，像是見

到了那青年鼎盛的氣象，嘆惜自己青春的已逝。於是他的眼睛又急切地向着蜀的一方，蜀如果見了這個情形，也必有以回答那無言的問詢；可是蜀還有自己的眼睛，須得照顧，既經感覺得它們也靠不住，她想還是謹慎些的好，於是祇凝睛在她所縫紉的小襪上，像是一個典型的處子。

有時偷覷一眼，便如在僕僕風塵後得飲甘醴，因為那幾次的斜睨顯示了她幾種的吉兆。裴爾先生的臉上已無復那種心不在焉的神情，看去充滿了對於現實的興趣，她想是真正年青而又美觀，并忘了去和勞笠相比，這是她遇見了陌生人總是如何的，其結果卻總是他們的不幸。他隨即議論風生，眉飛色舞，雖然談鋒卻已轉到了古人的殯儀，這原不是足以令人鼓舞的題目呢。有一次坦第和他辨論竟至鎩羽而歸，蜀見了此情，竟似打了勝仗一般十分得意，看見她父親臉上神無旁鶩，自想道：「他有我教授一般的人天天談談不是頂快活嗎！」還有那天裴爾先生穿了一套新的藏青嗶嘰，使他比前更有威儀。蓬蓬的頭髮曾經修剪過，刷得平平貼貼，但如此齊整原也不能長久，因為他一時精神勃發，便將它攪得稀亂如常時，蜀也愛見這衝冠的情狀，因為這使他的廣額有一種雄武的尊嚴。可憐的蜀，她對於那個平平常常的人物，殆欲以神明相待！雖然

獨自一人靜坐編織，卻沒有讓一點東西——細至裴爾先生在他的潔淨的袖套上裝上了一副金鈕釦——也沒有逃過她的注意！

「真好老朋友！便是他真去向人求婚，也不會穿得更考究了，」蜀自言自語道，從這些字裏忽然來一個意思使她臉上一陣緋紅，不得不故意落下她的線球，假作俯身去拾起以藏過她的臉兒。

這種韜略可是沒有如她所希望的有效，因為那教授雖然正在熬着喪儀的火，偏似將火把丟下，趕去找那個藍色小球。當然的，他們的頭很響碰了一下，看見了火星迸裂，兩人笑着起來，重歸原位，臉兒卻已漲得通紅，手裏並沒拾到那個線球，心想倒不如索性隨它便了。

沒有人知道那一夕談到什麼時候方始罷休；所以黑娜早就不動聲色將兩個小寶貝拔出了重圍，一路向人點頭像兩朵紅色罌粟花，勞先生也回家去休息了。別的人圍爐而坐，儘自談着完全不覺時間的移去，直到梅格，因慈愛心情的逼促，想到小梅必已翻出了床外，小橋因了研究火柴的構造必已將睡衣着了火，方始表示願先辭去。

「我們必得唱一次歌，照了從前的方式，因為我們又復大家都聚首了。」蜀說道，覺得一次暢快的叫喊可以使她靈魂裏歡樂的感情得到一種安全而愉快的宣洩。

他們並不都在一起，卻沒有人覺得這幾個字是不合或是不該，因為珮絲像是還在他們的中間，雖屬無形，而肅然穆然，益足動人懷想，因為情愛所永結的「家庭的盟約」，即死也不能破碎。小椅子還兀自立在舊的去處，整潔的針線籃子，還剩下她所未完成的工作，當她覺得那個針已是「太重」時，仍放在原來的書架上；所鍾愛的那具琴，現在默爾屏息的時多，卻還沒有搬動過；而在它的上面，珮絲的臉，安詳而微笑如前時，照臨着他們，彷彿是在說道：「快快活活罷。我在這裏呢。」

「彈一些曲兒，艾美，讓他們聽聽你進步了多少。」勞笠說道，於這有希望的學生不無得意之色，這也原是可想的。

艾美眼淚汪汪附耳說着，同時急轉那陳舊的小琴櫥——「今晚，親愛的，我今天不能顯耀我自己的技藝呀。」

可是她確也有所顯示，其價值且過於聰明或技藝；因為她唱珮絲的歌曲時聲音裏含着——種綿邈懷人的情調，這便是最好的樂師也是不能教導得來的，唱時直打動聽者的心弦，其力量之美妙固亦非其他靈感所能誘發的。房裏祇是一片靜寂，當她唱到珮絲所深愛的讚美詩末一句，那清脆的聲音忽然中斷，因為這分明難說——

「老天無不可補的人間恨；」

於是艾美便倚靠着她丈夫的身上，——他其時正立在她的背後，——覺得她的榮歸，沒有珮絲的一吻，自是終天的遺憾呢。

蜀恐怕那個沉寂太久了不免使人多感憂傷，便說道：「現在，且讓我們來唱彌蓉的一個歌（註）作個結束，因為裴爾先生能唱這個歌的。」於是裴爾先生一聲「呼姆」清一清喉嚨，中間也帶着感謝的意緒，同時走到了蜀所站立的一個角裏，說道：「你和我一同唱嗎？我們二人同唱是十分合拍的呢。」

（註）彌蓉 Mignon 是 Goethe's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的女主角

這句話原不過是荒唐的玩笑；因為蜀對音樂的體認，未必能過於一個草蚱蜢。可是即使他發起同唱一整篇歌劇，她也會答應的，而且一定會咕嚕地過去，全不願讓拍節和曲調來縈擾她的心思的。不過這原沒多少關係，因為裴爾先生唱得像一個真正德國人一般，很有精神和技巧；蜀不久便悄悄退到了低降的噓噓聲，庶幾她可以靜聽那圓潤的聲音，現在彷彿是爲她一人而奏了。

「亦知香柑遍野之國土乎？」

這本是教授最愛唱的一句，因為那國土從他看去，便是德國；但現在他彷彿以迴環的往復與嬌孌的餘音特別着重以下的兩行——

「那裏，啊，那裏，我可能有一日和你，

我心戀的美人兮，同遊而棲止！」

聽衆之一聽到這麼一個情深的邀請，竟感動得情不自禁，似乎很願說她確也知道那國土的，而且無論什麼時候，祇要他願去，她也極高興相隨同去的呢。

這個歌唱得大家認爲極有精采，這歌唱者乃於一片鼓掌聲中退歸原位。但幾分鐘以後，他卻完全忘了他自己的身分，凝睛望着艾美放上她的冠帽，因爲蜀介紹她時只說是「我的妹妹」而且自裴爾先生來了以後，也沒有人以艾美的新地位改口稱呼的。後來她越發不成了，當勞笠向他告別時以他最彬文爾雅的詞氣說道——「我的夫人和我今天得和先生相見，覺得十分愉快。請勿忘了對街常有人在預備歡迎着先生的。」

於是這教授對他謝了又謝，并且頓時滿面欣喜，因此勞笠竟心想他從未見過一個手舞足蹈這麼有趣的好怪物。

「我也要去了；但是我還願再來，假如你許我，太太，因爲市裏一點小事要使我留在這裏好幾天呢。」

他是對馬夫人說的，可是他的眼光卻是對着了蜀；母親的聲音和女兒的眼睛給了他同樣歡悅的答語；馬夫人何嘗懵然於她小孩的興味，像是莫太太所推想的呢？

等到最後的一個客已經辭去，馬先生從那火爐旁的地毯，以恬靜滿足的情調說道，「我想

這必是一個智者。」

馬夫人正在旋轉鐘的發條，聽了這句話，頷首至再，也肯定地說道：「我知道他是一個好人。」

但蜀祇說道：「我原想你們是會喜歡他的。」說後便溜往自己的臥室裏去了。

她疑惑不知什麼「小事」會送裴爾先生到這裏來的，最後斷定他必是得了什麼榮命，派人在自己的房間裏，看着一個嚴肅挺板頭髮蓬蓬的青年女子，她又像是獨立蒼茫大有吾將焉往的神態，——那末對於這難題或者可以引出些眉目，特別當他熄了瓦斯燈，在暗中吻那照片的時候。

### 補白

本章充滿了『否極泰來』的轉機。奧爾珂德女士的著作常有

振奮之功。她許多的著作，多已按新勃萊制逐字以凸點鑄於紙板

以便盲人摸讀，既予以無上的慰藉，又足提高其志氣。



## 第二十一章 璧人

「對不起，母親太太，你可以將我的夫人借給我半小時嗎？行李已經到了，我正在找一些我所要的東西，把艾美從巴黎買來的花邊弄得一團糟。」勞笠說道，第二天進來時只見勞夫人坐在她母親的懷裏，彷彿又重做了「嬰孩」一般。

「當然可以去罷，寶，我忘記了你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家庭呢。」馬太太說時，緊握着那佩帶結婚戒指的玉手，像是請求饒恕了她自己母愛的伸張。

「假如我自己一人能夠料理得下，我也不會過來了；但是我一時沒有了我的小婦人，竟致百事沒有辦法，比如一個——」

「風雞沒有了風一般。」蜀見他躊躇了一會，找一個譬喻，便貢獻了這一個；蜀自坦第歸來以後，又頗回復了她刁俏唐突的本色了。

「正是呢；艾美常使我向着西，所以總是爽爽朗朗，間或一陣風吹向到南面，而且自從我結婚以後，也還沒遭着過惡劣的東風；至於苦寒的有北，竟全不知道，我總是感着那麼溫和而健爽，我的夫人，不是嗎！」

「直到此時風色確是很好；但我不知道好天氣能支持多久，我卻也不怕風潮，因為我漸已知道怎樣行駛我的船。跟我回去罷，親愛的，那個脫靴板，我可以為你找到的，我想這就是你在我的物件裏亂翻亂檢的母親，男人總是這般傻呢。」艾美以端莊的神氣說着，她的丈夫看了，心裏甚為歡喜。

艾美披上大氅，蜀為她扣鈕，正恍似以前為她扣遮胸一般，蜀又隨便問道——「你們定下來了以後，將有什麼樣的處置？」

「我們已定下了計畫；現在我們不願多說，因為我門還是簇新新的新人，可是我們卻不想閉着過日子。我將專心一志去經營事業，去得到大爹的歡心，使他分明見得我還不是一個糟蹋掉了的紈袴子。我需要這麼一類的事業使得我可以志不紛。我游蕩得已夠厭膩了，現在決定

要奮志擔當起大丈夫的肩仔，去努力一番。」

馬夫人聽到勞笠的決心和他表示的堅決，殊爲歡喜，便問道：「還有艾美，她去做什麼呢？」

「換上了最好的行頭，到各處登門拜訪以後，我們要使你驚奇到我們大廈裏殷勤的款客，嘉賓的光寵，和我們施於全世界善良的勢力。大概是這樣罷，不是的嗎，貴命婦？」勞笠問道，同時看着艾美，有故意嘲弄的神情。

「將來自會分曉的。來罷，你這莽漢，不要當了我家裏人的面故意惡作劇，使他們聽了咋舌。」艾美回答道，她已深信在家庭裏做個好妻子，比較在社會上出風頭是重要得多。

等到這一對新人去後，馬先生覺得不容易定心下來去讀他的亞里士多德，便說道：「這一對孩兒們在一塊兒何等快活！」

「正是，並且我看去這情形卻是可以經久的。」馬夫人也附和道，臉上正像一個領港的人方才把一隻船安全地送進了碼頭，充滿着一種恬靜而又滿足的神色。

「我知道這是曾經久的快樂的艾美啊！」蜀嘆了一聲，忽然又笑逐顏開，因爲裴爾教授已

急急將門一推，開着大門進來了。

○○○○○○○○○○

黃昏漸逝，當勞笠對於那靴板已用不到再費心思，他突然對他的妻子說道，其時她正如飛燕一般輕捷地來來往往，想整理她新搶來的藝術品物——

「勞夫人。」

「我的丈夫。」

「那人想討我們的蜀呢。」

「我恰希望是這般的親愛的，你不嗎？」

「呀，我的愛呀，我想他是一個真好漢，一絲一毫也沒不合的，可是我願他能年輕些，並且能好好兒富足些。」

「呀，勞笠，不要太講究也不要流入俗人的見解。假如他們能夠相愛，無論他們是多麼老，多麼窮，是一點也沒有關係的。女子決不當爲了金錢而結婚的——艾美見得語已奪口而出，急欲

按住自己，怔着看他的丈夫，他偏故作鄭重之態回答道——

『當然不可以的，不過你也聽見過綺年玉貌的女郎有時也願這麼做的。假如我的記憶力還有用，你也曾經有一度想對一份富親算是你的責任；這大概也可以說明你所以嫁給一個我這麼一個沒用的坯子。』

『呀，我最親愛的孩子，不要，不要那樣說！我答應你的時候，竟忘了你是個富人。但假如你身無半文錢，我還是願嫁給你的，有時恨不得你真是個窮人，那末你可以見到我怎麼深深地愛着你；』於是艾美——她在大庭廣衆前原是端莊矜重，而在家庭生活裏又總是旖旎溫柔的，——便就她的幾句話，給勞笠以深信而不容疑的幾個確證。

『你總不當我還像那個時候一般熱中榮利的人，你當真還是這樣想嗎？我心都要碎了，假如你不相信，即使你須在湖上划船過活，我一輩子還願和你在一隻船裏支撐着哩。』

『你當我是一個白癡或是畜生嗎？我怎麼可以那樣想，看見你爲了我謝卻了一個比我更有錢的人，並且現在不願讓我給你我所願給你的一半？姑娘們天天是走那條路的，可憐虫啊，並且

從小教導得以為這是她們惟一的出路；可是你所受的教導好得多，所以有一個時候我固然為你慄慄危懼，但後來我並不失望，因為這女子確能無愧於她賢母的庭訓的。昨天我把這個話告訴了媽媽，她聽了欣喜感激得像是我給了她一張百萬元的支票去用在慈善事業上一般。但是勞太太你現在卻不是在聽着我這一番道德的講話呢；勞笠便停住了，因為艾美的眼光，雖然注視着他的臉上，卻有一種心不在焉的情態。

『是的，我是在聽着，同時又羨慕你下頰上的面窩。我不願使你虛憊，但是我願招認我對那個美貌的丈夫比他所有一切的財注，還要得意。請勿笑你的鼻子，我看去真是我的安慰呢；』艾美於是輕輕撫摹那美秀的形體，大有以藝術家的眼光恣為玩賞的情態。

勞笠此生曾受過不少的稱諛，卻沒有一個更合他的心意，這他已明白表現出來，不過還笑着她妻子那種特別的鑑賞。忽然她又慢慢問道：『親愛的，我可以問你一句嗎？』

「當然可以。」

『假如蜀果真嫁給了裴爾先生，你要覺得難過嗎？』

「呀，這就是使你不放心的去處，不是嗎？我本以為那個面窩裏有些兒使你不能合意呢。我既不像槽裏的狗不許人家來吃他所不能吃用的食物，而祇是活着的人裏最快活的一個，享盡了人間的清福，我包你當蜀結婚的時候，可以開懷放歌，心裏輕快得有如我的腳根一般。你疑心我這句話嗎。我的達羚呀？」

艾美仰頭向他一看，心裏甚為滿意；她最後一點小小的疑忌從此消逝了，她於是謝謝他，面上充滿了情愛與信托。

「我願我們能夠為那個出色的老教授盡些兒力。我們可否為他發明一個富威，居然肯行使方便在德國升了天，留給他一筆小康的產業？」勞笠說道，其時他們正臂搭臂地往來那長長的客廳，這也正是他們所樂為的，大概在紀念那園中相會時的情景罷。

「蜀會發見了我們的秘密，把一切計畫破敗了；蜀很得意他的，只要像他現在這般的情形，她昨天并對我說貧窮實是一樁美事。」

「真正謝謝她的好心腸！但是等她嫁了一個文學家的丈夫，後來還有半打一打的小學者

須得供養的時候，我想她就不會那樣想的。我們現在且暫勿過問，祇是靜待着機會，到了那時不管他們願不願，我們必已爲他們去盡力了。蜀有給我一部分教育的恩典，她并相信各人應報償他們的債務，所以我想我不是無辭以對答她的。」

。 。 。 。 。 。 。 。 。 。

『能夠去幫助他人是多麼快樂，不是嗎？這一直是我的夢想之一，要有能力可以隨便施與；現在，謝謝你，這個夢想居然可以實現了。』

『呀，我們可以做許多有益於人的事，不是嗎？世間有一種窮人我特別願意幫助的。真正的乞丐倒已有辦法了，可是斯斯文文的窮人最倒霉，因爲他們不願對人開口；別人也不敢貿然施與，然而幫助他們的方法，也正不少，祇要一個人知道怎樣去做得不露痕跡不使他們難堪就是了。我敢承認我寧願幫助一個衰朽的君子不願幫助一個甘言蜜語的乞兒；我推想這是不合的，然而事實是如此，但比較也是難些。』

『因爲這也需要一個君子去做的，』這家庭贊美會另一個會員又這麼說道。



『謝謝你，我怕我當不起那種美麗的稱贊。我卻是要說當我在國外漫游時，我看見不少有才能的少年人，作各種的犧牲，承受了實在的艱苦，以期實現他們的夢想了。不得的人裏面有幾個，工作奮發得像英雄一般，落寞而貧窮，只是充滿了勇敢，忍耐和志氣；我看了他們真是慚愧，久想得着一個機會給他們一援手。能得這些人去幫助，是人生一大快慰，因為如果他們已具有天才，能為他們服務，使其不至蹉跎消失，譬如釜中物不至以缺乏薪炭之故而莫為炊爨，這固屬一種榮幸；即使他們還沒有天才，能予這些苦命人以慰藉，於他們正在努力發現天才時使他們不至失望，也是一種樂事呀。』

『正是呢；還有一種人不肯向人有所請求，暗自在受苦。我略知其間的滋味，因為我就是其中的一員，在你使我變作你的王妃以前，彷彿那老故事裏一個國王抬舉那叫化小妹一般。有志氣的姑娘常常經過困苦的折磨，勞笠，每每坐見康健，青春，與珍貴的機會的消逝。祇因在適當的機會缺乏一點助力。人家待我很好，所以我一見到姑娘們奮鬥過去，我便回想到我當時的情形和機會，也願伸手去予以援助。』

「以後你也當如此，你原是個天使模樣的！」勞笠喊道，一時激發了慈善的熱懷，便決定要捐資建設一個機關，專爲了青年女子具有藝術的性向的。『富人該只自閒着，爲無窮的享用，或者積資累富預備給別人去揮霍。一個人死後留下許多遺產，遠不如趁活着時將錢好好用去，親見人們得沾其潤澤的快樂。我們自己固已有了不少的享樂，還得使他人鼎嘗一嚮，這便使我們的享樂裏加上了一點特殊的風味。你願做一個小小的道卡士，往各處散盡了一大筐的安樂，便改以善行裝滿了它嗎？』(註一)

「我當然是滿心喜歡這個的，假如你願做一個勇敢的馬丁，當你勇武地馳驅經過這個世界時，願意和道旁的乞丐共你的大饕。」(註二)

「這是一件交易，我想得益最多的，還是我們自己！」

於是這一對新人在這件事上執手相約，重復快快活活再往來客室裏，覺得他們快樂的家

(註一) Dorcas 古代有善行的女子，常爲窮人縫衣。(見新約)

(註二) St. Martin (316?-396) 羅馬的主教，有遺行，爲法國所崇奉。

庭益充滿了家庭的空氣，因為他們希望要有以歡樂其他的家庭之故，相信他們自己的履道，彷彿前途滿鋪着花草，必定更是坦坦蕩蕩，只因為他們曾為別人開其道路，荛險為夷，又覺得他們的兩顆心，同能表深情於機會不如他們的人，因了這種仁愛的同情而更締結為一了。

富而好施，已不多見，至於貧窮而猶作解衣推食之舉，不更難能而可貴嗎？

## 軼

嗎？奧爾珂德女士的一家卻便是這一流人。閱者在小婦人譯序及佳節一章中既可略見一斑，我在此還有一個軼事可紀。某次天寒大雪，忽有一孩子前來扣門為其家賃薪炭，云伊家有一小孩病甚，父又狂飲不顧家。奧爾珂德太太不免躊躇，因自己家裏亦有嬰孩，而且薪炭既少，又非數日後不能得。奧爾珂德先生勸道：『給他一半罷，其餘聽天罷了……』太太果就分給他們一半，笑道：『他們需要急迫。我們到不能舉火時，反正可以睡在被窩裏講故事挨日子的。』偶見南宋永嘉薛雲泉（峒）曾有詩云：『竹爐槁葉坐燒殘，老屋荒村夜更寒，凍得形模龜樣縮，誰知方寸似天寬。』正可為這個情景寫照。

## 事

## 第二十一章 外孫

以我忝掌記載馬氏一家的史乘，竟沒有一章專述其中兩個最寶貴與最重要的人物，寧不有愧於我的職責？小梅和小橋現在已到了知識漸開的年齡；因為在這個摩登的時代三四歲的小孩也能要求他們的權利，并且每每能滿足其欲望，這都是他們的父輩或祖輩所做不到的。假如有一對孿生子因為家人的寵愛而有姑息嬌養的危險，那末便莫過於這一雙刁嘴弄舌的小柏魯客了。當然，他們是有生以來最了不得的小孩，你也會承認當我告訴了你：他們八個月時已能走動，十二個月時講話很能流利，滿兩週歲時已能和成人同桌聚餐，飲食時舉止的合禮足以傾倒四座。三歲的時候，小梅要求一隻『引線』，居然縫上四針做成一隻布袋；同時她在簾室內的食物櫥裏玩『做人家』的遊戲，又處理一個渺小的爐灶那麼精巧竟使黑娜感動得淌下眼淚來；至於小橋是從他的外公學習字母，外公發明了教學認字的新法，便是用了臂和腿來模倣

字的形狀，可說是心體並用上下兼施的全身運動。這男孩子早就發展了一種用機械的天才，這使他父親歡顏，使他母親愁眉，凡他所見到的機器，他都欲試行模倣，於是那個育嬰室便永久在混亂的狀態中。他有一具『縫機』——是一件奇妙的構造，用繩子，椅子，扣針等合成，并利用線軸，可以像輪盤一般『轉勒轉』；還有一個籃子，掛在一個大椅子的背後，要他天真的妹妹坐在籃裏，他於是模倣了起重機的辦法，設法牽起她來；她呢，以女子馴順的天性，儘讓她的小頭顱東碰西撞，直到母親見了，趕着前來救援；那個少年，發明家，怒氣騰騰地說道：『呀，媽爾媽爾，這是我的升家機（註一）我正要拖她起來呀。』

雖然性格完全不相似，這一對雙生子卻也十分能合得來，很難得相罵，每天不過三次罷了。自然，小橋制服了小梅，并且勇武地保護着她，使其不受任何的侵害；小梅也願低首下心，甘爲所役，崇拜她的哥哥爲全世界惟一完人。一個紅紅的，胖胖的，日光一般愉悅的小精靈，便是小梅，她自會入於人人的心，而且就永久留止在那裏了。世上原有一班顛倒人心的孩子，生來要受人撫

（註一）「升家機」便是升降機，小孩體別了故有此稱。

摩與保抱，裝扮與膜拜得像天使一般，預備於吉日良辰高朋滿座時出來供大衆贊賞的，而小梅便是這麼的一個。她小小的德行這麼甜美，見者將疑其祇應爲天上所有，幸而她也还有不少的小乖巧，見得又不遠於人情而極爲愉快。不過在她的小世界裏，總是風和日麗的氣象，每天早晨她一起來，還穿着她的小小的長睡衣，便爬到窗前去一望，不管天氣是雨是晴，總是說道：『啊，好天氣呀，好天氣呀！』個個人是個朋友，對一個陌生人也會毫不嫌猜地讓他去吻香，使得守獨身主義最堅貞的男子也要懺悔，至於本來愛小孩的人，更成就了虔誠的崇拜者了。

『個個人我喜歡的，』有一次她說道，展開她的兩臂，一手持一羹匙，另一手拿一個杯，彷彿急切要想懷抱和供養全世界的樣子。

等她漸漸長大，她的母親也漸漸覺得這『鴿子巢』裏行將徼天之福，得到了一個人寧靜慈祥得如以前老房子裏所有一個的模樣，同時卻又在祈禱，希望能免去了那種喪失，如她老家新近所有的，因了那種喪失，她老家方才恍然她們家裏固早已留着一個天使而不自覺呢。她的外公常呼她爲『珮絲』，她的外婆以不斷的專心去注意她，似乎要想有以補昔時的愆過，這也



「這是使你身體動的一種東西，正像那發條使我錶裏的輪盤轉動一般，這我已曾經給你看過了。」

「把我的身體開開來，我也要看看它怎樣轉動。」

「那我不能夠的，正如你不能開我的錶。上帝把你開着，所以你一定可走直等到他將你停了爲止。」

「他開我嗎？」於是小橋一對櫻黃色的眼睛亮晶晶張得很大恍惚如有所得，「我開得像那個錶嗎？」

「是的；不過我不能給你看怎麼樣；因爲這做的時候我們是看不見的。」

小橋摸摸他的背，彷彿希望見到這個像錶的背一般，然後莊嚴地說道——「我相香帝等我，睨着了去做的。」（註三）

接着是一番仔細的說明，他聽得那麼用心，偏使他的外祖母着了急，說道——「我的親愛的，

（註三）相即想，香帝即上帝。均小孩口吻。



你想對小寶貝講這些話也合理嗎？他的眉毛邊已經因為苦思的緣故留着了突然墳起的痕跡，同時給他人以最不易令人解答的疑問。」

他既能夠問這些問題，他也必能接受正確的答案。我不是在硬把這些意思放進他的頭裏去，只是將他原來所有的幫它開展出來。這些小孩比我們聰明，我無疑這個孩子能了解我所講的每一個字。現在，小橋告訴我你的心思是在那裏？」

假如這小孩能如蘇格拉底的高徒阿爾雪罷諦思一般（註四）回答道：「天曉得，先生，我不知道。」他的外公必為之驚異；可是，等他以一足佇立良久，像一隻默慮的小鶴，他坦然表白其確見道：『在我的小肚皮裏，』到此那老人也不覺與外祖母一同大笑起來，才把那形上學的功課，告個結束。

如果小橋沒有給人以明確的證據，見得他還是個本色的孩子，而不止是個萌發的哲學家，那末這誠足以致母氏的憂慮的；可是在每次討論一種難題以後，黑娜每點頭至再，作不吉利的

預言，『那孩子不能久在這個世界裏的，』他卻掉轉頭來，作種種打趣的事，這原是嬉皮笑臉的『小把戲』所慣做以消遣與歡娛父母之心的，梅格見了，一番疑懼，也如霧散雲消了。

梅格定下了不少的規條，預備要貫徹做去；可是那一位母親能夠抵當雛形男子和女子所施迷眩的詭騙，巧妙的規避，或了無所憚的挺撞？他們年紀雖輕，卻早露頭角，不啻已是成熟的巧騙專家了。

『再沒有蒲萄乾了，小橋，多吃了要使你生病，』媽媽對那少年說道，他遇到做蒲萄普定糕的日子，總是從不間斷到廚房裏去獻力的。

『我喜歡生病。』

『我不願你生病，所以去罷，幫助小梅去做肉包子罷。』

他勉強走開了，可是他的怨憤重重地壓在他的心頭，後來，等機會一到可以一伸時，他就勝過了媽媽，獨占了便宜。

等到那普定糕已在鑪裏安全煮沸的時候，梅格引了她的兩個幫廚上樓，說道：『你們小孩



她見他們這麼待她，卻也十分感激。（註五）但自裴爾先生來了以後，蜀就疏忽了她昔日的游侶，於是愁寂和悵惘便籠罩了他們的小心靈。小梅往常喜歡往四處兜售她的親愛的表示，頓然失了她最好的顧主，竟至於破產；小橋雖然小小年紀，卻能洞燭隱微，早已發現度度更喜歡和那個「熊人」遊戲；不過，雖然受了冤屈，還是藏過了他的痛楚，他實在提不起心來去得罪一個敵手，因為他有無盡藏的巧口蘭糖塊在他的背心袋裏，并有一個錶可以從匣裏取出來，儘讓熱心愛賞者隨便搖動的。

有許多人覺得這麼任人隨意的播弄，直是賄賂的行爲，可是小橋不作如是觀，他并且繼續有以鼓勵之，惟其態度於和霽之中仍不無雜以顧慮，至於小梅，直等他再三來獻殷勤方漸與之稔熟，後來竟覺得他的肩膀是巍巍的寶座，他的臂懷是安全的屏障，他的賜與的恩物，直是極貴重的珍品。

男子對於其所特垂青眼的女子，有時忽然并愛慕其少年的戚屬，但這假冒的屋烏之愛於

（註六）度度（Dodo）當是「蜀」的變音。

他既怪不自然，別人亦毫不受其欺蒙。然而裴爾先生的懇摯卻是真切的，也是有力的！因爲『誠實是最好的政策』不但政治如此，便是求愛亦復如此；他正是那麼一個人，能和兒童相與得很好，又當這些小臉兒和他的雄偉的狀貌相爲反映時，益見得精神奕奕，雅趣橫生。他的事務，且莫問它是什麼，——留住他一天又一天，不過天色一晚難得不送他出來見——嘿，他總說是找馬先生，所以我推想他是吸引力的所在吧。這德行純美的老爹也蒙在鼓裏以爲這是事實，所以常常耽於和這知己作關於哲學的長談，直到比他觀察較精細的外孫一句無意的話方始驚醒了他的迷夢。

裴爾先生一天晚上進來時，在書齋的門口駐了足，因爲被眼前的一種景象怔住了。在地板上直躺着馬先生，兩隻恭敬的腿在空氣裏作舞姿，傍着他同樣躺臥的是小橋，以他自己短小而穿着紅襪的腿在模倣外祖的架子，這一對大小爬行者很專心一意的有所事事，他們竟不覺察有人在觀看，直到後來裴爾先生以他鏗鏘響亮的聲音作一陣閨堂的大笑，蜀也覺得不好意思，喊道——『父親，父親，教授來了！』

烏黑的腿放下，斑白的頭起來，那老教習不動聲色夷然說道：「裴爾先生，你晚上好。對不起，請稍待一回，我們正在結束這一課了。現在，小橋做出那個字來，告訴我們它的聲音。」

「我認得他的！」後來把身體一抽一拉做了幾回，那雙紅腿成了一對圈兒的模樣，這聰明的學生勝利地喊道：「這是一個回字，外公，這是一個回字。」

「回字真富有詩意呀，不管是夢回或是春回。」蜀笑說道，其時她的父親也正在撐着起來，她的外甥翻上一個筋斗，彷彿因為功課已畢，非此不足以表示他的滿意呢。

「你今天在做什麼，小男孩？」裴爾先生拾起了那個小武術家，并又問道。

「我去看了小瑪麗。」

「你做些什麼呢？」

「我吻了她，」小橋以率直的天真開始回答道。

「嘿！你起頭得太早了。小瑪麗怎麼說呢？」裴爾先生問道，繼續研訊這小犯人，那小犯人立在他的膝上，在搜探他背心袋裏的所有物。

『啊，她喜歡的，她也吻我，我也喜歡的。小男孩不喜歡小女孩嗎？』小橋又說道，口裏滿滿，神氣頗爲舒暢。

『你這早熟的小雞（註七）誰把這個放進你的頭裏去的？』蜀說道，聽那種天真的報告正和那教授一樣覺得有味。

『這不在我頭裏；這是在我嘴裏，』小橋回答道，伸出他的舌頭，上面有一顆巧口蘭糖，心想她是指着糖菓說的，不想是指着思想。

『你得要留一點下來給你的小朋友，甜甜蜜蜜的東西給那甜甜蜜蜜的人兒，小先生呀；』同時裴爾先生一手就遞一些給蜀，臉上的神色直使她疑惑巧口蘭糖不就是天神所飲的玉露瓊漿。小橋也見到那一笑，得到了一個深刻的印象，率直地問道——『教頭，大男孩也喜歡大女孩嗎？』（註八）

正像年輕的華盛頓一般，裴爾先生『不能撒一個謊』，因此他便彷彿含糊回答道，說他相

（註七）『小雞』“Chick”也是一種對小孩親愛的稱呼。

（註八）教頭係教授之暱稱。

信他們有時是如此的，說時的情調是這麼一般竟使馬先生放下了衣刷，一瞥獨含羞的臉色即退到了他自己的椅子裏。看去到像是那『早熟的小雞』已放進一個意思到了他的頭裏去，這意思，卻是又甜而又酸的。

半點鐘以後，度度發現了小橋在藏食物的小間裏，不但沒有罰他，且將他輕輕一抱，然而已幾乎把他的氣從小肚皮裏擠了出來，又在這奇怪的舉動以後，給了他滿滿塗上糖漿的麵包一大片，這尤其使他驚異不置。不過度度對他爲何這般優待，這是終令小橋迷惑難解，而且使他永久留攔視爲不能解答的一個悶謎。

★★★☆☆★  
某次『外公』遠出，逾月始歸，時正嚴寒，一家從睡夢中起來迎接，家既貧甚，也很想知道能賺多少錢來。他只談說有趣的經歷，直等『艾美』問道，『他們送你錢嗎？』於是開了他的錢袋，跌落一塊洋鈔，微笑道：『祇這一點。大衣被人偷了，不得不買一塊圍巾。許多希望落了空，盤川又大，可是我已打開一條路，明年可以好些。』孩兒們聽了，不由得要落淚。他的妻子偏樂得臉上發光，去親熱他，說道：『我說這是很好。你既安然回家，親愛的，我們再不望別的了。』



## 第二十三章 傘下

話說勞笠和艾美新婚燕爾，整理房舍，計劃幸福的將來，絲絨爲茵，偕行其上，好不華麗，好不舒適！其時裴爾先生和蜀，卻在尋味另一種的散步，是沿着泥塗和土田的。

『我一直於天將晚時散一次步，我想我何必把它捨棄，祇因爲我常常要遇見這位教授，』蜀撞見他兩三次之後自己解慰道；原來往梅格的住宅有兩條路可走，但不管她走那一條路，她總要遇見他的，不是正出去，便是剛回來。他總是走得很快，似乎沒有見到她，直到走得頗近的時候他才抬頭望見，彷彿他的短淺的目光當初竟沒見到那走近來的女子，直到那一霎方始瞥見的模樣。并且，如果蜀是往梅格家裏去，他總有些東西給孩子們的；如果蜀的臉是向着她自己的家裏，那末他剛才不過散一趟步去看河上的風景，現在也正要掉過頭來回去了，——除非他覺得他們對他時時的訪謁已覺得是厭倦，他總是陪了蜀回家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蜀要不以禮貌去接待他，讓他進來坐坐，也得嗎？如果她確已厭倦了他的訪問，她必能十分巧妙地藏過了她的厭煩的感覺，並且還要留心晚餐時必得預備咖啡，「因為弗力德——我說裴爾先生——是不喝茶的。」（註一）

到了第二星期，個個人都十分明白是什麼一回事，但個個人都裝作一種神情，彷彿對於蜀臉相上的種種變化，竟如木石一般漠然無所覺察。他們也從不問為什麼她工作時唱着歌，頭髮每天整理三回，每日傍晚散步後總有欣欣之色；也沒人更有絲毫的懷疑，知道裴爾教授，表面是和老父談哲學。實際是在教女兒以情愛的功課。

蜀便是在陷入情網這件事上，也不肯安安靜靜的，她初則嚴峻地頗思熄滅她的情感，繼而覺得不能，則又經歷着一種內心的鬭爭。她很怕有人笑她，雖然作過許多次數獨立的宣言，然而終於投降。她所最怕的是勞笠；但是，謝謝那個新去的老板，他言動舉止得十分得體，當着人時從不稱裴爾先生為「一個了不得的老傢伙」，從不暗諷到蜀的相貌上的修整，或者因為幾乎每

（註一）Frederich 係裴爾教授之名，以此相呼，自較呼姓為親切。其簡呼則為 Fritz 弗力子。德人具此名者甚多。

天晚上在馬家街裏長桌上總見到那教授的帽而表示絲毫的驚異。可是他私心固甚喜樂，希望着那個時候的到臨，他可以贈給蜀以一個銀盾，上面鑄着一個熊和一個錯節的杖，作為一種最切合的標章。(註二)

在起初的半個月裏，那教授來往得從不愆期，確如情人一般；後來他有整個三天不來，并且毫無音信——這種情形使人人看去有嚴重的神色，并使蜀初則疑慮憂思，繼則——唉，可憐的相思——又是十分暴躁。

『厭惡了，我想，因此和他來時一樣悠然歸去了。當然，這於我原也了無關係，但是我不容不想他總得來向我們作別，如果他是曉得禮節的。』她自言自語道，佇立門前，有不勝失望的神情。一天陰沉沉的下午當她穿戴上了衣帽預備出去散步的時候。

『你還是帶了那柄小傘出去，實；看去將要落雨的模樣。』她的母親說道。已見到蜀頭上戴上了那頂新帽，但並沒有提及這件事。

(註二) 裴爾先生之「裴爾」Bhear，因與 Bear (熊) 字音聲相似，故有是云云。

『是的，媽咪；你要我從城裏帶些東西回來嗎？我不得不跑去，要去買些紙。』蜀回答道，臨了鏡取出額下的那個緞帶結到胸前去，借此可以不直看她母親的臉。

『是的；我要些斜紋細麻布，一摺九號的引線，和兩碼狹的淺蓮灰色緞帶。你有否穿上了你的厚靴子，在那件大氅下也穿得夠暖了嗎？』

『我想有了，』蜀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假如你遇到了裴爾先生，帶他到家裏來晚餐。我很想見見那個好人。』馬夫人又說着。這幾句話，蜀倒已聽見了，但並不作答，祇過去一吻她的母親，就急急走去了，心裏雖然這幾

日來感着痛苦，卻是聽見了母親這幾句話，不由得因感激而興奮——

『她待我多麼好！可憐那些無母的女兒，有誰知道她們的苦心，幫助她們去受這些苦難呢？』

布疋店原不在銀行莊號，棧等所在的去處，這些地方平常祇見男人來往的；可是蜀那天出去後，尙沒有做一件事，便先到那個地段去，徬徨着似有所待，在一個窗裏細看工程用具，在另

一個窗裏察看羊毛標本，毫沒有一點巾幗氣；翻過裝着液體貨品等琵琶大桶，幾乎被卸下大貨包所壓傷，並被憧憧往來的忙人粗蠻地推開，他們看去臉上彷彿驚奇道：『着鬼，女人怎麼會在這裏的。』忽然面頰上着了一點雨，這便喚醒她的思想，從斷絕的希望回到毀壞的絲帶上去；因為雨點不斷地下來，她既是女人，又已有所愛戀，自然覺得，雖然她的心已傷了，總還當設法勿傷她的帽。她現在方始記得那頂小傘，剛才匆匆出來，竟忘帶了；可是後悔原是無益，現在也沒有別的，或者向人借用，或者做一回落湯雞罷了。她仰看低垂的雲天，俯視那棗紅的胸結，已着了絲絲的雨，間以一行一行的濕痕，沿了爛泥的街道向前走，然後回轉頭來，向着一個森森的蘆棧，門上寫着『獨逸公司』的作悠久而依戀的一次眷顧，然後以深自責備的神氣對着自己嚴厲說道：『這是咎有應得！我原來幹什麼事，穿戴了頂好的衣裝到這裏來找那個教授送情求愛呢？獨，我爲你羞愧！不，你不當向他的朋友的去處借傘，或者去查問他的下落。你應當跋涉過去，儘在雨中做你的差事罷。假如因此而傷壞了你的帽子，或者竟至傷了命，這還是由於你的錯誤，並沒有苛待你啊。現在去罷！』



『好的，謝謝你。』

她的兩頰紅得像她胸間的帶結一般，她想不知他對她作何感想，但又何必管它？因為一會兒她見得自己已和那教授臂搭臂地走去，覺得似乎太陽已放出分外的光明，世界又復返於正常的途徑，而一個十二分快樂的女人，那天已走出了濕路了。

『我們以為你已經去了，』蜀連忙說着，因為她知道他是在看她。她的帽子的幅員實不足以掩蔽她的臉面，她怕他或者以為她臉上所表出的歡樂非女子所當有的。

『你相信我會悄悄離開，竟不向待我天一般仁慈的人作別？』他問道，口氣裏含着深深的怨責，使她覺得彷彿那一句話不啻已侮辱了他，便又誠心誠意回答道——

『不，我是沒有；我知道你正忙着你許多的事，不過我們頗望念你——特別是父親和母親。』

『還有你呢？』

『我是常常高興見你的，先生。』

蜀急切要使她的聲音能夠平靜，結果使它頗為冷淡，那句話最後霜一般的稱謂竟使那教

授發一寒顫，他的微笑也消逝了，他祇嚴重地說道——「我謝謝你，我在未去以前，當再來府一回告別。」

「那末你是要去了。」

「這裏再沒有我的事；一切已經完了。」

「做得很順利嗎，我想？」蜀說道，因為在他短短的回答裏，分明聽到了失望的苦痛。

「我想是如此的嗎，因為我有一條路可以製造我的麵包，並且給我的小孩以許多的幫助。」

「請告訴我罷！我喜歡知道一切關於——男小孩子的事，」蜀般勸說道。

「這是很好的，我極願告訴你。我的朋友為我在一個大學裏找到一個位置，這裏我可以隨便的教像在家裏一般，所賺的錢，可以幫我的兩個外甥勃朗和愛彌。這是應使我深深感謝的，不是嗎？」

「正是。這是多麼好，你能做你所愛做的事，能夠常常見到你和男孩子們！」蜀喊道，特別提



出那些小孩來，爲他不能不表示滿意的理由。

「啊！但是我們將不能常相見，我怕；這地方是在西部的。」

「這麼遠！」蜀於是放下了涉水時手揭的裙角，彷彿如今萬事休矣，還管這些衣服做甚！

裴爾先生能懂好幾種語文，但還沒有知道怎樣去懂得女子。他自鳴得意以爲頗認識蜀的，因此很驚奇着她在那日所表示聲音，臉相與態度上的矛盾，原來她在那個半小時裏心情變換也有五六次之多。當蜀遇到他時，蜀看去似乎驚異，但確是不能不推想她所以來此正是要想來遇見他的。當他以臂給蜀，蜀便接受了它，臉上的神色殊使他滿心歡喜，但當他問蜀是否思念他，蜀給了那麼一個冷淡古板的回答，竟使他一時幾乎被絕望的感覺所征服了。等到了知道了他的新任命蜀幾乎拍起手來；這快樂的表示難道都是爲兩個男孩嗎？後來等到了知道了他將前往的地點，她說道：「這麼遠！」神情上這麼失望，他聽了又似被抬舉到了希望的最高點；可是隔了一晌蜀又把他滾了下來，因爲她說道，像是真正專心於這件事的一般——「這裏正是我去的地方；你請進來罷？這不會長久的。」

蜀頗自負她的買辦才能，特別要使她的伴護人見到她辦事的整潔與敏捷。可是，因為她的心情太慌忙了，件件事都錯了；她帶翻了一牒的引線，忘記那細麻布須得要有「斜紋」的，然而記得時，這卻已剪斷了，找錢也差誤，後來弄得更亂，甚至到棉布櫃檯上去買淺蓮灰色的緞帶。裴爾先生立在旁邊，看她錯誤百出，羞慚不勝；不過當他一面看着，他自己的驚訝卻也漸漸降下，因為他開始見到有些時候，女子竟如夢中一般，自有顛顛倒倒的現象的。等他們出來的時候，他將包裹放在自己的腋下，有較愉快的氣色，再拍着水經過一個一個的泥潭前進，彷彿他在大體上還頗喜歡這個的。

『我們不該為那兩個小寶買些東西？那末今晚可以有一次話別的餐敘，假如我到你那個愉快的家庭來作一次最後的訪問，』他站立在一月買水菓花草店的門口，這麼問道。

他們就一同進去，蜀隨口問道：『我們買些什麼呢？』對他後一段的話故作不聽見，同時嗅着那種種的香味，裝作歡喜的模樣。

『他們父母准許他們吃橘子和無花果嗎？』裴爾先生以父親的神氣問道。

「他們只要有了便吃。」

「你愛乾菓嗎？」

「像松鼠一般。」

「漢堡的葡萄；是的，我們等一一下要借這個來祝頌祖國的前途。」

蜀對於這項貴品東西縐着眉，并且問他何不索性買一蒲籃棗子，一大桶葡萄乾，一叉袋杏仁，就此了結？裴爾先生聽了，便沒收了她的錢袋，拿出他自己的，決定買了幾磅葡萄，一小束紫紅罐菊，和一瓶蜜。然後，他將這些擁腫的包裹把兩個袋綁得七歪八扭，張起了那頂舊傘，他們又復向前行進。

走了幾丈泥漿路以後，教授又開始說道：「馬小姐，我要向你有一件大請願。」

「噫，先生；」蜀的心於是跳得那麼利害，她怕他竟或者會聽到。

「雖然落着雨，我還冒昧說來，因為留給我的時間已很短了。」

「噫，先生；」蜀不覺將花一緊握，幾乎把它擠毀了。

『我想爲我的娣娜備一件小衣服，我怕一人獨去，你可以幫我去挑選嗎？』

『噢，先生；』蜀於是又頓復歸於鎮定與冷靜，彷彿像是走進了一個冰藏樹裏。

『也許要一條圍巾送給娣娜的母親，她真可憐又病，她的丈夫又是那麼一個重累。是的，是一條厚而暖的圍巾，正是給那個小母親最好的禮物。』

『那我是很高興幫忙的，裴爾先生。時間多過去一分鐘，愈加覺得無以自持，他也愈加覺得是可愛了，』她又自言自語道；於是，彷彿擺脫了一切，她奮着精神投身去辦理那件事，看去殊屬有趣。

裴爾先生把一切交付了她，因此她就爲娣娜選擇了一件美麗的衣裳，然後再要求看圍巾。那店信是一個有家室的人，看見這一對像是爲他們自己家裏購物，所以特別週到。

『尊夫人或者會挑選這一條的，這品質既高，顏色最爲相宜，很是溫文雅潔的，』他說道，隨手抖出一條溫軟灰色的圍巾，攏過了蜀的肩膀。

『這個你合意嗎，裴爾先生？』她問道，故意轉面給他看背後所垂着的圍巾，心裏倒又感謝。

那店官給她藏過了她臉兒的機會。

『頂好頂好，我們買了它罷。』那教授回答道，一面付錢，一面自己在微笑，同時蜀還是繼續在翻檢各種陳列的物件，像是證實了她慣找便宜貨買的。

『現在我們可以回家去了嗎？』他問道，這幾個字彷彿他是很樂意的。

『是的；天氣已經不早，我也倦極了。』蜀的聲音不知不覺殊為淒楚；因為那個太陽，雖然剛才忽放光明，現在忽又沒落了，世界又復泥濘而陰森，并且她開始發覺她足冷，頭痛，而她的心卻越足還冷，比頭還痛。裴爾先生是要去了；他只當她是個朋友；這件事一切都是錯了，所以越早了越好。懷了這個意思，她便急速招呼着一輛行來的大客車，手裏一不留神，竟使叢菊拋出落地，受了重大的毀損。

『這不是我們的車子。』教授說道，一手揮去那滿載乘客的車輛，并又垂頭折腰去拾起那可憐的小花。

『對不起，我沒有看清楚那個名字。不要緊，我可以走。我慣在污泥裏跋涉的。』蜀回答道，眼

睛裏得很利害，因為她死也不願當人去抹眼淚的。

。。。。。。。。

雖然她將頭轉向另一邊，可是裴爾先生已見到她面頰上的眼淚，這情形很使他感動，因為他突然俯身下來，以極有情感的聲調問道——「我心裏的寶，你爲何哭了？」

假如蜀是老於應付這些事的，她或者要說她並不是哭，或是頭裏傷了風，或者按照情形撒一些女人慣撒的謊；可是這有損威儀的人兒偏偏不如此，祇泣不可仰地回答道——「因爲你要去了。」

裴爾先生雜着德語喊道，「啊，皇天，這是真好呀！」雖然張了傘，挾了許多包裹，還勉強要拍着手。「蜀，我除了深深的愛情而外，更無別的可以給你；我本來試探你是否尙能有意於此，我等待着要確實知道你不僅當我是一個朋友。你能在你的心裏留一點地位給那個老弗力子嗎？」他一口氣又說道。

「啊，是的！」蜀說道，他便心滿意足，因為她將兩手抱住他的臂膀，仰頭看着他，臉上的神情

分明表出她如能終身傍了他，她便多麼快樂，即使她沒有比那頂舊傘更好的麤庇，祇要是他拿着就得了。

在這個場合求婚，真是困難重重，因為即使裴爾先生想跪下來，可是究竟也不能跪在泥潭裏去；他也不能以手予蜀，除非祇是借喻的說法，因為他的兩手都是滿滿的；他更不能在街上作種種親暱的表示，雖然他已差不多到那個程度了；因此他表示狂歡唯一的途徑便是凝着她，一種神色竟使他臉上發出光芒，彷彿他鬚髯上散着的雨點，也似映着天上的虹霓。假如他不很愛着蜀，我想他不會在那個時候求婚的，因為她在那時看去並不可愛，裙子已糟得不成樣子，橡皮靴泥水已浸到了踝節，帽子完全毀了。幸而裴爾先生竟當她是今世最美的女子，她也見得他比以前更是英姿颯颯威儀堂堂的，雖然他的帽邊已頗軟癟，沿着有許多小川從這裏紆徐曲折流至他的肩上（因為他持的傘卻盡在蜀的身上）；又他的手套每一個指頭都需要縫補了。

路上行人也許以為他們是一對不害人的瘋子罷了，因為他們完全忘了再招呼趁客車輛，祇是閒適地緩緩前進，不覺得四圍暮靄與烟霧漸漸深沉了。別人怎麼想，他們當然不問，他們只

是酣享着這快活的時間，人生固難得有此一回的，這是極奇妙的一瞬，可以予老者以青春化醜者爲美容，貧窮者如獲無價的珍寶，人心彷彿一嘗擲燂的仙露。教授看去似乎征服了一個國度，覺得世界上更沒有可以給他的福祉，蜀傍了他躑躅前行，覺得她的地位原是在這裏，彷彿是定了的姻緣，本不容有變異的。當然她是第一個開始講話——我說是清清楚楚地講話，因爲跟了她奪口而出的「啊，是的！」之後，許多充滿了情感的應答，既然不成語句，也是不能報告的。

「弗力德烈，爲什麼你不——」

「呀，皇天，自從蜜乃放了以後，還沒有人叫過我這個名稱呢！」教授喊道，便駐足在一個污泥潭裏以一種感謝的神情去看她。

「我對自己說話時總是這麼稱呼你的——我忘了；以後我可以不這麼稱呼你，除非你喜歡這個稱呼。」

「喜歡？這我聽了真正甜蜜，我是不能以言語來形容的。你還得呼我小名「弗力子」，這才覺得親切些。」



「這不是太動情的嗎？」蜀說道，私心卻也覺得那是可愛得多。

「動情？是的。謝謝上帝，我們德國人相信情感的，并且因了這個保持着我們的青春。請你再勿用呆板的詞句，大家得親切些兒，實，這於我是多麼有意義的。」裴爾先生央求她道，竟像是一個浪漫的學生，而不是一位莊嚴的教授。

「噫，弗力子，那末你爲何不把這些及早告訴我呢？」蜀含羞問道。

「現在我要把整個的心給你看，而且也是很喜歡的，因爲此後我的心還要煩你好生保護呢。我看，我的蜀——呀，多麼寶貴，有趣的名字呀！我在紐約和你作別的一天原有意思想表示一點，但那時我想你的美少年已和你訂婚，因此我不說。假如我當時說了，你會允許我嗎？」

「我不知道；恐怕不，因爲那時我還沒有什麼心情。」

「吓，那個我不相信。這祇是睡着，直等那個少年仙子去驚覺了它。啊，噫，「第一次的愛是美好的，」但這個，我是不希望的了。」

「是的，第一次的愛確是最好的，所以你得安心滿意，因爲我以前從沒有過一次。坦第祇是

一個孩子，所以後來他的幻覺也就消散了。」蜀急切要去改正教授的錯誤。

「好的！那末我確應得安心滿意，知道你必是全心的對我。我已等得很久，不免有些私利之心，這是你會覺察得到的，教授夫人。」

。。。。。。。。

「這我也喜歡的，」蜀喊道，她實在也很愛聽她的新名稱呢。「現在請你告訴我，正是我最需要你的時候，什麼使你終究會來找到我？」

「這個，」裴爾先生於是從他的背心袋裏掏出一點縐紙頭來。

蜀展開一看，臉上頓現羞愧之色，因為這是她自己寫的一首長詩，她送登一張報紙，原因是爲那家報館對詩也酬送稿費的。

「這件東西怎麼會送你到這裏來的呢？」她又問道，因爲不懂他剛才說的一句話。

「我祇偶然見到，從詩裏的人名和署名的縮寫式，我就認識了它，其中有一段似乎是在盼望着我。你且找找看，我會扶着你走，使你不走入泥潭。」

獨聽了他的話急忙一瞥過這全首詩，便是她錫名爲——

「斗室吟」

四個小箱子，平列在一行，

上有塵封與珠網，

藏時髮齡今已壯，

驚心歲月之悠長。

四個小鑰匙，並掛在一邊，

褪色絲帶當年顏色鮮，

少日豪情恍猶在，

繫時憶值風雨天。

四個小名字，別箱爲誰某，

鐫刻曾勞童子手，  
櫥中衣物自累然。

檢看一一哀樂判。

爛漫何有愁緒縈，

相嬉斗室亦身輕。

忽感一陣蕭蕭至，

靜聽樓頭秋雨聲。

第一蓋上鐫「梅格」

夫何美好而光潔，

試一探究其蘊藏，

井然衣物重疊摺。

此是和平一生之寫照——

有渺小之鞋，兒時之髮，

嫁時之衣裳，

與龔砧之書箋。

在此第一箱子裏，

玩具已無有留存，

因被小梅欣携去，

再作舊夢之重溫。

吁嗟快樂之母親，

心怡神曠何優游，

樓頭秋雨聲聲裏，

恍聞催眠歌曲自輕柔。

第二蓋上鐫着「蜀」

復何敵舊與摧剝，

殘破泥人及書卷，

滿眼雜沓又斑駁。

童時腰健脚更健，

四處窮蒐不知疲。

未來好夢總難圓，

舊時情事卻猶麗。

驚人故事殘詩草，

熱情書信冷且槁，

稚年筆記堅剛志，

遠兆少婦應早老。

少婦獨居何淒清，

怕聽樓頭秋雨聲；

秋雨聲聲似訴——

『且自勉，天寧辜負淑女情？』

我的珮絲，鐫汝名之蓋上，

從未沾積有灰塵；

和着絲絲如雨淚，

雙手時來拂拭頻。

誰言幽明便永隔，

一片冰心眷遺跡，

憂思悄悄未能平，

殷勤舊物此中覓——

銀鈴寂寂聲早歇，

病時巾幘不忍失，

一幘玉照淨無瑕，

瑤池景物應清澈。

經年臥病偏能忍，

每自詠歌慰寂寥，

樓頭秋雨聲聲裏，

縷縷餘音猶繚繞。

最後整潔的蓋面，



晃如勇士之干盾，

鏤鐫「艾美」之令名，

傅以黛綠與金粉。

啓箱見有跳舞之鞋，

束髮之網，

紈扇不忍遽棄捐，

殘花相惜也收藏。

赤心之箋既煊爛，

一爪一鱗都珍貴，

摩挲舊蹟事已陳，

少女情懷猶可慰。

才德容華並煥發，

歸來竟已作新娘，

樓頭秋雨聲聲裏，

似聽婚鐘嘹唳復悠揚。

四個小箱子，平列在一行，

上有塵封與珠網，

四個小婦人，甘苦飽經歷，

同心力作意堂堂：

四個姊妹兒，相離只暫別，

未有一損失，

一人雖前往，

反覺逾親切。

願吾等之蘊藏，

煥乎其有文章，

千載百世之後，

燦乎其如琳琅。

遺響聲聞激九霄，

使人聽之志氣豪，

飄然高舉又高歌，

天晴雨歇日昭昭。

“J. M.” (馬蜀)

「這是一首很壞的詩，可是我寫的時候很為感動，當我覺得十分淒寂的一天，並且靠在一  
個破布袋上哭了一個痛快。我從不想到它能往別處去搬嘴的。」蜀說道。順手便把教授所珍藏  
得很久的那首詩扯毀了。

「讓它去罷，它已盡了它的職責，當我讀了那全部櫻黃色的書本，知道了她一切的心事之後，我也要來一首。」裴爾先生笑說道，當他看見那一片片乘風飛去的時候。「是的，」他又殷切地繼續說道，「我讀了它，我自己想道，她感到憂傷，她覺得寂寞，她必能於真摯的情愛裏找到安慰。我的心很興奮，爲了她興奮；我豈不應該去向她說，「假如這對於我所希望得到的尚不爲薄，那末請以上帝的名受了它罷！」」

「那末你來了，見得這並不以爲菲薄，而卻是我所求的惟一的寶物。」蜀附耳說道。

「我起初沒有胆量作這麼的念頭，雖然你對我所表示的歡迎竟如天一般的仁慈。但不久我開始希望着，於是我說道，「我必定要她，即因此而死了也是甘心的。」我志已決！」裴爾先生喊道，點點頭表示堅決，彷彿四圍漸漸迫近他們的暮色是一種障礙，他正要奮力去衝過或打破的模樣。

蜀看了殊爲得意，也立志要無愧於這武士的摯愛，雖然他不是御了都麗煊赫的服裝，坐了駿馬奔來的。

「爲什麼你到了這時才來呢？」她不久又問道，覺得作這些親切的詢問得到有趣的答語是很愉快的，因此她竟不能靜默下來。

「這原非容易，我擔不起心來使你離開那麼一個快樂的家庭，直到我也有這麼一個前途的希望來送給你，恐怕還要有許多時候的艱苦工作才有實現的可能。我怎麼能夠要你犧牲那麼多，祇爲了一個老大的窮人，除了一些兒學問之外更無財產可說的呢？」

「我倒喜歡你是窮的；富的丈夫我反不能耐的。」蜀堅決地說道，更以較溫和的情調繼續說道，「不要怕貧窮；我和它處得很久，所以也不怕它了，我樂於爲所愛的人而工作；更不要說你是老——四十正是強年。即使你已七十歲了，我還覺得不能不愛你的！」

教授聽了中心感動得無以自持，怎奈他的兩手又不便去摸自己的手帕，於是蜀爲他拭淚，又向他取去一兩個包裹，笑道：「也許我是硬心腸的，不過別人也不能批評我越出本分，因爲他們本來以爲女子的特別職司是在抹眼淚和担肩仔的。我得担負我的一部分責任，弗力子，然後可以幫助成家。你須答應我照此做去，不然我就不去了。」她又堅決地說，當他要想拿回包

裏去的時候。

『我們且看罷。你可以有耐心多等待一些時間嗎？蜀我須獨自一人去工作。我得先去幫助我的兩個小孩，因為就是爲了你，我也不可毀了我對蜜乃的諾言的。你能夠饒恕過這一點，快快活活希望着等待着麼？』

『是的，我知道我能夠的；我們既然是相愛了，別的事都容易忍受的了。我也還有我的責任和工作，假如我荒廢了這些，即使是爲了你的，我也不得安心，所以用不到急忙和心焦。你可以到西部去做你的事，我在這裏做我的，大家快快樂樂作最佳美的希望，其餘則祇聽天意罷了。』

『呀！你給了我這麼的希望與勇氣，我卻無以報恩，祇是一個滿滿的心和一雙空空的手而已，』教授喊道，到此真已爲感情所壓服了。

蜀總是不肯規規矩矩的，因為當他們倆立在階上他說了什麼『空空的手』以後，她便納她的兩手到他的手裏去，輕柔地對他說道，『現在不空了，』並且俯身下來，在那傘下吻了她的弗力子一下。這是太不成了，可是她還得要做的，即使在籬邊上停着的不是一羣濕了尾巴的燕

雀而盡是張着眼睛的人類，因為她已極深地受了感動，現在別的事都不願問，只有她自己的快樂。雖然這看去是十分簡單，但這卻是他們生活裏快樂的頂點，當他們辭別了昏夜，風雨，和寂寞，轉向着家裏的光明，溫暖及安泰，這些原都在等待他們，蜀很快活地說了一聲『歡迎回家！』便關上了門，引了她的戀人同進向她的屋子裏去了。

斗室吟譯竟，卽事感賦。

秋宵雨過乍新涼，  
 點筆渾忘夜漏長，  
 譜出一篇哀與怨，  
 四邊愁起泣寒蟄。



們他爲以許也人行上路  
了罷子瘋的人害不對一是



## 第二十四章 秋收

在這一頭年頭裏，蜀和她的教授工作着等待着，希望着又相愛着，間或一遇，厚厚的信札往來如梭，紙價的增高，照勞笠的推究，便由於此。第二年開始得殊不能令人樂觀，馬叔婆又驟然死了。可是等到他們當時的憂思一過去——他們未始不愛着那個老婆，雖然她的口舌常不留情的——他們見得這於他們殊也有可稱慶之處，因為她將梅莊的一片產業給了蜀，這便使各種有趣的事容易實現了。

『這是一處很好的地方，一定可以得到一筆不小的數目，當然你要賣去它的囉，』勞笠說道，他們幾星期以後大家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不，我不賣，』是蜀的堅定的答語，其時她還撫摩着領來的一個捲毛肥小狗，算是紀念他的故主。

「你不想住在那裏囉？」

「正是，我正想住在那裏。」

「不過，我的好小姐，這是一所大屋子，要費大家的錢才能使它常常整潔。單是那個園和那個菓樹園已需要二三個長工，裴爾先生對農事恐怕也非內行吧。」

「假如我提議了，他也許會去嘗試的。」

「那末你還希望靠那個地裏的產物去生活着麼呀？這聽去真像是極樂園的生活，然而你要見得這是艱苦得要命的生活。」

「我們所要去培養的收穫物卻是很有利益的。」蜀笑說道。

「這精美的收穫物，究竟是什麼呢？」

「童子。我要去爲小童子設立一個學校，一個美好愉快，家庭式的學校，有我在照顧他們，并有弗力子去做他們的教師。」

「這是一個道道地地的計劃！這真不是她的本色嗎？」勞笠向着全家族的人喊道，他們也

是一樣地驚奇。

「我倒是贊成的，」馬夫人堅決地說。

「我也贊成的，」她的丈夫也說道，他想這倒是一個機會可以將蘇格拉底的方法在現代的青年身上試試看。

「不過我不知道蜀對這件事上要費多少心力呢，」梅格說道，撫摩着她兒子的頭，心想只此一個男孩已夠消磨她全副精神了。

「蜀能夠的，并且還很快樂的呢。這是一個美妙的意思。一起都告訴我們罷，」勞先生喊道，他原想設法有以幫助這一對情人，苦於沒有機會。

「我知道你必定站在我的一旁的，老先生。艾美也有這般意思——我從她的眼色裏可以看出來，只不過她還得要審慎考慮，再說出她的主張。現在，我的親愛的人們，」蜀懇切地繼續說道，「請你懂得這不是我的一個新意思，而是一個久久蓄念着的計劃。在我的弗力子沒有來時，我就在想，等到我已經富裕，家裏用不到我的時候，我得去找一所房子，收些窮苦無依的小童子，

及早好好照顧他們，使他們也得享受一些歡樂的生活。我看見許多人敗了，只因缺乏些及時的幫助；我願爲他們竭盡我的心力；我彷彿感覺到他們的需要，對他們的苦難表示同情，還有末呀，我真願做他們的母親呢。」

馬夫人伸出她的手給蜀，蜀捏住了它，一面笑，一面幾乎淌着眼淚，繼續說着，還是當年熱烈的神情，這人家已好久不見了。

「我有一次將計劃告訴了弗力子，他說這正合他的意思，說定如果一旦富了願於試試看。他有一副好心腸，一生是在做那件事——便是幫助窮苦孩子，並不要致富；他也永不會富的；金錢在他的袋裏是不能久留的，所以積不起來。可是現在，謝謝我的老叔婆，她不覺我的不好，還是愛我，分給我這麼一分產業，我居然已經富了，至少我覺得如此，我們可以十分稱心住在梅莊，假如我們也有一個發達的學校在那裏，梅莊是最適合男小孩的房子，既大，桌椅床舖等又堅牢而樸實。屋裏有足夠的地方可以容十餘人居住，室外又有廣大的場地。他們可以在菜園和菓園裏幫着工作；這些是有益的，老先生不是嗎？還有，弗力子可以試行他陶練與教育的方法，父親可

以幫助他。我可以哺養，看護，寵愛或者責罵他們；母親又可以做我不時的顧問。我一直希望要有許多男孩子，從沒有足夠過；現在我可以有滿滿的一屋子，可以滿心去享受這些小寶貝。這是何等華富——梅莊已是我自己的，還有一大羣的男孩子和我一同去享受！」

蜀一揮她的手，見得她已是發了狂喜，全個家族彷彿陷入了一陣狂歡的旋風裏，勞先生笑得仰不起頭來，別人竟怕他要昏厥過去了。

「我不覺得這件事是可笑的，」她等到聲音稍稍靜下了之後又莊重地說道。「天下沒有更自然或更正當的事，比之我的教授去開一個學校和我自己愛住在自己的莊地上。」

「她已經是擺着架子了，」勞笠說道，他覺得那個意思真是一樁大笑話。「但是你可以容我問你想怎樣去支持這件事業？假如這些學生都是些窮光棍，我怕你的收穫，照凡俗的見解，不見得是有益的呢，裴爾夫人。」

「現在，且不要澆冷水，坦第。當然我也要收富人子弟的——也許最先的時候盡是這些人；後來等到我有了個起頭，我可以收進一二個窮無賴的人，新新耳目。富人的小孩，正如窮人一樣，常

也需要照料與安慰的。我常見到不幸的小孩子交給傭僕，或者原本不聰明的偏要勉強掀往前走，這確是一種殘忍。有些人的變壞，由於疏忽或處理不當，有些人失了母親，並且，最好的也得要經過那個行動粗笨的時期，而在這個時期他們最是需要忍耐的與仁慈的指引的。人家笑他們，推他們，或者不要瞧見他們，祇望他們立即從美麗的兒童，變為美好的成人。他們並不多出怨言，這些有胆略的小精靈——卻是他們心裏也不舒服。我也曾經嘗着過一些，我一切都知道的。我對這些小熊有一種特別的興趣，要給他們瞧見我能看到這些孩子的心是熱烈的，誠實的，有好意的，雖然他們的四肢殊為笨滯，他們的頭腦也或是顛顛倒倒的。我并非也有過經驗，我不是曾經教養過一個孩子，使他成為他家裏的光寵嗎？」

「我可以證明你確會想這麼做。」勞笠說道，臉上有一種感謝的神色。

「我的成功真出乎意料之外，因為你就在這裏，一個有定識有見解的生意人，拿你的金錢做了許多好事，祇為窮人造福而不重在積錢。但你不只是一個生意人，你喜歡美好的物事，自己既能欣賞，又讓別人分了一半，像你以前常常做的一樣。坦第，我看了你真得意，因為你一年進

步一年，人人覺得的，雖然你不願讓人家這麼說是的，當我有了我的一羣小孩子，我祇當指點着，你說道：「我的童子，這就是你們的模範。」」

可憐的勞笠，恨不得能夠插翅飛去；因為，他雖然是個大丈夫，這一番奔放的譽辭，使一切臉兒都向着他表示贊美，舊日含羞的情態，竟復籠罩了他。

「我說，蜀，這是未免太過分些，」他開始說道，說來還是他舊日青年時的口吻。「你給我的益處，不是我口舌所能夠謝的，我祇有盡我心力，勿負你的期望。你近來頗丟開了我，可是我還得到了頂好的幫助；所以，假如我尙能有尺寸的進步，你得要爲我謝謝這兩個。」於是他一手輕按他祖父的白頭，另一手按着艾美金色的頭，這三個人彷彿是一體的。

「我想家庭是世界上最頂美好的物事！」蜀在那時興致勃發，猝然說道。「等到我有了我自己的，我希望它能夠如我所最深知最愛護的三個一般快樂。可惜今天喬恩和我的弗力子尙不在這裏，不然真是人間的仙境了。」她又繼續致其深切的期望。那天夜裏，經過了一黃昏，充滿了幸福光景的家庭會議，希望與計劃，當她回到自己的房間，她的心興奮極了，快樂極了，她那時惟一

使其安靜的方法，惟有長跪在她自己床邊的那個空床之前，想念佩絲的懿德淑行，殊有天涯咫尺之感呢。

。。。。。。。。

這誠然是一個可以驚異的年頭兒，因為各項事相接相承得特別敏速而愉快。幾乎自己都還沒知道在那裏，蜀發覺得自己竟已結了婚，安住在梅莊了。過後六七個男孩子的家族興起得如雨後春筍，不論貧窮的或富裕的小孩，茂發得均堪驚異；因為勞先生不斷地找到貧乏可憐的小孩，求裴爾夫婦發慈悲收了去，他願出些錢為這小孩養育之費。這樣，那乖黠的耆老可以避去了高傲的蜀的反對，並且供給她以她所最喜愛的那一類的男小孩。

當然起初的工作正如爬上山去，甚為吃力，蜀並且有許多希奇的錯誤；幸而聰明的教授把着舵，送她進了平靜的去處，所以即是最猖狂的光棍到後也就範了。蜀多麼喜悅她的『一大羣的男孩子』，可憐的好叔婆該怎麼嘆惜，假如她親見整潔的梅莊的禁地上滿眼都是一輩的湯姆、迪克和哈來！（註一）天意似乎要有這麼一種的循環，因為那位老太太在時，周圍數哩的孩子



都聞而膽寒的；現在呢，這些受驅逐的小孩們可以隨便飽喫禁採的梅李，可以用醒靛的靴子跌起了砂泥而不受譴責，在那廣場上作野球的遊戲，就在這裏，以前那個「一角彎彎的大水牛」常常向粗莽的年輕人挑釁，預備把他們捧到幾丈路以外的。現在這竟成爲孩子們的樂園，勞笠又說道竟可稱爲裴爾齋登即裴爾園，一則可以頌揚園主再則也是適合於它的居留人的。（註二）

這不是一個時髦的學校，教授不因此而發財，但這正是蜀所要成就的——「一個快樂的家庭式的地方，專爲需要教導，管護與恩愛的男孩子的。」這大廈裏每一所房間不久滿了，園裏每一小塊的地已各有了它的主人，倉庫裏和柴間裏發現了一個道地的動物園，因爲小孩們已

（註一）這些都是英美人普通的小名，彷彿阿大毛頭之類。

（註二）Bhaer-garten 德文 garten（齋登）意謂園，故幼稚園爲 Kindergarten（鏗特爾齋登）動物園爲 Tiergarten（梯爾齋登）仿此「熊園」當亦可作 Bärgarten（培爾齋登）此處勞笠所擬新名，意義助於「幼稚園」聲音又極肖「熊園」（培爾齋登）亦莊諧並寓之一例。

得了允准可以養他們所寵愛的動物，每天三次，獨坐在一長桌的頂頭，向她的弗克子微笑，沿着兩邊有兩行快樂的少年的臉兒，一起轉向着她，都有親愛的眼色，親切的說話，和感謝的心腸，充滿了對於「裴爾媽媽」的摯愛。（註三）她現在已有了足夠的男孩子，而且也不覺得厭煩，雖然他們不是天使，一點也不是，有些還予教授和教授夫人以許多的煩惱和焦思呢。可是她堅信：便是頂壞，頂刁，和頂會惡惹人的小光棍，心裏也有它的善良的一塊，因此她便有了耐心，精巧，終究有了成功；因為沒有一個有血肉的小孩能夠久久執持着，一面有裴爾爺爺向他照臨得如冬天太陽一般的仁慈，一面有裴爾媽媽肯七七四十九次饒恕過他。蜀極珍視這些童子對她的友誼；他們犯過後含悔的啜泣和低語，他們多趣的或感人的自訴，他們愉快的興奮，希望和計劃；并連

（註三）Mother Bhaer。「媽媽」也是母親的意思，祇是在江南浙江有以此呼伯騰的，則原文自更親切無疑。

上海有令小孩呼鄰人之妻為「好媽媽」者，與此尙相似，但泛稱則亦浸失其所寓的情感了。又我國以孀孀稱人則有之，而「謂他人父」則引以為恥，西洋頗與此有殊，神父既有「父」字 *Father*，此處裴爾先生亦有「父」稱 *Father Bhaer*，在家庭式的學校，固屬甚當，况有孤兒在內。

他們不幸的遭遇，因為這些事只能增加他們的爱憐呢。這裏有遲鈍的孩子，有怕羞的孩子，有脆弱的孩子，有吵鬧的孩子；也有刁嘴的和口吃的，更有一二個跛足的，最後還來一個歡歡喜喜的跨局龍，因為別處都不願收容，所以這裏爾園憫歡迎了他進來，雖然有些人預料許了他進來，怕要毀了這學校的。（註四）

誠然，蜀確是一個很快樂的女子，雖然她要做辛苦的工作，担不少的煩心，聽不斷的喧鬧。她滿心喜歡這個，覺得她的男孩子們的稱贊比世界上任何褒獎為滿意，她不講故事給旁人聽，講時這一羣孩子總是聽得眉飛色舞，因為他們對她祇有信仰和贊美。過了幾年之後，她自己的兩個幼童又來增加她的幸福——羅伯，跟了外公取名的，坦第一，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寶寶，具有他父親陽光般的脾氣，和他母親活潑的精神。他們怎麼能在這孩子的漩渦裏長大起來，還是活着，連他們的祖母和姨母都不能懂得，不過他們却是茂發得如春天的蒲公英一般，他們許多粗魯的

（註四）一個黑人和一個黑白的雜種人所生的子女，便稱 *Quadroon* 跨局龍。其時釋放黑奴之聲正盛唱，但便在

美國北部，歧視之心亦殊深。本段末數句，作者實隱有所指。（參閱小婦人譯序第二頁）

看護都能好好愛惜他們，服侍他們。

○○○○○○○○○○

在梅莊有不少的假日，而最快樂的便是每年採蘋菓的一天，因為那一天馬家，勞家，以及柏魯客和裴爾兩家的人都全部出馬，把這一天總是弄得個轟轟烈烈的。蜀結婚後五年，一次又遇到了那麼一個採果實的節期，——正當十月的一天，空氣分外清明爽朗，使精神振奮，血液跳盪。老菓園穿了它的假日的衣衫；金色的鼠尾草和野菊綠飾着綠苔的牆上，蚱蜢在枯黃的草叢裏獨自活潑地跳躍，蟋蟀鳴奏得有如侑酒的仙樂；松鼠忙着他們的小秋收，鳥從徑裏的赤楊樹上嘯他們送別的歌；每一株樹像是準備着受第一次震動時便當送下陣雨一般紅紅黃黃的蘋菓。個個人都來了；個個人笑着唱着，爬上去翻下來；個個人都說從沒有那麼一個十全其美的日子，或這麼一班歡喜快樂的人去一同欣賞它；個個人都盡情去享受這片時的自然的至樂，彷彿不知世間有愁慮或煩憂這一回事了。

馬先生恬適地散着步，對勞先生引了筐綬爾（註五）考萊（註六）和古婁曼拉（註七）這許

多書（註八）同時卻在深深嘗味

「那酒一般甘冽而性又和平的蘋果的瓊液。」

教授沿了綠樹所成的自然的廊裏上下奔波，正如一個精武的德國式的勇士，不過以木竿代了長矛，引導着童子們。他們已組成了一個鈎梯隊，翻筋斗，豎蜻蜓，已表現了驚人的絕技。勞笠專心照顧那幾個小的，幫他小女孩用一個量菓殼的籃當馬騎，舉起小梅到鳥窠裏去，不使愛冒險的羅伯蘭了大禍，受了斷脰折臂的創傷。馬夫人和梅格坐在蘋果堆裏像是一對的花菓女神。

（註五）Tusser, Thomas, (1527?-1580?) 英國十六世紀談牧事的一個作家。

（註六）Cowley, Abraham (1618-1687) 英國有名詩人，當其避地在巴黎時曾研究植物學，故此處與宣經爾等一同舉列。

（註七）Columella, 羅馬人，生於一世紀前半，有農學專書。

（註八）此處似實有所指，作者的父治哲學，重理想，曾試行其自耕自讀的計畫，勤搜淹博而又遠於事情，即此一語，已可想見其爲人，作者摹寫的本領於此可見一斑。

揀選各方不絕送來的蘋菓；艾美，臉上有一種竊然慈母的神色，儘自速寫三三兩兩的小羣，并注  
意着一個臉色蒼白的小孩子，他坐着看她出了神，身旁還有他的小拐杖呢。

蜀那天真是得其所哉，奔來奔去，衣裳扣了起來，帽子總是歪着，看去似乎不在頭上，她的小  
寶寶挾在腋下，預備有什麼活潑而新鮮的事起來的時候，立即可以去參加。小坦第生活上好不  
恬適，因為他從沒出過什麼亂子，蜀也從不爲他擔憂，無論有一個小孩將他送到了樹杈枝裏去，  
或另一個把他負着，像騎馬一般跑了去，或是他的不免姑息的父親供給了他一些櫻黃色的蘋  
菓，因為他正和其餘德國人一樣，彷彿以爲小孩可以消化一切的東西，從醃黃芽菜直到他們自  
己的小鞋子。一時如果失落了他，她知道小坦第必定會發現出來，安全而紅潤，醒醒而怡靜，她總  
是滿心歡喜去接他回來的，因為蜀對她的小寶貝是極深疼愛的。

到了四點鐘，暫時有一番小停頓，筐子都倒清楚了，采蘋菓的人坐着休息，相互一比身上所  
受的破損與傷痕，於是蜀和梅格，領了一小隊較大的孩子，將晚餐陳放在草地上，因為戶外的餐  
叙常常是這個節期最重要的歡樂。在這些時候，這場地上真是滿溢了牛奶和蜂蜜，因為童子們

不一定要坐在食桌上，可以隨便去分嘗食物——「自由」原是小精靈的最愛好的作料。他們盡量利用這點特權：有些做一椿新奇的試驗，以頭倒立地上同時飲乳；有些玩「跳田雞」時加入新花樣便是在中間休止時吃一口糕，小烘餅滿地亂散，蘋菓煎餅竟留憩在樹杈枝裏，看去有似竹雞。小女孩子們自己另有她們的餐叙，小坦第在陳列的食物裏，徘徊顧盼，豪興正自不淺。

到大家不能再進食物的時候，教授便照往例舉杯以致敬禮，年年第一杯總是說——「奉敬與馬叔婆，願上帝錫福與她！」這善良的人痛飲這一杯，他從不忘記她的恩典；童子們靜靜地跟着飲這一杯，他們也知有以永其芳思的。

「現在，外祖母六十誕辰！願她長壽千歲，永永無極！」

這，你必能相信，說來是充滿着深切的願望；忽然歡呼之聲雷動，一時不易復止。個個人的康健都曾祝賀過，從他們的特別護持勞先生以至着了驚的兔豬，它竟跑出它的圈牢找它的小主人去了。孫輩裏最長的小橋於是呈獻於當日的皇后以種種的禮物，原來是這麼的多，所以需要着一個手推車運輸到這歡樂的圍場。其中有幾種是堪發一驀的，可是別人看去當是缺陷，在外

祖母眼裏偏是美點——因為兒童們的禮品，確都是他們自己所製作的。從馬夫人看去，小梅十個忍耐的指頭，向手帕邊緣上所縫的每一針，勝於一切的錦繡；小橋自造的鞋箱，嘆為具有驚人的巧妙；雖然它的蓋總是不不得蓋上，羅伯的小襪，腳有長短，坐上後一搖一擺，然而她卻說是很舒服的；還有艾美的小孩獻她一本貴重的書，其中她視為最美麗的一頁，卻是寫上了歪歪斜斜的兩行字的——獻給親愛的外祖母；——從她的小佩絲。」（註）

當這項儀節在進行時，男小孩忽然都不見了；後來等到馬夫人謝過了她的外孫們，話也再說不出來，坦第用了他的工作圍裙抹着眼淚的時候，這教授突然開始唱着歌。於是從他的上頭，一個一個的聲音跟了和着，樹樹應答着這隱沒的唱歌隊的音樂，孩子們唱着一個短短的歌，極盡痛快淋漓，這歌是蜀所製作，由勞笠譜曲，教授並曾訓練他的童子們唱得最是動人。這完全是一樁新奇的事，而確也有極大的成功；馬夫人驚奇之餘，要求和每一個沒翅膀的高棲善鳴的小

（註）為合於我國社會習慣起見，「祖母」以及以前見到的「祖父」之上，不能不加一個「外」字，原文卻就是

一個 Grandma，他們便無所謂「外」，比較親切有味得多！





經驗和例證作材料豈不更好呢？」獨於是從遠處活潑的小童子指點到她的父親和母親；他靠着教授的臂，在太陽裏散步徘徊，專心在談論他們所共感興趣的問題；她呢，正襟危坐，旁有她的女兒環拱着，并有她們的小孩們或坐在她的懷裏，或繞着她的膝前，彷彿他們眼裏永不會老的那個臉兒，能給予他們以無限的助力和愉樂。

「我的樓閣，在一切人的中間，要算是最近於實現的了。我有許多奢望，這是真的，可是在我的心裏我知道我得滿足了，假如我有一個小家庭，和喬恩和幾個可愛的小孩子。我已經全有了，謝謝天，現在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婦人了！」梅格說時一手放在她的高高的男孩的頭上，臉上充滿了多情而誠懇的滿足。

「我的樓閣和我所計畫的大不相同，可是不願變更它，雖然，正如蜀一般，我未放棄我一切藝術上的企望，也不止於幫助別人以滿足他們愛美的好夢罷了。我已開始在雕塑小寶寶的肖像，勞笠說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好的成績。我也這麼想，并且還要轉塑於大理石，那末，無論有什麼事變，我至少已保存我小天使的小影了。」

艾美說時，一顆大的眼淚，落於睡在她懷裏的小孩的金色頭髮上；因為她唯一的厚愛的女兒是一位寡薄的小囚囚，慮將一旦失去了她的恐懼便是艾美所有太陽裏的陰影。這一點心事卻對於父母雙方均有深切的影響，裏面的一種，便是相愛與分憂益有以加深二人間的固結。艾美的性質愈益美好，沉着而溫婉，勞笠愈益嚴肅，強毅而堅定；他們倆又漸都知道美貌，青年，福分，便是愛情的本身，均不能使最有幸福之人得免於焦慮，痛苦，死傷與憂愁；因為——

「一生中免不了要遇到些兒雨，

免不了有幾天是陰黯而淒苦。」

「她已好些了，我看得很清楚，我的寶。不要失望，還是要葆着希望，快快活活的。」馬夫人說道，其時，那個惻隱心長的小梅正從她的膝俯下身來，將她的頰偎倚着她小表妹蒼白的臉上。

「我真不應該的，既有你來鼓舞我，媽咪，還有勞笠分去了我一半多的肩仔。」艾美親密地說着。「他從不讓我見到他的憂慮，對我總是這般溫柔和愛，愛護小珮絲惟恐不周，常常是我的。一個支撐和安慰，我覺得我愛他得殊有所不足呢。因此，雖然我有一件擔心的事，我可以和着梅



能報答的了。」蜀喊道，她因一時愛情的橫溢，說來便有激急之概，這還是她素來的本色。

「我希望每年多些嘉禾，少些稗草。」艾美輕輕說道。

「一束粗大的稻桿，但是我想你心窩裏還能容得下去，親愛的媽咪。」梅格柔婉的聲音又說道。

馬夫人感動得直到心坎，她只能伸展她的兩臂，彷彿要合抱着她的女兒們和外孫們在一起，并以充滿了慈愛，感謝和謙遜的臉色與聲調說道——

「啊，我的姑娘們，無論你們活得多麼長久，我不能願望你們能有較這個更大的快樂！」

〈好妻子譯成，又添了數莖華髮，

感賦一絕。

遺聞馨逸足謳歌，

迨譯經年費琢磨。

傳取徽音期共賞，

不辭雙鬢爲伊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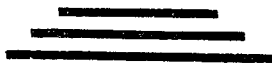
★

★

★

★

★



## 第二幕預告

從小婦人到好妻子，有了好妻子，自然要有小孩子。況且蜀和那位教授又招收了各種各式的孩子爲他們教育的資料。所以好妻子出世後二年，蜀又寫了一本小男兒（Titile Men），裏面描寫十餘個個性不同的男女孩子，敘述他們在裴爾園裏發榮滋長的情形，有聲有色。那書實在是借以敘述她父親教育的理想，而其文學的情味與其實在方法的指示，抑且過於盧騷的愛彌兒。譯者以其半生對於教育理論與方法的興味，亟欲有以遂譯以餉世。本期於去年秋季出版。無如譯者去秋臥病三月，其後第三愛女珊英姑娘——我的『珮絲！』——竟一病不起。昏昏惘惘，直不知是何人世！以是稽遲，徒勞各方延佇，良用歉然。所幸小男兒業已譯竣，經一番整理，即擬與世人相見。書名前曾擬稱好孩子，小男子，茲以意有未愜，已決定名爲小男兒，并祈注意爲幸。

鄭曉滄敬啓 二十四年初春